莎士比亚全集

〔六〕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莎士比亚 著

莎士比亚全集

（六）

朱生豪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目　次

目　次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朱 生 豪 译

方 重 校

剧中人物

人物	身份
玛克·安东尼	罗马三执政
奥克泰维斯·凯撒	罗马三执政
伊米力斯·莱必多斯	罗马三执政
塞克斯特斯·庞贝厄斯	
道密歇斯·爱诺巴勒斯	安东尼部下将佐
文提狄斯	安东尼部下将佐
爱洛斯	安东尼部下将佐
斯凯勒斯	安东尼部下将佐
德西塔斯	安东尼部下将佐
狄米特律斯	安东尼部下将佐
菲罗	安东尼部下将佐
茂西那斯	凯撒部下将佐
阿格立巴	凯撒部下将佐
道拉培拉	凯撒部下将佐
普洛丘里厄斯	凯撒部下将佐
赛琉斯	凯撒部下将佐
盖勒斯	凯撒部下将佐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茂　那　斯 ｝庞贝部下将佐
茂尼克拉提斯 ｝
凡　里　厄　斯 ｝

陶勒斯　凯撒副将

凯尼狄斯　安东尼副将

西里厄斯　文提狄斯属下裨将

尤弗洛涅斯　安东尼遣往凯撒处的使者

艾勒克萨斯 ｝克莉奥佩特拉的侍从
玛　狄　恩 ｝
塞　琉　克　斯 ｝
狄俄墨得斯 ｝

预言者

小丑

克莉奥佩特拉　埃及女王

奥克泰维娅　凯撒之妹，安东尼之妻

查米恩 ｝克莉奥佩特拉的侍女
伊拉丝 ｝

将佐、兵士、使者及其他侍从等

地　点

罗马帝国各部

第 一 幕

第一场 亚历山大里亚。克莉奥佩特拉宫中一室

狄米特律斯及菲罗上。

菲罗 嘿，咱们主帅这样迷恋，真太不成话啦。从前他指挥大军的时候，他的英勇的眼睛像全身盔甲的战神一样发出棱棱的威光，现在却如醉如痴地尽是盯在一张黄褐色的脸上。他的大将的雄心曾经在激烈的鏖战里涨断了胸前的扣带，现在却失掉一切常态，甘愿做一具风扇，搧凉一个吉卜赛女人的欲焰。瞧！他们来了。

喇叭奏花腔。安东尼及克莉奥佩特拉率侍从上；太监掌扇随侍。

菲罗 留心看着，你就可以知道他本来是这世界上三大柱石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娼妇的弄人了，瞧吧。

克莉奥佩特拉 要是那真的是爱，告诉我多么深。

安东尼 可以量深浅的爱是贫乏的。

克莉奥佩特拉 我要立一个界限，知道你能够爱我到怎么一个极度。

安东尼 那么你必须发现新的天地。

一侍从上。

侍从　禀将军，罗马有信来了。

安东尼　讨厌！简简单单告诉我什么事。

克莉奥佩特拉　不，听听他们怎么说吧，安东尼。富尔维娅也许在生气了；也许那乳臭未干的凯撒会降下一道尊严的谕令来，吩咐你说，“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征服这个国家，清除那个国家；照我的话执行，否则就要处你一个违抗命令的罪名。”

安东尼　怎么会，我爱！

克莉奥佩特拉　也许！不，那是非常可能的；你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了；凯撒已经把你免职；所以听听他们怎么说吧，安东尼。富尔维娅签发的传票呢？我应该说是凯撒的？还是他们两人的？叫那送信的人进来。我用埃及女王的身分起誓，你在脸红了，安东尼；你那满脸的热血是你对凯撒所表示的敬礼；否则就是因为长舌的富尔维娅把你骂得不好意思。叫那送信的人进来！

安东尼　让罗马融化在台伯河的流水里，让广袤的帝国的高大的拱门倒塌吧！这儿是我的生存的空间。纷纷列国，不过是一堆堆泥土；粪秽的大地养育着人类，也养育着禽兽；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拥抱之中；（拥抱克莉奥佩特拉）这儿是我的永远的归宿；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卓立无比的。

克莉奥佩特拉　巧妙的谎话！他既然不爱富尔维娅，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我还是假作痴呆吧；安东尼就会回复他

的本色的。

安东尼　没有克莉奥佩特拉鼓起他的活力，安东尼就是一个毫无生气的人。可是看在爱神和她那温馨的时辰分上，让我们不要把大好的光阴在口角争吵之中蹉跎过去；从现在起，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要让它充满了欢乐。今晚我们怎样玩？

克莉奥佩特拉　接见罗马的使者。

安东尼　嗳哟，淘气的女王！你生气、你笑、你哭，都是那么可爱；每一种情绪在你的身上都充分表现出它的动人的姿态。我不要接见什么使者，只要和你在一起；今晚让我们两人到市街上去逛逛，察看察看民间的情况。来，我的女王；你昨晚就有这样一个愿望的。不要对我们说话。（安东尼、克莉奥佩特拉及侍从同下。）

狄米特律斯　安东尼会这样藐视凯撒吗？

菲罗　先生，有时候他不是安东尼，他的一言一动，都够不上安东尼所应该具有的伟大的品格。

狄米特律斯　那些在罗马造谣的小人，把他说得怎样怎样不堪，想不到他竟会证实他们的话；可是我希望他明天能够改变他的态度。再会！（各下。）

第二场　同前。另一室

查米恩、伊拉丝、艾勒克萨斯及一预言者上。

查米恩　艾勒克萨斯大人，可爱的艾勒克萨斯，什么都是顶好

的艾勒克萨斯，顶顶顶好的艾勒克萨斯，你在娘娘面前竭力推荐的那个算命的呢？我倒很想知道我的未来的丈夫，你不是说他会在他的角上挂起花圈吗？

艾勒克萨斯　预言者！

预言者　您有什么吩咐？

查米恩　就是他吗？先生，你能够预知未来吗？

预言者　在造化的无穷尽的秘籍中，我曾经涉猎一二。

艾勒克萨斯　把你的手让他相相看。

爱诺巴勃斯上。

爱诺巴勃斯　筵席赶快送进去；为克莉奥佩特拉祝饮的酒要多一些。

查米恩　好先生，给我一些好运气。

预言者　我不能制造命运，只能预知休咎。

查米恩　那么请你替我算出一注好运气来。

预言者　你将来要比现在更美好。

查米恩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皮肤会变得白嫩一些。

伊拉丝　不，你老了可以搽粉的。

查米恩　千万不要长起皱纹来才好！

艾勒克萨斯　不要打扰他的预言；留心听着。

查米恩　嘘！

预言者　你将要爱别人甚于被别人所爱。

查米恩　那我倒宁愿让酒来燃烧我的这颗心。

艾勒克萨斯　不，听他说。

查米恩　好，现在可给我算出一些非常好的命运来吧！让我

在一个上午嫁了三个国王，再让他们一个个死掉；让我在五十岁生了一个孩子，犹太的希律王都要向他鞠躬致敬；让我嫁给奥克泰维斯·凯撒，和娘娘做一个并肩的人。

预言者　你将要比你的女主人活得长久。

查米恩　啊，好极了！多活几天总是好的。

预言者　你的前半生的命运胜过后半生的命运。

查米恩　那么大概我的孩子们都是没出息的；请问我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

预言者　要是你的每一个愿望都会怀胎受孕，你可以有一百万个儿女。

查米恩　啐，呆子！妖言惑众，恕你无罪。

艾勒克萨斯　你以为除了你的枕席以外，谁也不知道你在转些什么念头。

查米恩　来，来，替伊拉丝也算个命。

艾勒克萨斯　我们大家都要算个命。

爱诺巴勃斯　我知道我们今晚的命运，是喝得烂醉上床。

伊拉丝　从这一只手掌即使看不出别的什么来，至少可以看出一个贞洁的性格。

查米恩　正像从泛滥的尼罗河可以看出旱灾一样。

伊拉丝　去，你这浪蹄子，你又不会算命。

查米恩　嗳哟，要是一只滑腻的手掌不是多子的征兆，那么就是我的臂膊疯瘫了。请你为她算出一个平平常常的命运来。

预言者　你们的命运都差不多。

伊拉丝　怎么差不多？怎么差不多？说得具体些。

预言者　我已经说过了。

伊拉丝　难道我的命运一寸一分也没有胜过她的地方吗？

查米恩　好，要是你的命运比我胜过一分，你愿意在什么地方胜过我？

伊拉丝　不是在我丈夫的鼻子上。

查米恩　愿上天改变我们邪恶的思想！艾勒克萨斯，——来，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啊！让他娶一个不能怀孕的女人，亲爱的爱昔斯①女神，我求求你；让他第一个妻子死了，再娶一个更坏的；让他娶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不如一个，直到最坏的一个满脸笑容地送他戴着五十顶绿头巾下了坟墓！好爱昔斯女神，你可以拒绝我其他更重要的请求，可是千万听从我这一个祷告；好爱昔斯，我求求你！

伊拉丝　阿门。亲爱的女神，俯听我们下民的祷告吧！因为正像看见一个漂亮的男人娶到一个淫荡的妻子，可以叫人心碎一样，看见一个奸恶的坏人有一个不偷汉子的老婆，也是会使人大失所望的；所以亲爱的爱昔斯，给他应得的命运吧！

查米恩　阿门。

艾勒克萨斯　瞧，瞧！要是她们有权力使我做一个忘八，就是叫她们当婊子，她们也会干的。

爱诺巴勃斯　嘘！安东尼来了。

① 爱昔斯(Isis)：埃及神话中司丰饶蕃殖的女神。

查米恩　不是他，是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上。

克莉奥佩特拉　你们看见主上吗？

爱诺巴勃斯　没有，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

查米恩　不在，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他本来高高兴兴的，忽然一下子又触动了他的思念罗马的心。爱诺巴勃斯！

爱诺巴勃斯　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你去找找他，把他带到这儿来。艾勒克萨斯呢？

艾勒克萨斯　有，娘娘有什么吩咐？主上来了。

安东尼偕一使者及侍从等上。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不要见他；跟我去。（克莉奥佩特拉、爱诺巴勃斯、艾勒克萨斯、伊拉丝、查米恩、预言者及侍从等同下。）

使者　你的妻子富尔维娅第一个上战场。

安东尼　向我的兄弟路歇斯开战吗？

使者　是，可是那次战事很快就结束了，当时形势的变化，使他们捐嫌修好，合力反抗凯撒的攻击；在初次交锋的时候，凯撒就得到胜利，把他们驱出了意大利境外。

安东尼　好，还有什么最坏的消息？

使者　人们因为不爱听恶消息，往往会连带憎恨那报告恶消息的人。

安东尼　只有愚人和懦夫才会这样。说吧；已经过去的事，我

决不再介意。谁告诉我真话，即使他的话里藏着死亡，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他。

使者　拉卜纳斯——这是很刺耳的消息——已经带着他的帕提亚军队长驱直进，越过亚洲境界，沿着幼发拉底河岸，他的胜利的旌旗从叙利亚招展到吕底亚和爱奥尼亚；可是——

安东尼　可是安东尼却无所事事，你的意思是这样说。

使者　啊，将军！

安东尼　直捷痛快地把一般人怎么批评我的话告诉我，不要吞吞吐吐地怕什么忌讳；罗马人怎样称呼克莉奥佩特拉，你也怎样称呼她；富尔维娅怎样责骂我，你也怎样责骂我；尽管放胆指斥我的过失，无论它是情真罪当的，或者不过是恶意的讥弹。啊！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反躬自省，平心静气地拔除我们内心的莠草，耕垦我们荒芜的德性。你且暂时退下。

使者　遵命。（下。）

安东尼　喂！从息些温来的人呢？

侍从甲　有没有从息些温来的人？

侍从乙　他在等候着您的旨意。

安东尼　叫他进来。我必须挣断这副坚强的埃及镣铐，否则我将在沉迷中丧失自己了。

另一使者上。

安东尼　你是什么人？

使者乙　你的妻子富尔维娅死了。

安东尼　她死在什么地方？

使者乙　在息些温。她的抱病的经过，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都在这封信里。(呈上书信。)

安东尼　下去。(使者乙下)一个伟大的灵魂去了！我曾经盼望她死；我们一时间的憎嫌，往往引起过后的追悔；眼前的欢愉冷淡了下来，便会变成悲哀；因为她死了，我才感念到她生前的好处；喜怒爱恶，都只在一转手之间。我必须割断情丝，离开这个迷人的女王；千万种我所意料不到的祸事已在我的怠惰之中萌蘖生长。喂！爱诺巴勃斯！

爱诺巴勃斯重上。

爱诺巴勃斯　主帅有什么吩咐？

安东尼　我必须赶快离开这儿。

爱诺巴勃斯　嗳哟，那么我们那些娘儿们一个个都要活不成啦。我们知道一件无情的举动会多么刺伤她们的心；要是她们见我们走了，她们一定会死的。

安东尼　我非去不可。

爱诺巴勃斯　要是果然有逼不得已的原因，那么就让她们死了吧；好端端把她们丢了，未免可惜，虽然在一个重大的理由之下，只好把她们置之不顾。克莉奥佩特拉只要略微听到了这一个风声，就会当场死去；我曾经看见她为了一点点的细事死过二十次。我想死神倒也是一个懂得怜香惜玉的多情种子，她总是死得那么容易。

安东尼　她的狡猾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爱诺巴勃斯　唉！主帅，不，她的感情完全是从最纯洁微妙的

爱心里提炼出来的。我们不能用风雨形容她的叹息和眼泪；它们是历书上从来没有记载过的狂风暴雨。这决不是她的狡狯，否则她就跟乔武一样有驱风召雨的神力了。

安东尼　但愿我从来没有看见她！

爱诺巴勃斯　啊，主帅，那您就要错过了一件神奇的杰作；失去这样的眼福，您的壮游也会大大地减色的。

安东尼　富尔维娅死了。

爱诺巴勃斯　主帅？

安东尼　富尔维娅死了。

爱诺巴勃斯　富尔维娅！

安东尼　死了。

爱诺巴勃斯　啊，主帅，快向天神举行一次感谢的献祭吧。旧衣服破了，裁缝会替人重做新的；一个妻子死了，天神也早给他另外注定一段姻缘。要是世上除了富尔维娅以外，再没有别的女人，那么您确是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听见了这样的噩耗，也的确应该痛哭流涕；可是在这一段不幸之上，却有莫大的安慰；旧裙换了新裙，旧人换了新人；要是为了表示对于死者的恩情，必须洒几滴眼泪的话，尽可以借重洋葱的力量的。

安东尼　我不能不去料理料理她在国内的未了之事。

爱诺巴勃斯　您在这儿也有未了之事，不能抛开不管；尤其是克莉奥佩特拉的事情，她一刻也少不了您。

安东尼　不要一味打趣。把我的决心传谕我的部下。我要去向女王告知我们必须立刻出发的原因，请她放我们远走。

因为不但富尔维娅的死讯和其他更迫切的动机在敦促我就道，而且我在罗马的许多同志也有信来恳求我急速回国。塞克斯特斯·庞贝厄斯已经向凯撒挑战，他的威力控制了海上的帝国；我们那些反复无常的民众——他们在一个人的生前从来不知道感激他的功德，一定要等他死了以后才会把他视若神明——已经开始把庞贝大王的一切尊荣加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凭借着这样盛大的名誉和权力，再加上天赋高贵的血统和身世，他已经成为一个雄视一世的战士；要是让他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全世界都会受到他的威胁。无数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它们像初出卵的小蛇一样，虽然已经有了生命，它们的毒舌还不会伤人。你去通告我的手下将士，就说我命令他们准备立刻动身。

爱诺巴勃斯　我就去照您的话办。（各下。）

第三场　同前。另一室

克莉奥佩特拉、查米恩、伊拉丝及艾勒克萨斯上。

克莉奥佩特拉　他呢？

查米恩　我后来一直没看见他。

克莉奥佩特拉　瞧瞧他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在干些什么事。不要说是我叫你去的。要是你看见他在发恼，就说我在跳舞；要是他样子很高兴，就对他说我突然病了。快去快来。（艾勒克萨斯下。）

查米恩　娘娘，我想您要是真心爱他，这一种手段是不能取得他的好感的。

克莉奥佩特拉　我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没有做过呢？

查米恩　您应该什么事都顺从他的意思，别跟他闹别扭。

克莉奥佩特拉　你是个傻瓜；听了你的教训，我就要永远失去他了。

查米恩　不要过分玩弄他；我希望您不要这样。人们对于他们所畏惧的人，日久之后，往往会心怀怨恨。可是安东尼来了。

安东尼上。

克莉奥佩特拉　我身子不舒服，心绪很恶劣。

安东尼　我觉得非常难于启口——

克莉奥佩特拉　搀我进去，亲爱的查米恩，我快要倒下来了；我这身子再也支持不住，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安东尼　我的最亲爱的女王——

克莉奥佩特拉　请你站得离开我远一点。

安东尼　究竟为了什么事？

克莉奥佩特拉　就从你那双眼睛里，我知道一定有些好消息。那位明媒正娶的娘子怎么说？你去吧。但愿她从来没有允许你来！不要让她说是我把你羁留在这里；我作不了你的主，你是她的。

安东尼　天神知道——

克莉奥佩特拉　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女王受到这样大的欺骗；可是我早就看出你是不怀好意的。

安东尼　克莉奥佩特拉——

克莉奥佩特拉　你已经不忠于富尔维娅，虽然你向神明旦旦而誓，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会真心爱我呢？被这些随口毁弃的空口的盟誓所迷惑，简直是无可理喻的疯狂！

安东尼　最可爱的女王——

克莉奥佩特拉　不，请你不必找什么借口，你要去就去吧。当你要求我准许你留下的时候，才用得着你的花言巧语；那时候你是怎么也不想走的；我的嘴唇和眼睛里有永生的欢乐，我的弯弯的眉毛里有天堂的幸福；我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带着天国的馨香。它们并没有变样，除非你这全世界最伟大的战士已经变成了最伟大的说谎者。

安东尼　嗳哟，爱人！

克莉奥佩特拉　我希望我也长得像你一样高，让你知道埃及女王也有一颗勇敢豪迈的心呢。

安东尼　听我说，女王：为了应付时局的需要，我不能不暂时离开这里，可是我的整个的心还是继续和你厮守在一起的。内乱的刀剑闪耀在我们意大利全境；塞克斯特斯·庞贝厄斯已经向罗马海口进发；国内两支势均力敌的军队，还在那儿彼此摩擦。不齿众口的人，只要培植起强大的势力，人心就会自然趋附他；被摈斥的庞贝仗着他父亲的威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取得那些现政局下失意分子的拥戴，他们人数众多，是罗马的心腹之患；蠢蠢思乱的人心，只要一旦起了什么剧烈的变化，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乱。关于我自己个人方面的，还有一个你可以放心

让我走的理由，富尔维娅死了。

克莉奥佩特拉　年龄的增长虽然改不掉我的愚蠢，却能去掉我轻信人言的稚气。富尔维娅也会死吗？

安东尼　她死了，我的女王。瞧，请你有空读一读这封信，就知道她一手掀起了多少风波；我的好人儿，最后你还可以看到她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克莉奥佩特拉　啊，最负心的爱人！那应该盛满了你悲哀的泪珠的泪壶呢？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富尔维娅死了，你是这个样子，将来我死了，我也推想得到你会怎样对待我。

安东尼　不要吵嘴了，静静地听我说明我的决意；要是你听了不以为然，我也可以放弃我的主张。凭着蒸晒尼罗河畔粘土的骄阳起誓，我现在离此他去，永远是你的兵士和仆人，或战或和，都遵照着你的意旨。

克莉奥佩特拉　解开我的衣带，查米恩，赶快；可是让它去吧，我是很容易害病，也很容易痊愈的。只消安东尼还懂得爱。

安东尼　我的宝贝女王，别说这种话，给我一个机会，试验试验我对你的真情吧。

克莉奥佩特拉　富尔维娅给了我一些教训。请你转过头去为她哀哭；然后再向我告别，就说那些眼泪是属于埃及女王的。好，扮演一幕绝妙的假戏，让它瞧上去活像真心的流露吧。

安东尼　你再说下去，我要恼了。

克莉奥佩特拉　你还可以表演得动人一些，可是这样也就不错了。

安东尼　凭着我的宝剑——

克莉奥佩特拉　和盾牌起誓。他越演越有精神了；可是这还不是他的登峰造极的境界。瞧，查米恩，这位罗马巨人的怒相有多么庄严。

安东尼　我要告辞了，陛下。

克莉奥佩特拉　多礼的将军，一句话。将军，你我既然必须分别——不，不是那么说；将军，你我曾经相爱过——不，也不是那么说；您知道——我想要说的是句什么话呀？唉！我的好记性正像安东尼一样，把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安东尼　倘不是为了你的高贵的地位，我就要说你是个无事嚼舌的女人。

克莉奥佩特拉　克莉奥佩特拉要是有那么好的闲情逸致，她也不会这样满腹悲哀了。可是，将军，原谅我吧；既然我的一举一动您都瞧不上眼，我也不知道怎样的行为才是适当的。您的荣誉在呼唤您去；所以不要听我的不足怜悯的痴心的哀求，愿所有的神明和您同在吧！愿胜利的桂冠悬在您的剑端，敌人到处俯伏在您的足下！

安东尼　我们去吧。来，我们虽然分离，实际上并没有分离；你住在这里，你的心却跟着我驰骋疆场；我离开了这里，我的心仍旧留下在你身边。走吧！（同下。）

第四场　罗马。凯撒府中一室

奥克泰维斯·凯撒、莱必多斯及侍从等上。

凯撒　你现在可以知道，莱必多斯，我不是因为气量狭隘，才这样痛恨我们这位伟大的同僚。从亚历山大里亚传来的消息，都说他每天钓钓鱼，喝喝酒，嬉游纵乐，彻夜不休，比克莉奥佩特拉更没有男人的气概，既不接见宾客使者，也不把他旧日的同僚放在心上；凡是众人所最容易犯的过失，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

莱必多斯　他的一二缺陷，决不能掩盖住他的全部优点；他的过失就像天空中的星点一般，因为夜间的黑暗而格外显著；它们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有意获得的；他这是连自己也无能为力，决不是存心如此。

凯撒　你太宽容了。即使我们承认淫乱了托勒密①王室的宫闱，为了一时的欢乐而牺牲了一个王国，和一个下贱的奴才对坐饮酒，踏着蹒跚的醉步白昼招摇过市，和那些满身汗臭的小人互相殴打，这种种恶劣的行为，都算不得他的过失；即使安东尼果然有那样希世的威仪，能够不因这些秽德而减色，我们也绝对不能宽恕他，因为他的轻举妄动，已经加重了我们肩头的负担。假如他因为闲散无事，用醇酒妇人销磨他的光阴，那么即使过度的淫乐煎枯了

① 托勒密（Ptolemy），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埃及王室的名字。

他的骨髓，也只是他自作自受，不干别人的事；可是在这样国家多难的时候，他还是沉迷不返，就像一个已经能够明白事理的孩子，因为贪图眼前的欢乐而忘记父兄的教诲一样，我们不能不对他严辞谴责。

一使者上。

莱必多斯　又有什么消息来了。

使者　尊贵的凯撒，你的命令已经遵照实行，每一小时你都可以听到外边的消息。庞贝在海上的势力非常强大，那些因为畏惧而臣服凯撒的人，似乎都对他表示衷心的爱戴；不满意现状的，一个个都到海边投奔他。一般人都说罗马亏待了他。

凯撒　我应该早就料到这一点。人类的常情教训我们，一个人未在位的时候，是为众人所钦佩的，等到他一旦在位，大家就对他失去了信仰；受尽冷眼的失势英雄，身败名裂以后，也会受到世人的爱慕。群众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菖蒲，随着潮流的方向而进退，在盲目的行动之中湮灭腐烂。

使者　凯撒，我还要报告你一件消息。茂尼克拉提斯和茂那斯，两个著名的海盗，啸集了大小船只，横行海上，四出剽掠，屡次侵犯意大利的海疆；沿海居民望风胆裂，年轻力壮的相率入伙，协同作乱；凡是出口的船舶，才离海岸，就被他们邀截而去；因为他们只要一提起庞贝的名字，就可以所向无敌。

凯撒　安东尼，离开你的荒唐的淫乐吧！你从前杀死了赫息斯和潘萨两个执政、从摩地那被逐出亡的时候，饥荒到处

追随着你，你虽然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却用无比的毅力和环境苦斗，忍受山谷野人所不堪忍受的苦难；你喝的是马尿和畜类嗅到了也会恶心的污水；吃的是荒野中粗恶生涩的浆果，甚至于像失食的牡鹿一样，当白雪铺盖牧场的时候，啃着树皮充饥；在阿尔卑斯山上，据说你曾经吃过腐烂的尸体，有些人看见这种东西是会惊怖失色的。我现在提起这些往事，虽然好像有伤你的名誉，可是当时你的确用百折不挠的战士的精神忍受这一切，你的神采奕奕的脸上，并不因此而现出一些憔悴的痕迹。

莱必多斯　可惜他不能全始全终。

凯撒　但愿他自知惭愧，赶快回到罗马来。现在我们两人必须临阵应战，所以应该立刻召集将士，决定方略；庞贝的势力是会在我们的怠惰之中一天一天强大起来的。

莱必多斯　凯撒，明天我就可以确实告诉你我能够在海陆双方集合多少的军力，应付当前的变局。

凯撒　我也要去调度一下。那么明天见。

莱必多斯　明天见，阁下。要是你听见外面有什么变动，请通知我一声。

凯撒　当然当然，那是我的责任。（各下。）

第五场　亚历山大里亚。宫中一室

克莉奥佩特拉、查米恩、伊拉丝及玛狄恩上。

克莉奥佩特拉　查米恩！

查米恩　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唉唉！给我喝一些曼陀罗汁。

查米恩　为什么，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我的安东尼去了，让我把这一段长长的时间昏睡过去吧。

查米恩　您太想念他了。

克莉奥佩特拉　啊！胡说！

查米恩　娘娘，我不敢。

克莉奥佩特拉　你，太监玛狄恩！

玛狄恩　陛下有什么吩咐？

克莉奥佩特拉　我现在不想听你唱歌；我不喜欢一个太监能作的任何事：好在你净了身子，再也不会胡思乱想，让你的一颗心飞出埃及。你也有爱情吗？

玛狄恩　有的，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当真！

玛狄恩　当真不了的，娘娘，因为我干不来那些伤风败俗的行为；可是我也有强烈的爱情，我常常想起维纳斯和马斯所干的事。

克莉奥佩特拉　啊，查米恩！你想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他是站着还是坐着？他在走吗？还是骑在马上？幸运的马啊，你能够把安东尼驮在你的身上！出力啊，马儿，你知道谁骑着你吗？他是撑持着半个世界的巨人，全人类的勇武的干城哩。他现在在说话了，也许他在低声微语，“我那古老的尼罗河畔的花蛇呢？”因为他是这样称呼我的。

现在我在用最美味的毒药陶醉我自己。他在想念我吗，我这被福玻斯的热情的眼光烧灼得遍身黝黑、时间已经在我额上留下深深皱纹的人？阔面广颐的凯撒啊，当你大驾光临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郎，伟大的庞贝老是把他的眼睛盯在我的脸上，好像永远舍不得离开一般。

艾勒克萨斯上。

艾勒克萨斯　埃及的女王，万岁！

克莉奥佩特拉　你和玛克·安东尼是多么不同！可是因为你是从他的地方来的，你的身上也带着几分他的光彩了。我的勇敢的玛克·安东尼怎样？

艾勒克萨斯　亲爱的女王，他在无数次的热吻以后，最后吻着这一颗东方的珍珠。他的话紧紧粘在我的心上。

克莉奥佩特拉　那就要靠我的耳朵来摘取了。

艾勒克萨斯　他说，“好朋友，你去说，那忠实的罗马人把这一颗蚌壳里的珍宝献给伟大的埃及女王；请她不要嫌这礼物的菲薄，因为我还要为她征服无数的王国，让它们在她富饶的王座之下臣服纳贡；你对她说，所有东方的国家，都要称她为它们的女王。”于是他点了点头，很庄严地骑上了一匹披甲的骏马；我虽然还想对他说话，可是那马儿的震耳的长嘶，把一切声音全都盖住了。

克莉奥佩特拉　啊！他是忧愁的还是快乐的？

艾勒克萨斯　就像在盛暑和严寒之间的季候一样，他既不忧愁也不快乐。

克莉奥佩特拉　多么平衡沉稳的性情！听着，听着，查米恩，这才是一个男子；可是听着。他并不忧愁，因为他必须把他的光辉照耀到那些仰望他的人的脸上；他并不快乐，那似乎告诉他们他的眷念是和他的欢乐一起留在埃及的；可是在这两者之间，啊，神圣的混合，无论你忧愁或快乐，那强烈的情绪都可以显出你的可爱，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你。你碰见我的使者吗？

艾勒克萨斯　是，娘娘，我碰见二十个给您送信的人。为什么您这样接连不断地叫他们寄信去？

克莉奥佩特拉　谁要是在我忘记寄信给安东尼的那一天出世的，一定穷苦而死。查米恩，拿墨水和信纸来。欢迎，我的好艾勒克萨斯。查米恩，我曾经这样爱过凯撒吗？

查米恩　啊，那勇敢的凯撒！

克莉奥佩特拉　让另外一句感叹窒塞了你的咽喉吧！你应该说勇敢的安东尼。

查米恩　威武的凯撒！

克莉奥佩特拉　凭着爱昔斯女神起誓，你要是再把凯撒的名字和我的唯一的英雄相提并论，我要打得你满口出血了。

查米恩　请娘娘开恩恕罪，我不过把您说过的话照样说说罢了。

克莉奥佩特拉　那时候我年轻识浅，我的热情还没有煽起，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可是来，我们进去吧；把墨水和信纸给我。他将要每天收到一封信，要不然我要把埃及全国的人都打发去为我送信。（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墨西拿。庞贝府中一室

庞贝、茂尼克拉提斯及茂那斯同上。

庞贝　伟大的天神们假如是公平正直的，他们一定会帮助理直辞正的人。

茂尼克拉提斯　尊贵的庞贝，天神对于他们所眷顾的人，也许给他一时的留难，但决不会长久使他失望。

庞贝　当我们还在向他们神座之前祈求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希望已经毁灭了。

茂尼克拉提斯　我们昧于利害，往往所祈求的反而对我们自己有损无益；聪明的天神拒绝我们的祷告，正是玉成我们的善意；我们虽然所愿不遂，其实还是实受其利。

庞贝　我一定可以成功：人民这样爱戴我，海上的霸权已经操在我的手里；我的势力正像上弦月一样逐渐扩展，终有一天会变成一轮高悬中天的满月。玛克·安东尼正在埃及闲坐宴饮，懒得出外作战；凯撒搜括民财，弄得众怒沸腾；莱必多斯只知道两面讨好，他们两人也对他假意殷勤，可

是他对他们两人既然并无好感，他们两人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茂那斯　凯撒和莱必多斯已经上了战场；他们带着一支很强大的军队。

庞贝　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消息？那是假的。

茂那斯　西尔维斯说的，主帅。

庞贝　他在做梦；我知道他们都在罗马等候着安东尼。淫荡的克莉奥佩特拉啊，但愿一切爱情的魔力柔润你的褪了色的朱唇！让妖术和美貌互相结合，再用淫欲加强它们的魅力！把这浪子围困在酒色阵里，让他的头脑终日昏迷；美味的烹调刺激他的食欲，醉饱酣眠销磨了他的雄心，直到长睡不醒的一天！

凡里厄斯上。

庞贝　啊，凡里厄斯！

凡里厄斯　我要报告一个非常确实的消息：玛克·安东尼快要到罗马了；他早已离开埃及，算起日子来应该早到了。

庞贝　我真不愿相信这句话。茂那斯，我想这位好色之徒未必会为了这样一场小小的战争而披起他的甲胄来。讲到他的将才，的确要比那两个人胜过一倍；要是我们这一次行动，居然能够把沉湎女色的安东尼从那埃及寡妇的怀中惊醒起来，那倒很可以抬高我们的身价。

茂那斯　我想凯撒和安东尼未必能够彼此相容；他的已故的妻子曾经得罪凯撒，他的兄弟也和凯撒动过刀兵，虽然我想不是出于安东尼的指使。

庞贝　茂那斯，我不知道他们大敌当前，会不会捐弃私人间的嫌怨。倘不是我向他们三人揭起了挑战的旗帜，他们大概就会自相火併的，因为他们彼此间的积恨，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了；可是我们还要看看同仇敌忾的心理究竟能够把他们团结到什么程度。一切依照神明的意旨吧！我们的成败存亡，全看我们能不能运用坚强的手腕。来，茂那斯。（同下。）

第二场　罗马。莱必多斯府中一室

爱诺巴勃斯及莱必多斯上。

莱必多斯　好爱诺巴勃斯，你要是能够劝告你家主帅，请他在说话方面温和一些，那就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了。

爱诺巴勃斯　我要请他按照他自己的本性说话；要是凯撒激恼了他，让安东尼向凯撒睥睨而视，发出像战神一样的怒吼吧。凭着朱庇特起誓，要是安东尼的胡子装在我的脸上，我今天决不愿意修剪。

莱必多斯　现在不是闹私人意气的时候。

爱诺巴勃斯　要是别人有意寻事，那就随时都可以闹起来的。

莱必多斯　可是我们现在有更重大的问题，应该抛弃小小的争执。

爱诺巴勃斯　要是小小的争执在前，重大的问题在后，那就不能这么说。

莱必多斯　你的话全然是感情用事；可是请你不要拨起火灰

来。尊贵的安东尼来了。

安东尼及文提狄斯上。

爱诺巴勃斯　凯撒也打那边来了。

凯撒、茂西那斯及阿格立巴上。

安东尼　要是我们在这儿相安无事，你就到帕提亚去；听着，文提狄斯。

凯撒　我不知道，茂西那斯；问阿格立巴。

莱必多斯　尊贵的朋友们，非常重大的事故把我们联合在一起，让我们不要因为细微的小事而彼此参商。各人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不妨平心静气提出来谈谈；要是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而弄得面红耳赤，那就不单是见伤不救，简直是向病人行刺了。所以，尊贵的同僚们，请你们俯从我的诚恳的请求，用最友好的态度讨论你们最不愉快的各点，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处理当前的大事是主要的。

安东尼　说得有理。即使我们现在彼此以兵戎相见，也应该保持这样的精神。

凯撒　欢迎你回到罗马来！

安东尼　谢谢你。

凯撒　请坐。

安东尼　请坐。

凯撒　那么有僭了。

安东尼　听说你为了一些捕风捉影，或者和你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不大痛快。

凯撒　要是我无缘无故，或者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而生起气

来，尤其是生你的气，那不是笑话了吗？要是你的名字根本用不着我提在嘴上，我却好端端把它诋毁，那不更是笑话了吗？

安东尼　凯撒，我在埃及跟你有什么相干？

凯撒　本来你在埃及，就跟我在罗马一样，大家都是各不相干的；可是假如你在那边图谋危害我的地位，那我就不能不把它当作一个与我有关的问题了。

安东尼　你说我图谋危害是什么意思？

凯撒　你只要看看我在这儿遭到些什么事情，就可以懂得我的意思。你的妻子和兄弟都向我宣战，他们用的都是你的名义。

安东尼　你完全弄错了；我的兄弟从来没有让我与闻他的行动。我曾经调查这件事情的经过，从几个和你交锋过的人的嘴里听到确实的报告。他不是把你我两人一律看待，同样向我们两人的权力挑战吗？我早就有信给你，向你解释过了。你要是有意寻事，应该找一个更充分的理由，这样的借口是不能成立的。

凯撒　你推托得倒很干净，可是太把我看得不明事理啦。

安东尼　那倒不是这样说；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不想到，他既然把我们两人同时作为攻击的目标，我当然不会赞许他这一种作乱的行为。至于我的妻子，那么我希望你也有一位像她这样强悍的夫人：三分之一的世界在你的统治之下，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驾驭，可是你永远驯伏不了这样一个妻子。

爱诺巴勃斯 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妻子，那么男人可以和女人临阵对垒了！

安东尼 凯撒，她的脾气实在太暴躁了，虽然她也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我很抱歉她给了你很大的烦扰，你必须原谅我没有力量控制她。

凯撒 你在亚历山大里亚喝酒作乐的时候，我有信写给你；你却把我的信置之不理，把我的使者一顿辱骂赶出去。

安东尼 阁下，这是他自己不懂礼节。我还没有叫他进来，他就莽莽撞撞走到我的面前；那时候我刚宴请过三个国王，不免有些酒后失态；可是第二天我就向他当面说明，那也等于向他道歉一样。让我们不要把这个人作为我们争论的题目吧；我们即使反目，也不要把他当作借口。

凯撒 你已经破坏盟约，我却始终信守。

莱必多斯 得啦，凯撒！

安东尼 不，莱必多斯，让他说吧；这是攸关我的荣誉的事，果然如他所说，我就是一个不讲信义的人了。说，凯撒，我怎么破坏了盟约。

凯撒 我们有约在先，当我需要你的助力的时候，你必须举兵相援，可是你却拒绝我的请求。

安东尼 那是我一时糊涂，疏忽了我的责任；我愿意向你竭诚道歉。我的诚实决不会减低我的威信；失去诚实，我的权力也就无法行施。那个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富尔维娅为了希望我离开埃及，已经在这儿发动战事。在这一点上，我应该请你原谅。

莱必多斯　这才是英雄的口气。

茂西那斯　请你们两位不要记念旧恶，还是合力同心，应付当前的局势吧。

莱必多斯　说得有理，茂西那斯。

爱诺巴勃斯　或者你们可以暂时做一会儿好朋友，等到庞贝的名字不再被人提起以后，你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不妨旧事重提，那时候尽你们去争吵好了。

安东尼　你是个武夫，不要胡说。

爱诺巴勃斯　老实人是应该闭口不言的，我倒几乎忘了。

安东尼　少说话，免得伤了在座众人的和气。

爱诺巴勃斯　好，好，我就做一块小心翼翼的石头。

凯撒　他的出言虽然莽撞，却有几分意思；因为我们的行动这样互相背驰，要维持长久的友谊是不可能的。不过要是我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我们的团结，那我即使踏遍天涯去访求也是愿意的。

阿格立巴　允许我说一句话，凯撒。

凯撒　说吧，阿格立巴。

阿格立巴　你有一个同母姊妹，贤名久播的奥克泰维娅；玛克·安东尼现在是一个鳏夫。

凯撒　不要这样说，阿格立巴；要是给克莉奥佩特拉听见了，少不了一顿骂。

安东尼　我没有妻室，凯撒；让我听听阿格立巴有些什么话说。

阿格立巴　为了保持你们永久的和好，使你们成为兄弟，把你

们的心紧紧结合在一起，让安东尼娶奥克泰维娅做他的妻子吧；她的美貌配得上世间第一等英雄，她的贤德才智胜过任何人所能给她的誉扬。缔结了这一段姻缘以后，一切现在所看得十分重大的猜嫉疑虑，一切对于目前的危机所感到的严重的恐惧，都可以一扫而空；现在你们把无稽的传闻看得那样认真，到了那时候，真正的事实也都可以一笑置之了；她对于你们两人的爱，一定可以促进你们两人间的情谊。请你们恕我冒昧，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这并不是我临时想起来的，我觉得自己责任所在，早就把这意思详细考虑过了。

安东尼　凯撒愿意表示他的意见吗？

凯撒　他必须先听听安东尼对于这番话有什么反应。

安东尼　要是我说，"阿格立巴，照你的话办吧，"阿格立巴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成为事实呢？

凯撒　凯撒有这样的力量，他可以替奥克泰维娅作主。

安东尼　但愿这一件大好的美事没有一点阻碍，顺利达到了我们的愿望！把你的手给我；从现在起，让兄弟的友爱支配着我们远大的计划！

凯撒　这儿是我的手。我给了你一个妹妹，没有一个兄长爱他的妹妹像我爱她一样；让她联系我们的王国和我们的心，永远不要彼此离贰！

莱必多斯　但愿如此。阿门！

安东尼　我不想对庞贝作战，因为他最近对我礼意非常优渥，我必须先答谢他的盛情，免得被他批评我无礼；然后我再

责问他兴师犯境的理由。

莱必多斯　时间不容我们犹豫；我们倘不立刻就去找庞贝，庞贝就要来找我们了。

安东尼　他驻屯在什么地方？

凯撒　在密西嫩山附近。

安东尼　他在陆地上的实力怎样？

凯撒　很强大，而且每天都在扩充；可是在海上他已经握有绝对的主权。

安东尼　外边的传说正是这样。我们大家早一点商量商量就好了！事不宜迟；可是在我们穿上武装以前，先把刚才所说的事情办好吧。

凯撒　很好，我现在就带你到舍妹那儿去，介绍你们见见面。

安东尼　去吧；莱必多斯，你也必须陪我们去。

莱必多斯　尊贵的安东尼，即使有病我也要扶杖追随的。（喇叭奏花腔。凯撒、安东尼、莱必多斯同下。）

茂西那斯　欢迎你从埃及回来，朋友！

爱诺巴勃斯　凯撒的心腹，尊贵的茂西那斯！我的正直的朋友阿格立巴！

阿格立巴　好爱诺巴勃斯！

茂西那斯　事情这样圆满解决，真是可喜。你在埃及将养得很好。

爱诺巴勃斯　是的，老兄；我们白天睡得日月无光，夜里喝得天旋地转。

茂西那斯　听说十二个人吃一顿早餐，烤了八口整个的野猪，

有这回事吗？

爱诺巴勃斯　这不过是大鹰旁边的一只苍蝇而已；我们还有更惊人的豪宴，那说来才叫人咋舌呢。

茂西那斯　她是一位非常豪华的女王，要是一般的传说没有把她夸张过分的话。

爱诺巴勃斯　她在昔特纳斯河上第一次遇见玛克·安东尼的时候，就把他的心捉住了。

阿格立巴　我也听见说他们在那里会面。

爱诺巴勃斯　让我告诉你们。她坐的那艘画舫就像一尊在水上燃烧的发光的宝座；舵楼是用黄金打成的；帆是紫色的，熏染着异香，逗引得风儿也为它们害起相思来了；桨是白银的，随着笛声的节奏在水面上下，使那被它们击动的痴心的水波加快了速度追随不舍。讲到她自己，那简直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她斜卧在用金色的锦绸制成的天帐之下，比图画上巧夺天工的维纳斯女神还要娇艳万倍；在她的两旁站着好几个脸上浮着可爱的酒涡的小童，就像一群微笑的丘匹德一样，手里执着五彩的羽扇，那羽扇的风，本来是为了让她柔嫩的面颊凉快一些的，反而使她的脸色变得格外绯红了。

阿格立巴　啊！安东尼看见这样一位美人，真是几生有幸！

爱诺巴勃斯　她的侍女们像一群海上的鲛人神女，在她眼前奔走服侍，她们的周旋进退，都是那么婉娈多姿；一个作着鲛人装束的女郎掌着舵，她那如花的纤手矫捷地执行她的职务，沾沐芳泽的丝缆也都得意得心花怒放了。从

这画舫之上散出一股奇妙扑鼻的芳香，弥漫在附近的两岸。倾城的仕女都出来瞻望她，只剩安东尼一个人高坐在市场上，向着空气吹啸；那空气倘不是因为填充空隙的缘故，也一定飞去观看克莉奥佩特拉，而在天地之间留下一个缺口了。

阿格立巴　希有的埃及人！

爱诺巴勃斯　她上了岸，安东尼就遣使请她晚餐；她回答说他是客人，应当让她自己尽东道之谊，请他进宫赴宴。我们这位娴习礼仪的安东尼是从来不曾在一个妇女面前说过一个“不”字的，整容十次方才前去；这一去不打紧，为了他眼睛所享受的盛餐，他把一颗心付了下来，作为一席之欢的代价了。

阿格立巴　了不得的女人！怪不得我们从前那位凯撒为了她竟放下刀枪，安置在她的床边：他耕耘，她便发出芽苗。

爱诺巴勃斯　我有一次看见她从市街上奔跳过去，一边喘息一边说话；那吁吁娇喘的神气，也是那么楚楚动人，在她破碎的语言里，自有一种天生的媚力。

茂西那斯　现在安东尼必须把她完全割舍了。

爱诺巴勃斯　不，他决不会丢弃她，年龄不能使她衰老，习惯也腐蚀不了她的变化无穷的伎俩；别的女人使人日久生厌，她却越是给人满足，越是使人饥渴；因为最丑恶的事物一到了她的身上，也会变成美好，即使她在卖弄风情的时候，神圣的祭司也不得不为她祝福。

茂西那斯　要是美貌、智慧和贤淑可以把安东尼的心安定下

来，那么奥克泰维娅是他的一位很好的内助。

阿格立巴　我们走吧。好爱诺巴勃斯，当你在这儿停留的时候，请你做我的客人吧。

爱诺巴勃斯　多谢你的好意。（同下。）

第三场　同前。凯撒府中一室

凯撒、安东尼、奥克泰维娅（居二人之间）及侍从等上。

安东尼　这广大的世界和我的重要的职务，使我有时不能不离开你的怀抱。

奥克泰维娅　当你出去的时候，我将要长跪神前，为你祈祷。

安东尼　晚安，阁下！我的奥克泰维娅，不要从世间的传说之中诵读我的缺点；我过去诚然有行止不检的地方，可是从今以后，一定循规蹈矩。晚安，亲爱的女郎！

奥克泰维娅　晚安，将军！

凯撒　晚安！（凯撒、奥克泰维娅同下。）

预言者上。

安东尼　喂，我问你，你想不想回埃及去？

预言者　我希望我从来没有离开埃及，我更希望你从来没有到过埃及！

安东尼　你能够告诉我你的理由吗？

预言者　我心里明白，嘴里却说不出来。可是我看你还是赶快到埃及去吧。

安东尼　对我说，将来是凯撒的命运强，还是我的命运强？

预言者　凯撒的命运强。所以，安东尼啊！不要留在他的旁边吧。你的本命星是高贵勇敢、一往无敌的，可是一挨近凯撒的身边，它就黯然失色，好像被他掩去了光芒一般；所以你应该和他离得远一点儿才好。

安东尼　不要再提起这些话了。

预言者　这些话我只对你说；别人面前我可再也不提起。你无论跟他玩什么游戏，一定胜不过他，因为他有那种天赋的幸运，即使明明你比他本领高强，他也会把你击败。凡是他的光辉所在，你的光总是黯淡的。我再说一句，你在他旁边的时候，你的本命星就会惴惴不安，失去了主宰你的力量，可是他一走开，它又变得不可一世了。

安东尼　你去对文提狄斯说，我要跟他谈谈。（预言者下）他必须到帕提亚去。这家伙也许果然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也许给他偶然猜中，说的话倒很有道理。就是骰子也会听他的话；我们在游戏之中，虽然我的技术比他高明，总敌不过他的手风顺利；抽签的时候，总是他占便宜；无论斗鸡斗鹑，他都能够以弱胜强。我还是到埃及去；虽然为了息事宁人而缔结了这门婚事，可是我的快乐是在东方。

文提狄斯上。

安东尼　啊！来，文提狄斯，你必须到帕提亚去一次；你的委任文书已经办好了，跟我来拿吧。（同下。）

第四场　同前。街道

莱必多斯、茂西那斯及阿格立巴上。

莱必多斯　不劳远送，请两位催促你们的主帅早日就道。

阿格立巴　将军，等玛克·安东尼和奥克泰维娅温存一下，我们就会来的。

莱必多斯　那么等你们披上戎装以后，我再跟你们相见吧。

茂西那斯　照路程计算起来，莱必多斯，我们可以比你先到密西嫩山。

莱必多斯　你们的路程要短一些；我因为还有其他的任务，不能不多绕一些远路。你们大概比我先到两天。

茂西那斯
阿格立巴　将军，祝你成功！

莱必多斯　再会！（各下。）

第五场　亚历山大里亚。宫中一室

克莉奥佩特拉、查米恩、伊拉丝、艾勒克萨斯及侍从等上。

克莉奥佩特拉　给我奏一些音乐；对于我们这些以恋爱为职业的人，音乐是我们忧郁的食粮。

侍从　奏乐！

玛狄恩上。

克莉奥佩特拉　算了；我们打弹子吧。来，查米恩。

查米恩　我的手腕疼；您跟玛狄恩打吧。

克莉奥佩特拉　女人跟太监玩，就像女人跟女人玩一样。来，你愿意陪我玩玩吗？

玛狄恩　我愿意勉力奉陪，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一片好意，总是值得嘉许的。我现在也不要打弹子了。替我把钓竿拿来，我们到河边去；你们在远远的地方奏着音乐，我就把钓竿放下去，诱那长着赭色鳍片的鱼儿上钩；我的弯弯的钓钩要钩住它们滑溜溜的嘴巴；当我拉起它们来的时候，我要把每一尾鱼当作一个安东尼，我要说，"啊哈！你可给我捉住啦！"

查米恩　那一次您跟他在一起钓鱼，你们还打赌哩；他不知道您已经叫一个人钻在水里，悄悄把一条腌鱼挂在他的钓钩上了，而他还当是什么好东西，拚命地往上提，想起来真是有趣得很。

克莉奥佩特拉　唉，提起那些话，真叫人不胜今昔之感！那时候我笑得他老羞成怒，可是一到晚上，我又笑得他回嗔作喜；第二天早晨我在九点钟以前就把他灌醉上床，替他穿上我的衣帽，我自己佩带了他那柄腓力比的宝剑。

一使者上。

克莉奥佩特拉　啊！从意大利来的；我的耳朵里久已不听见消息了，你有多少消息，一起把它们塞了进去吧。

使者　娘娘，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安东尼死了！你要是这样说，狗才，你就杀死

你的女主人了；可是你要是说他平安无恙，这儿有的是金子，你还可以吻一吻这一只许多君王们曾经吻过的手；他们一面吻，一面还发抖呢。

使者　第一，娘娘，他是平安的。

克莉奥佩特拉　啊，我还要给你更多的金子。可是听着，我们常常说已死的人是平安的；要是你也是这个意思，我就要把那赏给你的金子熔化了，灌下你这报告凶讯的喉咙里去。

使者　好娘娘，听我说。

克莉奥佩特拉　好，好，我听你说；可是瞧你的相貌不像是个好人；安东尼要是平安无恙，不该让这样一张难看的面孔报告这样大好的消息；要是他有什么疾病灾难，你应该像一尊头上盘绕着毒蛇的凶神，不该仍旧装做人的样子。

使者　请您听我说下去吧。

克莉奥佩特拉　我很想在你没有开口以前先把你捶一顿；可是你要是说安东尼没有死，很平安，凯撒待他很好，没有把他监禁起来，我就把金子像暴雨一般淋在你头上，把珍珠像冰雹一样撒在你身上。

使者　娘娘，他很平安。

克莉奥佩特拉　说得好。

使者　他跟凯撒感情很好。

克莉奥佩特拉　你是个好人。

使者　凯撒和他的友谊已经比从前大大增进了。

克莉奥佩特拉　我要赏给你一大笔财产。

使者　可是，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不爱听"可是"，它会推翻先前所说的那些好消息；呸，"可是"！"可是"就像一个狱卒，它会带上一个大奸巨恶的罪犯。朋友，请你把你所知道的消息，不管是好的坏的，一起灌进我的耳朵里吧。他跟凯撒很要好；他身体健康，你说；你还说他行动自由。

使者　自由，娘娘！不，我没有这样说；他已经被奥克泰维娅约束住了。

克莉奥佩特拉　什么约束？

使者　他们已经缔结了百年之好。

克莉奥佩特拉　查米恩，我的脸色发白了！

使者　娘娘，他跟奥克泰维娅结了婚啦。

克莉奥佩特拉　最恶毒的瘟疫染在你身上！（击使者倒地。）

使者　好娘娘，请息怒。

克莉奥佩特拉　你说什么？滚，（又击）可恶的狗才！否则我要把你的眼珠放在脚前踢出去；我要拔光你的头发；（将使者拉扯殴辱）我要用钢丝鞭打你，用盐水煮你，用酸醋慢慢地浸死你。

使者　好娘娘，我不过报告您这么一个消息，又不是我作的媒。

克莉奥佩特拉　说没有这样的事，我就赏给你一处封邑，让你安享富贵；你惹我生气，我已经打过了你，也不再计较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只要向我说，我都可以答应你。

使者　他真的结了婚啦，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混蛋！你不要活命吗？（拔刀。）

使者　嗳哟，那我可要逃了。您这是什么意思，娘娘？我没有过失呀。（下。）

查米恩　好娘娘，定一定心吧；这人是没有罪的。

克莉奥佩特拉　天雷殛死的不一定是有罪的人。让埃及溶解在尼罗河里，让善良的人都变成蛇吧！叫那家伙进来；我虽然发疯，我还不会咬他。叫他进来。

查米恩　他不敢来。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不伤害他就是了。（查米恩下）这一双手太有失自己的尊严了，是我自己闯的祸，却去殴打一个比我卑微的人。

查米恩及使者重上。

克莉奥佩特拉　过来，先生。把坏消息告诉人家，即使诚实不虚，总不是一件好事；悦耳的喜讯不妨极口渲染，不幸的噩耗还是缄口不言，让那身受的人自己感到的好。

使者　我不过尽我的责任。

克莉奥佩特拉　他已经结了婚吗？你要是再说一声"是"，我就更恨你了。

使者　他已经结了婚了，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愿天神重罚你！你还是这么说吗？

使者　我应该说谎吗，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啊！我但愿你说谎，即使我的半个埃及完全陆沉，变成鳞蛇栖息的池沼。出去；要是你有美少年那耳喀索斯一般美好的姿容，在我的眼中你也是最丑陋的伧

夫。他结了婚吗？

使者　求陛下恕罪。

克莉奥佩特拉　他结了婚吗？

使者　陛下不要见气，我也不过遵照您的命令行事，要是因此而受责，那真是太冤枉啦。他跟奥克泰维娅结了婚了。

克莉奥佩特拉　啊，他的过失现在都要叫你承担，虽然你所肯定的，又与你无关！滚出去；你从罗马带来的货色我接受不了；让它堆在你身上，把你压死！（使者下。）

查米恩　陛下息怒。

克莉奥佩特拉　我在赞美安东尼的时候，把凯撒诋毁得太过分了。

查米恩　您好多次都是这样，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现在我可受到报应啦。带我离开这里；我要晕倒了。啊，伊拉丝！查米恩！算了。好艾勒克萨斯，你去问问那家伙，奥克泰维娅容貌长得怎样，多大年纪，性格怎样；不要忘记问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问过了赶快回来告诉我。（艾勒克萨斯下）让他一去不回吧；不，查米恩！我还是望他回来，虽然他一边的面孔像个狰狞的怪物，另一边却像威武的战神。（向玛狄恩）你去叫艾勒克萨斯再问问她的身材有多高。可怜我，查米恩，可是不要对我说话。带我到我的寝室里去。（同下。）

第六场　密西嫩附近

喇叭奏花腔。鼓角前导，庞贝及茂那斯自一方上；凯撒、安东尼、莱必多斯、爱诺巴勃斯、茂西那斯率兵士等自另一方行进上。

庞贝　我已经得到你们的保证，你们也已经得到我的保证，在没有交战以前，让我们先来举行一次谈判。

凯撒　先礼后兵是最妥当的办法，所以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目的预先用书面通知你了；你要是已经把它考虑过，请让我们知道那些条件能不能使你收起你的愤愤不平的剑，带领你的子弟们回到西西里去，免得白白在这里牺牲许多有用的青年。

庞贝　你们三位是当今宰制天下的元老，神明意旨的主要执行者，你们还记得裘力斯·凯撒的阴魂在腓利比向善良的勃鲁托斯作祟的时候，他看见你们怎样为他出力；我的父亲也是有儿子、有朋友的，为什么他就没有人替他复仇？脸色惨白的凯歇斯为什么要阴谋作乱？那正直无私、为众人所尊敬的罗马人勃鲁托斯，和他的武装的党徒们，那一群追求着可爱的自由的人，为什么要血溅圣殿？他们的目的不是希望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出来统治罗马吗？我现在兴起水上的雄师，驾着怒海的波涛而来，也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凭着我的盛大的军力，我要痛惩无情的罗马，报复它对我尊贵的父亲负心的罪辜。

凯撒　什么事情都好慢慢商量。

安东尼　庞贝，你不能用你船只的强盛吓退我们；就是到海上见面，我们也决不怕你。在陆地上你知道我们的力量是远远胜过你的。

庞贝　不错，在陆地上你把我父亲的屋子也占去了；可是既然杜鹃不会自己筑巢，你就住下去吧。

莱必多斯　现在我们不必讲别的话，请告诉我们，你对于我们向你提出的条件觉得怎样？

凯撒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中心。

安东尼　我们并不一定要求你接受，请你自己熟权利害。

凯撒　要是这样的条件还不能使你满足，那么妄求非分的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

庞贝　你们允许把西西里和撒丁尼亚两岛让给我；我必须替你们扫除海盗，还要把多少小麦送到罗马；双方同意以后，就可以完盾全刃，各自回去。

凯　撒
安 东 尼　这正是我们所提的条件。
莱必多斯

庞贝　那么告诉你们吧，我到这儿来跟你们会见，本来是预备接受你们的条件的，可是看见了玛克·安东尼，却有点儿气愤不过。虽然一个人不该自己卖弄恩德，不过你要知道，凯撒和你兄弟交战的时候，你的母亲到西西里来，曾经受到殷勤的礼遇。

安东尼　我也听见说起过，庞贝；我早就想重重谢你。

庞贝　让我握你的手。将军，想不到我会在这儿碰见你。

安东尼　东方的枕褥是温暖的；幸亏你把我叫了起来，否则我还要在那边留恋下去，错过许多机会了。

凯撒　自从我上次看见你以后，你已经变了许多啦。

庞贝　嗯，我不知道冷酷的命运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可是我决不让她钻进我的胸中，使我的心成为她的臣仆。

莱必多斯　今天相遇，真是一件幸事。

庞贝　我也希望这样，莱必多斯。那么我们已经彼此同意了。为了表示郑重起见，我希望把我们的协定写下来，各人签署盖印。

凯撒　那是当然的手续。

庞贝　我们在分手以前，还要各人互相请一次客；让我们抽签决定哪一个人先请。

安东尼　我先来吧，庞贝。

庞贝　不，安东尼，你也得抽签；可是不管先请后请，你那很好的埃及式烹调是总要领教领教的。我听说裘力斯·凯撒在那边吃成了一个胖子。

安东尼　你倒听到不少事哪。

庞贝　我并无恶意，将军。

安东尼　那么你就好好地讲吧。

庞贝　这些我都是听来的。我还听见说，阿波罗陀勒斯把一个——

爱诺巴勃斯　那话不用说了，是有这一回事。

庞贝　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爱诺巴勃斯　把一个女王裹在褥子里送到凯撒的地方。

庞贝　我现在记起你来了；你好，壮士？

爱诺巴勃斯　有酒有肉，怎么不好；看来我的口福不浅，眼前就要有四次宴会了。

庞贝　让我握握你的手；我从来没有对你怀恨。我曾经看见你打仗，很钦慕你的勇敢。

爱诺巴勃斯　将军，我对您一向没有多大好感，可是我不是没有称赞过您，虽然我给您的称赞，还不及您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

庞贝　你的爽直正是你的好处。现在我要请各位赏光到敝船上去叙叙；请了，各位将军。

凯　撒
安东尼　请你领路，将军。（除茂那斯、爱诺巴勃斯外皆下。）
莱必多斯

茂那斯　庞贝，你的父亲是决不会签订这样的条约的。朋友，我们曾经有一面之雅。

爱诺巴勃斯　我想我在海上见过你。

茂那斯　正是，朋友。

爱诺巴勃斯　你在海上很了不得。

茂那斯　你在陆地上也不错。

爱诺巴勃斯　谁愿意恭维我的，我都愿意恭维他；虽然我在陆地上横行无敌，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

茂那斯　我在水上横行无敌，也是不可否认的。

爱诺巴勃斯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还是否认了的好；你是一个海上的大盗。

茂那斯　你是一个陆地的暴徒。

爱诺巴勃斯　那么我就否认我的陆地上的功劳。可是把你的手给我，茂那斯；要是我们的眼睛可以替我们作见证，它们在这儿可以看见两个盗贼握手言欢。

茂那斯　人们的手尽管不老实，他们的脸总是老实的。

爱诺巴勃斯　可是没有一个美貌的女人有一张老实的脸。

茂那斯　不错，她们是会把男人的心偷走的。

爱诺巴勃斯　我们到这儿来，本来是要跟你们厮杀。

茂那斯　拿我自己说，打仗变成了喝酒，真是扫兴得很。庞贝今天把他的一份家私笑掉了。

爱诺巴勃斯　要是他真的把家私笑掉了，那可是再也哭不回来的。

茂那斯　你说得有理，朋友。我们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见玛克·安东尼。请问他已经跟克莉奥佩特拉结了婚吗？

爱诺巴勃斯　凯撒的妹妹名叫奥克泰维娅。

茂那斯　不错，朋友；她本来是卡厄斯·玛瑟勒斯的妻子。

爱诺巴勃斯　可是她现在是玛克斯·安东尼厄斯的妻子了。

茂那斯　怎么？

爱诺巴勃斯　这句话是真的。

茂那斯　那么凯撒跟他永远联合在一起了。

爱诺巴勃斯　要是叫我预测这一个结合的将来，我可不敢发表这样乐观的论断。

茂那斯　我想这一门婚事，大概还是政策上的权宜，不是出于男女双方的爱恋。

爱诺巴勃斯　我也这样想；可是你不久就会发现联结他们友谊的这一条带子，结果反而勒毙了他们的感情。奥克泰维娅的性情是端庄而冷静的。

茂那斯　谁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妻子？

爱诺巴勃斯　玛克·安东尼自己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喜欢这样一个妻子。他一定会再到埃及去领略他的异味；那时候奥克泰维娅的叹息便会搧起凯撒心头的怒火，正像我刚才所说的，她现在是他们两人之间感情的联系，将来却会变成促动两人反目的原因。安东尼的心早已另有所属了，他在这儿结婚，只是一种应付环境的手段。

茂那斯　你的话也许会成为事实。来，朋友，上船去吧。我要请你喝杯酒呢。

爱诺巴勃斯　我一定领情；我们在埃及是喝惯了大口的酒的。

茂那斯　来，我们去吧。（同下。）

第七场　密西嫩附近海面庞贝大船上

音乐；两三仆人持酒食上。

仆甲　他们就要到这儿来啦，伙计。有几个人已经醉得站立不稳，一丝最轻微的风都可以把他们吹倒。

仆乙　莱必多斯喝得满脸通红。

仆甲　他们故意开他的玩笑，尽是哄他一杯一杯灌下去。

仆乙　他们自己却留着酒量，他只顾叫喊不喝了，不喝了；结果还是自己管不住自己。

仆甲 他岂不是失去了理智，开了自己的玩笑。

仆乙 混在大人物中间，给他们玩弄玩弄也是活该。叫我举一根掮不起的枪杆子，不如拈一根不中用的芦苇。

仆甲 高居于为众人所仰望的地位而毫无作为，正像眼眶里没有眼珠、只留下两个怪可怜的空洞的凹孔一样。

喇叭奏花腔。凯撒、安东尼、莱必多斯、庞贝、阿格立巴、茂西那斯、爱诺巴勃斯、茂那斯及其他将领等上。

安东尼 他们都是这样的，阁下。他们用金字塔做标准，测量尼罗河水位的高低，由此判断年岁的丰歉。尼罗河的河水越是高涨，收成越有把握；潮水退落以后，农夫就可以在烂泥上播种，不多儿时就结实了。

莱必多斯 你们那边有很奇怪的蛇。

安东尼 是的，莱必多斯。

莱必多斯 你们埃及的蛇是生在烂泥里，晒着太阳光长大的；你们的鳄鱼也是一样。

安东尼 正是这样。

庞贝 请坐——酒来！我们干一杯祝莱必多斯健康！

莱必多斯 我身子不顶舒服，可是我决不示弱。

爱诺巴勃斯 除非等你睡去，他们决不会放过你的。

莱必多斯 嗯，的确，我听说托勒密王朝的金字塔造得很好；我听见人家都是这样一致公认。

茂那斯 庞贝，我要跟你说句话。

庞贝 就在我的耳边说；什么事？

茂那斯 主帅，请你离开你的坐位，听我对你说。

庞贝　等一等，我就来。这一杯酒祝莱必多斯健康！

莱必多斯　你们的鳄鱼是怎么一种东西？

安东尼　它的形状就像一条鳄鱼；它有鳄鱼那么大，也有鳄鱼那么高；它用它自己的肢体行动，靠着它所吃的东西活命；它的精力衰竭以后，它就死了。

莱必多斯　它的颜色是怎样的？

安东尼　也跟鳄鱼的颜色差不多。

莱必多斯　那是一种奇怪的蛇。

安东尼　可不是；而且它的眼泪是湿的。

凯撒　你这样说，他会信服么？

安东尼　有庞贝向他敬酒还有问题吗，否则他真是个穷奢极欲之人了。

庞贝　该死，该死！这算什么话？去！照我吩咐你的做去。我叫你们替我斟下的这杯酒呢？

茂那斯　要是你愿意听我说话，请你站起来。

庞贝　我想你在发疯了。什么事？（二人走至一旁。）

茂那斯　我一向都是忠心耿耿，为你的利益打算。

庞贝　你替我做事很忠实。还有什么话说？各位将军，大家痛痛快快乐一下。

安东尼　莱必多斯，留心你脚底下的浮沙，你要摔下来了。

茂那斯　你要做全世界的主人吗？

庞贝　你说什么？

茂那斯　你要做全世界的主人吗？再干一场。

庞贝　怎么做法？

茂那斯 你只要抱着这样的决心，虽然你看我是一个微贱的人，我能够把全世界交在你的手里。

庞贝 你喝醉了吗？

茂那斯 不，庞贝，我一口酒也没有沾唇。你要是有胆量，就可以做地上的君王；大洋环抱之内，苍天覆盖之下，都归你所有，只要你有这样的雄心。

庞贝 指点我一条路径。

茂那斯 这三个统治天下、鼎峙称雄的人物，现在都在你的船上；让我割断缆绳，把船开到海心，砍下他们的头颅，那么一切都是你的了。

庞贝 唉！这件事你应该自己去干，不该先来告诉我。我干了这事，人家要说我不顾信义；你去干了，却是为主尽忠。你必须知道，我不能把利益放在荣誉的前面，我的荣誉是比利益更重要的。你应该懊悔让你的舌头说出了你的计谋；要是趁我不知道的时候干了，我以后会觉得你这件事情干得很好，可是现在我必须斥责这样的行为。放弃了这一个念头，还是喝酒吧。

茂那斯 （旁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追随你这前途黯淡的命运了。放着这样大好机会当面错过，以后再找，还找得到吗？

庞贝 再敬莱必多斯一杯！

安东尼 把他抬上岸去。我来替他干了吧，庞贝。

爱诺巴勃斯 敬你一杯，茂那斯！

茂那斯 爱诺巴勃斯，太客气了！

庞贝 把酒满满地倒在杯子里，让它一直齐到杯口。

爱诺巴勃斯　茂那斯，那是一个很有为气的家伙。（指一负茉必多斯下场之侍从。）

茂那斯　为什么？

爱诺巴勃斯　你没看见他把三分之一的世界负在背上吗？

茂那斯　那么三分之一的世界已经喝醉了，但愿整个世界都喝得酩酊大醉，像车轮般旋转起来！

爱诺巴勃斯　你也喝，大家喝个痛快。

茂那斯　来。

庞贝　我们今天的聚会，比起亚历山大里亚的豪宴来，恐怕还是望尘莫及。

安东尼　也差不多了。来，碰杯！这一杯是敬凯撒的！

凯撒　我可喝不下去了；我这头脑越洗越糊涂。

安东尼　今天大家不醉勿归，不能让你例外。

凯撒　那么你先喝，我陪着你喝；可是与其在一天之内喝这么多的酒，我宁愿绝食整整四天。

爱诺巴勃斯　（向安东尼）哈！我的好皇帝；我们现在要不要跳起埃及酒神舞来，庆祝我们今天的欢宴？

庞贝　好壮士，让我们跳起来吧。

安东尼　来，我们大家手搀着手，一直跳到美酒浸透了我们的知觉，把我们送进了温柔的黑甜乡里。

爱诺巴勃斯　大家搀着手。当我替你们排队的时候，让音乐在我们的耳边高声弹奏；于是歌童唱起歌来，每一个人都要拉开喉咙和着他唱，唱得越响越好。（奏乐；爱诺巴勃斯同众人携手列队。）

歌

来，巴克科斯，酒国的仙王，
你两眼红红，胖胖皮囊！
替我们浇尽满腹牢骚，
替我们满头挂上葡萄：
喝，喝，喝一个天旋地转，
喝，喝，喝一个天旋地转！

凯撒　够了，够了。庞贝，晚安！好兄弟，我求求你，跟我回去吧；不要一味游戏，忘记了我们的正事。各位将军，我们分手吧；你们看我们的脸烧得这样红；强壮的爱诺巴勃斯喝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自己的舌头也有点结结巴巴；大家疯疯癫癫的，都变成一群傻瓜啦。不必多说了。晚安！好安东尼，让我搀着你。

庞贝　我一定要到岸上来陪你们乐一下。

安东尼　很好，庞贝。把你的手给我。

庞贝　啊，安东尼！你占住了我父亲的屋子，可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朋友。来，我们下小船吧。

爱诺巴勃斯　留心不要跌在水里。（庞贝、凯撒、安东尼及侍从等下）茂那斯，我不想上岸去。

茂那斯　别去，到我舱里坐坐。这些鼓！这些喇叭、笛子！嘿！让海神听见我们向这些大人物高声道别吧；吹起来，他妈的！吹响一点！（喇叭奏花腔，间以鼓声。）

爱诺巴勃斯　嘿！他说的。瞧我的帽子。（掷帽。）

茂那斯　嘿！好家伙！来。（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叙利亚一平原

文提狄斯率西里厄斯及其他罗马将校士卒奏凯上；兵士舁巴科勒斯尸体前行。

文提狄斯　横行无敌的帕提亚，你也有失败的一天；命运选定了我，叫我替已死的玛克斯·克拉苏复仇。把这王子的尸身在我们大军之前抬着走。奥洛第斯啊，你杀了我们的玛克斯·克拉苏，现在我们叫你的巴科勒斯抵了命啦。

西里厄斯　尊贵的文提狄斯，趁着帕提亚人的血在你的剑上还没有冷却的时候，继续追逐那些逃亡的敌人吧；驰骋你的铁骑，越过米太、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其他可以让溃败的帕提亚人栖身的地方；这样你的伟大的主帅安东尼就要使你高坐在凯旋的战车里，用花冠加在你的头上了。

文提狄斯　啊，西里厄斯，西里厄斯！这样已经很够了；一个地位在下的人，不应该立太大的功勋；因为，你要知道，西里厄斯，与其当长官不在的时候出力博得一个太高的名声，宁可把一件事情做到一半就歇手。凯撒和安东尼的

赫赫功业，大部分是他们的部下替他们建立起来的，并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我在叙利亚的一个同僚索歇斯，本来在他手下当副将的，就是因为太露锋芒而失去了他的欢心。在战场上，部下的军功如果超过主将，主将的威名就会被他所掩罩；凡是军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理，他们宁愿吃一次败仗，也不愿让别人夺去了胜利的光荣。我本来还可以替安东尼多出一些力，可是那反而会使他恼怒，他一恼我的辛苦就白费了。

西里厄斯　文提狄斯，你真是深谋远虑；一个军人要是不能审察利害，那就跟他的剑没有分别了。你要写信去向安东尼报捷吗？

文提狄斯　我要很谦恭地告诉他，我们凭借他的先声夺人的威名，已经得到了怎样的战果；他的雄壮的旗帜和精神饱满的部队，怎样把百战百胜的帕提亚骑兵驱出了战场之外。

西里厄斯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文提狄斯　他预备到雅典去；我们现在就向雅典兼程前进，向他当面复命。来，弟兄们，走。（同下。）

第二场　罗马。凯撒府中一室

阿格立巴及爱诺巴勃斯自相对方向上。

阿格立巴　啊！那些好兄弟们都散开了吗？

爱诺巴勃斯　他们已经把庞贝打发走了；那三个人还在重申

盟好。奥克泰维娅因为不忍远离罗马而哭泣；凯撒也是满面愁容；莱必多斯自从在庞贝那儿赴宴归来以后，就像茂那斯说的，他害着贫血症。

阿格立巴　莱必多斯是个好人。

爱诺巴勃斯　一个很好的人。啊，他多么爱凯撒！

阿格立巴　嗯，可是他多么崇拜安东尼！

爱诺巴勃斯　凯撒？他才是人世的天神。

阿格立巴　安东尼吗？他是天神的领袖。

爱诺巴勃斯　你说起凯撒吗？嘿！盖世无双的英雄！

阿格立巴　啊，安东尼！千年一遇的凤凰！

爱诺巴勃斯　你要是想赞美凯撒，只要提起凯撒的名字就够了。

阿格立巴　真的，他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恭维备至。

爱诺巴勃斯　可是他最爱凯撒；不过他也爱安东尼。嘿！他对于安东尼的友情，是思想所不能容、言语所不能尽、计数所不能量、文士所不能抒述、诗人所不能讴吟的。可是对于凯撒，他只有跪伏惊叹的份儿。

阿格立巴　他对于两个人一样的爱。

爱诺巴勃斯　他们是他的翅鞘，他是他们的甲虫。（内喇叭声）这是下马的信号。再会，尊贵的阿格立巴。

阿格立巴　愿你幸运，英勇的壮士，再会！

凯撒、安东尼、莱必多斯及奥克泰维娅上。

安东尼　请留步吧，阁下。

凯撒　你已经把大半个我带走；请你为了我的缘故好好看待

她。妹妹，愿你尽力做一个好妻子，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最尊贵的安东尼，让这一个贤淑的女郎成为巩固我们两人友谊的胶泥，不要反而让她成为撞毁我们感情的堡垒的攻城车；因为我们要是不能同心爱护她，那么还是不要让她置身在我们两人之间的好。

安东尼　你要是不信任我，我可要生气啦。

凯撒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安东尼　无论你怎样放心不下，你决不会发现我有什么可以使你怀疑的地方。愿神明护持你，使罗马的人心都乐于为你效死！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

凯撒　再会，我的最亲爱的妹妹，再会；愿你一路平安！再会！

奥克泰维娅　我的好哥哥！

安东尼　她的眼睛里有四月的风光；那是恋爱的春天，这些眼泪便是催花的时雨。别伤心了。

奥克泰维娅　哥哥，请你留心照料我的丈夫的屋子；还有——

凯撒　什么，奥克泰维娅？

奥克泰维娅　让我附着你的耳朵告诉你。

安东尼　她的舌头不会顺从她的心，她的心也不会顺从她的舌头；她好比大浪顶上一根天鹅的羽毛，不会向任何一方偏斜。

爱诺巴勃斯　（向阿格立巴旁白）凯撒会不会流起眼泪来？

阿格立巴　他的脸上已经堆起乌云了。

爱诺巴勃斯　假如他是一匹马，这样也会有损他的庄严；何况他是一个堂堂男子。

阿格立巴　嘿，爱诺巴勃斯，安东尼看见裘力斯·凯撒死了，也曾放声大哭；他在腓利比看见勃鲁托斯被人杀死，也曾伤心落泪呢。

爱诺巴勃斯　不错，那一年他害着重伤风，所以涕泗横流；不瞒你说，连我也被他逗得哭起来了。

凯撒　不，亲爱的奥克泰维娅，你一定可以随时得到我的音讯；我对你的想念是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冷淡下去的。

安东尼　来，大哥，来，我要用我爱情的力量和你角力了。你看，我抱住了你；现在我又放开了你，把你交给神明照看。

凯撒　再会，祝你们快乐！

莱必多斯　让所有的星星吐放它们的光明，一路上照耀着你们！

凯撒　再会，再会！（吻奥克泰维娅。）

安东尼　再会！（喇叭声。各下。）

第三场　亚历山大里亚。宫中一室

克莉奥佩特拉、查米恩、伊拉丝及艾勒克萨斯上。

克莉奥佩特拉　那个人呢？

艾勒克萨斯　他有些害怕，不敢进来。

克莉奥佩特拉　什么话！

一使者上。

克莉奥佩特拉　过来，朋友。

艾勒克萨斯　陛下，您发怒的时候，犹太的希律王也不敢正眼

看您的。

克莉奥佩特拉　我要那个希律王的头；可是安东尼去了，谁可以替我去干这一件事呢？走近些。

使者　最仁慈的陛下！

克莉奥佩特拉　你见过奥克泰维娅吗？

使者　见过，尊严的女王。

克莉奥佩特拉　什么地方？

使者　娘娘，在罗马；我看见她一手搀着她的哥哥，一手搀着安东尼；她的脸给我看得清清楚楚。

克莉奥佩特拉　她像我一样高吗？

使者　她没有您高，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听见她说话吗？她的声音是尖的，还是低的？

使者　娘娘，我听见她说话；她的声音是很低的。

克莉奥佩特拉　那就不大好。他不会长久喜欢她的。

查米恩　喜欢她！啊，爱昔斯女神！那是不可能的。

克莉奥佩特拉　我也这样想，查米恩：矮矮的个子，说话又不伶俐！她走路的姿态有没有威仪？想想看；要是你看见过真正的威仪姿态，就该知道怎样的姿态才算是有威仪的。

使者　她走路简直像爬；她的动和静简直没有区别；她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形体，不会呼吸的雕像。

克莉奥佩特拉　真的吗？

使者　要是不真，我就是不生眼睛的。

查米恩　在埃及人中间，他一个人的观察力可以胜过三个人。

克莉奥佩特拉　我看他很懂事。我还不曾听到她有什么可取

的地方。这家伙眼光很不错。

查米恩　好极了。

克莉奥佩特拉　你猜她有多大年纪？

使者　娘娘，她本来是一个寡妇——

克莉奥佩特拉　寡妇！查米恩，听着。

使者　我想她总有三十岁了。

克莉奥佩特拉　你还记得她的面孔吗？是长的还是圆的？

使者　圆的，太圆了。

克莉奥佩特拉　面孔滚圆的人，大多数是很笨的。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使者　棕色的，娘娘；她的前额低到无可再低。

克莉奥佩特拉　这儿是赏给你的金子；我上次对你太凶了点儿，你可不要见怪。我仍旧要派你去替我探听消息；我知道你是个很可靠的人。你去端整行装；我的信件已经预备好了。（使者下。）

查米恩　一个很好的人。

克莉奥佩特拉　正是，我很后悔把他这样凌辱。听他说起来，那女人简直不算什么。

查米恩　不算什么，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这人不是不曾见过世面，应该识得好坏。

查米恩　见过世面？我的爱昔斯女神，他已侍候您多年了！

克莉奥佩特拉　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他，好查米恩；可是没有什么要紧，你把他带到我写信的房间里来就是了。一切还有结果圆满的希望。

查米恩　您放心吧，娘娘。（同下。）

第四场　雅典。安东尼府中一室

安东尼及奥克泰维娅上。

安东尼　不，不，奥克泰维娅，不单是那件事；那跟其他许多类似的事都还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他不该重新向庞贝宣战，还居然立下遗嘱，当众宣读；我的名字他提也不愿提起，当他不得不恭维我一番的时候，他就冷冷淡淡地用一两句话敷衍过去；他深怕对我过于宽厚；我向他讲好话，他满不放在心上，至多在牙缝里应酬一下。

奥克泰维娅　啊，我的主！传闻之辞，不可完全相信；即使确实，也不要过分介意。要是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我就是世上最不幸的女人，既要为你祈祷，又要为他祈祷；神明一定会嘲笑我，当我向他们祷告，"啊！保佑我的丈夫"以后，又接着向他们祷告，"啊！保佑我的哥哥！"希望丈夫得胜，只好让哥哥失败；希望哥哥得胜，只好让丈夫失败；在这两者之间，再没有一个折衷的两全之道。

安东尼　温柔的奥克泰维娅，让你的爱心替你决定你的最大的同情应该倾向在哪一方面。要是我失去了我的荣誉，就是失去了我自己；与其你有一个被人轻视的丈夫，还是不要嫁给我的好。可是你既然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就有劳你在我们两人之间斡旋斡旋吧；一方面我仍旧在这儿积极准备，万一不幸而彼此以兵戎相见，令兄的英名恐怕

就要毁于一旦了。事不宜迟，你趁早动身吧。

奥克泰维娅　谢谢我的主。最有威力的天神把我造成了一个最柔弱的人，我这最柔弱的人却要来调停你们的争端！你们两人开了战，就像整个的世界分裂为二，只有无数战死者的尸骸才可以填平这一道裂痕。

安东尼　你明白了谁是造成这次争端的祸首以后，就用不着再回护他；我们的过失决不会恰恰相等，总可以分别出一个是非曲直来。预备你的行装；你爱带什么人同去，就带什么人同去；路上需要多少费用，尽管问我要好了。（同下。）

第五场　同前。另一室

爱诺巴勃斯及爱洛斯自相对方向上。

爱诺巴勃斯　啊，朋友爱洛斯！

爱洛斯　有了很奇怪的消息呢，朋友。

爱诺巴勃斯　什么消息？

爱洛斯　凯撒和莱必多斯已经向庞贝开战。

爱诺巴勃斯　这是老消息；结果怎么样？

爱洛斯　凯撒利用了莱必多斯向庞贝开战以后，就翻过脸来不承认他有同等的地位，不让他分享胜利的光荣；不但如此，还凭着他以前写给庞贝的信札，作为通敌的证据，把他拘捕起来；所以这个可怜的第三者已经完了，只有死才能给他自由。

爱诺巴勃斯　那么，世界啊，你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把你所

有的食物丢给他们，他们也要磨拳擦掌，互相争夺的。安东尼在哪儿？

爱洛斯 他正在园里散步，一面走，一面恨恨地踢着脚下的草，嘴里嚷着，“傻瓜，莱必多斯！”还发誓说要把那暗杀庞贝的军官捉住了割断他的咽喉。

爱诺巴勃斯 我们伟大的舰队已经扬帆待发了。

爱洛斯 那是要开到意大利去声讨凯撒的。还有，道密歇斯，主帅叫你快去；我应该把我的消息慢慢告诉你的。

爱诺巴勃斯 那就失去新闻的价值了；可是不要管它，带我去见安东尼吧。

爱洛斯 来，朋友。（同下。）

第六场 罗马。凯撒府中一室

凯撒、阿格立巴及茂西那斯上。

凯撒 这件事，还有其他种种，都是他为了表示对于罗马的轻蔑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干的；那情形是这样的：在市场上筑起了一座白银铺地的高坛，上面设着两个黄金的宝座，克莉奥佩特拉跟他两人公然升座；我的义父的儿子，他们替他取名为凯撒里昂的，还有他们两人通奸所生的一群儿女，都列坐在他们的脚下；于是他宣布以克莉奥佩特拉为埃及帝国的女皇，全权统辖下叙利亚、塞浦路斯和吕底亚各处领土。

茂西那斯 这是当着公众的面前举行的吗？

凯撒　就在公共聚集的场所，他们表演了这一幕把戏。他当场又把王号分封他的诸子：米太、帕提亚、亚美尼亚，他都给了亚历山大；叙利亚、西利西亚、腓尼基，他给了托勒密。那天她打扮成爱昔斯女神的样子；据说她以前接见群臣的时候，常常是这样装束的。

茂西那斯　让全罗马都知道这种事情吧。

阿格立巴　罗马人久已厌恶他的骄横，一定会对他完全失去好感。

凯撒　人民已经知道了；他们还听到了他的讨罪的檄告。

阿格立巴　他讨谁的罪？

凯撒　凯撒。他说我在西西里侵吞了塞克斯特斯·庞贝厄斯的领土以后，不曾把那岛上他所应得的一份分派给他；又说他借给我一些船只，我没有归还他；最后他责备我不该擅自褫夺莱必多斯的权位，推翻了三雄鼎峙的局面；他还说我们霸占他的全部的收入。

阿格立巴　主上，这倒是应该答复他的。

凯撒　我已经答复他，叫人带信给他了。我告诉他，莱必多斯最近变得非常横暴残虐，滥用他的大权作威作福，不能不有这一次的变动。凡是我所征服得来的利益，我都可以让他平均分享；可是在他的亚美尼亚和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之中，我也向他要求同样的权利。

茂西那斯　他决不会答应那样的要求。

凯撒　我们也绝对不能对他让步。

奥克泰维娅率侍从上。

奥克泰维娅　祝福，凯撒，我的主！祝福，最亲爱的凯撒！

凯撒　难道要我称你为被遗弃的女子吗！

奥克泰维娅　你没有这样叫过我，你也没有理由这样称呼我。

凯撒　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地到来呢？你来得不像是凯撒的妹妹；安东尼的妻子应该有一大队人马做她的前驱，当她还在远远的地方的时候，一路上的马嘶声就已经在报告她到来的消息；路旁的树枝上都要满爬着人，因为不见所盼的人而焦心绝望；那络绎不断的马蹄扬起的灰尘，应该一直高达天顶。可是你却像一个市场上的女佣一般来到罗马，不曾预先通知我们，使我们来不及用盛大的仪式向你表示我们的欢迎；我们本该在海陆双方派人迎接，每到一处，都应该有人招待你的。

奥克泰维娅　我的好哥哥，我这样悄悄而来，并不是出于勉强，全然是我自己的意思。我的主安东尼听见你准备战争，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所以我才请求他准许我回来一次。

凯撒　他很快就答应你了，因为你是使他不能享受风流乐趣的障碍。

奥克泰维娅　不要这样说，哥哥。

凯撒　我随时注意着他，他的一举一动，我这儿都有风闻。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奥克泰维娅　在雅典。

凯撒　不，我的被人欺负的妹妹；克莉奥佩特拉已经招呼他到她那儿去了。他已经把他的帝国奉送给一个淫妇；他们

现在正在召集各国的君长，准备进行一场大战。利比亚的国王鲍丘斯、卡巴多西亚的阿契劳斯、巴夫拉贡尼亚的国王菲拉德尔福斯、色雷斯王哀达拉斯、阿拉伯的玛尔丘斯王、本都的国王、犹太的希律、科麦真的国王密瑟里台提斯、米太王坡里蒙和利考尼亚王阿敏达斯，还有别的许多身居王位的人，都已经在他的邀请之下集合了。

奥克泰维娅　唉，我真不幸！我的一颗心分系在你们两人身上，你们两人却彼此相残！

凯撒　欢迎你回来！我们因为得到你的来信而暂缓发动，可是现在已经明白你怎样被人愚弄，我们倘再蹉跎观望，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所以不能不迅速行动了。宽心吧，不要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局势扰乱了你的安宁而烦恼，让一切依照命运的安排达到它们最后的结局吧。欢迎你回到罗马来；我没有比你更亲爱的人了。你已经受到空前的侮辱，崇高的众神怜悯你的无辜，才叫我们和一切爱你的人奉行他们的旨意，替你报仇雪恨。愿你安心自乐，我们总是欢迎你的。

阿格立巴　欢迎，夫人！

茂西那斯　欢迎，好夫人！每一颗罗马的心都爱你、同情你；只有贪淫放纵的安东尼才会把你抛弃，让一个娼妓窃持大权，向我们无理挑衅。

奥克泰维娅　真的吗，哥哥？

凯撒　真的。妹妹，欢迎；请你安心忍耐，我的最亲爱的妹妹！（同下。）

第七场　阿克兴海岬附近安东尼营地

克莉奥佩特拉及爱诺巴勃斯上。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一定要跟你算账，你瞧着吧。

爱诺巴勃斯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莉奥佩特拉　在这次出征以前，你说我是女流之辈，战场上没有我的份儿。

爱诺巴勃斯　对啊，难道我说错了吗？

克莉奥佩特拉　为什么我不能御驾亲征，这不明明是讪谤我吗？

爱诺巴勃斯　（旁白）好，我可以回答你：要是我们把雄马雌马一起赶上战场，岂不要引得雄马撒野，雌马除了负上兵士，还要背上雄的呢。

克莉奥佩特拉　你说什么？

爱诺巴勃斯　安东尼看见了您，一定会心神不定；他在军情紧急的时候，怎么可以让您分散他的有限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人家已经在批评他的行动轻率了，在罗马他们都说这一次的军事，都是一个名叫福的纳斯的太监和您的几个侍女们作的主张。

克莉奥佩特拉　让罗马沉下海里去，让那些诽谤我们的舌头一起烂掉！我是一国的君主，必须像一个男子一般负起主持战局的责任。不要反对我的决意；我不能留在后方。

爱诺巴勃斯　好，那么我不管。皇上来了。

安东尼及凯尼狄斯上。

安东尼　凯尼狄斯，他从大兰多和勃伦提斯出发，这么快就越过爱奥尼亚海，把妥林占领下来，不是很奇怪吗？你有没有听见这个消息，亲爱的？

克莉奥佩特拉　因循观望的人，最善于惊叹他人的敏捷。

安东尼　骂得痛快，真是警惰的良箴，这样的话出之于一个堂堂男子的口中，也可以毫无愧色。凯尼狄斯，我们要在海上和他决战。

克莉奥佩特拉　海上！不在海上还在什么地方？

凯尼狄斯　请问主上，为什么我们要在海上和他决战？

安东尼　因为他挑我在海上决战。

爱诺巴勃斯　可是您也曾经要求他单人决斗。

凯尼狄斯　您还要求他在法赛利亚，凯撒和庞贝交战的故址，和您一决胜负；可是他因为这些要求对他不利，一概拒绝了；他可以拒绝您，您也可以拒绝他的。

爱诺巴勃斯　我们的船只缺少得力的人手，那些水兵本来都是赶骡种地的乡民，在仓卒之中临时拉来充数的；凯撒的舰队里却都是屡次和庞贝交锋、能征惯战的将士；而且他们的船只很轻便，不比我们的那样笨重。您在陆地上已经准备着充分的实力，拒绝和他在海上决战，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

安东尼　在海上，在海上。

爱诺巴勃斯　主上，您要是在海上决战，就是放弃了陆地上绝

对可操胜算的机会，分散了您那些善战的步兵的兵力，埋没了您那赫赫有名的陆战的才略，牺牲了最稳当的上策，去冒毫无把握的危险。

安东尼　我决定在海上作战。

克莉奥佩特拉　我有六十艘船舶，凯撒的船不比我们多。

安东尼　我们把多余的船只一起烧掉，把士卒分配到需用的船上，就从阿克兴岬口出发，迎头痛击凯撒的舰队。要是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从陆地上争回胜利。

一使者上。

安东尼　什么事？

使者　启禀主上，这消息是真的；有人已经看见他了；凯撒已经占领了妥林。

安东尼　他自己也到那边了吗？那是不可能的；他的本领果然神出鬼没。凯尼狄斯，我们在陆地上的十九个军团和一万二千匹战马，都归你节制。我自己要到船上指挥去；走吧，我的海中女神！

一兵士上。

安东尼　什么事，英勇的军人？

兵士　啊，皇上！不要在海上作战；不要相信那些朽烂的木板；难道您怀疑这一柄宝剑的威力，和我这满身的伤疤吗？让那些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去跳水吧；我们是久惯于立足地上、凭着膂力博取胜利的。

安东尼　好，好，去吧！（安东尼、克莉奥佩特拉及爱诺巴勃斯同下。）

兵士　凭着赫剌克勒斯起誓，我想我的话没有说错。

凯尼狄斯　你没有错，可是他的整个行动，已经不受他自己的驾驭了；我们的领袖是被人家牵着走的，我们都只是一些供妇女驱策的男子。

兵士　您是在陆地上负责保全人马实力的，是不是？

凯尼狄斯　玛克斯·奥克泰维斯、玛克斯·杰思退厄斯、泼勒力科拉、西里厄斯都要参加海战；留着我们保全陆地的实力。凯撒用兵这样神速，真是出人意外。

兵士　当他还在罗马的时候，他的军队的调动掩护得非常巧妙，没有一个间谍不给他瞒过了。

凯尼狄斯　你听说谁是他的副将吗？

兵士　他们说是一个名叫陶勒斯的人。

凯尼狄斯　这人我很熟悉。

一使者上。

使者　皇上叫凯尼狄斯进去。

凯尼狄斯　这样扰攘的时世，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消息产生。（同下。）

第八场　阿克兴附近一平原

凯撒、陶勒斯及将士等上。

凯撒　陶勒斯！

陶勒斯　主上？

凯撒　不要在陆地上攻击敌人；保全实力；在我们海上的战事没有完毕以前，避免一切挑衅的行为。遵照这一通密

令上所规定的计策实行，不可妄动；我们的成败在此一举。（同下。）

安东尼及爱诺巴勃斯上。

安东尼　把我们的舰队集合在山的那一边，正对着凯撒的阵地；从那地方我们可以看清敌人船只的数目，决定我们应战的方略。（同下。）

凯尼狄斯率陆军上，由舞台一旁列队穿过；凯撒副将陶勒斯率其所部由另一旁穿过。两军入内后，内起海战声。号角声；爱诺巴勃斯重上。

爱诺巴勃斯　完了，完了，全完了！我再也瞧不下去了。埃及的旗舰"安东尼号"一碰到敌人，就带领了他们的六十艘船只全体转舵逃走；我的眼睛都看得要爆炸了。

斯凯勒斯上。

斯凯勒斯　天上所有的男神女神啊！

爱诺巴勃斯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

斯凯勒斯　大半个世界都在愚昧中失去了；我们已经用轻轻的一吻，断送了无数的王国州郡。

爱诺巴勃斯　战局怎么样？

斯凯勒斯　我们的一方面好像已经盖上了瘟疫的戳记似的，注定着死亡的命运。那匹不要脸的埃及雌马，但愿她浑身害起癞病来！正在双方鏖战，不分胜负，或者还是我们这方面略占上风的时候，她像一头被牛虻钉上了身的六月的母牛一样，扯起帆就逃跑了。

爱诺巴勃斯　那我也看见，我的眼睛里看得火星直爆，再也看不下去了。

斯凯勒斯　她刚刚拨转船头，那被她迷醉得英雄气短的安东尼也就无心恋战，像一只痴心的水凫一样，拍了拍翅膀飞着追上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羞的行为，多年的经验、丈夫的气概、战士的荣誉，竟会这样扫地无余！

爱诺巴勃斯　唉！唉！

凯尼狄斯上。

凯尼狄斯　我们在海上的命运已经奄奄一息，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了。我们的主帅倘不是这样糊涂，一定不会弄到这一个地步。啊！他自己都公然逃走了，兵士们看着这一个榜样，怎么不会众心涣散！

爱诺巴勃斯　你也这样想吗？那么真的什么都完了。

凯尼狄斯　他们都向伯罗奔尼撒逃走了。

斯凯勒斯　那条路很容易走，我也要到那边去等候复命。

凯尼狄斯　我要把我的军队马匹向凯撒献降；六个国王已经先我而投降了。

爱诺巴勃斯　我还是要追随安东尼的受伤的命运，虽然这是我的理智所反对的。（各下。）

第九场　亚历山大里亚。宫中一室

安东尼及众侍从上。

安东尼　听！土地在叫我不要践踏它，它怕我这不光荣的身体会使它蒙上难堪的耻辱。朋友们，过来；我在这世上盲目夜行，已经永远迷失了我的路。我有一艘满装黄金

的大船，你们拿去分了，各自逃生，不要再跟凯撒作对了吧。

众侍从　逃走！不是我们干的事。

安东尼　我自己也在敌人之前逃走，替懦夫们立下一个转身避害的榜样。朋友们，去吧；我已经为自己决定了一个方针，今后无须借重你们了；去吧。我的金银财宝都在港里，你们尽管拿去。唉！我追随了一个我羞于看见的人；我的头发都在造反，白发埋怨黑发的粗心卤莽，黑发埋怨白发的胆小痴愚。朋友们，去吧；我可以写几封信，介绍你们投奔我的几个朋友。请你们不要怏怏不乐，也不要口出怨言，听从我在绝望之中的这一番指示；未了的事，听其自然；赶快到海边去吧；我就把那艘船和船上的财物送给你们。现在请你们暂时离开我；我已经不配命令你们，所以只好请求你们。我们等会儿再见吧。（坐下。）

查米恩及伊拉丝携克莉奥佩特拉手上，爱洛斯后随。

爱洛斯　好娘娘，上去呀，安慰安慰他。

伊拉丝　上去呀，好娘娘。

查米恩　不上去又怎么样呢？

克莉奥佩特拉　让我坐下来。天后朱诺啊！

安东尼　不，不，不，不，不。

爱洛斯　您看见吗，主上？

安东尼　啊，呸！呸！呸！

查米恩　娘娘！

伊拉丝　娘娘，啊，好娘娘！

爱洛斯　主上，主上！

安东尼　是的，阁下，是的。他在腓利比把他的剑摇来挥去，像在跳舞一般；是我杀死了那个形容瘦削、满脸皱纹的凯歇斯，结果了那发疯似的勃鲁托斯的生命；他却只会让人代劳，从来不曾亲临战阵。可是现在——算了。

克莉奥佩特拉　唉！扶我一下。

爱洛斯　主上，娘娘来了。

伊拉丝　上去，娘娘，对他说话；他惭愧得完全失了常态了。

克莉奥佩特拉　好，那么扶着我。啊！

爱洛斯　主上，起来，娘娘来了；她低下了头，您要是不给她一些安慰，她会悲哀而死的。

安东尼　我已经毁了自己的名誉，犯了一个最可耻的错误。

爱洛斯　主上，娘娘来了。

安东尼　啊！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埃及女王？瞧，我因为不愿从你的眼睛里看见我的耻辱，正在凭吊那已经化为一堆灰烬的我的雄图霸业呢。

克莉奥佩特拉　啊，我的主，我的主！原谅我因为胆怯而扬帆逃避；我没有想到你会跟了上来的。

安东尼　埃及的女王，你完全知道我的心是用绳子缚在你的舵上的，你一去就会把我拖着走；你知道你是我的灵魂的无上主宰，只要你向我一点头一招手，即使我奉有天神的使命，也会把它放弃了来听候你的差遣。

克莉奥佩特拉　啊，恕我！

安东尼　我曾经玩弄半个世界在我的手掌之上，操纵着无数

人生杀予夺的大权，现在却必须俯首乞怜，用吞吞吐吐的口气向这小子献上屈辱的降表。你知道你已经多么彻头彻尾地征服了我，我的剑是绝对服从我的爱情的指挥的。

克莉奥佩特拉　恕我，恕我！

安东尼　不要掉下一滴泪来；你的一滴泪的价值，抵得上我所得而复失的一切。给我一吻吧；这就可以给我充分的补偿了。我们已经差那位教书先生去了；他回来了没有？爱人，我的灵魂像铅一样沉重。叫他们预备酒食！命运越是给我们打击，我们越是瞧不起她。（同下。）

第十场　埃及。凯撒营地

凯撒、道拉培拉、赛琉斯及余人等上。

凯撒　叫安东尼的使者进来。你们认识他吗？

道拉培拉　凯撒，那是他的教书先生；不多几月以前，多少的国王甘心为他奔走，现在他却差了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来，这就可以见得他的途穷日暮了。

尤弗洛涅斯上。

凯撒　过来，说明你的来意。

尤弗洛涅斯　我虽然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却奉着安东尼的使命而来；不久以前，我在他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过等于一滴草叶上的露珠。

凯撒　好，你来有什么事？

尤弗洛涅斯　他说你是他的命运的主人，向你致最大的敬礼；

他请求你准许他住在埃及，要是这一件事你不能允许他，他还有退一步的请求，愿你让他在天地之间有一个容身之处，在雅典做一个平民：这是他要我对你说的话。克莉奥佩特拉也承认你的伟大的权力，愿意听从你的支配；她恳求你慷慨开恩，准许她的后裔保存托勒密王朝的宝冕。

凯撒　对于安东尼，他的任何要求我一概置之不理。女王要是愿意来见我，或是向我有什么请求，我都可以答应，只要她能够把她那名誉扫地的朋友逐出埃及境外，或者就在当地结果他的性命；要是她做得到这一件事，她的要求一定可以得到我的垂听。你这样去回复他们两人吧。

尤弗洛涅斯　愿幸运追随你！

凯撒　带他通过我们的阵线。（尤弗洛涅斯下。向赛琉斯）现在是试验你的口才的时候了；快去替我从安东尼手里把克莉奥佩特拉夺来；无论她有什么要求，你都用我的名义答应她；另外你再可以照你的意思向她提出一些优厚的条件。女人在最幸福的环境里，也往往抵抗不了外界的诱惑；一旦到了困穷无告的时候，一尘不染的贞女也会失足堕落。尽量运用你的手段，赛琉斯；事成之后，随你需索什么酬报，我都决不吝惜。

赛琉斯　凯撒，我就去。

凯撒　注意安东尼在失势中的态度，从他的举动之间窥探他的意向。

赛琉斯　是，凯撒。（各下。）

第十一场　亚历山大里亚。宫中一室

克莉奥佩特拉、爱诺巴勃斯、查米恩及伊拉丝上。

克莉奥佩特拉　我们怎么办呢，爱诺巴勃斯？

爱诺巴勃斯　想一想，然后死去。

克莉奥佩特拉　这一回究竟是安东尼错还是我错？

爱诺巴勃斯　全是安东尼的错，他不该让他的情欲支配了他的理智。两军相接的时候，本来是惊心怵目的，即使您在战争的狰狞的面貌之前逃走了，为什么他要跟上来呢？当世界的两半互争雄长的紧急关头，他是全局所系的中心人物，怎么可以让儿女之私牵掣了他的大将的责任。在全军惶惑之中追随您的逃走的旗帜，这不但是他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也是一个无法洗刷的耻辱。

克莉奥佩特拉　请你别说了。

安东尼及尤弗洛涅斯上。

安东尼　那就是他的答复吗？

尤弗洛涅斯　是，主上。

安东尼　那么女王可以得到他的恩典，只要她愿意把我交出？

尤弗洛涅斯　他正是这样说。

安东尼　让她知道他的意思。把这颗鬓发苍苍的头颅送给那凯撒小子，他就会满足你的愿望，赏给你许多采邑领土。

克莉奥佩特拉　哪一颗头颅，我的主？

安东尼　再去回复他。对他说，他现在年纪还轻，应该让世人

看看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也许他的货币、船只、军队，都只是属于一个懦夫所有；也许他的臣僚辅佐凯撒，正像辅佐一个无知的孺子一样。所以我要向他挑战，叫他不要依仗那些比我优越的条件，直截痛快地跟我来一次剑对剑的决斗。我就去写信，跟我来。（安东尼、尤弗洛涅斯同下。）

爱诺巴勃斯 （旁白）是的，战胜的凯撒会放弃他的幸福，和一个剑客比赛起匹夫之勇来！看来人们的理智也是他们命运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倒了楣，他的头脑也就跟着糊涂了。他居然梦想富有天下的凯撒肯来理会一个一无所有的安东尼！凯撒啊，你把他的理智也同时击败了。

一侍从上。

侍从 凯撒有一个使者来了。

克莉奥佩特拉 什么！一点礼貌都没有了吗？瞧，我的姑娘们；人家只会向一朵含苞未放的娇花屈膝，等到花残香消，他们就要掩鼻而过之了。让他进来，先生。（侍从下。）

爱诺巴勃斯 （旁白）我的良心开始跟我自己发生冲突了。我们的忠诚不过是愚蠢，因为只有愚人才会尽忠到底；可是谁要是死心塌地追随一个失势的主人，那么他的主人虽然被他的环境征服了，他却能够征服那种环境而不为所屈，这样的人是应该在历史上永远占据一个地位的。

赛琉斯上。

克莉奥佩特拉 凯撒有什么见教？

赛琉斯 请斥退左右。

克莉奥佩特拉 这儿都是朋友，你放心说吧。

赛琉斯 也许他们是安东尼的朋友。

爱诺巴勃斯 先生，他需要像凯撒一样多的朋友，否则他也用不着我们了。只要凯撒高兴，我们的主人十分愿意成为他的朋友；至于我们，那您知道，总是跟着他走的，他做了凯撒的朋友，我们自然也就是凯撒的人。

赛琉斯 好，那么，最有声誉的女王，凯撒请求你不要因为你目前的处境而介意，你只要想他是凯撒。

克莉奥佩特拉 说下去，尊贵的使者。

赛琉斯 他知道你投身在安东尼的怀抱里，不是因为爱他，只是因为惧怕他。

克莉奥佩特拉 啊！

赛琉斯 所以他对于你荣誉上所受的创伤是万分同情的，因为那只是被迫忍受的污辱，不是咎有应得的责罚。

克莉奥佩特拉 他是一位天神，他的判断是这样公正。我的荣誉并不是自己甘心屈服，全然是被人征服的。

爱诺巴勃斯 （旁白）我要去问问安东尼，究竟是不是这样。主上，主上，你已经是一艘千洞百孔的破船，我们必须离开你，让你沉下海里，因为你的最亲爱的人也把你丢弃了。（下。）

赛琉斯 我要不要回复凯撒，告诉他您对他有什么要求？因为他心里很希望您有求于他。要是您愿意把他的命运作为您的靠山，他一定会十分高兴的；可是他要是听见我说您已经离开了安东尼，把您自己完全置身于他的羽翼之

下，尊奉他为全世界的主人，那才会叫他心满意足哩。

克莉奥佩特拉　你叫什么名字？

赛琉斯　我的名字是赛琉斯。

克莉奥佩特拉　最善良的使者，请你这样回答伟大的凯撒：我不能亲自吻他征服一切的手，已经请他的使者代致我的敬礼了；告诉他，我随时准备把我的王冠跪献在他的足下；告诉他，从他的举世慑服的诏语之中，我已经听见埃及所得到的判决了。

赛琉斯　这是您的最正当的方策。智慧和命运互相冲突的时候，要是智慧有胆量贯彻它的主张，没有意外的机会可以摇动它的。准许我敬吻您的手。

克莉奥佩特拉　你们凯撒的义父在世的时候，每次想到了征服国土的计划，往往把他的嘴唇放在这一个卑微的所在，雨也似的吻着它。

安东尼及爱诺巴勃斯上。

安东尼　凭着雷霆之威的乔武起誓，好大的恩典！喂，家伙，你是什么东西？

赛琉斯　我是奉着全世界最有威权、最值得服从的人的命令而来的使者。

爱诺巴勃斯　（旁白）你要挨一顿鞭子了。

安东尼　过来！啊，你这混蛋！天神和魔鬼啊！我已经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吗？不久以前，我只要吆喝一声，国王们就会像一群孩子似的争先恐后问我有什么吩咐。你没有耳朵吗？我还是安东尼哩。

众侍从上。

安东尼　把这家伙抓出去抽一顿鞭子。

爱诺巴勃斯　（旁白）宁可和初生的幼狮嬉戏，不要玩弄一头濒死的老狮。

安东尼　天哪！把他用力鞭打。即使二十个向凯撒纳贡称臣的最大的国君，要是让我看见他们这样放肆地玩弄她的手——她，这个女人，她从前是克莉奥佩特拉，现在可叫什么名字？——狠狠地鞭打他，打得他像一个孩子一般捧住了脸哭着喊饶命；把他抓出去。

赛琉斯　玛克·安东尼——

安东尼　把他拖下去；抽过了鞭子以后，再把他带来见我；我要叫这凯撒手下的奴才替我传一个信给他。（侍从等拖赛琉斯下）在我没有认识你以前，你已经是一朵半谢的残花了；嘿！罗马的衾枕不曾留住我，多少名媛淑女我都不曾放在眼里，我不曾生下半个合法的儿女，难道结果反倒被一个向奴才们卖弄风情的女人欺骗了吗？

克莉奥佩特拉　我的好爷爷——

安东尼　你一向就是个水性杨花的人；可是，不幸啊！当我们沉溺在我们的罪恶中间的时候，聪明的天神就封住了我们的眼睛，把我们明白的理智丢弃在我们自己的污泥里，使我们崇拜我们的错误，看着我们一步步陷入迷途而暗笑。

克莉奥佩特拉　唉！竟会一至于此吗？

安东尼　当我遇见你的时候，你是已故的凯撒吃剩下来的残

羹冷炙；你也曾做过克尼厄斯·庞贝口中的禁脔；此外不曾流传在世俗的口碑上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更荒淫无耻的经历；我相信，你虽然能够猜想得到贞节应该是怎样一种东西，可是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克莉奥佩特拉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安东尼　让一个得了人家赏赐说一声"上帝保佑您"的家伙玩弄你那受过我的爱抚的手，那两心相印的神圣的见证！啊！我不能像一个绳子套在脖子上的囚徒一般，向行刑的人哀求早一点了结他的痛苦；我要到高山荒野之间大声咆哮，发泄我的疯狂的悲愤！

众侍从率赛琉斯重上。

安东尼　把他鞭打过了吗？

侍从甲　狠狠地鞭打过了，主上。

安东尼　他有没有哭喊饶命？

侍从甲　他求过情了。

安东尼　你的父亲要是还活在世上，让他怨恨你不是一个女儿；你应该后悔追随胜利的凯撒，因为你已经为了追随他而挨了一顿鞭打了；从此以后，愿你见了妇女的洁白的纤手，就会吓得浑身乱抖。滚回到凯撒跟前去，把你在这儿所受到的款待告诉他；记着，你必须对他说，他使我非常生气，因为他的态度太傲慢自大，看轻我现在失了势，却不想到我从前的地位。他使我生气；我的幸运的星辰已经离开了它们的轨道，把它们的火焰射进地狱的深渊里去了，一个倒运的人，是最容易被人激怒的。要是他不喜

欢我所说的话和所干的事，你可以告诉他我有一个已经赎身的奴隶歇巴契斯在他那里，他为了向我报复起见，尽管鞭笞他、吊死他、用酷刑拷打他，都随他的便；你也可以在旁边怂恿他的。去，带着你满身的鞭痕滚吧！

（赛琉斯下。）

克莉奥佩特拉　你的脾气发完了吗？

安东尼　唉！我们地上的明月已经晦暗了；它只是预兆着安东尼的没落。

克莉奥佩特拉　我必须等他安静下来。

安东尼　为了献媚凯撒的缘故，你竟会和一个服侍他穿衣束带的人眉来眼去吗？

克莉奥佩特拉　还没有知道我的心吗？

安东尼　不是心，是石头！

克莉奥佩特拉　啊！亲爱的，要是我果然这样，愿上天在我冷酷的心里酿成一阵有毒的冰雹，让第一块雹石落在我的头上，溶化了我的生命；然后让它打死凯撒里昂，再让我的孩子和我的勇敢的埃及人一个一个在这雹阵之下丧身；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充作尼罗河上蝇蚋的食料！

安东尼　我很满意你的表白。凯撒已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安下营寨，我还要和他决一个最后的雌雄。我们陆上的军队很英勇地坚持不屈；我们溃散的海军也已经重新集合起来，恢复了原来的威风。我的雄心啊，你这一向都在哪里？你听见吗，爱人？要是我再从战场上回来吻这一双嘴唇，我将要遍身浴血出现在你的面前；凭着这一柄剑，我要创

造历史上不朽的记录。希望还没有消失呢。

克莉奥佩特拉　这才是我的英勇的主！

安东尼　我要使出三倍的膂力，三倍的精神和勇气，做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因为当我命运顺利的时候，人们往往在谈笑之间邀取我的宽赦；可是现在我要咬紧牙齿，把每一个阻挡我去路的人送下地狱。来，让我们再痛痛快快乐它一晚；召集我的全体忧郁的将领，再一次把美酒注满在我们的杯里；让我们不要理会那午夜的钟声。

克莉奥佩特拉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本来预备让它在无声无臭中过去，可是既然我的主仍旧是原来的安东尼，那么我也还是原来的克莉奥佩特拉。

安东尼　我们还可以挽回颓势。

克莉奥佩特拉　叫全体将领都来，主上要见见他们。

安东尼　叫他们来，我们要跟他们谈谈；今天晚上我要把美酒灌得从他们的伤疤里流出来。来，我的女王；我们还可以再接再厉。这一次我临阵作战，我要使死神爱我，即使对他的无情的镰刀，我也要作猛烈的抗争。（除爱诺巴勃斯外皆下。）

爱诺巴勃斯　现在他要用狰狞的怒目去压倒闪电的光芒了。过分的惊惶会使一个人忘怀了恐惧，不顾死活地蛮干下去；在这一种心情之下，鸽子也会向鸷鸟猛啄。我看我们主上已经失去了理智，所以才会恢复了勇气。有勇无谋，结果一定失败。我要找个机会离开他。（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亚历山大里亚城前。凯撒营地

凯撒上，读信；阿格立巴、茂西那斯及余人等上。

凯撒　他叫我小子，把我信口谩骂，好像他有力量把我赶出埃及似的；他还鞭打我的使者；要求我跟他单人决斗，凯撒对安东尼。让这老贼知道，我如果想死，方法还多着呢。尽管他挑战，我只是置之一笑。

茂西那斯　凯撒必须想到，一个伟大的人物开始咆哮的时候，就是势穷力迫、快要堕下陷阱的预兆。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利用他的狂暴焦躁的心理；一个发怒的人，总是疏于自卫的。

凯撒　让全营将士知道，明天我们将要作一次结束一切战争的决战。在我们队伍里面，有不少最近还在安东尼部下作战的人，凭着这些归降的将士，就可以把他诱进了圈套。你去传告我的命令：今晚大宴全军；我们现在食物山积，这都是弟兄们辛苦得来的成绩。可怜的安东尼！

（同下。）

第二场　亚历山大里亚。宫中一室

安东尼、克莉奥佩特拉、爱诺巴勃斯、查米恩、伊拉丝、艾勒克萨斯及余人等上。

安东尼　他不肯跟我决斗，道密歇斯。

爱诺巴勃斯　嗯。

安东尼　他为什么不肯？

爱诺巴勃斯　他以为他的命运胜过你二十倍，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二十个人。

安东尼　明天，军人，我要在海上陆上同时作战；我倘不能胜利而生，也要用壮烈的战血洗刷我的濒死的荣誉。你愿意出力打仗吗？

爱诺巴勃斯　我愿意嚷着"牺牲一切"的口号，向敌人猛力冲杀。

安东尼　说得好；来。把我家里的仆人叫出来；今天晚上我们要饱餐一顿。

三四仆人上。

安东尼　把你的手给我，你一向是个很忠实的人；你也是；你，你，你，你们都是；你们曾经尽心侍候我，国王们曾经做过你们的同伴。

克莉奥佩特拉　这是什么意思？

爱诺巴勃斯　（向克莉奥佩特拉旁白）这是他在心里懊恼的时候想起来的一种古怪花样。

安东尼　你也是忠实的。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化身为像你们这么多的人，你们大家都合成了一个安东尼，这样我就可以为你们尽力服务，正像你们现在为我尽力一样。

众仆　那我们怎么敢当！

安东尼　好，我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你们还是来侍候我，不要少给我酒，仍旧像从前那样看待我，就像我的帝国也还跟你们一样服从我的命令那时候一般。

克莉奥佩特拉　（向爱诺巴勃斯旁白）他是什么意思？

爱诺巴勃斯　（向克莉奥佩特拉旁白）他要逗他的仆人们流泪。

安东尼　今夜你们来侍候我；也许这是你们最后一次为我服役了；也许你们从此不再看见我了；也许你们所看见的，只是我的血肉模糊的影子；也许明天你们便要服侍一个新的主人。我瞧着你们，就像自己将要和你们永别了一般。我的忠实的朋友们，我不是要抛弃你们，你们尽心竭力地跟随了我一辈子，我到死也不会把你们丢弃的。今晚你们再侍候我两小时，我不再有别的要求了；愿神明保佑你们！

爱诺巴勃斯　主上，您何必向他们说这种伤心的话呢？瞧，他们都哭啦；我这蠢才的眼睛里也有些热辣辣的。算了吧，不要叫我们全都变成娘儿们吧。

安东尼　哈哈哈！该死，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这些眼泪，表明你们都是有良心的。我的好朋友们，你们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本意是要安慰你们，叫你们用火把照亮这一个晚上。告诉你们吧，我的好朋友们，我对于明天抱着很

大的希望；我要领导你们胜利而生，不是光荣而死。让我们去饱餐一顿，来，把一切忧虑都浸没了。（同下。）

第三场　同前。宫门前

二兵士上，各赴岗位。

兵士甲　兄弟晚安；明天是决战的日子了。

兵士乙　胜败都在明天分晓；再见。你在街道上没有听见什么怪事吗？

兵士甲　没有。你知道什么消息？

兵士乙　多半是个谣言。晚安！

兵士甲　好，晚安！

另二兵士上。

兵士乙　弟兄们，留心警戒哪！

兵士丙　你也留心点儿。晚安，晚安！（兵士甲、兵士乙各就岗位。）

兵士丁　咱们是在这儿。（兵士丙、兵士丁各就岗位）要是明天咱们的海军能够得胜，我绝对相信咱们地上的弟兄们也一定会挺得住的。

兵士丙　咱们军队是一支充满了决心的勇敢的军队。（台下吹高音笛声。）

兵士丁　别说话！什么声音？

兵士甲　听，听！

兵士乙　听！

兵士甲　空中的乐声。

兵士丙　好像在地下。

兵士丁　这是好兆，是不是？

兵士丙　不。

兵士甲　静些！这是什么意思？

兵士乙　这是安东尼所崇拜的赫剌克勒斯，现在离开他了。

兵士甲　走；让我们问问别的守兵听没听见这种声音。（四兵士行至另一岗位前。）

兵士乙　喂，弟兄们！

众兵士　喂！喂！你们听见这个声音吗？

兵士甲　听见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兵士丙　你们听见吗，弟兄们？你们听见吗？

兵士甲　跟着这声音走，一直走到我们的界线上为止；让我们听听它怎样消失下去。

众兵士　（共语）好的。——真是奇怪得很。（同下。）

第四场　同前。宫中一室

安东尼及克莉奥佩特拉上；查米恩及余人等随侍。

安东尼　爱洛斯！我的战铠，爱洛斯！

克莉奥佩特拉　睡一会儿吧。

安东尼　不，我的宝贝。爱洛斯，来；我的战铠，爱洛斯！

爱洛斯持铠上。

安东尼　来，好家伙，替我穿上这一身战铠；要是命运今天不

照顾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向她挑战的缘故。来。

克莉奥佩特拉　让我也来帮帮你。这东西有什么用处？

安东尼　啊！别管它，别管它；你是为我的心坎披上铠甲的人。错了，错了；这一个，这一个。

克莉奥佩特拉　真的，嗳哟！我偏要帮你；它应该是这样的。

安东尼　好，好；现在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你看见吗，我的好家伙？你也去武装起来吧。

爱洛斯　快些，主上。

克莉奥佩特拉　这一个扣子不是扣得很好吗？

安东尼　好得很，好得很。在我没有解甲安息以前，谁要是解开这一个扣子的，一定会听见惊人的雷雨。你怎么这样笨手笨脚的，爱洛斯；我的女王倒是一个比你能干的侍从哩。快些。啊，亲爱的！要是你今天能够看见我在战场上驰骋，要是你也懂得这一种英雄的事业，你就会知道谁是能手。

一兵士武装上。

安东尼　早安；欢迎！你瞧上去像是一个善战的健儿；我们对于心爱的工作，总是一早起身，踊跃前趋的。

兵士　主帅，时候虽然还早，弟兄们都已经装束完备，在城门口等候着您了。（喧呼声；喇叭大鸣。）

众将佐兵士上。

将佐　今天天色很好。早安，主帅！

众兵士　早安，主帅！

安东尼　孩儿们，你们的喇叭吹得很好。今天的清晨像一个立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少年，很早就踏上了它的征途。好，好；来，把那个给我。这一边；很好。再会，亲爱的，我此去存亡未卜，这是一个军人的吻。（吻克莉奥佩特拉）我不能浪费我的时间在无谓的温存里；我现在必须像一个钢铁铸成的男儿一般向你告别。凡是愿意作战的，都跟着我来。再会！（安东尼、爱洛斯及将士等同下。）

查米恩　请娘娘进去安息安息吧。

克莉奥佩特拉　你领着我。他勇敢地去了。要是他跟凯撒能够在一场单人的决斗里决定这一场大战的胜负，那可多好！那时候，安东尼——可是现在——好，去吧。（同下。）

第五场　亚历山大里亚。安东尼营地

喇叭声。安东尼及爱洛斯上；一兵士自对面上。

兵士　愿天神保佑安东尼今天大获全胜！

安东尼　我只恨当初你那满身的创瘢不曾使我听从你的话，在陆地上作战！

兵士　你早听了我的话，那许多倒戈的国王一定还追随在你的后面，今天早上也没有人会逃走了。

安东尼　谁今天逃走了？

兵士　谁！你的一个多年亲信的人。你要是喊爱诺巴勃斯的名字，他不会听见你；或许他会从凯撒的营里回答你，“我已经不是你的人了。”

安东尼　你说什么？

兵士　主帅，他已经跟随凯撒去了。

爱洛斯　他的箱笼财物都没带走。

安东尼　他去了吗？

兵士　确确实实地去了。

安东尼　去，爱洛斯，把他的钱财送还给他，不可有误；听着，什么都不要留下。写一封信给他，表示惜别欢送的意思，写好了让我在上面签一个名字；对他说，我希望他今后再也不会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使他感到更换一个主人的必要。唉！想不到我的衰落的命运，竟会使本来忠实的人也变起心来。快去。爱诺巴勃斯！（同下。）

第六场　亚历山大里亚城前。凯撒营地

喇叭奏花腔。凯撒率阿格立巴、爱诺巴勃斯及余人等同上。

凯撒　阿格立巴，你先带领一支人马出去，开始和敌人交锋。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安东尼生擒活捉；你去传令全军知道。

阿格立巴　凯撒，遵命。（下。）

凯撒　全面和平的时候已经不远了；但愿今天一战成功，让这鼎足而三的世界不再受干戈的骚扰！

一使者上。

使者　安东尼已经在战场上了。

凯撒　去吩咐阿格立巴，叫那些投降过来的将士充当前锋，让

安东尼向他自家的人发泄他的愤怒。(凯撒及侍从下。)

爱诺巴勃斯　艾勒克萨斯叛变了，他奉了安东尼的使命到犹太去，却劝诱希律王归附凯撒，舍弃他的主人安东尼；为了他这一个功劳，凯撒已经把他吊死。凯尼狄斯和其余叛离的将士虽然都蒙这里收留，可是谁也没有得到重用。我已经干了一件使我自己捶心痛恨的坏事，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快乐的日子了。

一凯撒军中兵士上。

兵士　爱诺巴勃斯，安东尼已经把你所有的财物一起送来了，还有他给你的许多赏赐。那差来的人是从我守卫的地方入界的，现在正在你的帐里搬下那些送来的物件。

爱诺巴勃斯　那些东西都送给你吧。

兵士　不要取笑，爱诺巴勃斯。我说的是真话。你最好自己把那来人护送出营；我有职务在身。否则就送他走一程也没甚关系。你们的皇上到底还是一尊天神哩。(下。)

爱诺巴勃斯　我是这世上唯一的小人，最是卑鄙无耻。啊，安东尼！你慷慨的源泉，我这样反复变节，你尚且赐给我这许多黄金，要是我对你尽忠不贰，你将要给我怎样的赏赉呢！悔恨像一柄利剑刺进了我的心。如果悔恨之感不能马上刺破我这颗心，还有更加迅速的方法呢；不过我想光是悔恨也就足够了。我帮着敌人打你！不，我要去找一处最污浊的泥沟，了结我这卑劣的残生。(下。)

第七场　两军营地间的战场

号角声；鼓角齐奏声。阿格立巴及余人等上。

阿格立巴　退下去，我们已经过分深入敌军阵地了。凯撒自己正在指挥作战；我们所受的压力超过我们的预料。（同下。）

号角声；安东尼及斯凯勒斯负伤上。

斯凯勒斯　啊，我的英勇的皇上！这才是打仗！我们大家要是早一点这样出力，他们早就满头挂彩，给我们赶回老家去了。

安东尼　你的血流得很厉害呢。

斯凯勒斯　我这儿有一个伤口，本来像个丁字形，现在却已裂开来啦。

安东尼　他们败退下去了。

斯凯勒斯　我们要把他们追赶得入地无门；我身上还可以受六处伤哩。

爱洛斯上。

爱洛斯　主上，他们已经打败了；我们已经占了优势，这次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斯凯勒斯　让我们从背后痛击他们，就像捉兔子一般把他们一网罩住；打逃兵是一件最有趣不过的玩意儿。

安东尼　我要重赏你的鼓舞精神的谈笑，我还要把十倍的重赏酬劳你的勇敢。来。

斯凯勒斯　让我一跛一跛地跟着您走。（同下。）

第八场　亚历山大里亚城下

号角声。安东尼、斯凯勒斯率军队行进上。

安东尼　我们已经把他打回了自己的营地；先派一个人去向女王报告我们今天的战绩。明天在太阳没有看见我们以前，我们要叫那些今天逃脱性命的敌人一个个喋血沙场。谢谢各位，你们都是英勇的壮士，你们挺身作战，并不以为那是你们强制履行的义务，每一个人都把这次战争当作了自己切身的事情；你们谁都显出了赫克托一般的威武。进城去，拥抱你们的妻子朋友，告诉他们你们的战功，让他们用喜悦的眼泪洗净你们伤口的瘀血，吻愈了那光荣的创痕。（向斯凯勒斯）把你的手给我。

克莉奥佩特拉率扈从上。

安东尼　我要向这位伟大的女神夸扬你的勋劳，使她的感谢祝福你。你世上的光辉啊！你勾住我的裹着铁甲的颈项，连同你这一身盛装，穿过我的坚利的战铠，跳进我的心头，让我的喘息载着你凯旋回去吧！

克莉奥佩特拉　万君之君，你无限完美的英雄啊！你带着微笑从天罗地网之中脱身归来了吗？

安东尼　我的夜莺，我们已经把他们打退了。嘿，姑娘！虽然霜雪已经洒上我的少年的褐发，可是我还有一颗勃勃的雄心，它能够帮助我建立青春的志业。瞧这个人；让他的嘴唇沾到你手上的恩泽；吻着它，我的战士；他今天在战

场上奋勇杀敌，就像一个痛恨人类的天神一样，没有人逃得过他的剑锋的诛戮。

克莉奥佩特拉　朋友，我要送给你一副纯金的战铠，它本来是归一个国王所有的。

安东尼　即使它像日轮一样灿烂夺目，他也可以受之无愧。把你的手给我。通过亚历山大里亚全城，我们的大军要列队前进，兴高采烈地显示我们的威容；我们要把剑痕累累的盾牌像我们的战士一样高高举起。要是我们广大的王宫能够容纳我们全军的将士，我们一定要全体欢宴一宵，为了预祝明天的大捷而痛饮。喇叭手，尽力吹响起来，让你们的喧声震聋了全城的耳朵；和着聒噪的鼓声，使天地之间充满了一片欢迎我们的呐喊。（同下。）

第九场　凯撒营地

哨兵各守岗位。

兵士甲　在这一小时以内，要是没有人来替我们，我们必须回到警备营去。今晚星月皎洁，他们说我们在清晨两点钟就要出发作战。

兵士乙　昨天的战事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打击。

爱诺巴勃斯上。

爱诺巴勃斯　夜啊！请你做我的见证——

兵士丙　这是什么人？

兵士乙　躲一躲，听他说。

爱诺巴勃斯　请你做我的见证，神圣的月亮啊，变节的叛徒在历史上将要永远留下被人唾骂的污名，爱诺巴勃斯在你的面前忏悔他的错误了！

兵士甲　爱诺巴勃斯！

兵士丙　别说话！听下去。

爱诺巴勃斯　无上尊严的忧郁的女神啊，把黑夜的毒雾降在我的身上，让生命，我的意志的叛徒，脱离我的躯壳吧；把我这一颗为悲哀所煎枯的心投掷在我这冷酷坚硬的罪恶上，让它碎成粉末，结束了一切卑劣的思想吧。安东尼啊！你的高贵的精神，是我的下贱的行为所不能仰望的，原谅我对你个人所加的伤害，可是让世人记着我是一个叛徒的魁首。啊，安东尼！啊，安东尼！（死。）

兵士乙　让我们对他说话去。

兵士甲　我们还是听他说，也许他所说的话跟凯撒有关系。

兵士丙　让我们听着吧。可是他睡着了。

兵士甲　恐怕是晕过去了；照他的祷告听起来，不像是会一下子睡着了的。

兵士乙　我们走过去看看他。

兵士丙　醒来，将军，醒来！对我们说话呀。

兵士乙　你听见吗，将军？

兵士甲　死神的手已经抓住了他。（远处鼓声）听！庄严的鼓声在催唤睡着的人醒来。让我们把他抬到警备营去；他不是一个无名之辈。该换岗的时候了。

兵士丙　那么来；也许他还会苏醒转来。（众兵士舁爱诺巴勃斯

尸下。)

第十场　两军营地之间

安东尼及斯凯勒斯率军队行进上。

安东尼　他们今天准备在海上作战；在陆地上他们已经认识了我们的厉害。

斯凯勒斯　主上，我们要在海陆两方面同样向他们显显颜色。

安东尼　我希望他们会在火里风里跟我们交战，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的。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带领步兵，把守着城郊附近的山头；海战的命令已经发出，他们的战舰已经出港，我们凭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他们的动静。(同下。)

凯撒率军队行进上。

凯撒　可是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以后，我们仍旧要在陆地上继续作战，因为他的主力已经都去补充舰队了。到山谷里去，占个有利的地势！(同下。)

安东尼及斯凯勒斯重上。

安东尼　他们还没有集合起来。在那株松树矗立的地方，我可以望见一切；让我去看一看形势，立刻就来告诉你。(下。)

斯凯勒斯　燕子在克莉奥佩特拉的船上筑巢；那些算命的人都说不知道这是什么预兆；他们板起了冷冰冰的面孔，不敢说出他们的意见。安东尼很勇敢，可是有些郁郁不乐；

他的多磨的命运使他有时充满了希望，有时充满了忧虑。

（远处号角声，如在进行海战。）

安东尼重上。

安东尼　什么都完了！这无耻的埃及人葬送了我；我的舰队已经投降了敌人，他们正在那边高掷他们的帽子，欢天喜地地在一起喝酒，正像分散的朋友久别重逢一般。三翻四覆的淫妇！是你把我出卖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我的心现在只跟你一个人作战。吩咐他们大家散伙了吧；我只要向这迷人的妖妇报复了我的仇恨以后，我这一生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叫他们大家散伙了吧；去。（斯凯勒斯下）太阳啊！我再也看不见你的升起了；命运和安东尼在这儿分了手；就在这儿让我们握手分别。一切到了这样的结局了吗？那些像狗一样追随我，从我手里得到他们愿望的满足的人，现在都掉转头来，把他们的甘言巧笑向势力强盛的凯撒献媚去了；剩着这一株凌霄独立的孤松，悲怅它的鳞摧甲落。我被出卖了。啊，这负心的埃及女人！这外表如此庄严的妖巫，她的眼睛能够指挥我的军队的进退，她的酥胸是我的荣冠、我的唯一的归宿，谁料她却像一个奸诈的吉卜赛人似的，凭着她的擒纵的手段，把我诱进了山穷水尽的垓心。喂，爱洛斯！爱洛斯！

克莉奥佩特拉上。

安东尼　啊！你这妖妇！走开！

克莉奥佩特拉　我的主怎么对他的爱人生气啦？

安东尼　不要让我看见你，否则我要给你咎有应得的惩罚，使

凯撒的胜利大为减色了。让他捉了你去，在欢呼的民众之前把你高高举起；追随在他的战车的后面，给人们看看你是你们全体女性中最大的污点；让他们把你当作一头怪物，谁出了最低微的代价，就可以尽情饱览；让耐心的奥克泰维娅用她那准备已久的指爪抓破你的脸。(克莉奥佩特拉下)要是活着是一件好事，那么你固然是去了的好；可是你还不如死在我的盛怒之下，因为一死也许可以避免无数比死更难堪的痛苦。喂，爱洛斯！我祖上被害的毒衣已经披上了我的身子：阿尔锡第斯①，我的先祖，教给我你的愤怒；让我把那送毒衣来的人抛向天空，悬挂在月亮的尖角上。让我用这一双曾经握过最沉重的武器的手，征服我最英雄的自己。这妖妇必须死；她把我出卖给那罗马小子，我中了他们的毒计；她必须因此而受死。喂，爱洛斯！(下。)

第十一场　亚历山大里亚。宫中一室

克莉奥佩特拉、查米恩、伊拉丝及玛狄恩上。

克莉奥佩特拉　扶着我，我的姑娘们！啊！他比得不到铠甲的忒拉蒙②还要暴躁；从来不曾有一头被猎人穷追的野猪像他那样满口飞溅着白沫。

查米恩　到陵墓里去！把您自己锁在里面，叫人告诉他您已

① 即赫剌克勒斯。

② 即埃阿斯。

经死了。一个大人物失去了地位，是比灵魂脱离躯壳更痛苦的。

克莉奥佩特拉　到陵墓里去！玛狄恩，你去告诉他我已经自杀了；你说我最后一句话是“安东尼”；请你用非常凄恻的声音，念出这一个名字。去，玛狄恩，回来告诉我他听见了我的死讯有什么表示。到陵墓里去！（各下。）

第十二场　同前。另一室

安东尼及爱洛斯上。

安东尼　爱洛斯，你还看见我吗？

爱洛斯　看见的，主上。

安东尼　有时我们看见天上的云像一条蛟龙；有时雾气会化成一只熊、一头狮子的形状，有时像一座高耸的城堡、一座突兀的危崖、一堆雄峙的山峰，或是一道树木葱茏的青色海岬，俯瞰尘寰，用种种虚无的景色戏弄我们的眼睛。你曾经看见过这种现象，它们都是一些日暮的幻影。

爱洛斯　是，主上。

安东尼　现在瞧上去还像一匹马的，一转瞬间，浮云飞散了，它就像一滴水落在池里一样，分辨不出它的形状。

爱洛斯　正是这样，主上。

安东尼　爱洛斯，我的好小子，你的主帅也不过是这样一块浮云；现在我还是一个好好的安东尼，可是我却保不住自己的形体，我的小子。我为了埃及兴起一次次的战争；当我

的心还属于我自己的时候，它曾经气吞百万之众；可是我让女王占有了它，我以为她的心也已经被我占有，现在我才知道她的心不是属于我的；她，爱洛斯，竟和凯撒暗中勾结，用诡计毁坏我的荣誉，使敌人得到了胜利。不，不要哭，善良的爱洛斯；我们还留着我们自己，可以替自己找个结局呢。

玛狄恩上。

安东尼　啊，你那万恶的女主人！她已把我的权柄偷去了。

玛狄恩　不，安东尼，我那娘娘是爱你的；她的命运和你的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

安东尼　滚开，放肆的阉人；闭住你的嘴！她欺骗了我，我不能饶她活命。

玛狄恩　人只能死一次，一死也就一了百了。你所要干的事，她早已替你干好；她最后所说的一句话是“安东尼！最尊贵的安东尼！”在一声惨痛的呻吟之中，她喊出了安东尼的名字，一半在她的嘴唇上，一半还留在她的心里。她的呼吸停止了，你的名字也就埋葬在她的胸中。

安东尼　那么她死了吗？

玛狄恩　死了。

安东尼　把战铠脱下吧，爱洛斯；永昼的工作已经完毕，我们现在该去睡了。（向玛狄恩）你送来这样的消息，还让你留着活命回去，已是给你最大的酬劳了；去。（玛狄恩下）脱下来；埃阿斯的七层的盾牌，也挡不住我心头所受的打击。啊，碎裂了吧，我的胸膛！心啊，使出你所有的力量

来，把你这脆弱的胸膛爆破了吧！赶快，爱洛斯，赶快。我不再是一个军人了；残破的甲片啊，去吧；你们从前也是立过功劳的。暂时离开我一会儿。（爱洛斯下）我要追上你，克莉奥佩特拉，流着泪请求你宽恕。我非这样做不可，因为再活下去只有痛苦。火炬既然已经熄灭，还是静静地躺下来，不要深入迷途了。一切的辛勤徒然毁坏了自己所成就的事业；纵然有盖世的威力，免不了英雄末路的悲哀；从此一切撒手，也可以省下多少麻烦。爱洛斯！——我来了，我的女王！——爱洛斯！——等一等我。在灵魂们偃息在花朵上的乐园之内，我们将要携手相亲，用我们活泼泼的神情引起幽灵们的注目；狄多和她的埃涅阿斯将要失去追随的一群，到处都是我们遨游的地方。来，爱洛斯！爱洛斯！

爱洛斯重上。

爱洛斯　主上有什么吩咐？

安东尼　克莉奥佩特拉死了，我却还在这样重大的耻辱之中偷生人世，天神都在憎恶我的卑劣了。我曾经用我的剑宰割世界，驾着无敌的战舰建立海上的城市；可是她已经用一死告诉我们的凯撒，“我是我自己的征服者”了，我难道连一个女人的志气也没有吗？爱洛斯，你我曾经有约在先，到了形势危急的关头，当我看见我自己将要在敌人手里遭受无可避免的凌辱的时候，我一发出命令，你就必须立刻把我杀死；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履行你的义务吧。其实你并不是杀死我，而是击败了凯撒。不要吓得

这样脸色发白。

爱洛斯　天神阻止我！帕提亚人充满敌意的矢镝不曾射中您的身体，难道我却必须下这样的毒手吗？

安东尼　爱洛斯，你愿意坐在罗马的窗前，看着你的主人交叉着两臂，俯下了他的伏罪的颈项，带着满面的羞惭走过，他的前面的车子上坐着幸运的凯撒，把卑辱的烙印加在他的俘虏的身上吗？

爱洛斯　我不愿看见这种事情。

安东尼　那么来，我必须忍受些微的痛苦，解脱终身的耻辱。把你那柄曾经为国家立过功劳的剑拔出来吧。

爱洛斯　啊，主上！原谅我！

安东尼　我当初使你获得自由的时候，你不是曾经向我发誓，我叫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吗？赶快动手，否则你过去的勤劳，都是毫无目的的了。拔出剑来，来。

爱洛斯　那么请您转过脸去，让我看不见那为全世界所崇拜瞻仰的容颜。

安东尼　你瞧！（转身背爱洛斯。）

爱洛斯　我的剑已经拔出了。

安东尼　那么让它赶快执行它的工作吧。

爱洛斯　我的亲爱的主人，我的元帅，我的皇上，在我没有刺这残酷的一剑以前，允许我向您道别。

安东尼　很好，朋友；再会吧。

爱洛斯　再会吧，伟大的主帅！我现在就动手吗？

安东尼　现在，爱洛斯。

爱洛斯　那么好，我这样免去了安东尼的死所给我的悲哀了。（自杀。）

安东尼　比我三倍勇敢的义士！壮烈的爱洛斯啊，你把我所应该做而你所不能做的事教会我了。我的女王和爱洛斯已经用他们英勇的示范占了我的先着；可是我要像一个新郎似的奔赴死亡，正像登上恋人的卧床一样。来；爱洛斯，你的主人临死时候却是你的学生，你教给我怎样死法。（伏剑倒地）怎么！没有死？没有死？喂，卫士！啊！帮我快一点死去！

德西塔斯及众卫士上。

卫士甲　什么声音？

安东尼　朋友们，我把事情干坏了；啊！请你们替我完成我的工作吧。

卫士乙　大星殒落了！

卫士甲　时间已经终止它的运行了！

众卫士　唉，伤心！

安东尼　哪一个爱我的，把我杀死了吧。

卫士甲　我不能下这样的手。

卫士乙　我也不能。

卫士丙　谁也下不了这样的手。（众卫士下。）

德西塔斯　你手下的人看见你国破身亡，全都走散了。我只要把这柄剑拿去献给凯撒，再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他，就可以成为我的进身之阶。

狄俄墨得斯上。

狄俄墨得斯　安东尼在什么地方？

德西塔斯　那边，狄俄墨得斯，那边。

狄俄墨得斯　他活着吗？你怎么不回答我，朋友？（德西塔斯下。）

安东尼　是你吗，狄俄墨得斯？拔出你的剑来，把我刺死了吧。

狄俄墨得斯　最尊严的主上，我们娘娘克莉奥佩特拉叫我来看你。

安东尼　她什么时候叫你来的？

狄俄墨得斯　现在，我的主。

安东尼　她在什么地方？

狄俄墨得斯　关闭在陵墓里。她早就害怕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她因为看见您疑心她和凯撒有勾结——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一回事的——没有法子平息您的恼怒，所以才叫人来告诉您她死了；可是她又怕这一个消息会引起不幸的结果，所以又叫我来向您说明事实的真相；我怕我来得太迟了。

安东尼　太迟了，好狄俄墨得斯。请你叫我的卫士来。

狄俄墨得斯　喂，喂！皇上的卫士呢？喂，卫士们！来，你们的主帅叫你们哪！

安东尼的卫士四五人上。

安东尼　好朋友们，把我抬到克莉奥佩特拉的所在去；这是我最后命令你们做的事了。

卫士甲　唉，唉！主上，您手下还有几个人是始终跟随着您的。

众卫士　最不幸的日子！

安东尼　不，我的好朋友们，不要用你们的悲哀使冷酷的命运在暗中窃笑；我们应该用处之泰然的态度，报复命运加于我们的凌辱。把我抬起来；一向总是我带领着你们，现在我却要劳你们抬着我走了，谢谢你们。（众舁安东尼同下。）

第十三场　同前。陵墓

克莉奥佩特拉率查米恩、伊拉丝及侍女等于高处上。

克莉奥佩特拉　啊，查米恩！我一辈子不再离开这里了。

查米恩　不要伤心，好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不，我怎么不伤心？一切奇怪可怕的事情都是受欢迎的，我就是不要安慰；我们的不幸有多么大，我们的悲哀也该有多么大。

狄俄墨得斯于下方上。

克莉奥佩特拉　怎么！他死了吗？

狄俄墨得斯　死神的手已经降在他身上，可是他还没有死。从陵墓的那一边望出去，您就可以看见他的卫士正在把他抬到这儿来啦。

卫士等舁安东尼于下方上。

克莉奥佩特拉　太阳啊，把你广大的天宇烧毁吧！人间的巨星已经消失它的光芒了。啊，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帮帮我，查米恩，帮帮我，伊拉丝，帮帮我；下面的各位朋友！大家帮帮忙，把他抬到这儿来。

安东尼　静些！不是凯撒的勇敢推倒了安东尼，是安东尼战

胜了他自己。

克莉奥佩特拉　是的，只有安东尼能够征服安东尼；可是苦啊！

安东尼　我要死了，女王，我要死了；我只请求死神宽假片刻的时间，让我把最后的一吻放在你的唇上。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不敢，亲爱的——我的亲爱的主，恕我——我不敢，我怕他们把我捉去。我决不让全胜而归的凯撒把我作为向人夸耀的战利品；要是刀剑有锋刃，药物有灵，毒蛇有刺，我决不会落在他们的手里；你那眼光温柔、神气冷静的妻子奥克泰维娅永远没有机会在我的面前表现她的端庄贤淑。可是来，来，安东尼——帮助我，我的姑娘们——我们必须把你抬上来。帮帮忙，好朋友们。

安东尼　啊！快些，否则我要去了。

克莉奥佩特拉　嗳哟！我的主是多么的重！我们的力量都已变成重量了，所以才如此沉重。要是我有天后朱诺的神力，我一定要叫羽翼坚劲的麦鸠利负着你上来，把你放在乔武的身旁。可是只有呆子才存着这种无聊的愿望。上来点儿了。啊！来，来，来；（众举安东尼上至克莉奥佩特拉前）欢迎，欢迎！死在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要是我的嘴唇能够给你生命，我愿意把它吻到枯焦。

众人　伤心的景象！

安东尼　我要死了，女王，我要死了；给我喝一点酒，让我再说几句话。

克莉奥佩特拉　不，让我说；让我高声咒骂那司命运的婆子，

恼得她摔破她的轮子。

安东尼　一句话，亲爱的女王。你可以要求凯撒保护你生命的安全，可是不要让他玷污了你的荣誉。啊！

克莉奥佩特拉　生命和荣誉是不能两全的。

安东尼　亲爱的，听我说；凯撒左右的人，除了普洛丘里厄斯以外，你谁也不要相信。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不相信凯撒左右的人；我只相信自己的决心和自己的手。

安东尼　我的恶运已经到达它的终点，不要哀哭也不要悲伤；当你思念我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往日的光荣；你应该安慰你自己，因为我曾经是全世界最伟大、最高贵的君王，因为我现在堂堂而死，并没有懦怯地向我的同国之人抛下我的战盔；我是一个罗马人，英勇地死在一个罗马人的手里。现在我的灵魂要离我而去；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克莉奥佩特拉　最高贵的人，你死了吗？你把我抛弃不顾了吗？这寂寞的世上没有了你，就像个猪圈一样，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啊！瞧，我的姑娘们，（安东尼死）大地消失它的冠冕了！我的主！啊！战士的花圈枯萎了，军人的大纛摧倒了；剩下在这世上的，现在只有一群无知的儿女；杰出的英雄已经不在人间，月光照射之下，再也没有值得注目的人物了。（晕倒。）

查米恩　啊，安静些，娘娘！

伊拉丝　她也死了，我们的女王！

查米恩　娘娘！

伊拉丝　娘娘！

查米恩　啊，娘娘，娘娘，娘娘！

伊拉丝　陛下！陛下！

查米恩　静，静，伊拉丝！

克莉奥佩特拉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平凡的感情支配着我，正像支配着一个挤牛奶、做贱工的婢女一样。我应该向不仁的神明怒掷我的御杖，告诉他们当他们没有偷去我们的珍宝的时候，我们这世界是可以和他们的天国互相媲美的。如今一切都只是空虚无聊；忍着像傻瓜，不忍着又像疯狗。那么在死神还不敢侵犯我们以前，就奔进了幽秘的死窟，是不是罪恶呢？怎么啦，我的姑娘们？唉，唉！高兴点儿吧！嗳哟，怎么啦，查米恩！我的好孩子们！啊，姑娘们，姑娘们，瞧！我们的灯熄了，它暗下去了，各位好朋友，提起勇气来；——我们要埋葬他，一切依照最庄严、最高贵的罗马的仪式，让死神乐于带我们同去。来，走吧；容纳着那样一颗伟大的灵魂的躯壳现在已经冰冷了；啊，姑娘们，姑娘们！我们没有朋友，只有视死如归的决心。（同下；安东尼尸身由上方舁下。）

第五幕

第一场　亚历山大里亚。凯撒营地

凯撒、阿格立巴、道拉培拉、茂西那斯、盖勒斯、普洛丘里厄斯及余人等上。

凯撒　道拉培拉，你去对他说，叫他赶快投降；他已经屡战屡败，不必再出丑了。

道拉培拉　凯撒，遵命。（下。）

德西塔斯持安东尼佩剑上。

凯撒　为什么拿了这柄剑来？你是什么人，这样大胆，竟敢闯到我们的面前？

德西塔斯　我的名字叫做德西塔斯；我是安东尼手下的人，当他叱咤风云的时候，他是我的最好的主人，我愿意为了刈除他的敌人而捐弃我的生命。要是现在你肯收容我，我也会像尽忠于他一样尽忠于你；不然的话，就请你把我杀死。

凯撒　你说什么？

德西塔斯　我说，凯撒啊，安东尼死了。

凯撒　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应该用雷鸣一样的巨声爆发出来；地球受到这样的震动，山林中的猛狮都要奔到市街上，城市里的居民反而藏匿在野兽的巢穴里。安东尼的死不是一个人的没落，半个世界也跟着他的名字同归于尽了。

德西塔斯　他死了，凯撒；执法的官吏没有把他宣判死刑，受人雇佣的刺客也没有把他加害，是他那曾经创造了许多丰功伟绩、留下不朽的光荣的手，凭着他的心所借给它的勇气，亲自用剑贯穿了他的心胸。这就是我从他的伤口拔下来的剑，瞧它上面沾着他的最高贵的血液。

凯撒　你们都现出悲哀的脸色吗，朋友们？天神在责备我，可是这样的消息是可以使君王们眼睛里洋溢着热泪的。

阿格立巴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的天性使我们不能不悔恨我们抱着最坚强的决意所进行的行动。

茂西那斯　他的毁誉在他身上是难分高下的。

阿格立巴　从未有过这样罕见的人才操纵过人类的命运；可是神啊，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些缺点，才使我们成为人类。凯撒受到感动了。

茂西那斯　当这样一面广大的镜子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能不看见他自己。

凯撒　安东尼啊！我已经追逼得你到了这样一个结局；我们的血脉里都注射着致命的毒液，今天倘不是我看见你的没落，就得让你看见我的死亡；在这整个世界之上，我们是无法并立的。可是让我用真诚的血泪哀恸你——你，

我的同伴、我的一切事业的竞争者、我的帝国的分治者、战阵上的朋友和同志、我的身体的股肱、激发我的思想的心灵，我要向你发出由衷的哀悼，因为我们那不可调和的命运，引导我们到了这样分裂的路上。听我说，好朋友们——

一埃及人上。

凯撒　我再慢慢告诉你们吧。这家伙脸上的神气，好像要来报告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我们要听听他有什么话说。你是哪儿来的？

埃及人　我是一个卑微的埃及人。我家女王幽居在她的陵墓里，这是现在唯一属于她所有的地方，她想要知道你预备把她怎样处置，好让她自己有个准备。

凯撒　请她宽心吧；我们不久就要派人去问候她，她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决定了给她怎样尊崇而优厚的待遇；因为凯撒决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埃及人　愿神明保佑你！（下。）

凯撒　过来，普洛丘里厄斯。你去对她说，我们一点没有羞辱她的意思；好好安慰安慰她，免得她自寻短见，反倒使我们落一场空；因为我们要是能够把她活活地带回罗马去，那才是我们永久的胜利。去，尽快回来，把她所说的话和你所看见的她的情形告诉我。

普洛丘里厄斯　凯撒，我就去。（下。）

凯撒　盖勒斯，你也跟他一道去。（盖勒斯下）道拉培拉呢？我要叫他帮助普洛丘里厄斯传达我的旨意。

阿格立巴
茂西那斯　道拉培拉！

凯撒　让他去吧，我现在想起了我刚才叫他干一件事去的；他大概就会来。跟我到我的帐里来，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多么不愿意牵进这一场战争中间；虽然在戎马倥偬的当儿，我在给他的信中仍然是多么心平气和。跟我来，看看我在信中对他是怎样的态度。（同下。）

第二场　同前。陵墓

克莉奥佩特拉、查米恩及伊拉丝于高处上。

克莉奥佩特拉　我的孤寂已经开始使我得到了一个更好的生活。做凯撒这样一个人是一件无聊的事；他既然不是命运，他就不过是命运的奴仆，执行着她的意志。干那件结束一切行动的行动，从此不受灾祸变故的侵犯，酣然睡去，不必再吮吸那同样滋养着乞丐和凯撒的乳头，那才是最有意义的。

普洛丘里厄斯、盖勒斯及兵士等自下方上。

普洛丘里厄斯　凯撒问候埃及的女王；请你考虑考虑你有些什么要求准备向他提出。

克莉奥佩特拉　你叫什么名字？

普洛丘里厄斯　我的名字是普洛丘里厄斯。

克莉奥佩特拉　安东尼曾经向我提起过你，说你是一个可以信托的人；可是我现在已经用不着信托什么人，也不怕被

人欺骗了。你家主人倘然想要有一个女王向他乞讨布施，你必须告诉他，女王是有女王的身分的，她要是向人乞讨，至少也得乞讨一个王国；要是他愿意把他所征服的埃及送给我的儿子，那么为了他把原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仍旧赏赐给我的偌大恩惠，我一定满心感激地向他长跪拜谢的。

普洛丘里厄斯　安心吧，您是落在一个宽宏大度的人的手里，什么都不用担忧。您要是有什么意见，尽管向我的主上提出；一切困穷无告的人，都可以沾沐他的深恩厚泽。让我回去向他报告您的臣服的诚意，您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仁慈的征服者。

克莉奥佩特拉　请你告诉他，我是他的命运的奴仆，我向他献呈他所应得的敬礼。每一小时我都在学习着服从的教训，希望他能够允许我瞻仰他的威容。

普洛丘里厄斯　我愿意照您的话回去报告，好娘娘。宽心吧，因为我知道那造成您目前这一种处境的人，对于您的遭遇是非常同情的。

盖勒斯　你们瞧，把她捉住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普洛丘里厄斯及二卫士登梯升墓至克莉奥佩特拉后。一部分卫士拔栓开各墓门，发现底层墓室。向普洛丘里厄斯及各卫士）把她好生看守，等凯撒到来发落。（下。）

伊拉丝　娘娘！

查米恩　啊，克莉奥佩特拉！你给他们捉住啦，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快，快，我的好手。（拔出匕首。）

普洛丘里厄斯　住手，娘娘，住手！（捉住克莉奥佩特拉手，将匕首夺下）不要干这种对不起您自己的事；您现在并没有被人陷害，却已经得到了解放。

克莉奥佩特拉　什么，死可以替受伤的病犬解除痛苦，难道我却连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吗？

普洛丘里厄斯　克莉奥佩特拉，不要毁灭你自己，辜负了我们主上的一片好心；让人们看看他的行事是多么高尚正大吧，要是你死了，他的美德岂不白白埋没了吗？

克莉奥佩特拉　死神啊，你在哪儿？来呀，来！来，来，把一个女王带了去吧，她的价值是抵得上许多婴孩和乞丐的！

普洛丘里厄斯　啊！忍耐点儿，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先生，我要不食不饮；宁可用闲谈销磨长夜，也不愿睡觉。不管凯撒使出什么手段来，我要摧残这一个易腐的皮囊。你要知道，先生，我并不愿意带着镣铐，在你家主人的庭前做一个待命的囚人，或是受那阴沉的奥克泰维娅的冷眼的嗔视。难道我要让他们把我悬吊起来，受那敌意的罗马的下贱民众的鼓噪怒骂吗？我宁愿葬身在埃及的沟壑里；我宁愿赤裸了身体，躺在尼罗河的湿泥上，让水蝇在我身上下卵，使我生蛆而腐烂；我宁愿铁链套在我的颈上，让高高的金字塔作为我的绞架！

普洛丘里厄斯　您想得太可怕了，凯撒决不会这样对待您的。

道拉培拉上。

道拉培拉　普洛丘里厄斯，你所做的事，你的主人凯撒已经知道了，他叫你去；女王归我看守。

普洛丘里厄斯　道拉培拉，那再好没有了；对她客气点儿。(向克莉奥佩特拉)您要是有什么话要对凯撒说，我可以替您转达。

克莉奥佩特拉　你去说，我要死。(普洛丘里厄斯及兵士等下。)

道拉培拉　最尊贵的女王，您有没有听见过我的名字？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不知道。

道拉培拉　您一定知道我的。

克莉奥佩特拉　先生，我听见什么、知道什么，都没有关系。当孩子和女人们把他们的梦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不是要笑的吗？

道拉培拉　我不懂您的意思，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我梦见有一个安东尼皇帝；啊！但愿我再有这样一次睡眠，让我再看见这样一个人！

道拉培拉　请您听我说——

克莉奥佩特拉　他的脸就像青天一样，上面有两轮循环运转的日月，照耀着这一个小小的圆球。

道拉培拉　最尊贵的女王——

克莉奥佩特拉　他的两足横跨海洋；他的高举的胳臂罩临大地；他在对朋友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有如谐和的天乐，可是当他发怒的时候，就会像雷霆一样震撼整个宇宙。他的慷慨是没有冬天的，那是一个收获不尽的丰年；他的欢悦有如长鲸泳浮于碧海之中；戴着王冠宝冕的君主在他左右追随服役，国土和岛屿是一枚枚从他衣袋里掉下来的金钱。

道拉培拉　克莉奥佩特拉——

克莉奥佩特拉　你想过去将来，会不会有像我梦见的这样一个人？

道拉培拉　好娘娘，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克莉奥佩特拉　你说的全然是欺罔神听的谎话。然而世上要是果然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伟大一定超过任何梦想；造化虽然不能抗衡想像的瑰奇，可是凭着想像描画出一个安东尼来，那幻影是无论如何要在实体之前黯然失色的。

道拉培拉　听我说，好娘娘。您遭到这样重大的不幸，您的坚忍的毅力是和您的悲哀相称的。要是您的痛苦不曾在我心头引起同情的反响，但愿我永远没有功成名遂的一天。

克莉奥佩特拉　谢谢你，先生。你知道凯撒预备把我怎样处置吗？

道拉培拉　我不愿告诉您我所希望您知道的事。

克莉奥佩特拉　不，先生，请你说——

道拉培拉　他虽然是一个可尊敬的人——

克莉奥佩特拉　他要把我当作一个俘虏带回去夸耀他的凯旋吗？

道拉培拉　娘娘，他会这样干的；我知道他的为人。（内呼声："让开！凯撒来了！"）

凯撒、盖勒斯、普洛丘里厄斯、茂西那斯、塞琉克斯及侍从等上。

凯撒　哪一位是埃及的女王？

道拉培拉　娘娘，这位便是皇上。（克莉奥佩特拉跪。）

凯撒　起来，你不用下跪。请起来吧，埃及的女王。

克莉奥佩特拉　陛下，这是神明的意思；我必须服从我的主人。

凯撒　一切不必介意；你加于我们的伤害，虽然铭刻在我们的肌肤之上，可是我们将要使它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偶然的事件。

克莉奥佩特拉　全世界唯一的主人，我没有话可以替我自己辩白，可是我承认我也像一般女人一样，在我的身上具备着许多可耻的女性的弱点。

凯撒　克莉奥佩特拉，你要知道，我们对于你总是一切宽大的，决不用苛刻的手段使你难堪，只要你顺从我的意志，你就会知道这一次的变化是对你有益的。可是假如你想效法安东尼的例子，使我蒙上残暴的恶名，那么你将要失去我的善意，你的孩子们都将不免一死，否则我是很愿意保障他们的安全的。我走了。

克莉奥佩特拉　愿全世界都信任您的广大的权力；整个大地都是属于您的；我们是您的胜利的标帜，您可以把我们随便悬挂在什么地方。这儿，我的主。

凯撒　你必须帮助我考虑怎样处置克莉奥佩特拉的办法。

克莉奥佩特拉　（呈手卷）这是登记着我所有的金钱珠宝的清单，一切都按照正确的估计载明价值，不值钱的琐细的东西不在其内。塞琉克斯呢？

塞琉克斯　有，娘娘。

克莉奥佩特拉　这是我的司库；我的主，请您问问他，我有没有为我自己留下什么；要是他所言不实，请治他以应得之

罪。老实说吧，塞琉克斯。

塞琉克斯　娘娘，我宁愿闭住我的嘴唇，不愿说一句和事实不符的话。

克莉奥佩特拉　我藏起了什么？

塞琉克斯　您所藏起的珍宝的价值，可以抵得过您所呈献出来的一切。

凯撒　不必脸红，克莉奥佩特拉，我佩服你这件事干得聪明。

克莉奥佩特拉　瞧！凯撒！啊，瞧，有权有势的人多么被人趋附；我的人现在都变成您的人啦；要是我们易地相处，您的人也会变成我的人的。这个塞琉克斯如此没有良心，真叫人切齿痛恨。啊，奴才！你这跟买卖的爱情一样靠不住的家伙！什么！你想逃走吗？好，凭你躲到哪儿去，我要抓住你的眼珠，即使它们会长出翅膀飞走。奴才，没有灵魂的恶人，狗！啊，卑鄙不堪的东西！

凯撒　好女王，看在我的脸上，请息怒吧。

克莉奥佩特拉　啊，凯撒！今天多蒙你降尊纡贵，辱临我这柔弱无用的人，谁知道我自己的仆人竟会存着这样狠毒的居心，当面给人如此难堪的羞辱！好凯撒，假如说，我替自己保留了一些女人家的玩意儿，一些不重要的小东西，像我们平常送给泛泛之交的那一类饰物；假如说，我还另外藏起一些预备送给莉维娅和奥克泰维娅的比较值钱的纪念品，因为希望她们替我说两句好话；是不是我必须向一个被我豢养的人禀报明白？神啊！这是一个比国破家亡更痛心的打击。（向塞琉克斯）请你离开这里，否则我要从命

运的冷灰里，燃起我的愤怒的余烬了。你倘是一个人，你应该同情我的。

凯撒　走开，塞琉克斯。（塞琉克斯下。）

克莉奥佩特拉　我们掌握大权的时候，往往因为别人的过失而担负世间的指责；可是我们失势以后，却谁也不把别人的功德归在我们身上，而对我们表示善意的同情。

凯撒　克莉奥佩特拉，不论是你所私藏的或是献纳的珍宝，我都没有把它们作为战利品而加以没收的意思；它们永远是属于你的，你可以把它们随意处分。相信我，凯撒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会跟人家争夺一些商人手里的货品，所以你安心吧，不要把你自己拘囚在你的忧思之中；不要这样，亲爱的女王，因为我们在决定把你怎样处置以前，还要先征求你自己的意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我们对你非常关切而同情，你应该始终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好，再见。

克莉奥佩特拉　我的主人和君王！

凯撒　不要这样。再见。（喇叭奏花腔。凯撒率侍从下。）

克莉奥佩特拉　他用好听的话骗我，姑娘们，他用好听的话骗我，使我不能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可是你听我说，查米恩。（向查米恩耳语。）

伊拉丝　完了，好娘娘；光明的白昼已经过去，黑暗是我们的份了。

克莉奥佩特拉　你赶快再去一次；我已经说过，那东西早预备好了；你去催促一下。

查米恩　娘娘，我就去。

道拉培拉重上。

道拉培拉　女王在什么地方？

查米恩　瞧，先生。（下。）

克莉奥佩特拉　道拉培拉！

道拉培拉　娘娘，我已经宣誓向您掬献我的忠诚，所以我要来禀告您这一个消息：凯撒准备取道叙利亚回国，在这三天之内，他要先把您和您的孩子们遣送就道。请您自己决定应付的办法，我总算已经履行您的旨意和我的诺言了。

克莉奥佩特拉　道拉培拉，我永远感激你的恩德。

道拉培拉　我是您的永远的仆人。再会，好女王；我必须侍候凯撒去。

克莉奥佩特拉　再会，谢谢你。（道拉培拉下）伊拉丝，你看怎么样？你，一个埃及的木偶人，将要在罗马被众人观览，正像我一样；那些操着百工贱役的奴才们，披着油腻的围裙，拿着木尺斧锤，将要把我们高举起来，让大家都能看见；他们浓重腥臭的呼吸将要包围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咽下他们那股难闻的气息。

伊拉丝　天神保佑不要有这样的事！

克莉奥佩特拉　不，那是免不了的，伊拉丝。放肆的卫士们将要追逐我们像追逐娼妓一样；歌功颂德的诗人们将要用荒腔走韵的谣曲吟咏我们；俏皮的喜剧伶人们将要把我们编成即兴的戏剧，扮演我们亚历山大里亚的欢宴。安东尼将要以一个醉汉的姿态登场，而我将要看见一个逼

尖了喉音的男童穿着克莉奥佩特拉的冠服卖弄着淫妇的风情。

伊拉丝　神啊！

克莉奥佩特拉　那是免不了的。

伊拉丝　我决不让我的眼睛看见这种事情；因为我相信我的指爪比我的眼睛更强。

克莉奥佩特拉　那才是一个有志气的办法，叫他们白白准备了一场，让他们看不见他们荒谬的梦想的实现。

查米恩重上。

克莉奥佩特拉　啊，查米恩，来，我的姑娘们，替我穿上女王的装束；去把我最华丽的衣裳拿来；我要再到昔特纳斯河去和玛克·安东尼相会。伊拉丝，去。现在，好查米恩，我们必须快点；等你侍候我穿扮完毕以后，我就放你一直玩到世界的末日。把我的王冠和一切全都拿来。（伊拉丝下；内喧声）为什么有这种声音？

一卫士上。

卫士　有一个乡下人一定要求见陛下；他给您送无花果来了。

克莉奥佩特拉　让他进来。（卫士下）一件高贵的行动，却会完成在一个卑微的人的手里！他给我送自由来了。我的决心已经打定，我的全身不再有一点女人的柔弱；现在我从头到脚，都像大理石一般坚定；现在我的心情再也不像月亮一般变幻无常了。

卫士率小丑持篮重上。

卫士　就是这个人。

克莉奥佩特拉　出去，把他留在这儿。（卫士下）你有没有把那能够致人于死命而毫无痛苦的那种尼罗河里的可爱的虫儿捉来？

小丑　不瞒您说，捉是捉来了；可是我希望您千万不要碰它，因为它咬起人来谁都没有命的，给它咬死的人，难得有活过来的，简直没有一个人活得过来。

克莉奥佩特拉　你记得有什么人给它咬死吗？

小丑　多得很哪，男的女的全有。昨天我还听见有一个人这样死了；是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可是她也会撒几句谎，一个老实的女人是可以撒几句谎的，她就是给它咬死的，死得才惨哩。不瞒您说，她把这条虫儿怎样咬她的情形活灵活现地全讲给人家听啦；不过她们的话也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总而言之，这是一条古怪的虫，这可是没有错儿的。

克莉奥佩特拉　你去吧；再会！

小丑　但愿这条虫儿给您极大的快乐！（将篮放下。）

克莉奥佩特拉　再会！

小丑　您可要记着，这条虫儿也是一样会咬人的。

克莉奥佩特拉　好，好，再会！

小丑　你还要留心，千万别把这条虫儿交在一个笨头笨脑的人手里；因为这是一条不怀好意的虫。

克莉奥佩特拉　你不必担忧，我们留心着就是了。

小丑　很好。请您不用给它吃什么东西，因为它是不值得养活的。

克莉奥佩特拉　它会不会吃我？

小丑　您不要以为我是那么蠢，我也知道就是魔鬼也不会吃女人的，我知道女人是天神的爱宠，要是魔鬼没有把她弄坏。可是不瞒您说，这些婊子生的魔鬼老爱跟天神捣蛋，天神造下来的女人，十个中间倒有五个是给魔鬼弄坏了的。

克莉奥佩特拉　好，你去吧；再会！

小丑　是，是；我希望这条虫儿给您快乐！（下。）

伊拉丝捧冠服等上。

克莉奥佩特拉　把我的衣服给我，替我把王冠戴上；我心里怀着永生的渴望；埃及葡萄的芳酿从此再也不会沾润我的嘴唇。快点，快点，好伊拉丝；赶快。我仿佛听见安东尼的呼唤；我看见他站起来，夸奖我的壮烈的行动；我听见他在嘲笑凯撒的幸运；我的夫，我来了。但愿我的勇气为我证明我可以做你的妻子而无愧！我是火，我是风；我身上其余的原素，让它们随着污浊的皮囊同归于腐朽吧。你们好了吗？那么来，接受我嘴唇上最后的温暖。再会，善良的查米恩、伊拉丝，永别了！（吻查米恩、伊拉丝，伊拉丝倒地死）难道我的嘴唇上也有毒蛇的汁液吗？你倒下了吗？要是你这样轻轻地就和生命分离，那么死神的刺击正像情人手下的一捻，虽然疼痛，却是心愿的。你静静地躺着不动了吗？要是你就这样死了，你分明告诉世人，死生之际，连告别的形式也是多事的。

查米恩　溶解吧，密密的乌云，化成雨点落下来吧；这样我就

可以说，天神也伤心得流起眼泪来了。

克莉奥佩特拉　我不应该这样卑劣地留恋着人间；要是她先遇见了鬈发的安东尼，他一定会向她问起我；她将要得到他的第一个吻，夺去我天堂中无上的快乐。来，你杀人的毒物，（自篮中取小蛇置胸前）用你的利齿咬断这一个生命的葛藤吧；可怜的蠢东西，张开你的怒口，赶快完成你的使命。啊！但愿你能够说话，让我听你称那伟大的凯撒为一头无谋的驴子。

查米恩　东方的明星啊！

克莉奥佩特拉　静，静！你没有见我的婴孩在我的胸前吮吸乳汁，使我安然睡去吗？

查米恩　啊，我的心碎了！啊，我的心碎了！

克莉奥佩特拉　像香膏一样甜蜜，像微风一样温柔——啊，安东尼！——让我把你也拿起来。（取另一蛇置臂上）我还有什么留恋呢——（死。）

查米恩　在这万恶的世间？再会吧！现在，死神，你可以夸耀了，一个绝世的佳人已经为你所占有。软绵绵的窗户啊，关上了吧；闪耀着金光的福玻斯再也看不见这样一双华贵的眼睛！你的王冠歪了，让我替你戴正，然后我也可以玩去了。

众卫士疾趋上。

卫士甲　女王在什么地方？

查米恩　说话轻一些，不要惊醒她。

卫士甲　凯撒已经差了人来——

查米恩　来得太迟了。(取一蛇置胸前)啊！快点，快点；我已经有点觉得了。

卫士甲　喂，过来！事情不大对；凯撒受了骗啦。

卫士乙　凯撒差来的道拉培拉就在外边；叫他来。

卫士甲　这儿出了什么事啦！查米恩，这算是你们干的好事吗？

查米恩　干得很好，一个世代冠冕的王家之女是应该堂堂而死的。啊，军人！(死。)

道拉培拉上。

道拉培拉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啦？

卫士乙　都死了。

道拉培拉　凯撒，你也曾想到她们会采取这种惊人的行动，虽然你想竭力阻止她们，她们毕竟做出来给你看了。(内呼声，"让开！凯撒来了！")

凯撒率全体扈从重上。

道拉培拉　啊！主上，您真是未卜先知；您的担忧果然成为事实了。

凯撒　她最后终究显出了无比的勇敢；她推翻了我们的计划，为了她自身的尊严，决定了她自己应该走的路。她们是怎样死的？我没有看见她们流血。

道拉培拉　什么人最后跟她们在一起？

卫士甲　一个送无花果来的愚蠢的乡人；这就是他的篮子。

凯撒　那么一定是服了毒啦。

卫士甲　啊，凯撒！这查米恩刚才还活着；她还站着说话；我

看见她在替她已死的女王整饬那头上的宝冠；她的身子发抖，她站立不稳，于是就突然倒在地上。

凯撒　啊，英勇的柔弱！她们要是服了毒药，她们的身体一定会发肿；可是瞧她好像睡去一般，似乎在她温柔而有力的最后挣扎之中，她要捉住另外一个安东尼的样子。

道拉培拉　这儿在她的胸前有一道血痕，还有一个小小的裂口；在她的臂上也是这样。

卫士甲　这是蛇咬过的痕迹；这些无花果叶上还有粘土，正像在尼罗河沿岸那些蛇洞边所长的叶子一样。

凯撒　她多半是这样死去的；因为她的侍医告诉我，她曾经访求无数易死的秘方。抬起她的眠床来；把她的侍女抬下陵墓。她将要和她的安东尼同穴而葬；世上再也不会有第二座坟墓怀抱着这样一双著名的情侣。像这样重大的事件，亲手造成的人也不能不深深感动；他们这一段悲惨的历史，成就了一个人的光荣，可是也赢得了世间无限的同情。我们的军队将要用隆重庄严的仪式参加他们的葬礼，然后再回到罗马去。来，道拉培拉，我们对于这一次饰终盛典，必须保持非常整肃的秩序。（同下。）

辛　白　林

朱生豪　译

方　　重　校

剧中人物

辛白林　英国国王

克洛顿　王后及其前夫所生之子

波塞摩斯·里奥那托斯　绅士，伊摩琴之夫

培拉律斯　被放逐的贵族，化名为摩根

吉德律斯　化名为波里多 ｝辛白林之子，摩根之假子

阿维拉古斯　化名为凯德华尔 ｝辛白林之子，摩根之假子

菲拉里奥　波塞摩斯之友 ｝意大利人

阿埃基摩　菲拉里奥之友 ｝意大利人

法国绅士　菲拉里奥之友

卡厄斯·路歇斯　罗马主将

罗马将领

二英国将领

毕萨尼奥　波塞摩斯之仆

考尼律斯　医生

辛白林宫廷中二贵族

辛白林宫廷中二绅士

二狱卒

王后　辛白林之妻

伊摩琴　辛白林及其前后所生之女

海伦　随侍伊摩琴的宫女

群臣、宫女、罗马元老、护民官、一荷兰绅士、一西班牙绅士、一预言者、乐工、将校、兵士、使者及其他侍从等

朱庇特及里奥那托斯家族鬼魂

地　点

英国；意大利

第　一　幕

第一场　英国。辛白林宫中花园

二绅士上。

绅士甲　您在这儿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愁眉苦脸的；我们的感情不再服从上天的意旨，虽然我们朝廷里的官儿们表面上仍旧服从着我们的国王。

绅士乙　可是究竟为了什么事呀？

绅士甲　他最近娶了一个寡妇做妻子，那寡妇有一个独生子，他想把他的女儿，他的王国的继承者，许嫁给他，可是他的女儿偏偏看中了一个有才的贫士。她跟她的爱人秘密结了婚；她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宣布把她的丈夫放逐，把她幽禁起来，大家表面上都很哀伤，我想国王心里才真是很难过的。

绅士乙　难过的只有国王一个人吗？

绅士甲　那失去她的人当然也是很难过的；还有那个王后，她是最希望这门婚事成功的人；可是讲到朝廷里的官儿们，虽然他们在表面上顺着国王的颜色，装出了一副哭丧的

面孔，可是心里头没有一个不是称快的。

绅士乙　为什么？

绅士甲　那失去这公主的人，是一个丑恶得无可形容的东西；那得到她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和她结了婚而被放逐的那个，唉，可真是个好男子！他才是一个人物，走遍世界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他相比的人。像这样才貌双全的青年，我想除了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了。

绅士乙　您把他说得太好了。

绅士甲　我并没有把他揄扬过分，先生，我的赞美并不能充分表现他的长处。

绅士乙　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出身怎样？

绅士甲　我不能追溯到他的祖先。他的父亲名叫西塞律斯，曾经随同凯西伯兰和罗马人作战，可是他的封号是在德南歇斯手里得到的，因为卓著勋劳的缘故，赐姓为里奥那托斯；除了我们现在所讲起的这位公子以外，他还有两个儿子，都因为参加当时的战役，喋血身亡，那年老的父亲痛子情深，也跟着一命呜呼；那时候我们这位公子还在他母亲的腹内，等到他呱呱堕地，他的母亲也死了。我们现在这位国王把这婴孩收养宫中，替他取名为波塞摩斯·里奥那托斯，把他抚育成人，使他受到当时最完备的教育；他接受学问的熏陶，就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俯仰之间，皆成心得，在他生命的青春，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收获。他住在宫廷之内，成为最受人赞美敬爱的人物，这样的先例是很少见的；对于少年人，他是一个良好的模范；对于涉

世已深之辈，他是一面可资取法的明镜；对于老成之士，他是一个后生可畏的小子。说到他的爱人，他既然是为了她才被放逐的，那么她本身的价值就可以说明她是怎样重视他和他的才德；从她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真实地明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绅士乙　听了您这一番话，已经使我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可是请您告诉我，她是国王唯一的孩子吗？

绅士甲　他的唯一的孩子。他曾经有过两个儿子——您要是不嫌我提起这些旧事，不妨请听下去——大的在三岁的时候，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就从他们的育儿室里给人偷了去，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绅士乙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绅士甲　约莫是二十年前的事。

绅士乙　一个国王的儿子会给人这样偷走，看守的人会这样疏忽，寻访的工作会这样缓怠，竟至于查不出他们的踪迹，真是怪事！

绅士甲　怪事固然是怪事，那当事者的疏忽，也着实可笑，然而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哩，先生。

绅士乙　我很相信您的话。

绅士甲　我们必须避一避。那公子、王后和公主都来了。

（二人同下。）

王后、波塞摩斯及伊摩琴上。

王后　不，女儿，你尽可以放心，我决不会像一般人嘴里所说的后母那样嫉视你；你是我的囚犯，可是你的狱吏将要把

那禁锢你的钥匙交在你的手里。至于你，波塞摩斯，只要我能够挽回那恼怒的国王的心，我一定会替你说话的；不过现在他在盛怒之下，你是一个聪明人，还是安心忍耐，暂时接受他的判决吧。

波塞摩斯　启禀娘娘，我今天就要离开这里。

王后　你知道逗留不去的危险。现在我就在园子里绕一个圈子，让你们叙叙离别的情怀，虽然王上是有命令禁止你们在一起说话的。（下。）

伊摩琴　啊，虚伪的殷勤！这恶妇伤害了人，还会替人搔伤口。我的最亲爱的丈夫，我有些害怕我父亲的愤怒；可是我的神圣的责任重于一切，我不怕他的愤怒会把我怎样。你必须去；我将要在这儿忍受着每一小时的怒眼的扫射；失去了生存的乐趣，我的唯一的安慰，只是在这世上还有一个我所珍爱的你，天可怜见，我们总会有重新见面的一天。

波塞摩斯　我的女王！我的情人！啊，亲爱的，不要哭了，否则人家将要以为我是一个没出息的男子了。我将要信守我的盟誓，永远做一个世间最忠实的丈夫。我到了罗马以后，就住在一个名叫菲拉里奥的人的家里，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与我还不过是书信往还，并未见过面；你可以写信到那里去，我的女王，我将要用我的眼睛喝下你所写的每一个字，即使那墨水是用最苦的胆汁做成的。

王后重上。

王后　请你们赶快一些；要是王上来了，我不知道他要对我怎

样生气哩。(旁白)可是我要骗他到这儿来。我没有对他不起，是他自己把我的恶意当作了好心，为了我所干的坏事，甘愿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下。)

波塞摩斯 要是我们用毕生的时间诀别，那也不过格外增加我们离别的痛苦。再会吧！

伊摩琴 不，再等一会儿；即使你现在不过是骑马出游，这样的分手也太轻率了。瞧，爱人，这一颗钻石是我母亲的；拿着吧，心肝；好好保存着它，直到伊摩琴死后，你向另一个妻子求婚的时候吧。

波塞摩斯 怎么！怎么！另一个？仁慈的天神啊，我只要你们把这一个给我，要是另结新欢，愿你们用死亡的铁索加在我的身上！(套上戒指)当我还有知觉的时候，你继续留在这儿吧！最温柔的、最美丽的人儿，正像我用寒伧的自己交换了你，使你蒙受无限的损失一样，在我们小物件的交换上，我也要占到你的便宜：为了我的缘故，把它戴上吧；它是爱情的手铐，我要把它套在这一个最美貌的囚人的臂上。(以手镯套伊摩琴臂上。)

伊摩琴 神啊！我们什么时候再相见呢？

辛白林及群臣上。

波塞摩斯 唉！国王来了！

辛白林 你这下贱的东西，滚出去！走开，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这是最后的命令，要是以后你再敢让你这下贱的身体混进我们的宫廷，你可休想活命。去！你是败坏我的血液的毒药。

波塞摩斯　愿天神们护佑你，祝福宫廷里一切善良的人们！我走了。（下。）

伊摩琴　死亡的痛苦也不会比这更使人难受。

辛白林　啊，不孝的东西！你本该安慰我的晚景，使我回复青春；可是你却偏偏干出这种事来，加老我的年龄。

伊摩琴　父亲，请您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对于您的愤怒，我是完全漠然的；一种更希有的感情征服了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恐惧。

辛白林　羞耻也可以不顾，服从父母的道理也可以不讲了吗？

伊摩琴　一切希望都消沉了，还有什么羞耻？

辛白林　放着我的王后的独生子不要！

伊摩琴　啊，我幸而没有成为他的妻子！我选中了一只神鹰，避开了一只鹞子。

辛白林　你选中了一个叫化子；你要让卑贱之人占据我的王座。

伊摩琴　不，我要使它格外增加光彩。

辛白林　啊，你这可恶的东西！

伊摩琴　父亲，都是您的错处，我才会爱上了波塞摩斯；您把他抚养长大，叫他做我的游侣；他是一个配得上无论哪个女子的男人，我把整个身心给了他，还抵不上他付给我的他自身的价值。

辛白林　嘿！你疯了吗？

伊摩琴　差不多疯了，父亲；愿上天恢复我的理智！我愿做

一个牧牛人的女儿，我愿里奥那托斯是我们邻家牧羊人的儿子！

辛白林　你这傻瓜！

王后重上。

辛白林　他们又在一起了；你没有照我的命令办。把她带去关起来。

王后　请您不要气得这个样子。别吵了，我的好小姐，别吵了！亲爱的王上，让我们在这儿谈谈，您去找些什么消遣，消消您的怒气好不好？

辛白林　哼，让她每天失去一滴血；让她未老先衰，为了这一件蠢事而死去吧！（辛白林及群臣下。）

王后　嗳哟！你也该让他些才是。

毕萨尼奥上。

王后　你的仆人来了。喂，朋友！什么消息？

毕萨尼奥　您的公子爷刚才向我家主人挑战。

王后　嘿！我想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吧？

毕萨尼奥　倘不是我家主人抑住怒气，只跟他敷衍两手，一场恶战是免不了的；后来他们总算被两旁的人士劝解开了。

王后　谢天谢地。

伊摩琴　你的儿子是我的父亲所中意的人，他这样做也是意料之中的。向一个被放逐的人挑战！啊，好一位英雄！我希望他们两人都在非洲，我自己拿着一根针站在旁边，谁要是打败了，我就用针去刺他。为什么你不跟你的主人在一起？到这儿来有什么事？

毕萨尼奥　这是他的命令。他不许我把他送到港口；留下这一张字条，叫我留在这儿侍候您，无论什么时候，您假如有事使唤我，都请吩咐我就是了。

王后　这人一向是你们的忠仆；我敢用我的名誉打赌，他一定会继续忠实于你们的。

毕萨尼奥　多谢娘娘褒奖。

王后　来，我们散一会儿步吧。

伊摩琴　（向毕萨尼奥）大约半点钟以后，请你再来见我。你至少应该去送我的丈夫上船。现在你去吧。（各下。）

第二场　同前。广场

克洛顿及二贵族上。

贵族甲　殿下，我要劝您换一件衬衫；您用力太猛了，瞧您身上这一股热腾腾的汗气，活像献祭的牛羊一般。一口气出来，一口气进去；像您老兄嘴里吐出来的，才真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

克洛顿　要是我的衬衫上染着血迹，那倒非换不可。我有没有伤了他？

贵族乙　（旁白）天地良心，没有；甚至没有害得他失去耐性。

贵族甲　伤了他！要是他没有受伤，除非他的身体是一具洞穿的尸骸，是一条可以让刀剑自由通过的大道。

贵族乙　（旁白）他的剑大概欠了人家的债，所以放着大路不走，偷偷地溜到小巷里去了。

克洛顿　这混蛋不敢跟我对抗。

贵族乙　(旁白)是啊；他一看见你，就向你的面前逃了上来。

贵族甲　跟您对抗！您占据的地面，他不但不敢侵犯，并且连他自己脚下的地面也要让给您哩。

贵族乙　(旁白)你有多少海洋，他就让给你多少吋地面。摇头摆尾的狗子们！

克洛顿　我希望他们不要劝开我们。

贵族乙　(旁白)我也这样希望，好让你量量你在地上是一个多么长的蠢才。

克洛顿　她居然会拒绝了我，去爱这个家伙！

贵族乙　(旁白)假如确当的选择是一种罪恶，那么她的确是罪无可逭的。

贵族甲　殿下，我早就屡次对您说过了，她的美貌和她的头脑并不是一致的；她是一个美好的外形，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智慧的反映。

贵族乙　(旁白)她的智慧是不会照射到愚人身上的，因为怕那反光会伤害她。

克洛顿　来，我要回家去了。要是让他多受一些伤就好了！

贵族乙　(旁白)我倒不希望这样；除非像一头驴子倒在地上，那是算不了什么损伤的。

克洛顿　你们愿意跟我走吗？

贵族甲　我愿意奉陪殿下。

克洛顿　那么来，我们一块儿走吧。

贵族乙　很好，殿下。(同下。)

第三场　辛白林宫中一室

伊摩琴及毕萨尼奥上。

伊摩琴　我希望你的身体牢附在港岸之上，向每一艘经过的船只探询。要是他写信给我，而我却没有收到，那封信必然是和其中所寄的情意一起遗失了。他最后对你说的是些什么话？

毕萨尼奥　他说的是，“我的女王，我的女王！”

伊摩琴　那时他挥动着他的手帕吗？

毕萨尼奥　是，他还吻着它哩，公主。

伊摩琴　没有知觉的布片，你还比我幸福一些！这样就完了吗？

毕萨尼奥　不，公主；当我这双眼睛和耳朵还能够从人丛之中分辨出他来的时候，他始终站在甲板上，不断地挥着他的手套、帽子，或是手帕，表示他的内心的冲动，好像在说，他的灵魂是多么迟迟其行，无奈那船儿偏偏行驶得这样迅速。

伊摩琴　你应该一眼不霎地望着他，直到他只有乌鸦那么大小，或者比乌鸦还要小一点儿，方才回过头来才是。

毕萨尼奥　公主，我正是这样望着他的。

伊摩琴　为了望他，我甘心望穿我的眼睛，直到辽邈的空间把他缩小得像一枚针尖一样；我要继续用我的眼光追随他，让他从蚊蚋般的微细直至于完全消失在空气中为止，那

时候我就要转过我的眼睛来流泪。可是，好毕萨尼奥，我们什么时候再可以听到他的消息呢？

毕萨尼奥　不必担心，公主，他一有机会，就会写信来的。

伊摩琴　我并没有和他道别，我还有许多最亲密的话儿要向他说；我想告诉他，我要在那几个时辰怎样怎样想念他；我想叫他发誓不要让意大利的姑娘们侵害我的权利和他的荣誉；我还想和他约定，在早晨六点钟、正午和半夜的时候，彼此用祈祷作精神上的会聚，那时候我会在天堂里等候着他；甚至于我还来不及给他那临别的一吻——那是我特意安插在两句迷人的话儿中间的——我的父亲就走了进来，像一阵蛮横的北风一样，摧残了我们的心花意蕊。

一宫女上。

宫女　公主，娘娘请您过去。

伊摩琴　我叫你干的事，你快去给我办好。现在我要去见王后了。

毕萨尼奥　公主，我一定给您办好。（同下。）

第四场　罗马。菲拉里奥家中一室

菲拉里奥、阿埃基摩、一法国人、一荷兰人及一西班牙人同上。

阿埃基摩　相信我，先生，我曾经在英国见过他；那时他还是初露头角，人们对他都怀着极大的期望；可是那时候即使他的身旁放着一张写明他的各种才能的清单，可以让我

逐条诵读，我照样不会以钦佩的眼光望着他的。

菲拉里奥　您看见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才识未充的青年，比起现在来，无论在仪表或是学问方面，都要相差很远哩。

法国人　我曾经在法国见过他；在我们国里，像他一样能够望着太阳不霎眼睛的人多着呢。

阿埃基摩　我相信他这次和他的国王的女儿结婚，一定使他在众人口中成为格外了不得的人物；他是借着公主的身价，提高自己的地位的。

法国人　他的放逐也是使他受人同情的原因。

阿埃基摩　嗯，还有些人同情他们好好的姻缘被活生生地拆散，为了证实她选中了一个一无足取的穷鬼并不是错误起见，也都把他拚命吹捧。可是他怎么会到您府上作起寓公来？你们是怎么相识的？

菲拉里奥　他的父亲跟我曾经一起上过战场，我好多次受过他的救命之恩。这位英国人来了；让他在你们中间按照像他那样一位异国人的身分，享受他所应得的礼遇吧。

波塞摩斯上。

菲拉里奥　各位先生，让我介绍这位绅士给你们认识认识，他是我的一个尊贵的朋友；我不必当面吹嘘他的好处，因为你们不久就会知道他的价值的。

法国人　先生，我们在奥尔良就认识了。

波塞摩斯　正是，您的盛情厚意，我还不知道几时能够报答呢。

法国人　先生，区区小节，何必这样言重？我很高兴总算替您和我的同国之人尽了一分和解的责任；要是为了这样一个琐细的问题，大家拚起你死我活来，那才不值得呢。

波塞摩斯　请您原谅，先生，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年轻识浅的旅行者，不肯接受人家的教诲，更不愿让别人的经验指导我的行动；可是，您要是不见怪的话，我在仔细考虑之下，仍然觉得我那一次争吵的意义是并不琐细的。

法国人　不错，两个人闹到了必须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地步，结果不是一死一生，就是两败俱伤，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严重的。

阿埃基摩　请原谅我们失礼，我们能不能问问这次争吵是怎样发生的？

法国人　我想不妨。这是一场众目共睹的争吵，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起因完全像我们昨天晚上的辩论一样，各人赞美着自己国里的情人；这位绅士在那时一口咬定，并且不惜用流血证明，他的爱人比我们法国无论哪一位绝世女郎更美丽、贤淑、聪明、贞洁、忠心、富于才能而不可侵犯。

阿埃基摩　那位小姐大概已经不在人世，否则这位先生的意见到现在也总改变过来了。

波塞摩斯　她仍旧保持着她的美德，我也没有改变我的意见。

阿埃基摩　您不能说她比我们意大利的姑娘们更好。

波塞摩斯　我已经在法国受到过那样的挑衅，可是我对于她的崇敬一点没有减少，虽然我承认我只是她的崇拜者，不

是她的朋友。

阿埃基摩　人家往往把美善二字相提并论，可是在你们英国女郎中间，却还没有一个当得起既美且善的赞誉。要是她果然胜过我所看见过的其他女郎，正像您这颗钻石的光彩胜过我所看见过的许多钻石一样，那么我当然不能不相信她是个超群绝伦的女郎；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世上最珍贵的钻石，您也没有见过世上最美好的女郎。

波塞摩斯　我按照我对她的估价赞美她；对我的钻石也是一样。

阿埃基摩　您把它估价多少？

波塞摩斯　胜过全世界所有的一切。

阿埃基摩　那么您那无比的情人一定早已死了，否则她的价值也高不到哪儿去。

波塞摩斯　您错了。钻石是可以买卖授受的东西，谁愿意出重大的代价，就可以把它收买了去；为了报恩酬德的缘故，它也可以做送人的礼物。可是美人却不是市场上的商品，那是天神们的恩赐。

阿埃基摩　天神们已经把这样的恩赐赏给您了吗？

波塞摩斯　是的，仰仗神恩，我要把它永远保存起来。

阿埃基摩　您可以在名义上把她据为己有，可是，您知道，有些鸟儿是专爱栖在邻家的池子上的。您的戒指也许会给人偷去；您那无价之宝的美人也难保不会被人染指；戒指固然是容易丢失的东西，女人的轻薄的天性，又有谁能捉摸？一个狡猾的偷儿，或者一个风雅的朝士，就可以把这

两件东西一起拐到手里。

波塞摩斯　你把轻薄的头衔加在我的爱人的头上，可是在你们贵国意大利之中，还没有哪一个风雅的朝士可以使她受到他的诱惑。我很相信你们这儿有很多的偷儿，可是我却不怕我的戒指会给人偷走。

菲拉里奥　让我们就在这儿告一段落吧，两位先生。

波塞摩斯　先生，我很愿意。我谢谢这位可尊敬的先生，他不把我当作陌生人看待；我们一开始就相熟了。

阿埃基摩　要是我有机会能够直接看见她，跟她攀起交情来，只消五次这样的谈话，准可以在您那美丽的爱人心头占一个地位，甚至于可以叫她随意听我摆布。

波塞摩斯　不会，不会。

阿埃基摩　我敢把我家产的一半打赌您的戒指，我相信那价值是不会在它之下的；可是我打赌的动机，只是要打破您的自信，并没有存心毁坏她的名誉的意思；为了免除您的误会起见，我可以向世上无论哪一个女郎作同样的尝试。

波塞摩斯　像你这样狂言无惮，简直是自欺欺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受到你的尝试的应得的结果。

阿埃基摩　什么结果？

波塞摩斯　一顿拒斥；虽然像你所说的那种尝试，是应该狠狠地受一顿惩罚的。

菲拉里奥　两位先生，够了；这场争吵本来是凭空而来，现在仍旧让它凭空而去吧。请你们瞧在我的面上，大家交个朋友好不好？

阿埃基摩　我恨不得把我跟我邻人的家产一起拿出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话。

波塞摩斯　你要向哪一个女郎进攻？

阿埃基摩　你的爱人，你以为她的忠心是绝对不会动摇的。我愿意用一万块金圆和你的戒指打赌，只要你把我介绍到她的宫廷里去，让我有两次跟她见面的机会，我就可以把你所想像为万无一失的她的贞操掠夺而归。

波塞摩斯　我愿意用金钱去和你的金钱打赌；我把我的戒指看得跟我的手指同样宝贵；它是我的手指的一部分。

阿埃基摩　你在害怕了，这倒是你的聪明之处。要是你出了一百万块钱买一钱女人的肉，你也不能把它保藏得不会腐坏。可是我看你究竟是一个信奉上帝的人，你心里还有几分畏惧。

波塞摩斯　这是你口头上轻薄的习惯；我希望你的话不是说着玩儿的。

阿埃基摩　我的话我自已负责，我发誓我要是说到哪儿，一定做到哪儿。

波塞摩斯　真的吗？我就把我的戒指暂时借给你，等你回来再说。让我们订下契约。我的爱人的贤德，决不是你那卑劣的思想所能企及的；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伎俩，胆敢这样夸口。这儿是我的戒指。

菲拉里奥　我不赞成你们打赌。

阿埃基摩　凭着天神起誓，那都是一样。要是我不能给你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已经享受到你爱人身上最宝贵的一部

分，我的一万块金圆就是属于你的；要是我去了回来，她的贞操依旧完整无缺，那么她和这一个戒指，你的两件心爱的宝贝，连带着我的金钱，一起都是你的；我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给我一封介绍的函件，让我可以在她那里得到自由交谈的方便。

波塞摩斯　我接受这些条件；让我们把约款写下来吧。不过你必须对我负这样的责任：要是你征服了她的肉体，直接向我证明你已经达到目的，我就不再是你的敌人，她是不值得我们挂齿的；要是她始终不受诱惑，你也不能提出她的失贞的证据，那么为了你的邪恶的居心，为了你破坏她的贞操的企图，你必须用你的剑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阿埃基摩　把你的手给我；我们就这样约定。我们要依照合法的手续，把这些条件记下，然后我就立刻动身到英国去，免得这一注交易冷了下来。现在我就去拿我的金钱，把我们两方面的赌注分别记载清楚。

波塞摩斯　很好。（波塞摩斯、阿埃基摩同下。）

法国人　您看他们的打赌不会是开玩笑吧？

菲拉里奥　阿埃基摩先生是决不会放弃他的见解的。各位，让我们跟他们去吧。（同下。）

第五场　英国。辛白林宫中一室

王后、众宫女及考尼律斯上。

王后　趁着地上还有露水的时候，把那些花采下来吧；赶快一

些。那张列着花名的单子在什么人手里？

宫女甲　在我这儿，娘娘。

王后　快去。（众宫女下）现在，医生先生，你有没有把那药儿带来？

考尼律斯　启禀娘娘，我带来了；这儿就是，娘娘。（以小匣呈王后）可是请娘娘不要见怪，我的良心要我请问您一声，您为什么要我带给您这种其毒无比的药物；它的药性虽然缓慢，可是人服了下去，就会逐渐衰弱而死，再也无法医治的。

王后　我很奇怪，医生，你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是已经做了你的学生好久了吗？你不是已经把制造香料、酿酒、蜜饯的方法都教给我了吗？嗽，就是我们那位王上爷爷他也老是逼着我要我把我的方剂告诉他知道哩。倘然你并不以为我是一个居心险恶的人，那么我已经学到了这一步，难道不应该再在其他的方面充实我的知识吗？我要在那些不值得用绳子勒死的畜类身上试一试你这种药品的力量——当然我不会把它用到人身上的——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减轻它的药性，从实际的试验中探求它的功效和作用。

考尼律斯　娘娘，这种试验的结果，不过使您的心肠变硬；而且中毒的动物不但恶臭异常，还容易把疫气传染到人们身上。

王后　啊！你不用管。

毕萨尼奥上。

王后　（旁白）这儿来了一个胁肩谄笑的奴才；我要在他身上开始我的实验；他为他的主人尽力，是我的儿子的仇敌——啊，毕萨尼奥！医生，现在你没有别的事了，请便吧。

考尼律斯　（旁白）我疑心你不怀好意，娘娘；可是你的药是害不了人的。

王后　（向毕萨尼奥）听着，我有话对你说。

考尼律斯　（旁白）我不喜欢她。她以为她手里有慢性的毒药；可是我知道她的心意，我怎么也不会让她把这种危险的药物拿去害人的。我刚才给她的那种药，可以使感觉暂时麻木昏迷；也许她最初在猫狗身上试验，然后再进一步实行她的计划；可是虽然它会使人陷入死亡的状态，其实并无危险，不过暂时把精神封锁起来，一到清醒之后，反而比原来格外精力饱满。她不知道我已经用假药骗她上了当；可是我要是不骗她，我自己也就成了奸党了。

王后　没有别的事了，医生，有事再来请你吧。

考尼律斯　那么我告辞了。（下。）

王后　你说她还在哭吗？你看她会不会慢慢地把她的悲伤冷淡下来，感觉到她现在的愚蠢，愿意接受人家的劝告？你也应该好好劝劝她；要是你能够说得她回心转意，爱上我的儿子，那么你一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就可以当场向你宣布你的地位已经跟你的主人一样；不，比你的主人更高，因为他的命运已经到了绝境，他的名誉也已经奄奄待毙；他不能回来，也不能继续住在他现在所住的地方；转换他的环境不过使他从这一种困苦转换到另一种困苦，每一

个新的日子的到来，不过摧毁了他又一天的希望。你依靠着一件既不能独立、又不能重新改造的东西，他也没有一个支持他的朋友，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故意将小匣跌落地上，毕萨尼奥趋前拾起）你不知道你所拾起的是件什么东西；可是既然劳你拾了起来，你就拿了去吧。这是我亲手调制的药剂，它曾经五次救活王上的生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它更灵验的妙药。不，你尽管拿去吧；这不过是表示我对你的好意的信物，以后我还要给你更多的好处哩。告诉你的公主，她现在处在什么情形之下；用你自己的口气对她说话。想一想你现在换了个主儿，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一方面你并没有失去你的公主的欢心，一方面我的儿子还要另眼看待你。你要怎样的富贵功名，我都可以在王上面前替你竭力运动；我自己是一手提拔你的人，当然会格外厚待你的。叫我的侍女们来；想一想我的话吧。（毕萨尼奥下）一个狡猾而忠心的奴才，谁也不能动摇他的心；他是他的主人的代表，他的使命就是要随时提醒她坚守她对她丈夫的盟约。我已经把那毒药给了他，他要是服了下去，就再也没有人替她向她的爱人传递消息了。假如她一味固执，不知悔改，少不得也要叫她尝尝滋味。

毕萨尼奥及宫女等重上。

王后　好，好；很好，很好。紫罗兰、莲香花、樱草花，都给我拿到我的房间里去。再会，毕萨尼奥；想一想我的话吧。（王后及宫女等同下。）

毕萨尼奥　是的，我要想一想你的话。可是要我不忠于我的

主人，我宁愿勒死我自己；这就是我将要替你做的事情。（下。）

第六场　同前。宫中另一室

伊摩琴上。

伊摩琴　一个凶狠的父亲，一个奸诈的后母，一个向有夫之妇纠缠不清的愚蠢的求婚者，她的丈夫是被放逐了的。啊！丈夫，我的悲哀的顶点！还有那些不断的烦扰！要是我也像我的两个哥哥一般被窃贼偷走，那该是多么快乐！可是最不幸的是那抱着正大的希望而不能达到心愿的人；那些虽然贫苦、却有充分的自由实现他们诚实的意志的人们是有福的。嗳哟！这是什么人？

毕萨尼奥及阿埃基摩上。

毕萨尼奥　公主，一位从罗马来的尊贵的绅士，替我的主人带信来了。

阿埃基摩　您的脸色变了吗，公主？尊贵的里奥那托斯平安无恙，向您致最亲切的问候。（呈上书信。）

伊摩琴　谢谢，好先生；欢迎您到这儿来。

阿埃基摩　（旁白）她的外表的一切是无比富丽的！要是她再有一副同样高贵的心灵，她就是世间唯一的凰鸟，我的东道也活该输去了。愿勇气帮助我！让我从头到脚，充满了无忌惮的孟浪！或者像帕提亚人一样，我要且战且退，而不一味退却。

伊摩琴 “阿埃基摩君为此间最有声望之人，其热肠厚谊，为仆所铭感不忘者，愿卿以礼相待，幸甚幸甚。里奥那托斯手启。”我不过念了这么一段；可是这信里其余的话儿，已经使我心坎里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激。可尊敬的先生，我要用一切可能的字句欢迎你；你将要发现在我微弱的力量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内，你是我的无上的佳宾。

阿埃基摩 谢谢，最美丽的女郎。唉！男人都是疯子吗？造化给了他们一双眼睛，让他们看见穹窿的天宇，和海中陆上丰富的出产，使他们能够辨别太空中的星球和海滩上的砂砾，可是我们却不能用这样宝贵的视力去分别美丑吗？

伊摩琴 您为什么有这番感慨？

阿埃基摩 那不会是眼睛上的错误，因为在这样两个女人之间，即使猴子也会向这一个饶舌献媚，而向那一个扮鬼脸揶揄的；也不会是判断上的错误，因为即使让白痴做起评判员来，他的判断也决不会颠倒是非；更不会是各人嗜好不同的问题，因为当着整洁曼妙的美人之前，蓬头垢面的懒妇是只会使人胸中作恶，绝对没有迷人的魅力的。

伊摩琴 您究竟在说些什么？

阿埃基摩 日久生厌的意志——那饱餍粱肉而未知满足的欲望，正像一面灌下一面漏出的水盆一样，在大嚼肥美的羔羊以后，却想慕着肉骨菜屑的异味。

伊摩琴 好先生，您在那儿唧唧咕咕地说些什么？您没有病吧？

阿埃基摩　谢谢，公主，我很好。（向毕萨尼奥）大哥，劳驾你去看看我的仆人；他是个脾气十分古怪的家伙。

毕萨尼奥　先生，我本来要去招待招待他哩。（下。）

伊摩琴　请问我的丈夫身体一直很好吗？

阿埃基摩　很好，公主。

伊摩琴　他在那里快乐吗？我希望他是的。

阿埃基摩　非常快乐；没有一个异邦人比他更会寻欢作乐了。他是被称为不列颠的风流浪子的。

伊摩琴　当他在这儿的时候，他总是郁郁寡欢，而且往往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

阿埃基摩　我从来没有见他皱过眉头。跟他作伴的有一个法国人，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绅士，他在本国爱上了一个法兰西的姑娘，看样子他是非常热恋她的；每次他长吁短叹的时候，我们这位快乐的英国人——我的意思是说尊夫——就要呵呵大笑，嚷着说，"嗳哟！我的肚子都要笑破了。你也算是个男人，难道你不会从历史上、传说上或是自己的经验上，明了女人是怎样一种东西，她们天生就是这样的货色，不是自己能作主的？难道你还会把你自由自在的光阴在忧思憔悴中间销磨过去，甘心把桎梏套在自己的头上？"

伊摩琴　我的夫君会说这样的话吗？

阿埃基摩　啾，公主，他笑得眼泪都滚了出来呢；站在旁边，听他把那法国人取笑，才真是怪有趣的。可是，天知道，有些男人真不是好东西。

伊摩琴　不会是他吧，我希望？

阿埃基摩　不是他；可是上天给他的恩惠，他也该知道些感激才是。在他自己这边说起来，他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在您这边说起来，那么我一方面固然只有惊奇赞叹，一方面却不能不感到怜悯。

伊摩琴　您怜悯些什么，先生？

阿埃基摩　我从心底里怜悯两个人。

伊摩琴　我也是一个吗，先生？请您瞧瞧我；您在我身上看出了什么残缺的地方，才会引起您的怜悯？

阿埃基摩　可叹！哼！避开了光明的太阳，却在狱室之中去和一盏孤灯相伴！

伊摩琴　先生，请您明白一点回答我的问话。您为什么怜悯我？

阿埃基摩　我刚才正要说，别人享受着您的——可是这应该让天神们来执行公正的审判，轮不到我这样的人说话。

伊摩琴　您好像知道一些我自己身上的或者有关于我的事情。一个人要是确实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那倒还没有什么，只有在提心吊胆、怕有什么变故发生的时候，才是最难受的；因为已成确定的事实，不是毫无挽回的余地，就是可以及早设法，筹谋补救的方策。所以请您不要再吞吞吐吐，把您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吧。

阿埃基摩　要是我能够在这天仙似的脸上沐浴我的嘴唇；要是我能够抚摩这可爱的纤手，它的每一下接触，都会使人从灵魂里激发出忠诚的盟誓；要是我能够占有这美妙的

影像，使我狂热的眼睛永远成为它的俘虏：要是我在享受这样无上的温馨以后，还会去和那些像罗马圣殿前受过无数人践踏的石阶一般下贱的嘴唇交换唾液，还会去握那些因为每小时干着骗人的工作而变成坚硬的手，还会去向那些像用污臭的脂油点燃着的冒烟的灯火似的眼睛挑逗风情，那么地狱里的一切苦难应该同时加在我的身上，谴责我的叛变。

伊摩琴　我怕我的夫君已经忘记英国了。

阿埃基摩　他也已经忘记了他自己。不是我喜欢搬弄是非，有心宣布他这种生活上可耻的变化，却是您的温柔和美貌激动了我的沉默的良心，引诱我的嘴唇说出这些话来。

伊摩琴　我不要再听下去了。

阿埃基摩　啊，最亲爱的人儿！您的境遇激起我深心的怜悯，使我感到莫大的苦痛。一个这样美貌的女郎，在无论哪一个王国里，她都可以使最伟大的君王增加一倍的光荣，现在却被人下侪于搔首弄姿的娼妓，而那买笑之资，就是从您的银箱里拿出来的！那些身染恶疾、玩弄着世人的弱点，以达到猎取金钱的目的的荡妇！那些污秽糜烂、比毒药更毒的东西！您必须报复；否则那生养您的母亲不是一个堂堂的王后，您也就是自绝于您的伟大的祖先。

伊摩琴　报复！我应该怎样报复？假如这是真的——我的心还不能在仓卒之间轻信我的耳朵所听到的话——假如这是真的，我应该怎样报复？

阿埃基摩　您应该容忍他让您像尼姑一般度着枕冷衾寒的生

活，而他自己却一点不顾您的恩情，把您的钱囊供他挥霍，和那些荡妇淫娃们恣意取乐吗？报复吧！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身满足您的需要，在身分和地位上，我都比您那位负心的汉子胜过许多，而且我将要继续忠实于您的爱情，永远不会变心。

伊摩琴　喂，毕萨尼奥！

阿埃基摩　让我在您的唇上致献我的敬礼吧。

伊摩琴　去！我恼恨自己的耳朵不该听你说了这么久的话。假如你是个正人君子，你应该抱着一片好意告诉我这样的消息，不该存着这样卑劣荒谬的居心。你侮辱了一位绅士，他决不会像你所说的那种样子，正像你是个寡廉鲜耻的小人，不知荣誉为何物一样；你还胆敢在这儿向一个女子调情，在她的心目之中，你是和魔鬼同样可憎的。喂，毕萨尼奥！我的父王将要知道你这种放肆的行为；要是他认为一个无礼的外邦人可以把他的宫廷当作一所罗马的妓院，当着我的面前宣说他的禽兽般的思想，那么除非他一点不重视他的宫廷的庄严，全然把他的女儿当作一个漠不相关的人物。喂，毕萨尼奥！

阿埃基摩　啊，幸福的里奥那托斯！我可以说：你的夫人对于你的信仰，不枉了你的属望，你的完善的德性，也不枉了她的诚信。愿你们长享着幸福的生涯！他是世间最高贵的绅士；也只有最高贵的人，才配得上您这样一位无比的女郎。原谅我吧。我刚才说那样的话，不过为要知道您的信任是不是根深蒂固；我还要把尊夫实际的情形重新

告诉您知道。他是一个最有教养、最有礼貌的人；在他高尚的品性之中，有一种吸引他人的魔力，使每一个人都乐于和他交往；一大半的人都是倾心于他的。

伊摩琴　这样说才对了。

阿埃基摩　他坐在人们中间，就像一位谪降的天神；他有一种出众的尊严，使他显得不同凡俗。不要生气，无上庄严的公主，因为我胆敢用无稽的谰言把您欺骗。现在您的坚定的信心已经证明您有识人慧眼，选中了这样一位希有的绅士，他的为人的确不错。我对他所抱的友情，使我用那样的话把您煽动，可是神明造下您来，不像别人一样，却是一尘不染的。请原谅我吧。

伊摩琴　不妨事，先生。我在这宫廷内所有的权力，都可以听您支配。

阿埃基摩　请接受我的卑恭的感谢。我几乎忘了请求公主一件小小的事；可是事情虽小，却也相当重要，因为尊夫、我自己，还有几个尊贵的朋友，都与这事有关。

伊摩琴　请问是什么事？

阿埃基摩　我们中间有十二个罗马人，还有尊夫，这些都是我们交游之中第一流的人物，他们凑集了一笔款子，购买一件礼物呈献给罗马皇帝；我受到他们的委托，在法国留心采选，买到了一个雕刻精巧的盘子和好几件富丽夺目的珠宝，它们的价值是非常贵重的。我因为在此人地生疏，有些不大放心，想找一处安全寄存的所在。不知道公主愿意替我暂时保管吗？

伊摩琴 愿意愿意；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它们的安全。既然我的丈夫也有他的一份在内，我要把它们藏在我的寝室之中。

阿埃基摩 它们现在放在一只箱子里面，有我的仆人们看守着；既蒙概允，我就去叫他们送来，暂寄一宵；明天一早我就要上船的。

伊摩琴 啊！不，不。

阿埃基摩 是的，请您原谅，要是我延缓了归期，是会失信于人的。为了特意探望公主的缘故，我才从法兰西渡海前来。

伊摩琴 谢谢您跋涉的辛苦；可是明天不要去吧！

阿埃基摩 啊！我非去不可，公主。要是您想叫我带信给尊夫的话，请您就在今晚写好。我不能再耽搁下去，因为呈献礼物是不能误了日期的。

伊摩琴 我就去写起来。请把您的箱子送来吧；我一定把它保管得万无一失，原封不动地还给您。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英国。辛白林王宫前

克洛顿及二贵族上。

克洛顿　有谁像我这般倒楣！刚刚在最后一下的时候，给人把我的球打掉了！我放了一百镑钱在它上面呢，你想我怎么不气；偏偏那个婊子生的猴崽子怪我不该骂人，好像我骂人的话也是向他借来的，我自己连随便骂人的自由都没有啦。

贵族甲　他得到些什么好处呢？您不是用您的球打破了他的头吗？

贵族乙　（旁白）要是那人的头脑也跟这打他的人一般，那么这一下一定会把它全都打出来的。

克洛顿　大爷高兴骂骂人，难道旁人干涉得了吗？哼！

贵族乙　干涉不了，殿下；（旁白）他们总不能割掉他们的耳朵。

克洛顿　婊子生的狗东西！他居然还敢向我挑战！可惜他不是跟我同一阶级的人！

贵族乙　（旁白）否则你们倒是一对傻瓜。

克洛顿　真气死我了。他妈的！做了贵人有什么好处？他们不敢跟我打架，因为害怕王后，我的母亲。每一个下贱的奴才都可以打一个痛快，只有我却像一只没有敌手的公鸡，谁也不敢碰我一碰。

贵族乙　（旁白）你是一只公鸡，也是一只阉鸡；给你套上一顶高冠儿，公鸡，你就叫起来了。

克洛顿　你说什么？

贵族乙　要是每一个被您所开罪的人，您都跟他认真动起手来，那是不适合您殿下的身分的。

克洛顿　那我知道；可是比我低微的人，我就是开罪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对。

贵族乙　嗯，只有殿下才有这样的特权。

克洛顿　可不是吗，我也是这样说的。

贵族甲　您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今天晚上要到宫里来没有？

克洛顿　一个外国人，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贵族乙　（旁白）他自己就是个外来的货色，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贵族甲　来的是一个意大利人；据说是里奥那托斯的一个朋友。

克洛顿　里奥那托斯！一个亡命的恶棍；他既然是他的朋友，不管他是什么人，总之也不是好东西。谁告诉你关于这个外国人的消息的？

贵族甲　您殿下的一个童儿。

克洛顿　我应不应该去瞧瞧他？那不会有失我的身分吗？

贵族甲　您不会失去您的身分，殿下。

克洛顿　我想我的身分是不大容易失去的。

贵族乙　（旁白）你是一个公认的傻子；所以无论你干些什么傻事，总不会失去你傻子的身分。

克洛顿　来，我要瞧瞧这意大利人去。今天我在球场上输去的，今晚一定要在他身上捞回本来。来，我们走吧。

贵族乙　我就来奉陪殿下。（克洛顿及贵族甲下）像他母亲这样一个奸诈的魔鬼，竟生下了这一头蠢驴来！一个用她的头脑制服一切的妇人，她这一个儿子却连二十减二还剩十八都算不出来。唉！可怜的公主，你天仙化人的伊摩琴啊！你有一个受你后母节制的父亲，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制造阴谋的母亲，还有一个比你亲爱的丈夫的无辜放逐和你们的惨痛的分离更可憎可恼的求婚者，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你在挨度着怎样的生活！但愿上天护佑你，保全你的贞操的壁垒，使你的美好的心灵的庙宇不受摇撼，在你自己的立场上坚定站住，等候你流亡的丈夫回来，统治这伟大的国土！（下。）

第二场　卧室。一巨箱在室中一隅

伊摩琴倚枕读书；一宫女侍立。

伊摩琴　谁在那里？海伦吗？

宫女　是我，公主。

伊摩琴　什么时候了？

宫女　快半夜了，公主。

伊摩琴　那么我已经读了三小时了；我的眼睛疲倦得很；替我把我刚才读完的这一页折起来；你也去睡吧。不要把蜡烛移去，让它亮着好了。要是你能够在四点钟醒来，请你叫我一声。睡魔已经攫住我的全身。（宫女下）神啊，我把自己托付你们的保护，求你们不要让精灵鬼怪们侵扰我的梦魂！（睡；阿埃基摩自箱中出。）

阿埃基摩　蟋蟀们在歌唱，人们都在休息之中恢复他们疲劳的精神。我们的塔昆正是像这样蹑手蹑脚，轻轻走到那被他毁坏了贞操的女郎的床前。维纳斯啊，你睡在床上的姿态是多么优美！鲜嫩的百合花，你比你的被褥更洁白！要是我能够接触一下她的肌肤！要是我能够给她一个吻，仅仅一个吻！无比美艳的红玉，化工把它们安放得多么可爱！散布在室内的异香，是她樱唇中透露出来的气息。蜡烛的火焰向她的脸上低俯，想要从她紧闭的眼睫之下，窥视那收藏了的光辉，虽然它们现在被眼睑所遮掩，还可以依稀想见那净澈的纯白和空虚的蔚蓝，那正是太空本身的颜色。可是我的计划是要记录这室内的陈设；我要把一切都写下来：这样这样的图画；那边是窗子；她的床上有这样的装饰；织锦的挂帏，上面织着这样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啊！可是关于她肉体上的一些活生生的记录，才是比一万种琐屑的家具更有力的证明，更可以充实我此行的收获。睡眠啊！你死亡的摹仿者，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让她的知觉像教堂里的墓碑一般漠无所感

吧。下来，下来；（自伊摩琴臂上取下手镯）一点不费力地它就滑落下来了！它是我的；有了这样外表上的证据，一定可以格外加强内心的扰乱，把她的丈夫激怒得发起疯来。在她的左胸还有一颗梅花形的痣，就像莲香花花心里的红点一般：这是一个确证，比任何法律所能造成的证据更有力；这一个秘密将使他不能不相信我已经打开键锁，把她宝贵的贞操偷走了。够了。我好傻！为什么我要把这也记了下来，它不是已经牢牢地钉住在我的记忆里了吗？她读了一个晚上的书，原来看的是忒柔斯的故事；这儿折下的一页，正是菲罗墨拉被迫失身的地方。够了；回到箱子里去，把弹簧关上了。你黑夜的巨龙，走快一些吧，让黎明拨开乌鸦的眼睛！恐惧包围着我的全身；虽然这是一位天上的神仙，我却像置身在地狱之中。（钟鸣）一，二，三；赶快，赶快！（躲入箱内；幕闭。）

第三场　与伊摩琴闺房相接之前室

克洛顿及二贵族上。

贵族甲　您殿下在失败之中那一种镇定的功夫，真是谁也不能仰及的；无论什么人在掷出么点的时候，总比不上您那样的冷静。

克洛顿　一个人输了钱，总是要冷了半截身子，气得说不出话来的。

贵族甲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您殿下这样高贵的耐性。您

在得胜的时候，那火性可大啦。

克洛顿　胜利可以使每一个人勇气百倍。要是我能够得到伊摩琴这傻丫头，我就不愁没有钱化。快天亮啦，是不是？

贵族甲　已经是清晨了，殿下。

克洛顿　我希望这班乐工们会来。人家劝我在清晨为她奏乐；他们说那是会打动她的心的。

乐工等上。

克洛顿　来，调起乐器来吧。要是你们的弹奏能够打动她的心，那么很好；我们还要试试你们的歌唱哩。要是谁也打不动她的心，那么让她去吧；可是我是永远不会灰心的。第一，先来一支非常佳妙的曲调；接着再来一支甜甜蜜蜜的歌儿，配着十分动人的辞句；然后让她自己去考虑吧。

歌

听！听！云雀在天门歌唱，
　旭日早在空中高挂，
天池的流水琮琤作响，
　日神在饮他的骏马；
瞧那万寿菊倦眼慵抬，
　睁开它金色的瞳睛：
美丽的万物都已醒来，
　醒醒吧，亲爱的美人！
　　醒醒，醒醒！

克洛顿　好，你们去吧。要是这一次的奏唱能够打动她的心，我从此再不看轻你们的音乐；要是打不动她的心，那是她

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无论马鬃牛肠，再加上太监的嗓子，都不能把它医治的。（乐工等下。）

贵族乙　王上来了。

克洛顿　我幸亏通夜不睡，所以才能够起身得这么早；他看见我一早就这样献着殷勤，一定会疼我的。

辛白林及王后上。

克洛顿　陛下早安，母后早安。

辛白林　你在这儿门口等候着我的倔强的女儿吗？她不肯出来吗？

克洛顿　我已经向她奏过音乐，可是她理也不理我。

辛白林　她的爱人新遭放逐，她一下子还不能把他忘掉。再过一些时候，等到对他的记忆一天一天淡薄下去以后，她就是你的了。

王后　你千万不要忘了王上的恩德，他总是千方百计，想把你配给他的女儿。你自己也该多用一番功夫，按部就班地进行你的求婚的手续，一切都要见机行事；她越是拒绝你，你越是向她陪小心献殷勤，好像你为她所干的事，都是出于灵感的冲动一般；她吩咐你什么，你都要依从她，只有当她打发你走开的时候，你才可以装聋作哑。

克洛顿　装聋作哑！不！

一使者上。

使者　启禀陛下，罗马派了使臣来了，其中的一个是卡厄斯·路歇斯。

辛白林　一个很好的人，虽然他这次来是怀着敌意的；可是那

不是他的错处。我们必须按照他主人的身分接待他；为了他个人以往对于我们的友谊，我们也必须给他应得的礼遇。我儿，你向你的情人道过早安以后，就到我们这儿来；我还要派你去招待这罗马人哩。来，我的王后。（除克洛顿外均下。）

克洛顿　要是她已经起身，我要跟她谈谈；不然的话，让她一直睡下去做她的梦吧。有人吗？喂！（敲门）我知道她的侍女们都在她的身边。为什么我不去买通她们中间的一个呢？有了钱才可以到处通行；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是呀，只要有了钱，替狄安娜女神看守林子的人也会把他们的鹿偷偷地卖给外人。钱可以让好人含冤而死，也可以让盗贼逍遥法外；嘿，有时候它还会不分皂白，把强盗和好人一起吊死呢。什么事情它做不到？什么事情它毁不了？我要叫她的一个侍女做我的律师，因为我对于自己的案情还有点儿不大明白哩。有人吗？（敲门。）

一宫女上。

宫女　谁在那儿打门？

克洛顿　一个绅士。

宫女　不过是一个绅士吗？

克洛顿　不，他还是一个贵妇的儿子。

宫女　（旁白）有些跟你同样讲究穿着的人，他们倒还夸不出这样的口来呢。——您有什么见教？

克洛顿　我要见见你们公主本人。她打扮好了没有？

宫女　嗯，她还在闺房呢。

克洛顿　这是赏给你的金钱；把你的好消息卖给我吧。

宫女　怎么！把我的好名声也卖给你吗？还是把我认为是合适的话去向她通报？公主来了！

伊摩琴上。

克洛顿　早安，最美丽的人儿；妹妹，让我吻一吻你可爱的手。

（宫女下。）

伊摩琴　早安，先生。您费了太多的辛苦，不过买到了一些烦恼；我所能给您的报答，只有这么一句话：我是不太懂得感激的，我也不肯向随便什么人表示我的谢意。

克洛顿　可是我还是发誓我爱你。

伊摩琴　要是您说这样的话，那对我还是一样；您尽管发您的誓，我是永远不来理会您的。

克洛顿　这不能算是答复呀。

伊摩琴　倘不是因为恐怕您会把我的沉默当作了无言的心许，我本来是不想说话的。请您放过我吧。真的，您的盛情厚意，不过换到我的无礼的轻蔑。您已经得到教训，应该懂得容忍是最大的智慧。

克洛顿　让你这样疯疯癫癫下去，那是我的罪过；我怎么也不愿意的。

伊摩琴　可是傻子医不好疯子。

克洛顿　你叫我傻子吗？

伊摩琴　我是个疯子，所以说你是傻子。要是你愿意忍耐一些，我也可以不再发疯；那么你就不是傻子，我也不是疯人了。我很抱歉，先生，你使我忘记了妇人的礼貌，说了

这么多的废话。请你从此以后，明白我的决心，我是知道我自己的心的，现在我就凭着我的真诚告诉你，我对你是漠不相关的；并且我是那样冷酷无情，我简直恨你；这一点我原来希望你自己觉得，当面说破却不是我的本意。

克洛顿　你对你的父亲犯着不孝的罪名。讲到你自以为跟那下贱的家伙订下的婚约，那么像他那样一个靠着布施长大、吃些宫廷里残羹冷炙的人，这种婚约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虽然在微贱的人们中间——还有谁比他更微贱呢？——男女自由结合是一件可以容许的事，那结果当然不过生下一群黄脸小儿，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可是你是堂堂天潢贵胄，那样的自由是不属于你的，你不能污毁王族的荣誉，去跟随一个卑贱的奴才、一个奔走趋承的下仆、一个奴才的奴才。

伊摩琴　亵渎神圣的家伙！即使你是天神朱庇特的儿子，你也不配做他的侍仆；要是按照你的才能，你能够在他的王国里当一名刽子手的助手，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人家将会妒恨你得到这样一个大好的位置。

克洛顿　愿南方的毒雾腐蚀了他的筋骨！

伊摩琴　他永远不会遭逢灾祸，只有被你提起他的名字才是他最大的不幸。曾经掩覆过他的身体的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在我看起来也比你头上所有的头发更为宝贵，即使每一根头发是一个像你一般的人。啊，毕萨尼奥！

毕萨尼奥上。

克洛顿　“他的衣服”！哼，魔鬼——

伊摩琴　你快给我到我的侍女陶乐雪那儿去——

克洛顿　“他的衣服”！

伊摩琴　一个傻子向我纠缠不清，我又害怕，又恼怒。去，我有一件贵重的饰物，因为自己太大意了，从我的手臂上滑落下来，你去叫我的侍女替我留心找一找；它是你的主人送给我的，即使有人把欧洲无论哪一个国王的收入跟我交换，我也宁死不愿放弃它。我好像今天早上还看见的；昨天夜里还的的确确在我的臂上，我还吻过它哩。我希望它不是飞到我的丈夫那儿去告诉他，说什么我除了他以外，还吻过别人。

毕萨尼奥　它不会不见的。

伊摩琴　我希望这样；去找吧。（毕萨尼奥下。）

克洛顿　你侮辱了我：“他的最破旧的衣服”！

伊摩琴　嗯，我说过这样的话，先生。您要是预备起诉的话，就请找证人来吧。

克洛顿　我要去告诉你的父亲。

伊摩琴　还有您的母亲；她是我的好母后，我希望她会恨透了我。现在我要少陪了，先生，让您去满心不痛快吧。（下。）

克洛顿　我一定要报复。“他的最破旧的衣服”！好。（下。）

第四场　罗马。菲拉里奥家中一室

波塞摩斯及菲拉里奥上。

波塞摩斯　不用担心，先生；要是我相信我能够挽回王上的

心，正像深信她会保持她的贞操一样确有把握，那就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菲拉里奥　您向他设法疏通没有？

波塞摩斯　没有，我只是静候时机，在目前严冬的风雪中颤栗，希望温暖的日子会有一天到来。抱着这样残破的希望，我惭愧不能报答您的盛情；万一抱恨而终，只好永负大恩了。

菲拉里奥　能够和盛德的君子同堂共处，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可以抵偿我为您所尽的一切微劳而有余。你们王上现在大概已经听到了伟大的奥古斯特斯的旨意；卡厄斯·路歇斯一定会不辱他的使命。我想贵国对于罗马的军威是领教过的，余痛未忘，这一次总不会拒绝纳贡偿欠的条款的。

波塞摩斯　虽然我不是政治家，也不会成为政治家，可是我相信这一次将会引起一场战争。你们将会听到目前驻屯法兰西的大军不久在我们无畏的不列颠登陆的消息，可是英国是决不会献纳一文钱的财物的。我们国内的人已经不像当初裘力斯·凯撒讥笑他们迟钝笨拙的时候那样没有纪律了，要是他尚在人世，一定会惊愁于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纪律再加上他们的勇气，将会向他们的赞美者证明他们是世上最善于改进的民族。

菲拉里奥　瞧！阿埃基摩！

阿埃基摩上。

波塞摩斯　最敏捷的驯鹿载着你在陆地上奔驰，四方的风吹

着你的船帆，所以你才会这样快就回来了。

菲拉里奥　欢迎，先生。

波塞摩斯　我希望你所得到的简捷的答复，是你提早归来的原因。

阿埃基摩　你的爱人是我所见到过的女郎中间最美丽的一个。

波塞摩斯　而且也是最好的一个；要不然的话，让她的美貌在窗孔里引诱邪恶的人们，跟着他们堕落了吧。

阿埃基摩　这儿的信是给你的。

波塞摩斯　我相信是好消息。

阿埃基摩　大概是的。

菲拉里奥　你在英国的时候，卡厄斯·路歇斯是不是在英国宫廷里？

阿埃基摩　那时候他们正在等候他，可是还没有到。

波塞摩斯　那么暂时还不至于有事。这一颗宝石还是照旧发着光吗？或者你嫌它戴在手上太黯淡了？

阿埃基摩　要是我失去了它，那么我就要失去和它价值相等的黄金。我在英国过了这样甜蜜而短促的一夜，即使路程再远一倍，我也愿意再作一次航行，再享一夜这样温存的艳福。这戒指我已经赢到了。

波塞摩斯　这钻石太坚硬了，它的棱角是会刺人的。

阿埃基摩　一点不，你的爱人是这样一位容易说话的女郎。

波塞摩斯　先生，不要把你的失败当作一场玩笑；我希望你知道我们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阿埃基摩　好先生，要是你没有把我们的约定作为废纸，那么我们的友谊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假如这次我没有把关于你的爱人的消息带来，那么我承认我们还有进一步推究的必要，可是现在我宣布我已经把她的贞操和你的戒指同时赢到了；而且我也没有对不起她或是对不起你的地方，因为这都是出于你们两人自愿的。

波塞摩斯　要是你果然能够证明你已经和她发生了枕席上的关系，那么我的友谊和我的戒指都是属于你的；要不然的话，你这样污蔑了她的纯洁的贞操，必须用你的剑跟我一决雌雄，我们两人倘不是一死一生，就得让两柄无主的剑留给无论哪一个经过的路人收拾了去。

阿埃基摩　先生，我将要向你详细叙述我所见所闻的一切，它们将会是那样逼真，使你不能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发誓证明它们的真实，可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准许我不必多此一举，因为你自己将会觉得那是不需要的。

波塞摩斯　说吧。

阿埃基摩　第一，她的寝室——我承认我并没有在那儿睡过觉，可是一切值得注目的事物，都已被我饱览无遗了——那墙壁上张挂着用蚕丝和银线织成的锦毡，上面绣着华贵的克莉奥佩特拉和她的罗马英雄相遇的故事，昔特纳斯的河水一直泛滥到岸上，也许因为它载着太多的船只，也许因为它充满了骄傲；这是一件非常富丽堂皇的作品，那技术的精妙和它本身的价值简直不分高下；我真不信世上会有这样珍奇而工致的杰作，因为它的真实的

生命——

波塞摩斯　这是真的；不过也许你曾经在这儿听我或是别人谈起过。

阿埃基摩　我必须用更详细的叙述证明我的见闻的真确。

波塞摩斯　是的，否则你的名誉将会受到损害。

阿埃基摩　火炉在寝室的南面，火炉上面雕刻着贞洁的狄安娜女神出浴的肖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栩栩如生的雕像；那雕刻师简直是无言的化工，他的作品除了不能行动，不能呼吸以外，一切都超过了大自然的杰作。

波塞摩斯　这你也可以从人家嘴里听到，因为它是常常被人称道的。

阿埃基摩　寝室的屋顶上装饰着黄金铸成的小天使；她的炉中的薪架，我几乎忘了，是两个白银塑成的眉目传情的小爱神，各自翘着一足站着，巧妙地凭靠在他们的火炬之上。

波塞摩斯　这就是她的贞操！就算你果然看见这一切——你的记忆力是值得赞美的——可是单单把她寝室里的陈设描写一下，却还不能替你保全你所押下的赌注。

阿埃基摩　那么，要是你的脸色会发白的话，请你准备起来吧。准许我把这宝贝透一透空气；瞧！（出手镯示波塞摩斯）它又到你眼前来了。它必须跟你那钻石戒指配成一对；我要把它们保藏起来。

波塞摩斯　神啊！再让我瞧一瞧。这就是我留给她的那手镯吗？

阿埃基摩　先生，我谢谢她，正是那一只。她亲自从她的臂上捋了下来；我现在还仿佛能想见她当时的光景；她的美妙的动作超过了她的礼物的价值，可是也使它变得格外贵重。她把它给了我，还说她曾经一度对它十分重视。

波塞摩斯　也许她取下这手镯来，是要请你把它送给我的。

阿埃基摩　她在信上向你这样写着吗？

波塞摩斯　啊！不，不，不，这是真的。来，把这也拿去；（以戒指授阿埃基摩）它就像一条毒龙，看它一眼也会致人于死命的。让贞操不要和美貌并存，真理不要和虚饰同在；有了第二个男人插足，爱情就该抽身退避。女人的誓言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因为她们本来不知道名节是什么东西。啊！无限的虚伪！

菲拉里奥　宽心一些，先生，把您的戒指拿回去；它还不能就算被他赢到哩。这手镯也许是她偶然遗失；也许——谁知道是不是她的侍女受人贿赂，把它偷出来的？

波塞摩斯　很对，我希望他是这样得到它的。把我的戒指还我。向我提出一些比这更可靠的关于她肉体上的证据；因为这是偷来的。

阿埃基摩　凭着朱庇特发誓，这明明是她从臂上取下来给我的。

波塞摩斯　你听，他在发誓，凭着朱庇特发誓了。这是真的；不，把那戒指留着吧；这是真的。我确信她不会把它遗失；她的侍女们都是矢忠不贰的；她们会受一个不相识者的贿诱，把它偷了出来！不可能的事！不，他已经享受过

她的肉体了；她用这样重大的代价，买到一个淫妇的头衔：这就是她的失贞的铁证。来，把你的酬劳拿了去；愿地狱中一切恶鬼为了争夺你而发生内讧吧！

菲拉里奥　先生，宽心一些吧；对于一个信心很深的人，这还不够作为充分的证据。

波塞摩斯　不必多说，她已经被他奸污了。

阿埃基摩　要是你还要找寻进一步的证据，那么在她那值得被人爱抚的酥胸之下，有一颗小小的痣儿，很骄傲地躺在这销魂蚀骨的所在。凭着我的生命起誓，我情不自禁地吻了它，虽然那给我很大的满足，却格外燃起了我的饥渴的欲望。你还记得她身上的这一颗痣吗？

波塞摩斯　嗯，它证实了她还有一个污点，大得可以充塞整个的地狱。

阿埃基摩　你愿意再听下去吗？

波塞摩斯　少卖弄一些你的数学天才吧；不要一遍一遍地向我数说下去；只一遍就抵得过一百万次了！

阿埃基摩　我可以发誓——

波塞摩斯　不用发誓。要是你发誓说你没有干这样的事，你就是说谎；要是你否认奸污了我的妻子，我就要杀死你。

阿埃基摩　我什么都不否认。

波塞摩斯　啊！我希望她就在我的眼前，让我把她的肢体一节一节撕得粉碎。我要到那里去，走进她的宫里，当着她父亲的面前撕碎她。我一定要干些什么——（下。）

菲拉里奥　全然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你已经胜利了。让我们

跟上他去，解劝解劝他，免得他在盛怒之下，干出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来。

阿埃基摩　我很愿意。（同下。）

第五场　同前。另一室

波塞摩斯上。

波塞摩斯　难道男人们生到这世上来，一定要靠女人的合作的吗？我们都是私生子，全都是。被我称为父亲的那位最可尊敬的人，当我的母亲生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哪一个人造下了我这冒牌的赝品；可是我的母亲在当时却是像狄安娜一般圣洁的，正像现在我的妻子擅着无双美誉一样。啊，报复！报复！她不让我享受我的合法的欢娱，常常劝诫我忍耐自制，她的神情是那样的贞静幽娴，带着满脸的羞涩，那楚楚可怜的样子，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见了心软；我以为她是像没有被太阳照临的白雪一般皎洁的。啊，一切的魔鬼们！这卑鄙的阿埃基摩在一小时之内——也许还不到一小时的工夫？——也许他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像一头日耳曼的野猪似的，一声叫喊，一下就扑了上去，除了照例的半推半就以外，并没有遭遇任何的反抗。但愿我能够在我自己的一身之内找到哪一部分是女人给我的！因为我断定男人的罪恶的行动，全都是女人遗留给他的性质所造成的：说谎是女人的天性；谄媚也是她的；欺骗也是她的；淫

邪和猥亵的思想，都是她的、她的；报复也是她的本能；野心、贪欲、好胜、傲慢、虚荣、诽谤、反复，凡是一切男人所能列举、地狱中所知道的罪恶，或者一部分，或者全部分，都是属于她的；不，简直是全部分；因为她们即使对于罪恶也没有恒心，每一分钟都要更换一种新的花样。我要写文章痛骂她们、厌恶她们、咒诅她们。可是这还不是表示真正的痛恨的最好的办法，我应该祈求神明让她们如愿以偿，因为她们自己招来的痛苦，是远胜于魔鬼所能给与她们的灾祸的。（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英国。辛白林宫中大厅

辛白林、王后、克洛顿及群臣自一门上；卡厄斯·路歇斯及侍从等自另一门上。

辛白林 现在告诉我们，奥古斯特斯·凯撒有什么赐教？

路歇斯 我们的先皇裘力斯·凯撒——他的记忆至今存留在人们心目之中，他的赫赫的威名将要永远流传于众口——当他征服贵国的时候，正是令叔凯西伯兰当国，他的卓越的功业，是素来为凯撒所称道的；那时令叔曾经答应每年向罗马献纳三千镑的礼金，传诸后嗣，永为定例，可是近年来陛下却没有履行这一项义务。

王后 为了免得你们惊讶起见，我们将要从此废除这一项成例。

克洛顿 也许要经过许多的凯撒才会再有这样一个裘力斯出现。英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们自己的鼻子爱怎样生长就怎样生长，用不着向任何人付款。

王后 当初他们凭借威力，夺去我们独立自强的机会，现在这

样的机会又重新到我们手里了。陛下不要忘了先王们缔造的辛勤，也不要忘了我们这岛上天然的形势，它正像海神的苑囿一般，周遭环绕着峻峭的危岩、咆哮的怒浪和广漠的沙碛，敌人们的船只一近滩岸，就会连桅樯一起陷入沙内。凯撒曾经在这儿得到过一次小小的胜利，可是他的"我来，我看见，我征服"的豪语，却不是在这儿发表的。他曾经两次被我们击退，驱出海岸之外，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痛心的耻辱；他的船舶——可怜的无用的泡沫！——在我们可怕的海上，就像随波浮沉的蛋壳一般，一碰到我们的岩石就撞为粉碎。为了庆祝那一次的胜利，著名的凯西伯兰——他曾经一度几乎使凯撒屈服于他的宝剑之下，啊，反复无常的命运！——下令全国举起欢乐的火炬，每一个不列颠人都扬眉吐气，勇敢百倍。

克洛顿　得啦，什么礼金我们也不付的。我们的国势已经比当初强了许多；而且我说过的，你们也不会再有那样一位凯撒；也许别的凯撒也有弯曲的鼻子，可是谁也不会再有那样挺直的手臂了。

辛白林　我儿，让你的母亲说下去。

克洛顿　在我们中间还有许多人有着像凯西伯兰一样坚强的铁腕；我并不说我也是一个，可是我的手却也不怕和人家周旋。为什么要我们献纳礼金？要是凯撒能够用一张毯子遮住太阳，或是把月亮藏在他的衣袋里，那么我们为了需要光明的缘故，只好向他献纳礼金；要不然的话，阁下，请您还是不用提起礼金这两个字吧。

辛白林　你必须知道，在包藏祸心的罗马人没有向我们勒索这一笔礼金以前，我们本来是自由的；凯撒的囊括世界的雄心，使他不顾一切阻力，把桎梏套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是尚武好勇的民族，当然要挣脱这一种难堪的束缚。我们当时就曾向凯撒说过，我们的祖先就是为我们制定法律的慕尔缪歇斯，他的神圣的宪章已经在凯撒的武力之下横遭摧残；凭着我们所有的力量，恢复我们法纪的尊严，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因此而触怒罗马，也在所不顾。慕尔缪歇斯制定我们的法律，他是第一个戴上黄金的宝冠即位称王的不列颠人。

路歇斯　我很抱歉，辛白林，我必须向你宣告奥古斯特斯·凯撒是你的敌人；在凯撒麾下奔走服役的国王，是比你全国所有的官吏更多的。我现在用凯撒的名义，通知你战争和混乱的命运已经临到你的头上，无敌的雄师不久就要开入你的国境之内，请准备着吧。现在我的挑战的使命已经完毕，让我感谢你给我的优渥的礼遇。

辛白林　你是我们的嘉宾，卡厄斯。我曾经从你们凯撒的手里受到骑士的封号；我的少年时代大半是在他的麾下度过，是他启发了我荣誉的观念；为了不负他的训诲起见，我必须全力保持我的荣誉。我知道巴诺尼亚人和达尔迈西亚人已经为了争取他们的自由而揭竿奋起了；凯撒将会知道不列颠人不是麻木不仁的民族，决不会看着这样的前例而无动于衷的。

路歇斯　让事实证明一切吧。

克洛顿　我们的王上向您表示欢迎。请您在我们这儿多玩一两天。要是以后您要跟我们用另一副面目相见，您必须在海水的拱卫中间找寻我们；要是您能够把我们驱逐出去，我们的国土就是你们的；要是你们的冒险失败了，那却便宜了我们的乌鸦，可以把你们的尸体饱餐一顿；事情就是这样完结。

路歇斯　很好，阁下。

辛白林　我知道你们主上的意思，他也知道我的意思。我现在所要向你说的唯一的话，就是“欢迎”！（同下。）

第二场　同前。另一室

毕萨尼奥上，读信。

毕萨尼奥　怎么！犯了奸淫！你为什么不写明这是哪一个鬼东西捏造她的谣言？里奥那托斯！啊，主人！什么毒药把你的耳朵麻醉了？哪一个毒手毒舌的、奸恶的意大利人向你搬弄是非，你会这样轻易地听信他？不忠实！不，她是因为忠贞不贰而受尽折磨，像一个女神一般，超过一切妻子所应尽的本分，她用过人的毅力，抵抗着即使贞妇也不免屈服的种种胁迫。啊，我的主人！你现在对她所怀的卑劣的居心，恰恰和你低微的命运相称。嘿！我必须杀死她，是因为我曾经立誓尽忠于你的命令吗？我，她？她的血？要是必须这样才算尽了一个仆人的责任，那么我宁愿永远不要做人家的忠仆。我的脸上难道竟是

这样冷酷无情，会动手干这种没有人心的事吗？“此事务须速行无忽。余已遵其请求，另有一函致达彼处，该信将授汝以机会。”啊，可恶的书信！你的内容正像那写在你上面的墨水一般黑。无知无觉的纸片，你做了这件罪行的同谋者，你的外表却是这样处女般的圣洁吗？瞧！她来了。我必须把主人命令我做的事隐瞒起来。

伊摩琴上。

伊摩琴　啊，毕萨尼奥！

毕萨尼奥　公主，这儿有一封我的主人寄来的信。

伊摩琴　谁？你的主？那就是我的主里奥那托斯。啊！要是有哪一个占星的术士熟悉天上的星辰，正像我熟悉他的字迹一样，那才真算得学术湛深，他的慧眼可以观察到未来的一切。仁慈的神明啊，但愿这儿写着的，只是爱，是我主的健康，是他的满足，可是并不是他对于我们两人远别的满足；让这一件事使他悲哀吧，有些悲哀是有药饵的作用的，这一种悲哀也是，因为它可以滋养爱情；但愿他一切满足，只除了这一件事！好蜡，原谅我，造下这些把心事密密封固的锁键的蜂儿们啊，愿你们有福！好消息，神啊！“噫，至爱之人乎！设卿不愿与仆更谋一面，则将重创仆心；纵令仆为卿父所获而被处极刑，其惨痛尚不若如是之甚。仆今在密尔福德港之堪勃利亚；倘蒙垂怜，幸希临视，否则悉随卿意可耳。山海之盟，永矢勿谖；爱慕之忱，与日俱进。敬祝万福！里奥那托斯·波塞摩斯手启。”啊！但愿有一匹插翅的飞马！你听见吗，毕萨尼

奥？他在密尔福德港；读了这封信，再告诉我到那里去有多少路。要是一个事情并不重要的人，费了一星期的跋涉，就可以走到那里，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在一天之内飞步赶到？所以，忠心的毕萨尼奥——你也像我一样渴想着见一见你主人的面的；啊！让我改正一句，你虽然思念你的主人，可是并不像我一样；你的思念之心是比较淡薄的；啊！你不会像我一样，因为我对于他的爱慕超过一切的界限——说，用大声告诉我——爱情的顾问应该用充耳的雷鸣震聋听觉——到这幸福的密尔福德有多少路程，同时告诉我威尔士何幸而拥有这样一个海港；可是最重要的，你要告诉我，我们怎么可以从这儿逃走出去，从出走到回来这一段时间，用怎样的计策才可以遮掩过他人的耳目；可是第一还是告诉我逃走的方法。为什么要在事前预谋掩饰？这问题我们尽可慢慢再谈。说，我们骑着马每一小时可以走几哩路？

毕萨尼奥　从日出到日没，公主，二十哩路对于您已经足够了，也许这样还嫌太多。

伊摩琴　嗳哟，一个骑了马去上刑场的人，也不会走得这样慢。我曾经听说有些赛马的骑士，他们的马走得比沙漏中的沙还快。可是这些都是傻话。去叫我的侍女诈称有病，说她要回家去看看她的父亲；然后立刻替我备下一身骑装，不必怎样华贵，只要适宜于一个小乡绅的妻子的身分就得了。

毕萨尼奥　公主，您最好还是考虑一下。

伊摩琴　我只看见我前面的路，朋友；这儿的一切，或是以后发生的事情，都笼罩在迷雾之中，望去只有一片的模糊。去吧，我求求你；照我的吩咐做去。不用再说别的话语，密尔福德是我唯一的去处。（同下。）

第三场　威尔士。山野，有一岩窟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及阿维拉古斯自山洞中上。

培拉律斯　真好的天气！像我们这样住在低矮的屋宇下的人，要是深居不出，那才是辜负了天公的厚意。弯下身子来，孩子们；这一个洞门教你们怎样崇拜上天，使你们在清晨的阳光之中，向神圣的造物者鞠躬致敬。帝王的宫门是高敞的，即使巨人们也可以高戴他们丑恶的头巾，从里面大踏步走出来，而无须向太阳敬礼。晨安，你美好的苍天！我们虽然住在岩窟之中，却不像那些高楼大厦中的人们那样对你冷淡无情。

吉德律斯　晨安，苍天！

阿维拉古斯　晨安，苍天！

培拉律斯　现在要开始我们山间的狩猎。到那边山上去，你们的腿是年轻而有力的；我只好在这儿平地上跑跑。当你们在上面看见我只有乌鸦那么大小的时候，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所处的地位，正可以显示出万物的渺小和自己的崇高；那时你们就可以回想到我曾经告诉你们的关于宫廷、君主和战争的权谋的那些故事，功业成就之时，也

就是藏弓烹狗之日；想到了这一些，可以使我们从眼前所见的一切事物之中获得教益，我们往往可以这样自慰，硬壳的甲虫是比奋翼的猛鹰更为安全的。啊！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比小心翼翼地恭候着他人的叱责、受了贿赂而无所事事、穿着不用钱买的绸缎的那种生活更高尚、更富有、更值得自傲吗？那些受人供养、非但不知报答、还要人家向他脱帽致敬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不能跟我们相比的。

吉德律斯　您这些话是根据您的经验而说的。我们是羽毛未丰的小鸟，从来不曾离巢远飞，也不知道家乡之外，还有什么天地。要是平静安宁的生活是最理想的生活，也许这样的生活是最美满的；对于您这样一位饱尝人世辛酸的老人家，当然会格外觉得它的可爱；可是对于我们，它却是愚昧的暗室、卧榻上的旅行、不敢跨越一步的负债者的牢狱。

阿维拉古斯　当我们像您一样年老的时候，我们有些什么话可以向人诉说呢？当我们听见狂暴的风雨打击着黑暗的严冬的时候，在我们阴寒的洞窟之内，我们应该用些什么谈话，来排遣这冷冰冰的时间呢？我们什么都没有见过。我们全然跟野兽一样，在觅食的时候，我们是像狐狸一般狡狯、像豺狼一般凶猛的；我们的勇敢只是用来追逐逃走的猎物。正像被囚的鸟儿一样，我们把笼子当作了唱歌的所在，高唱着我们的羁囚。

培拉律斯　你们说的是什么话！要是你们知道城市中的榨取

掠夺，亲自领略过那种抽筋刮髓的手段；要是你们知道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去留都是同样的困难，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即使幸免陨越，那如履薄冰的惴惧，也就够人受了；要是你们知道战争的困苦，为了名誉和光荣，追寻着致命的危险，一旦身死疆场，往往只留下几行诬谤的墓铭，记录他生前的功业；是的，立功遭谴，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事，最使人难堪的，你还必须恭恭敬敬地陪着小心，接受那有罪的判决。孩子们啊！世人可以在我身上读到这一段历史：我的肉体上留着罗马人刀剑的伤痕，我的声誉一度在最知名的人物之间忝居前列；我曾经邀辛白林的眷宠；当人们谈起战士的时候，我的名字总离不了他们的嘴边；那时我正像一株枝头满垂着果子的大树，可是在一夜之间，狂风突起或是盗贼光临，由你们怎么说都可以，摇落了我的成熟的果实，不，把我的叶子都一起摇了下来，留下我这枯干秃枝，忍受着风霜的凌虐。

吉德律斯　不可靠的恩宠！

培拉律斯　我屡次告诉你们，我并没有犯什么过失，可是我的完整的荣誉，敌不了那两个恶人的虚伪的誓言，他们向辛白林发誓说我和罗马人密谋联络。自从我那次被他们放逐以后，这二十年来，这座岩窟和这一带土地就成为我的世界，我在这儿度着正直而自由的生活，在我整个的前半生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向上天掬献我的虔诚的感谢。可是到山岭上去吧！这不是猎人们的语言。谁最先把鹿捉到，谁就是餐席上的主人，其余的两人

将要成为他的侍者；我们无须担心有人下毒，像那些豪门中的盛筵一样。我在山谷里和你们会面吧。（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同下）天性中的灵明是多么不容易掩没！这两个孩子一些不知道他们是国王的儿子；辛白林也永远梦想不到他们尚在人间。他们以为我是他们的父亲；虽然他们是在这俯腰曲背的卑微的洞窟之中教养长大，他们的雄心却可以冲破王宫的屋顶，他们过人的天性，使他们在简单渺小的事物之中显示出他们高贵的品格。这一个波里多，辛白林的世子，不列颠王统的继承者，吉德律斯是他的父王为他所取的本名——神啊！当我坐在三脚凳上，向他讲述我的战绩的时候，他的心灵就飞到了我的故事的中间；他说，“我的敌人也是这样倒在地上，我也是这样把我的脚踏住他的脖子；”就在那时候，他的高贵的血液升涨到他的颊上，他流着汗，他的幼稚的神经紧张到了极度，他装出种种的姿势，表演着我所讲的一切情节。他的弟弟凯德华尔，——阿维拉古斯是他的本名——也像他哥哥一样，常常把生命注入我的叙述之中，充分表现出他活跃的想像。听！猎物已经赶起来了。辛白林啊！上天和我的良心知道，你不应该把我无辜放逐；为了一时气愤，我才把这两个孩子偷了出来，那时候一个三岁，一个还只有两岁；因为你褫夺了我的土地，我才想要绝灭你的后嗣。尤莉菲尔，你是他们的乳母，他们把你当作他们的母亲，每天都要到你的墓前凭吊。我自己，培拉律斯，现在化名为摩根，是他们心目中的亲生严父。打猎已经完

毕了。（下。）

第四场 密尔福德港附近

毕萨尼奥及伊摩琴上。

伊摩琴 当我们下马的时候，你对我说那地方没有几步路就可以走到；我的母亲生我那天渴想着看一看我的那种心理，还不及我现在盼望他的热切。毕萨尼奥！朋友！波塞摩斯在哪儿？你这样呆呆地睁大了眼睛，心里在转些什么念头？为什么你要深深地叹息？要是照你现在的形状描成一幅图画，人家也会从它上面看出一副茫然若失的心情。拿出勇敢一些的气概来吧，否则我将惶惑不安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用那么冷酷的眼光，把这一封信交给我？假如它是盛夏的喜讯，你应该笑逐颜开；假如它是严冬的噩耗，那么继续保持你这副脸相吧。我的丈夫的笔迹！那为毒药所麻醉的意大利已经使他中了圈套，他现在是在不能自拔的窘境之中。说，朋友；我自己读下去也许是致命的消息，从你嘴里说出来或者可以减轻一些它的严重的性质。

毕萨尼奥 请您念下去吧；您将要知道我是最为命运所蔑视的一个倒楣的家伙。

伊摩琴 "毕萨尼奥乎，尔之女主人行同娼妓，证据凿凿，皆为余所疾首痛心，永志不忘者。此言并非无端之猜测，其确而可信，殆无异于余心之悲痛；耿耿此恨，必欲一雪而后

快。毕萨尼奥乎，尔之忠诚倘未因受彼濡染而变色，则尔当手刃此妇，为余尽报复之责。余已致函彼处，嘱其至密尔福德港相会，此实为尔下手之良机。设尔意存迟疑，不果余言，则彼之丑行，尔实与谋；一为失贞之妇，一为不忠之仆，余之愤怒将兼及尔身。”

毕萨尼奥　我何必拔出我的剑来呢？这封信已经把她的咽喉切断了。不，那是谣言，它的锋刃比刀剑更锐利，它的长舌比尼罗河中所有的毒蛇更毒，它的呼吸驾着疾风，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散播它的恶意的诽谤；宫廷之内、政府之中、少女和妇人的心头，以至于幽暗的坟墓，都是这恶毒的谣言伸展它的势力的所在。您怎么啦，公主？

伊摩琴　失贞！怎么叫做失贞？因为思念他而终宵不寐吗？一点钟又一点钟地流着泪度过吗？在倦极入睡的时候，因为做了关于他的恶梦而哭醒转来吗？这就是失贞，是不是？

毕萨尼奥　唉！好公主！

伊摩琴　我失贞！问问你的良心吧！阿埃基摩，你曾经说过他怎样怎样放荡，那时候我瞧你像一个恶人；现在想起来，你的面貌还算是好的。哪一个涂脂抹粉的意大利淫妇迷住了他；可怜的我是已经陈旧的了，正像一件不合时式的衣服，挂在墙上都嫌刺目，所以只好把它撕碎；让我也被你们撕得粉碎吧！啊！男人的盟誓是妇女的陷阱！因为你的变心，夫啊！一切美好的外表将被认为是掩饰奸恶的面具；它不是天然生就，而是为要欺骗妇女而套上

去的。

毕萨尼奥　好公主，听我说。

伊摩琴　正人君子的话，在当时往往被认为虚伪；奸诈小人的眼泪，却容易博取人们的同情。波塞摩斯，你的堕落将要影响到一切俊美的男子，他们的风流秀雅，将要成为诈伪欺心的标记。来，朋友，做一个忠实的人，执行你主人的命令吧。当你看见他的时候，请你向他证明我的服从。瞧！我自己把剑拔出来了；拿着它，把它刺进我的爱情的纯洁的殿堂——我的心坎里去吧。不用害怕，它除了悲哀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你的主人不在那儿，他本来是它唯一的财富。照他的吩咐实行，举起你的剑来。你在正大的行动上也许是勇敢的，可是现在你却像一个懦夫。

毕萨尼奥　去，万恶的武器！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手。

伊摩琴　不，我必须死；要是我不死在你的手里，你就不是你主人的仆人。我的软弱的手没有自杀的勇气，因为那是为神圣的教条所禁止的。来，这儿是我的心。它的前面还有些什么东西；且慢！且慢！我们要撤除一切的防御，像剑鞘一般服贴顺从。这是什么？忠实的里奥那托斯的金科玉律，全变成了异端邪说！去，去，我的信心的破坏者！我不要你们再做我的心灵的护卫了。可怜的愚人们是这样信任着虚伪的教师；虽然受欺者的心中感到深刻的剧痛，可是欺诈的人也逃不了更痛苦的良心的谴责。你，波塞摩斯，你使我反抗我的父王，把贵人们的求婚蔑弃不顾，今后你将会知道这不是寻常的行动，而是需要希

有的勇气的。我还要为你悲伤，当我想到你现在所贪恋的女人，一旦把你厌弃以后，我的记忆将要使你感到怎样的痛苦。请你赶快动手吧；羔羊在向屠夫恳求了；你的刀子呢？这不但是你主人的命令，也是我自己的愿望，你不该迟疑畏缩。

毕萨尼奥　啊，仁慈的公主！自从我奉命执行这一件工作以来，我还不曾有过片刻的安睡。

伊摩琴　那么快把事情办好，回去睡觉吧。

毕萨尼奥　我要等熬瞎了眼睛才去哩。

伊摩琴　那么为什么接受这一件使命？为什么为了一个虚伪的借口，走了这么多的路？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们两人的行动，我们马儿的跋涉，都为着什么？为什么浪费这么多的时间？为什么要引起宫廷里对于我的失踪的惊疑？——那边我是准备再也不回去的了。——为什么你已经走到你的指定的屠场，那被选中的鹿儿就在你的面前，你又改变了你的决意？

毕萨尼奥　我的目的只是要迁延时间，逃避这样一件罪恶的差使。我已经在一路上盘算出一个办法。好公主，耐心听我说吧。

伊摩琴　说吧，尽你说到舌敝唇焦。我已经听见说我是个娼妓，我的耳朵早被谎话所刺伤，任何的打击都不能使它感到更大的痛苦，也没有哪一根医生的探针可以探测我的伤口有多么深。可是你说吧。

毕萨尼奥　那么，公主，我想您是不会再回去的了。

伊摩琴　那当然啦，你不是带我到这儿来杀死我的吗？

毕萨尼奥　不，不是那么说。可是我的智慧要是跟我的良心一样可靠，那么我的计策也许不会失败。我的主人一定是受了人家欺骗；不知哪一个恶人，嗯，一个千刁万恶的恶人，用这种该死的手段中伤你们两人的感情。

伊摩琴　一定是哪一个罗马的娼妓。

毕萨尼奥　不，凭着我的生命起誓。我只要通知他您已经死了，按照他的吩咐，寄给他一些血证；您从宫廷里失踪的消息，可以使他对于这件事深信不疑。

伊摩琴　嗳哟，好人儿，你叫我干些什么事？住在什么地方？怎样生活下去？我的丈夫认为我已经死去了，我的生命中还有什么乐趣？

毕萨尼奥　要是您还愿意回到宫里去——

伊摩琴　没有宫廷，没有父亲；再也不要受那个粗鲁的、尊贵的、愚蠢的废物克洛顿的烦扰！那克洛顿，他的求爱对于我就像敌军围攻一样可怕。

毕萨尼奥　要是不回宫里去，那么您就不能住在英国。

伊摩琴　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呢？难道一切的阳光都是照在英国的吗？除了英国之外，别的地方都是没有昼夜的吗？在世界的大卷册中，我们的英国似乎附属于它，却并不是它本身的一部分；她是广大的水池里一个天鹅的巢。请你想一想，英国以外也是有人居住的。

毕萨尼奥　我很高兴您想到别的地方。罗马的使臣路歇斯明天要到密尔福德港来了。要是您能够适应您目前的命运，

改变一下您的装束——因为照您现在这样子，对于您是不大安全的——您就可以走上一条康庄大道，饱览人世间的形形色色；而且也许还可以接近波塞摩斯所住的地方，即使您看不见他的一举一动，至少也可以从人们的传说之中，每小时听到关于他的确实的消息。

伊摩琴　啊！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只要对于我的名节没有毁损，即使冒一些危险，我也愿意一试。

毕萨尼奥　好，那么听我说来。您必须忘记您是一个女人，把命令换了服从，把女人本色的怕事和小心，换了放肆的大胆；您必须把讥笑的话随时挂在口头；您必须应答敏捷，不怕得罪别人，还要像鼬鼠一般喜欢吵架；而且您必须忘掉您有一张世间最珍贵的面庞，让它去受遍吻一切的阳光的贪馋的抚摩，虽然太忍心了，可是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最后，您必须忘掉那曾经使天后朱诺妒恨的一切繁细而工致的修饰。

伊摩琴　得啦，说简单一些。我明白你的用意，差不多已经变成一个男人啦。

毕萨尼奥　第一，您要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个男人。我因为预先想到这一层，早已把紧身衣、帽子、长袜和一切应用的物件一起准备好，它们都在我的衣包里面。您穿起了这样的服装，再摹仿一些像您这样年龄的青年男子们的神气，就可以到尊贵的路歇斯面前介绍您自己，请求他把您收留，对他说，您能够侍候他的左右，对于您是一件莫大的幸事。要是他有一对鉴赏音乐的耳朵，听了您这样娓娓

动人的说话，一定会非常高兴地拥抱您，因为他不但为人正直，而且秉性也是非常仁慈。您在外面的费用，一切都在我身上；我一定会随时供给您的。

伊摩琴　你是天神们赐给我的唯一的安慰。去吧；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考虑，可是我们将要利用时间给与我们的机会。我已经下了决心，实行这样的尝试，并且准备用最大的勇气忍受一切。你去吧。

毕萨尼奥　好，公主，我们必须这样匆匆地分手了，因为我怕他们不见我的踪迹，会疑心到是我骗诱您从宫中出走的。我的尊贵的女主人，这儿有一个小匣子，是王后赐给我的，里面藏着灵奇的妙药；要是您在海上晕船，或是在陆地上感到胸腹作恶，只要服下一点点儿，就可以药到病除。现在您快去找一处有树木荫蔽的所在，把您的男装换起来吧。愿天神们领导您到最幸福的路上！

伊摩琴　阿门。我谢谢你。（各下。）

第五场　辛白林宫中一室

辛白林、王后、克洛顿、路歇斯、群臣及侍从等上。

辛白林　再会吧，恕不远送了。

路歇斯　谢谢陛下。敝国皇帝已经有命令来，我不能不回去。我很抱憾我必须回国复命，说您是我的主上的敌人。

辛白林　阁下，我的臣民不愿忍受他的束缚；要是我不能表示出比他们更坚强的态度，那是有失一个国王的身分的。

路歇斯　是的，陛下。我还要向您请求派几个人在陆地上护送我到密尔福德港。娘娘，愿一切快乐降在您身上！

王后　愿您也享受同样的快乐！

辛白林　各位贤卿，你们护送路歇斯大人安全到港，一切应有的礼节，不可疏忽。再会吧，高贵的路歇斯。

路歇斯　把您的手给我，阁下。

克洛顿　接受我这友谊的手吧；可是从今以后，我们是要化友为敌了。

路歇斯　阁下，结果还不知道胜败谁属哩。再会！

辛白林　各位贤卿，不要离开尊贵的路歇斯；等他渡过了塞汶河，你们再回来吧。祝福！（路歇斯及群臣下。）

王后　他含怒而去；可是我们已向他说明了立场，那正是我们的光荣。

克洛顿　这样才好；勇敢的不列颠人谁都希望有这么一天。

辛白林　路歇斯早已把这儿的一切情形通知他的皇帝了，所以我们应该赶快把战车和马队调集完备。他们已经驻扎在法兰西的军队马上就可以传令出发，向我们的国境开始攻击。

王后　这不是随便可以混过去的事情；我们必须奋起全力，迅速准备我们御敌的工作。

辛白林　幸亏我们早已预料到这一着，所以才能够有恃无恐。可是，我的好王后，我们的女儿呢？她并没有出来见罗马的使臣，也没有向我们问安。她简直把我们当作仇人一样看待，忘记了做女儿的责任了；我早就注意到她这一种

态度。叫她出来见我；我们一向太把她纵容了。（一侍从下。）

王后　陛下，自从波塞摩斯放逐以后，她就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种精神上的变态，陛下，我想还是应该让时间来治愈它的。请陛下千万不要把她责骂；她是一位受不起委屈的小姐，你说了她一句话，就像用刀剑刺进她的心里，简直就是叫她死。

一侍从重上。

辛白林　她呢？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她这种藐视的态度？

侍从　启禀陛下，公主的房间全都上了锁，我们大声呼喊，也没有人回答。

王后　陛下，上一次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她请求我原谅她的闭门不出，她说因为身子有病，不能每天来向您请安，尽她晨昏定省的责任；她希望我在您的面前转达她的歉意，可是因为碰到国有要事，我也忘记向您提起了。

辛白林　她的门上了锁！最近没有人见过她的面！天哪，但愿我所恐惧的并不是事实！（下。）

王后　儿啊，你也跟着王上去吧。

克洛顿　她那个亲信的老仆毕萨尼奥，这两天我也没有见过。

王后　去探查一下。（克洛顿下）毕萨尼奥，你这替波塞摩斯出尽死力的家伙！他有我给他的毒药；但愿他的失踪的原因是服毒身亡，因为他相信那是非常珍贵的灵药。可是她，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她已经对人生感觉绝望，也许她驾着热情的翅膀，飞到她心爱的波塞摩斯那儿去了。她不是奔向死亡，就是走到不名誉的路上；无论走的

是哪一条路，我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达到我的目的；只要她跌倒了，这一顶不列颠的王冠就可以稳稳地落在我的掌握之中。

克洛顿重上。

王后　怎么啦，我的孩子！

克洛顿　她准是逃走啦。进去安慰安慰王上吧；他在那儿暴跳如雷，谁也不敢走近他。

王后　（旁白）再好没有；但愿这一夜的气愤促短了他明日的寿命！（下。）

克洛顿　我又爱她又恨她。因为她是美貌而高贵的，她娴熟一切宫廷中的礼貌，无论哪一个妇人少女都不及她的优美；每一个女人的长处她都有，她的一身兼备众善，超过了同时的侪辈。我是因此而爱她的。可是她瞧不起我，反而向卑微的波塞摩斯身上滥施她的爱宠，这证明了她的不识好坏，虽然她有其他种种难得的优点，也不免因此而逊色；为了这一个缘故，我决定恨她，不，我还要向她报复我的仇恨哩。因为当傻子们——

毕萨尼奥上。

克洛顿　这是谁？什么！你想逃走吗，狗才？过来。啊，你这好忘八羔子！混蛋，你那女主人呢？快说，否则我立刻送你见魔鬼去。

毕萨尼奥　啊，我的好殿下！

克洛顿　你的女主人呢？凭着朱庇特起誓，你要是再不说，我也不再问你了。阴刁的奸贼，我一定要从你的心里探出

这个秘密，否则我要挖破你的心找它出来。她是跟波塞摩斯在一起吗？从他满身的卑贱之中，找不出一丝可取的地方。

毕萨尼奥　唉，我的殿下！她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呢？她几时不见的？他是在罗马哩。

克洛顿　她到哪儿去了？走近一点儿，别再吞吞吐吐了。明明白白告诉我，她的下落怎么样啦？

毕萨尼奥　啊，我的大贤大德的殿下！

克洛顿　大奸大恶的狗才！赶快对我说你的女主人在什么地方。一句话，再不要干嚷什么"贤德的殿下"了。说，否则我立刻叫你死。

毕萨尼奥　那么，殿下，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出走的经过，都在这封信上。（以信交克洛顿。）

克洛顿　让我看看。我要追上她去，不怕一直追到奥古斯特斯的御座之前。

毕萨尼奥　（旁白）要是不给他看这封信，我的性命难保。她已经去得很远了；他看了这信的结果，不过让他白白奔波了一趟，对于她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克洛顿　哼！

毕萨尼奥　（旁白）我要写信去告诉我的主人，说她已经死了。伊摩琴啊！愿你一路平安，无恙归来！

克洛顿　狗才，这信是真的吗？

毕萨尼奥　殿下，我想是真的。

克洛顿　这是波塞摩斯的笔迹；我认识的。狗才，要是你愿意

弃暗投明，不再做一个恶人，替我尽忠办事，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无论叫你干些什么恶事，你都毫不迟疑地替我出力办好，我就会把你当作一个好人；你大爷有的是钱，你不会缺吃少穿的，升官进级，只消我一句话。

毕萨尼奥　呃，我的好殿下。

克洛顿　你愿意替我作事吗？你既然能够一心一意地追随那个穷鬼波塞摩斯的破落的命运，为了感恩的缘故，我想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忠勤的仆人。你愿意替我作事吗？

毕萨尼奥　殿下，我愿意。

克洛顿　把你的手给我；这儿是我的钱袋。你手边有没有什么你那旧主人留下来的衣服？

毕萨尼奥　有的，殿下，在我的寓所里，就是他向我的女主人告别的时候所穿的那一套。

克洛顿　你替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套衣服拿来。这是你的第一件工作，去吧。

毕萨尼奥　我就去拿来，殿下。（下。）

克洛顿　在密尔福德港相会！——我忘记问他一句话，等会儿一定记好了——就在那里，波塞摩斯，你这狗贼，我要杀死你。我希望这些衣服快些拿来。她有一次向我说过，——我现在想起了这句话的刻毒，就想从心里把它呕吐出来——她说在她看起来，波塞摩斯的一件衣服，都要比我这天生高贵的人物，以及我随身所有的一切美德，更值得她的爱重。我要穿着这一身衣服去奸污她；先当着她的眼

前把他杀了，让她看看我的勇敢，那时她就会痛悔从前不该那样瞧不起我。他躺在地上，我的辱骂的话向他的尸体发泄完了，我刚才说过的，为了使她懊恼起见，我还要穿着这一身受过她这样赞美的衣服，在她的身上满足我的欲望，然后我就打呀踢呀地把她赶回宫里来。她把我侮辱得不亦乐乎，我也要快快活活地报复她一下。

毕萨尼奥持衣服重上。

克洛顿　那些就是他的衣服吗？

毕萨尼奥　是的，殿下。

克洛顿　她到密尔福德港去了多久了？

毕萨尼奥　她现在恐怕还没有到哩。

克洛顿　把这身衣服送到我的屋子里去，这是我吩咐你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你必须对我的计划自愿保守秘密。只要尽忠竭力，总会有好处到你身上的。我现在要到密尔福德港复仇去；但愿我肩上生着翅膀，让我飞了过去！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下。）

毕萨尼奥　你叫我抹杀我的良心，因为对你尽忠，我就要变成一个不忠的人；我的主人是一个正人君子，我怎么也不愿叛弃他的。到密尔福德去吧，愿你扑了一场空，找不到你所要追寻的人。上天的祝福啊，尽量灌注到她的身上吧！但愿这傻子一路上阻碍重重，让他枉自奔波，劳而无功！（下。）

第六场　威尔士。培拉律斯山洞前

伊摩琴男装上。

伊摩琴　我现在明白了做一个男人是很麻烦的；我已經精疲力尽，连续两夜把大地当作我的眠床；倘不是我的决心支持着我，我早就病倒了。密尔福德啊，当毕萨尼奥在山顶上把你指给我看的时候，你仿佛就在我的眼底。天哪！难道一个不幸的人，连一块安身之地都不能得到吗？我想他所到之处，就是地面也会从他的脚下逃走的。两个乞丐告诉我，我不会迷失我的路径；难道这些可怜的苦人儿，他们自己受着痛苦，明知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和磨难，还会向人撒谎吗？是的，富人们也难得讲半句真话，怎么能怪他们？被锦衣玉食汩没了本性，是比因穷困而撒谎更坏的；国王们的诈欺，是比乞丐的假话更可鄙的。我的亲爱的夫啊！你也是一个欺心之辈。现在我一想到你，我的饥饿也忘了，可是就在片刻之前，我已经饿得快要站不起来了。咦！这是什么？这儿还有一条路通到洞口；它大概是野人的巢窟。我还是不要叫喊，我不敢叫喊；可是饥饿在没有使人完全失去知觉以前是会提起人的勇气的。升平富足的盛世徒然养成一批懦夫，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喂！有人吗？要是里面住着文明的人类，回答我吧；假如是野人的话，我也要向他们夺取或是告借一些食物。喂！没有回答吗？那么我就进去。最好还是

拔出我的剑；万一我的敌人也像我一样见了剑就害怕，他会瞧都不敢瞧它的。老天啊，但愿我所遇到的是这样一个敌人！（进入洞中。）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及阿维拉古斯上。

培拉律斯　你，波里多，已经证明是我们中间最好的猎人；你是我们餐席上的主人，凯德华尔跟我将要充一下厨役和侍仆，这是我们预先约定的；劳力的汗只是为了它所期望的目的而干涸。来，我们空虚的肚子将会使平常的食物变成可口；疲倦的旅人能够在坚硬的山石上沉沉鼾睡，终日偃卧的懒汉却嫌绒毛的枕头太硬。愿平安降临于此，可怜的没有人照管的屋子！

吉德律斯　我乏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阿维拉古斯　我虽然因疲劳而乏力，胃口倒是非常之好。

吉德律斯　洞里有的是冷肉；让我们一面嚼着充饥，一面烹煮我们今天打来的野味吧。

培拉律斯　（向洞中窥望）且慢；不要进去。倘不是他在吃着我们的东西，我一定会当他是个神仙。

吉德律斯　什么事，父亲？

培拉律斯　凭着朱庇特起誓，一个天使！要不然的话，也是一个人间绝世的美少年！瞧这样天神般的姿容，却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伊摩琴重上。

伊摩琴　好朋友们，不要伤害我。我在走进这里来以前，曾经叫喊过；我本来是想问你们讨一些或是买一些食物的。

真的，我没有偷了什么，即使地上散满金子，我也不愿拾取。这儿是我吃了你们的肉的钱；我本来想在吃过以后，把它留在食桌上，再替这里的主人作过感谢的祷告，然后才出来的。

吉德律斯　钱吗，孩子？

阿维拉古斯　让一切金银化为尘土吧！只有崇拜污秽的邪神的人才会把它看重。

伊摩琴　我看你们在发怒了。假如你们因为我干了这样的错事而杀死我，你们要知道，我不这么干也早就不能活命啦。

培拉律斯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伊摩琴　到密尔福德港。

培拉律斯　你叫什么名字？

伊摩琴　我叫斐苔尔，老伯。我有一个亲戚，他要到意大利去；他在密尔福德上船；我现在就要到他那儿去，因为走了许多路，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才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培拉律斯　美貌的少年，请你不要把我们当作山野的伧夫。也不要凭着我们所住的这一个粗陋的居处，错估了我们善良的心性。欢迎！天快黑了；你应该养养你的精神，然后动身赶路。请就在这里住下来，陪我们一块儿吃些东西吧。孩子们，你们也欢迎欢迎他。

吉德律斯　假如你是一个女人，兄弟，我一定向你努力追求，非让我做你的新郎不可。说老实话，我要出最高的代价把你买到。

阿维拉古斯　我要因为他是个男子而感到快慰；我愿意爱他像我的兄弟一样。正像欢迎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我欢迎你！快活起来吧，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之一。

伊摩琴　朋友之一，也是兄弟之一。（旁白）但愿他们果然是我父亲的儿子，那么我的身价多少可以减轻一些，波塞摩斯啊，你我之间的鸿沟，也不至于这样悬隔了。

培拉律斯　他有些什么痛苦，在那儿愁眉不展呢？

吉德律斯　但愿我能够替他解除！

阿维拉古斯　我也但愿能够替他解除，不管他有些什么痛苦，不管那需要多少的劳力，冒多大的危险。神啊！

培拉律斯　听着，孩子们。（耳语。）

伊摩琴　高人隐士，他们潜居在并不比这洞窟更大的斗室之内，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保持他们纯洁的德性，把世俗的过眼荣华置之不顾，这样的人果然可敬，但是还不及这两个少年质朴得可爱。恕我，神啊！既然里奥那托斯这样薄情无义，我愿变为一个男子和他们作伴。

培拉律斯　就这样吧。孩子们，我们去把猎物烹煮起来。美貌的少年，进来。肚子饿着的时候，谈话是很乏力的；等我们吃过晚餐，我们就要详细询问你的身世，要是你愿意告诉我们的话。

吉德律斯　请过来吧。

阿维拉古斯　鸱枭对于黑夜，云雀对于清晨，也不及我们对你的欢迎。

伊摩琴　谢谢，大哥。

阿维拉古斯　请过来吧。（同下。）

第七场　罗马。广场

二元老及众护民官上。

元老甲　皇上有旨：本国平民方今正在讨伐巴诺尼亚人和达尔迈西亚人的叛乱，目前驻屯法兰西的军团，实力薄弱，不够膺惩贰心的不列颠人，所以传谕全国士绅，一体踊跃从征。他晋封路歇斯为执政长官；全权委任你们各位护民官负责立即征募兵员。凯撒万岁！

护民官甲　路歇斯是全军的主将吗？

元老乙　是的。

护民官甲　他现在还在法兰西吗？

元老甲　带领着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军团，正在等候着你们征募的兵队前去补充。在你们的委任状上，写明了需要的兵额和他们开拔的限期。

护民官甲　我们一定履行我们的责任。（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威尔士。培拉律斯山洞附近森林

克洛顿上。

克洛顿 要是毕萨尼奥指示我的方向没有错误，那么这儿离开他们约会的地点应该不远了。他的衣服我穿着多么合身！既然穿得上他的衣服，为什么配不上他的爱人呢？她不是跟他的裁缝一样，都是上帝造下的生物吗？据说，女人究竟能不能配上，全得看她一时的冲动——对不起，我说得过分露骨了。反正我必须使尽我的伎俩才是。我敢老实对自己说一句话——因为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照照镜子是算不得虚荣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全身的线条正像他一样秀美；同样的年轻，讲身体我比他结实，讲命运我不比他坏，讲眼前的地位他不及我，讲出身他没有我高贵；我们同样通晓一般的庶务，可是在单人决斗的时候，我比他更了不起；然而这个不识好歹的丫头偏偏丢下了我去爱他！人类真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波塞摩斯，你的头现在还长在你的肩膀上，一小时之内，它就要掉下

来了；你的爱人要被我强奸，你的衣服要当着她的面前撕成碎片；等到这一切都干完以后，我要把她踢回家去见她的父亲，她的父亲见我用这种粗暴的手段对待他的女儿，也许会有点儿生气，可是我的母亲是能够控制他的脾气的，到后来还是我得到一切的赞美。我的马儿已经拴好；出来，宝剑，去饮仇人的血吧！命运之神啊，愿你让他们落在我的手里！这儿正是他所描写的他们约会的地点；那家伙想来不敢骗我。（下。）

第二场　培拉律斯山洞之前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及伊摩琴自洞中上。

培拉律斯　（向伊摩琴）你身子不大舒服，还是留在洞里；我们打完了猎就来看你。

阿维拉古斯　（向伊摩琴）兄弟，安心住着吧；我们不是兄弟吗？

伊摩琴　人们本来应该像兄弟一般彼此亲爱；可是粘土也有贵贱的区分，虽然它们本身都是同样的泥块。我病得很难过。

吉德律斯　你们去打猎吧；我来陪他。

伊摩琴　我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有点儿不舒服；可是我还不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一般，没有病就装出一副快要死了的神气。所以请你们让我一个人留着吧；不要放弃你们每日的工作；破坏习惯就是破坏一切。我虽然有病，你们陪着我也于事无补；对于一个耽好孤寂的人，伴侣并

不是一种安慰。我的病不算厉害，因为我还能对它大发议论。请你们信任我，让我留在这儿吧；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是什么也不会偷窃，我只希望一个人偷偷地死去。

吉德律斯　我爱你；我已经说过了；我对你的爱的分量，正像我爱我的父亲一样。

培拉律斯　噢！怎么！怎么！

阿维拉古斯　要是说这样的话是罪恶，父亲，那么这不单是我哥哥一人的过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少年；我曾经听见您说，爱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假如柩车停在门口，有人问我应该让谁先死，我会说，"让我的父亲死，让这少年活着吧。"

培拉律斯　（旁白）啊，高贵的气质！优越的天赋！伟大的胚胎！懦怯的父亲只会生懦怯的儿子，卑贱的事物出于卑贱。有谷实也就有糠麸，有猥琐的小人，也就有倜傥的豪杰。我不是他们的父亲；可是这少年不知究竟是什么人，却会造成这样的奇迹，使他们爱他胜于爱我。现在是早上九点钟了。

阿维拉古斯　兄弟，再会！

伊摩琴　愿你们满载而归！

阿维拉古斯　愿你恢复健康！请吧，父亲。

伊摩琴　（旁白）这些都是很善良的人。神啊，我听到一些怎样的谎话！我们宫廷里的人说，在宫廷以外，一切都是野蛮的；经验啊，你证实传闻的虚伪了。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鲸鲵，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供鼎俎的美味的鱼虾。

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心里一阵阵地难过。毕萨尼奥，我现在要尝试一下你的灵药了。（吞药。）

吉德律斯　我不能鼓起他的精神来。他说他是良家之子，遭逢不幸，忠实待人，却受到人家的欺骗。

阿维拉古斯　他也是这样回答我；可是他说以后我也许可以多知道一些。

培拉律斯　到猎场上去，到猎场上去！（向伊摩琴）我们暂时离开你一会儿；进去安息安息吧。

阿维拉古斯　我们不会去得很久的。

培拉律斯　请你不要害病，因为你必须做我们的管家妇。

伊摩琴　不论有病无病，我永远感念你们的好意。（下。）

培拉律斯　这孩子虽然在困苦之中，看来他是有很好的祖先的。

阿维拉古斯　他唱得多么像个天使！

吉德律斯　可是他的烹饪的手段多么精巧！他把菜根切得整整齐齐；他调煮我们的羹汤，就像天后朱诺害病的时候曾经侍候过她的饮食一样。

阿维拉古斯　他用非常高雅的姿态，把一声叹息配合着一个微笑；那叹息似乎在表示自恨它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微笑，那微笑却在讥讽那叹息，怪它从这样神圣的殿堂里飞了出来，去同那水手们所詈骂的风儿混杂在一起。

吉德律斯　我注意到悲哀和忍耐在他的心头长着根，彼此互相纠结。

阿维拉古斯　长大起来，忍耐！让那老朽的悲哀在你那繁盛

的藤蔓之下解开它的枯萎的败根吧！

培拉律斯　已经是大白天了。来，我们走吧！——那儿是谁？

克洛顿上。

克洛顿　我找不到那亡命之徒；那狗才骗了我。我好疲乏！

培拉律斯　“那亡命之徒”！他说的是不是我们？我有点儿认识他；这是克洛顿，王后的儿子。我怕有什么埋伏。我好多年没有看见他了，可是我认识他这个人。人家把我们当作匪徒，我们还是避开一下吧。

吉德律斯　他只有一个人。您跟我的弟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走过来；你们去吧，让我独自对付他。（培拉律斯、阿维拉古斯同下。）

克洛顿　且慢！你们是些什么人，见了我就这样转身逃走？是啸聚山林的匪徒吗？我曾经听见说起过你们这种家伙。你是个什么奴才？

吉德律斯　人家骂我奴才，我要是不把他的嘴巴打歪，那我才是个不中用的奴才。

克洛顿　你是个强盗，破坏法律的匪徒。赶快投降，贼子！

吉德律斯　向谁投降？向你吗？你是什么人？我的臂膀不及你的粗吗？我的胆量不及你的壮吗？我承认我不像你这样爱说大话，因为我并不把我的刀子藏在我的嘴里。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我向你投降？

克洛顿　你这下贱的贼奴，你不能从我的衣服上认识我吗？

吉德律斯　不，恶棍，我又不认识你的裁缝；他是你的祖父，替你做下了这身衣服，让你穿了像一个人的样子。

克洛顿　好一个利嘴的奴才，我的裁缝并没有替我做下这身衣服。

吉德律斯　好，那么谢谢那舍给你穿的施主吧。你是个傻瓜；打你也嫌污了我的手。

克洛顿　你这出口伤人的贼子，你只要一听我的名字，你就发起抖来了。

吉德律斯　你叫什么名字？

克洛顿　克洛顿，你这恶贼。

吉德律斯　你这恶透了的恶贼，原来你的名字就叫克洛顿，那可不能使我发抖；假如你叫蛤蟆、毒蛇、蜘蛛，那我倒也许还有几分害怕。

克洛顿　让我叫你听了格外害怕，嘿，我要叫你吓得发呆，告诉你吧，我就是当今王后的儿子。

吉德律斯　我很失望，你的样子不像你的出身那么高贵。

克洛顿　你不怕吗？

吉德律斯　我只怕那些我所尊敬的聪明人；对于傻瓜们我只有一笑置之，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怕。

克洛顿　过来领死。等我亲手杀死了你以后，我还要追上刚才逃走的那两个家伙，把你们的首级悬挂在国门之上。投降吧，粗野的山贼！（且斗且下。）

培拉律斯及阿维拉古斯重上。

培拉律斯　不见有什么人。

阿维拉古斯　一个人也没有。您准是认错人啦。

培拉律斯　那我可不敢说；可是我已经好久没看见他了，岁月

还没有模糊了他当年脸上的轮廓，那断续的音调，那冲口而出的言语，都正像是他。我相信这人一定就是克洛顿。

阿维拉古斯　我们是在这地方离开他们的。我希望哥哥给他一顿好好的教训；您说他是非常凶恶的。

培拉律斯　我说，他还没有像一个人，什么恐惧他都一点儿不知道；因为一个浑浑噩噩的家伙，往往胆大妄为，毫无忌惮。可是瞧，你的哥哥。

吉德律斯提克洛顿首级重上。

吉德律斯　这克洛顿是个傻瓜，一只空空的钱袋。即使赫剌克勒斯也砸不出他的脑子来，因为他根本是没有脑子的。可是我要是不干这样的事，我的头也要给这傻瓜拿下来，正像我现在提着他的头一样了。

培拉律斯　你干了什么事啦？

吉德律斯　我明白我自己所干的事：我不过砍下了一个克洛顿的头颅，据他自己所说，他是王后的儿子；他骂我反贼、山林里的匪徒，发誓要凭着他单人独臂的力量，把我们一网捕获，还要从我们的脖子上——感谢天神！——撤下我们的头颅，把它们悬挂在国门上示众。

培拉律斯　我们全完了。

吉德律斯　嗳哟，好爸爸，我们除了他所发誓要取去的我们的生命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法律并不保护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向人示弱，让一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威吓我们，因为我们害怕法律，他就居然做起我们的法官和刽子手来？你们在路上看见有什么人来吗？

培拉律斯　我们一个人也没看见；可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一定是带着随从来的。他的脾气固然是轻浮善变，往往从一件坏事摇身一转，就转到一件更大的坏事；可是除非全然发了疯，他决不会一个人到这儿来。虽然宫廷里也许听到这样的消息，说是有我们这样的人在这儿穴居行猎，都是一些化外的匪徒，也许渐渐有扩展势力的危险；他听见了这样的话，正像他平日的为人一样，就自告奋勇，发誓要把我们捉住；然而他未必就会独自前来，他自己固然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也不会这样答应他。所以我们要是害怕他的身体上有一条比他的头更危险的尾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阿维拉古斯　让一切依照着天神的旨意吧；可是我的哥哥干得不错。

培拉律斯　今天我没有心思打猎；斐苔尔那孩子的病，使我觉得仿佛道路格外漫长似的。

吉德律斯　他挥舞他的剑，对准我的咽喉刺了过来，我一伸手就把它夺下，用他自己的剑割下了他的头颅。我要把它丢在我们山崖后面的溪涧里，让溪水把它冲到海里，告诉鱼儿他是王后的儿子克洛顿。别的我什么都不管。（下。）

培拉律斯　我怕他们会来报复。波里多，你要是不干这件事多好！虽然你的勇敢对于你是十分相称的。

阿维拉古斯　但愿我干下这样的事，让他们向我一个人报复！波里多，我用兄弟的至情爱着你，可是我很妒嫉你夺去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希望复仇的人马会来找到我们，让

我们尽我们所有的力气，跟他们较量一下。

培拉律斯　好，事情已经这样干下了。我们今天不用再打猎，也不必去追寻无益的危险。你先回到山洞里去，和斐苔尔两人把食物烹煮起来；我在这儿等候卤莽的波里多回来，就同他来吃饭。

阿维拉古斯　可怜的有病的斐苔尔！我巴不得立刻就去看他；为了增加他的血色，我愿意放尽千百个像克洛顿这样家伙的血，还要称赞自己的心肠慈善哩。（下。）

培拉律斯　神圣的造化女神啊！你在这两个王子的身上多么神奇地表现了你自己！他们是像微风一般温柔，在紫罗兰花下轻轻拂过，不敢惊动那芬芳的花瓣；可是他们高贵的血液受到激怒以后，就会像最粗暴的狂风一般凶猛，他们的威力可以拔起岭上的松柏，使它向山谷弯腰。奇怪的是一种无形的本能居然会在他们身上构成不学而得的尊严，不教而具的正直，他们的文雅不是范法他人，他们的勇敢茁长在他们自己的心中，就像不曾下过耕耘的功夫，却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一般！可是我总想不透克洛顿到这儿来对于我们究竟预兆着什么，也不知道他的一死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吉德律斯重上。

吉德律斯　我的弟弟呢？我已经把克洛顿的骷髅丢下水里，叫他向他的母亲传话去了；他的身体暂时留下，作为抵押，等他回来向我们复命。（内奏哀乐。）

培拉律斯　我的心爱的乐器！听！波里多，它在响着呢；可是

凯德华尔现在为什么要把它弹奏起来？听！

吉德律斯　他在家里吗？

培拉律斯　他在家里。

吉德律斯　他是什么意思？自从我的最亲爱的母亲死了以后，它还不曾发过一声响。一切严肃的事物，是应该适用于严肃的情境之下的。怎么一回事？无事而狂欢，和为了打碎玩物而痛哭，这是猴子的喜乐和小儿的悲哀。凯德华尔疯了吗？

阿维拉古斯抱伊摩琴重上，伊摩琴状如已死。

培拉律斯　瞧！他来了，他手里抱着的，正是我们刚才责怪他无事兴哀的原因。

阿维拉古斯　我们千般怜惜万般珍爱的鸟儿已经死了。早知会看见这种惨事，我宁愿从二八的韶年跳到花甲的颓龄，从一个嬉笑跳跃的顽童变成一个扶杖蹒跚的老翁。

吉德律斯　啊，最芬芳、最娇美的百合花！我的弟弟替你簪在襟上的这一朵，远不及你自己长得那么一半秀丽。

培拉律斯　悲哀啊！谁能测度你的底层呢？谁知道哪一处海港是最适合于你的滞重的船只碇泊的所在？你有福的人儿！乔武知道你会长成一个怎样的男子；可是你现在死了，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充满着忧郁的人间绝世的少年。你怎样发现他的？

阿维拉古斯　我发现他全身僵硬，就像你们现在所看见的一样。他的脸上荡漾着微笑，仿佛他没有受到死神的箭镞，只是有一个苍蝇在他的熟睡之中爬上他的唇边，痒得他

笑了起来一般。他的右颊偎贴在一个坐垫上面。

吉德律斯　在什么地方？

阿维拉古斯　就在地上，他的两臂这样交叉在胸前。我还以为他睡了，把我的钉鞋脱了下来，恐怕我的粗笨的脚步声会吵醒了他。

吉德律斯　啊，他不过是睡着了。要是他真的死了，他将要把他的坟墓作为他的眠床；仙女们将要在他的墓前徘徊，蛆虫不会侵犯他的身体。

阿维拉古斯　当夏天尚未消逝、我还没有远去的时候，斐苔尔，我要用最美丽的鲜花装饰你的凄凉的坟墓；你不会缺少像你面庞一样惨白的樱草花，也不会缺少像你血管一样蔚蓝的风信子，不，你也不会缺少野蔷薇的花瓣——不是对它侮蔑，它的香气还不及你的呼吸芬芳呢；红胸的知更鸟将会衔着这些花朵送到你的墓前，羞死那些承继了巨大的遗产、忘记为他们的先人树立墓碑的不孝的子孙；是的，当百花雕谢的时候，我还要用茸茸的苍苔，掩覆你的寒冷的尸体。

吉德律斯　好了好了，不要一味讲这种女孩子气的话，耽误我们的正事了。让我们停止了嗟叹，赶快把他安葬，这也是我们应尽的一种义务。到墓地上去！

阿维拉古斯　说，我们应该把他葬在什么地方？

吉德律斯　就在我们母亲的一旁吧。

阿维拉古斯　很好。波里多，虽然我们的喉咙现在已经变了声，让我们用歌唱送他入土，就像当年我们的母亲下葬的

时候一样吧；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曲调和字句，只要把尤莉菲尔的名字换了斐苔尔就得啦。

吉德律斯　凯德华尔，我不能唱歌；让我一边流泪，一边和着你朗诵我们的挽歌；因为不合调的悲歌，是比说谎的教士和僧侣更可憎的。

阿维拉古斯　那么就让我们朗诵吧。

培拉律斯　看来重大的悲哀是会解除轻微的不幸的，因为你们把克洛顿全然忘记了。孩子们，他曾经是一个王后的儿子，虽然他来向我们挑衅，记着他已经付下他的代价；虽然贵贱一体，同归朽腐，可是为了礼貌的关系，我们应该对他的身分和地位表示相当的敬意。我们的敌人总算是一个王子，虽然你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而把他杀死，可是让我们按照一个王子的身分把他埋葬了吧。

吉德律斯　那么就请您去把他的尸体搬来。贵人也好，贱人也好，死了以后，剩下的反正都是一副同样的臭皮囊。

阿维拉古斯　要是您愿意去的话，我们就趁着这时候朗诵我们的歌儿。哥哥，你先来。（培拉律斯下。）

吉德律斯　不，凯德华尔，我们必须把他的头安在东方；这是我父亲的意思，他有他的理由。

阿维拉古斯　不错。

吉德律斯　那么来，把他放下去。

阿维拉古斯　好，开始吧。

歌

吉德律斯

不用再怕骄阳晒蒸，

　不用再怕寒风凛冽；

世间工作你已完成，

　领了工资回家安息。

才子娇娃同归泉壤，

正像扫烟囱人一样。

阿维拉古斯

不用再怕贵人嗔怒，

　你已超脱暴君威力；

无须再为衣食忧虑，

　芦苇橡树了无区别。

健儿身手，学士心灵，

帝王蝼蚁同化埃尘。

吉德律斯

不用再怕闪电光亮，

阿维拉古斯

　不用再怕雷霆暴作；

吉德律斯

何须畏惧谗人诽谤，

阿维拉古斯

　你已阅尽世间忧乐。

吉德律斯
阿维拉古斯

　无限尘寰痴男怨女，

马尔康　啊！给谁谋杀的？

列诺克斯　瞧上去是睡在他房间里的那两个家伙干的事；他们的手上脸上都是血迹；我们从他们枕头底下搜出了两把刀，刀上的血迹也没有揩掉；他们的神色惊惶万分；谁也不能把他自己的生命信托给这种家伙。

麦克白　啊！可是我后悔一时卤莽，把他们杀了。

麦克德夫　你为什么杀了他们？

麦克白　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在盛怒之中保持镇定，在激于忠愤的时候保持他的不偏不倚的精神？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吧。我的理智来不及控制我的愤激的忠诚。这儿躺着邓肯，他的白银的皮肤上镶着一缕缕黄金的宝血，他的创巨痛深的伤痕张开了裂口，像是一道道毁灭的门户；那边站着这两个凶手，身上浸润着他们罪恶的颜色，他们的刀上凝结着刺目的血块；只要是一个尚有几分忠心的人，谁不要怒火中烧，替他的主子报仇雪恨？

麦克白夫人　啊，快来扶我进去！

麦克德夫　快来照料夫人。

马尔康　（向道纳本旁白）这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一言不发？

道纳本　（向马尔康旁白）我们身陷危境，不可测的命运随时都会吞噬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去吧，我们的眼泪现在还只在心头酝酿呢。

马尔康　（向道纳本旁白）我们的沉重的悲哀也还没有开头呢。

班柯　照料这位夫人。（侍从扶麦克白夫人下）我们这样袒露着身

还有六哩吗？我已经走了整整一夜了。真的，我要躺下来睡一会儿。（见克洛顿尸）可是且慢！我可不要跟人家睡在一起！天上的男女神明啊！这些花就像是人世的欢乐，这个流血的汉子是忧愁烦恼的象征。我希望我在做梦；因为我仿佛自己是一个看守山洞的人，替一些诚实的人们烹煮食物。可是不会有这样的事，这不过是脑筋里虚构出来的无中生有的幻象；我们的眼睛有时也像我们的判断一般靠不住。真的，我还在害怕得发抖。要是上天还剩留着仅仅像麻雀眼睛一般大小的一点点儿的慈悲，敬畏的神明啊，求你们赐给我一部分吧！这梦仍然在这儿；虽然在我醒来的时候，它还围绕在我的周遭，盘踞在我的心头；并不是想像，却是有实感的。一个没有头的男子！波塞摩斯的衣服！我知道他的两腿的肥瘦，这是他的手，他的麦鸠利一般敏捷的脚，他的马斯一般威武的股肉，赫剌克勒斯一般雄壮的筋骨，可是他的乔武一般神圣的脸呢？天上也有谋杀案了吗？怎么！他的头已被砍去了！毕萨尼奥，愿疯狂的赫卡柏向希腊人所发的一切咒诅，再加上我自己的咒诅，完全投射在你身上！是你和那个目无法纪的恶魔克洛顿同谋设计，在这儿伤害了我丈夫的生命。从此以后，让读书和写字都被认为不可恕的罪恶吧！万恶的毕萨尼奥已经用他假造的书信，从这一艘全世界最雄伟的船舶上击倒它的主要的桅樯了！啊，波塞摩斯！唉！你的头呢？它到哪儿去了？嗳哟！它到哪儿去了？毕萨尼奥可以从你的心口把你刺死，让你保

留着这颗头的。你怎么会下这样的毒手呢，毕萨尼奥？那是他和克洛顿，他们的恶意和贪心，造成了这样的惨剧。啊！这是很可能的，很可能的！他给我的药，他说是可以兴奋我的精神的，我不是一服下去就失了知觉吗？那完全证实了我的推测；这是毕萨尼奥和克洛顿两人干下的事。啊！让我用你的血涂在我惨白的颊上，使它添加一些颜色，万一有什么人看见我们，我们可以显得格外可怕。啊！我的夫！我的夫！（仆于尸体之上。）

路歇斯、一将领、其他军官及一预言者上。

将领　驻在法兰西的军队已经遵照您的命令，渡海前来，到了密尔福德港，听候您的指挥；他们一切都已准备好了。

路歇斯　可是罗马有援兵到来没有？

将领　元老院已经发动了意大利全国的绅士，他们都是很勇敢的人，一定可以建立赫赫的功勋；他们的首领是勇敢的阿埃基摩，西也那的兄弟。

路歇斯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到来？

将领　只要有顺风，他们随时可以到来。

路歇斯　这样敏捷的行动，加强了我们必胜的希望。传令各将领，把我们目前所有的队伍集合起来。现在，先生，告诉我你近来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一次战事前途的梦兆？

预言者　我曾经斋戒祈祷，求神明垂告吉凶，昨晚果然蒙他们赐给我一个梦兆：我看见乔武的鸟儿，那只罗马的神鹰，从潮湿的南方飞向西方，消失在阳光之中；要是我的罪恶没有使我的推测成为错误，那么这分明预示着罗马大军

的胜利。

路歇斯　梦兆是从来不会骗人的。且慢，呀！哪儿来的这一个没有头的身体？从这一堆残迹上看起来，它过去曾经是一座壮丽的屋宇。怎么！一个童儿！还是死了？还是睡着在这尸体的上面？多半是死了，因为和死人同眠，毕竟是一件不近人情的事。让我们瞧瞧这孩子的面孔。

将领　他还活着哩，主帅。

路歇斯　那么他必须向我们解释这尸体的来历。孩子，告诉我们你的身世，因为它好像在切望着人家的究诘。被你枕卧在他的血泊之中的这一个尸体是什么人？造化塑下了那么一个美好的形象，他却把它毁坏得这般难看。你和这不幸的死者有什么关系？他怎么会在这儿？究竟是什么人？你是一个何等之人？

伊摩琴　我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人物；要是世上没有我这个人，那才更好。这是我的主人，一个非常勇敢而善良的英国人，被山贼们杀死在这儿。唉！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主人了！我可以从东方漂泊到西方，高声叫喊，招寻一个愿意我为他服役的人；我可以更换许多主人，也许他们全都是很好的，我也为他们尽忠做事；可是这样一个主人却再也找不到了。

路歇斯　唉，好孩子！你的哀诉打动我的心，不下于你的流血的主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好朋友。

伊摩琴　理查·杜襄。（旁白）我捏造了一句无害的谎话，虽然为神明所听见，我希望他们会原谅我的。——您说什么，

大帅？

路歇斯　你的名字呢？

伊摩琴　斐苔尔，大帅。

路歇斯　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你已经证明你自己是一个忠心的孩子，愿意在我手下试一试你的机会吗？我不愿说你将要得到一个同样好的主人，可是我担保你一定可以享受同样的爱宠。即使罗马皇帝亲自写了保荐的信，叫一个执政送来给我，这样天大的面子，也不及你本身的价值更能促起我的注意。跟我去吧。

伊摩琴　我愿意跟随您，大帅。可是我还先要用这柄不中用的锄头，要是天神嘉许的话，替我的主人掘一个坑掩埋了，免得他受飞蝇的滋扰；当我把木叶和野草撒在他的坟上，反复默念了一二百遍祈祷以后，我要悲泣长叹，尽我这一点最后的主仆之情，然后我就死心塌地跟随您去，要是您愿意收容我的话。

路歇斯　嗯，好孩子，我将要不仅是你的主人，而且还要做你的父亲。朋友们，这孩子已经指出了我们男子汉的责任；让我们找一块雏菊开得最可爱的土地，用我们的戈矛替他掘一个坟墓；来，我们还要替他披上戎装。孩子，他是因为你的缘故而得到我们的优礼的，我们将要按照军人的仪式把他安葬。高兴起来；揩干你的眼睛；说不定一跤会使你跌入青云。（同下。）

第三场　辛白林宫中一室

辛白林、群臣、毕萨尼奥及侍从等上。

辛白林　再去替我问问她现在怎样了。(一侍从下)因为她的儿子的失踪，急成一病，疯疯癫癫的，恐怕性命不保。天哪！你在一时之间给了我多少难堪的痛楚！伊摩琴走了，我已经失去大部分的安慰；我的王后病在垂危，偏偏又碰在战祸临头的时候；她的儿子又是迟不迟早不早的，在这人家万分需要他的当儿突然不知去向；这一切打击着我，把我驱到了绝望的境地。可是你，家伙，你不会不知道她的出走，却装出这一副漠无所知的神气，我要用严刑逼着你招供出来。

毕萨尼奥　陛下，我的生命是属于您的，该杀该剐，都随陛下的便；可是说到公主，我实在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出走，也不知道她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求陛下明鉴，我是您的忠实的奴仆。

臣甲　陛下，公主失踪的那一天，他是在这儿的；我敢保证他的忠实，相信他一定会尽心竭力，履行他的臣仆的责任。至于克洛顿，我们已经派人各处加紧搜寻去了，不久一定会找到的。

辛白林　这真是多事之秋。(向毕萨尼奥)我暂时放过你，可是我对你的怀疑还不能就此消失。

臣甲　启禀陛下，从法兰西抽调的罗马军队，还有一批由他

们元老院派遣的绅士军作为后援，已经在我国海岸上登陆了。

辛白林　但愿我的儿子和王后在我跟前，我可以跟他们商量商量！这些事情简直把我搅糊涂了。

臣甲　陛下，您已经准备好的实力，对付这样数目的敌人是绰绰有余的；即使来得再多一些，我们也可以抵挡得了；只要一声令下，这些渴望着一显身手的军队立刻就可以行动起来。

辛白林　我谢谢你的良言。让我们退下去筹谋应付时局的方策。我所担心的，倒不是意大利将会给我们一些怎样的烦恼，而是这儿国内不知道会发生一些怎样的变故。去吧！（除毕萨尼奥外均下。）

毕萨尼奥　自从我写信告诉我的主人伊摩琴已经被我杀死以后，至今没有得到他的来信，这真有点儿奇怪；我的女主人答应时常跟我通讯，可是我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克洛顿的下落如何，更是一点也不知道；一切对于我都是一个疑团，上天的意旨永远是不可捉摸的。我的欺诈正是我的忠诚，为了尽忠的缘故，我才撒下漫天的大谎。当前的战争将会证明我爱我的国家，我要使王上明白我的赤心，否则宁愿死在敌人的剑下。种种的疑惑到头来总会发现真相；失舵的船只有时也会安然抵港。（下。）

第四场　威尔士。培拉律斯山洞前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及阿维拉古斯同上。

吉德律斯　这些喧呼的声音就在我们的四周。

培拉律斯　让我们远远避开它。

阿维拉古斯　父亲，我们要是屏绝行动和进取的雄心，把生命这样幽锢起来，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

吉德律斯　对啊，我们让自己躲藏在山谷里，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罗马人一定会从这条路上来的，他们倘不因为我们是英国人而杀死我们，就是把我们当作一群野蛮无耻的叛徒，暂时把我们收留下来，等到用不着我们的时候，再把我们杀死。

培拉律斯　孩子们，让我们到山上高一点儿的地方去，那里比较安全一些。国王的军队我们是不能参加的；克洛顿死得不久，他们看我们都是一些面貌生疏的人，又不曾编入队伍，也许会查问我们的住处，万一我们所干的事被他们追究出来，那我们免不了要在严刑拷打之下死于非命。

吉德律斯　父亲，在这样的时候担起这种心事来，您也太没有男子气了；听了您这样的话，我们是大不满意的。

阿维拉古斯　他们听见敌人军马的长嘶，望见敌人营舍的火光，他们的耳目都凝集在敌人的行动上；在这样军情万急的时候，他们还会浪费他们的时间注意我们，查问我们的来历吗？

培拉律斯　啊！军队里有好多人认识我；就说克洛顿吧，当初他还不过是个孩子，可是多年的睽隔，并没有使我忘记了他的面貌。而且这国王也不值得我的效力和你们的爱戴；因为我被他放逐了，你们才不能享受良好的教养，不得不到这儿来度着艰苦的生活，永远剥夺了你们孩提时代的幸福，夏天被太阳晒成黑娃娃，冬天冷得躲在角落里发抖。

吉德律斯　与其这样活着，还是死了的好。求求您，父亲，让我们到军队里去吧。谁也不认识我们兄弟两人；您自己早已被人忘了，您的模样也早已跟二十年前的您大不相同，人家决不会来向您寻根究底的。

阿维拉古斯　凭着这一轮光明的太阳发誓，我一定要去。这还成什么话，不曾看见一个人在我的面前死去！除了胆小的野兔、性急的山羊和柔弱的麋鹿以外，简直不曾见过一滴血！也不曾装上靴距，正式地骑过一回马儿！望着神圣的太阳，我就觉得心中惭愧，徒然沐浴他的温暖的光辉，却不能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老是在山野之间做一个碌碌无名之辈。

吉德律斯　苍天在上，我也要去！父亲，要是您允许我，愿意为我祝福的话，我一定自己格外小心；不然的话，让我死在罗马人的手里吧。

阿维拉古斯　我也是这样说，阿门。

培拉律斯　既然你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我也没有理由爱惜我这衰朽的身躯。我跟你们去吧，孩子们！万一

辛　　白　　林

你们为了祖国而战死疆场，那也就是我埋骨的地方。你们带路吧。(旁白)时间仿佛是这样悠长；他们的热血在心头奔涌，要向人显示他们是天生的王子。(同下。)

坟墓里去享受永久的平安，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把我们磨折得没有一刻平静的安息，使我们觉得还是跟已死的人在一起，倒要幸福得多了。邓肯现在睡在他的坟墓里；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现在睡得好好的，叛逆已经对他施过最狠毒的伤害，再没有刀剑、毒药、内乱、外患，可以加害于他了。

麦克白夫人　算了算了，我的好丈夫，把您的烦恼的面孔收起；今天晚上您必须和颜悦色地招待您的客人。

麦克白　正是，亲人；你也要这样。尤其请你对班柯曲意殷勤，用你的眼睛和舌头给他特殊的荣宠。我们的地位现在还没有巩固，我们虽在阿谀逢迎的人流中浸染周旋，却要保持我们的威严，用我们的外貌遮掩着我们的内心，不要给人家窥破。

麦克白夫人　您不要多想这些了。

麦克白　啊！我的头脑里充满着蝎子，亲爱的妻子；你知道班柯和他的弗里恩斯尚在人间。

麦克白夫人　可是他们并不是长生不死的。

麦克白　那还可以给我几分安慰，他们是可以伤害的；所以你快乐起来吧。在蝙蝠完成它黑暗中的飞翔以前，在振翅而飞的甲虫应答着赫卡忒的呼召，用嗡嗡的声音摇响催眠的晚钟以前，将要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干完。

麦克白夫人　是什么事情？

麦克白　你暂时不必知道，最亲爱的宝贝，等事成以后，你再鼓掌称快吧。来，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

来，向我的妻子的国家作战；不列颠，我已经杀死你最好的女郎，再不愿伤害你了！仁慈的上天啊，垂听我的意见：我要脱下这些意大利的装束，穿上一身英国农民的衣服；我要掉转剑头，为我的祖国而战；伊摩琴啊！我要为你而死，虽然你已经使我的生命的每一次呼吸等于一次死亡；我要像这样隐藏我的真相，没有人怜悯，也没有人憎恨，拚着这一身去迎受一切的危险。让我使人们知道，在我这卑贱的服装之内，是藏着极大的勇敢的。神啊！求你们把里奥那托斯家先世的神威注入我的全身！为了羞辱世间的伪装，我要自创先例，让内心的真价胜过外表的寒伧。（下。）

第二场　两军营地间的战场

路歇斯、阿埃基摩及罗马军队自一门上；英国军队自另一门上，波塞摩斯穿敝服扮穷兵随上。两军整队穿过舞台，各下。号角声。阿埃基摩及波塞摩斯二人重上，接战；波塞摩斯击败阿埃基摩，褫其武装；波塞摩斯下。

阿埃基摩　重压在我胸头的罪恶剥夺了我的勇气；我曾经冤诬一位女郎，这国里的公主，好像这儿的空气也在向我复仇一般，使我软弱无力，否则我这久列行间的战士，怎么会失败在这村野伧奴的手里？像我这般骑士的头衔，官家的封典，不过是一些供人讥笑的虚名。不列颠啊，要是你那些绅士们胜过这一个村汉，正像他胜过我们的贵族

一样，那么你们都是天神，我们简直不能算是人了。（下。）

战争继续；英军败走；辛白林被捕；培拉律斯、吉德律斯及阿维拉古斯上，救辛白林。

培拉律斯　站住，站住！我们占着优势的地位。港口已经把守好了；除了我们自己懦怯的恐惧以外，谁也不能打败我们。

吉德律斯
阿维拉古斯　站住，站住，努力作战！

波塞摩斯重上，助英军作战，协同培拉律斯等将辛白林救出，同下。路歇斯、阿埃基摩及伊摩琴重上。

路歇斯　去，孩子，赶快离开军队，保全你自己的生命吧；战争是盲目的，在这样混乱的状态中，自己人也会自相残杀的。

阿埃基摩　这是他们新到的援军。

路歇斯　今天的战局会有这样变化，真是意想不到。我们倘不赶快增援，只有走为上着。（同下。）

第三场　战场另一部分

波塞摩斯及一英国贵族上。

贵族　你是从力行抵抗的那一边来的吗？

波塞摩斯　是的；您是从逃走的那一边来的吧？

贵族　是的。

波塞摩斯　这也怪不得您，先生；倘不是上天帮助我们打仗，

一切全完了。王上自己失去了两翼的卫护，军队五分四散，只看见不列颠人的背部，大家向一条羊肠小径里奔逃。勇气百倍的敌人忙不及地逢人便杀，只恨少生了两只手，杀不完这许多，累得他们气喘吁吁，把舌头都吐了出来；有的给他们当场砍死，有的略受微伤，有的吓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弄得这一条狭窄的路上填满了背后受伤的死人和苟延蚁命的丢脸的懦夫。

贵族　这条小路在什么地方？

波塞摩斯　就在战场的附近，两旁掘着濠沟，筑着泥墙；那时候有一个老军人，我敢担保他是一个忠勇的战士，就趁势堵住路口；从他斑白的须髯上，可以看出他身经百战，现在果然显出他老当益壮的身手，为他的国家立下这样的功绩；就是他和两个年轻小伙子，——瞧这两个小伙子的样子似乎只好跑跑乡间的平地，全然不像会干这种杀人的勾当，他们的脸是适宜于戴上面罩的，其实那些为了珍惜自己的美貌或是遮掩羞惭而蒙面的脸，还不及他们的娇好——就是他们三个人站在路口，向那些逃走的人高声呼喊，“我们英国的鹿是因为逃遁而被人杀死的，我们英国的男子却不是这样。向后退的人，他们的灵魂向黑暗里投奔。站住！否则我们就是罗马人，你们像畜生一般奔逃，无非为了避免一死，可是你们不死在罗马人手里，我们也不会饶过你们；要是你们想活命，只有咬紧牙关，转过身去。站住！站住！”在军心涣散的时候，这三个人振臂一呼，简直抵得过三千壮士；他们喊着“站住！站

住！"靠着地形的优势，尤其是他们那感发人心的忠勇，可以使一根纺线竿变成一柄长枪，那些死灰似的脸色立刻容光焕发起来；一半因为自觉羞愧，一半因为他们的精神已经重新振作，那些跟在人家后面跑而变成懦夫的人——对于初上战场的兵士，这是一种常有的情形——立刻转过脸去，像雄狮般向着猎人的枪刺狞笑。于是敌人开始停止他们的追逐，他们向后退却，溃奔败走，立刻造成混乱的局面；本来像猛鹰一般从天上飞下，现在却变成一群奔逃的小鸡，来的时候是跨着大步的胜利者，去的时候却是抱头鼠窜的奴才。现在我们的这些懦夫，像一群被狂风怒浪吹打得零落不全的船只，立刻成为生气勃勃的英雄；他们发现敌人的心口可以从它的后门进去，天啊！他们冲杀得多么凶猛！死的死，重伤的重伤，还有的已经被前面的人砍倒，又被后面的人戳了几下；本来是一个人追赶十个，现在这十个人每一个杀死二十个；那些宁愿不抵抗而死的人们，都变成了战场上吃人的大虫。

贵族　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条狭路，一个老人，两个孩子。

波塞摩斯　不用惊奇；您自己一事不干，听见别人所干的事，就觉得奇怪。您愿意吟两行诗句，聊博一笑吗？我倒有了：

两个孩子，一个老人，一条狭路，

英国人的救星，罗马人的灾祸。

贵族　您别生气呀。

波塞摩斯　唉，何必生气？谁要是见了敌人溜走，我愿意和

他交个朋友；因为他会向敌人逃避，他也会逃避我的友谊。——您使我做起诗句来了。

贵族　再见；您在生气了。（下。）

波塞摩斯　还想逃走吗？这是一个贵人！啊，高贵的卑怯！自己在战场上，却问我有什么消息！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放弃他们的尊荣，保全他们的皮囊！他们拔脚飞奔，结果还是不免一死！我这为悲哀缠绕的人，虽然听见死亡的呻吟，却找不到他的踪迹，虽然看见死亡的巨掌，却碰不到我的身上；死神，这丑恶的妖魔，偏爱躲藏在美酒红被、芳唇蜜语之中，我们这些在战场上为他拔刀弄剑的人，不过是他的一小部分爪牙。好，我一定要找到他。现在我已经为英国尽过力，我要重新回复我初来时的面目，不再做一个英国人；我也不愿再上战阵，无论哪一个下贱的小卒碰见了我，我就让他把我捉去。罗马军队在这儿杀死了不少的人，英国人一定要报复这一次仇恨。只有死才可以赎回我的自由，只有死才是我唯一的追求；我要为伊摩琴终结我的残生，再不让它多挨一刻苦痛的时辰。

二英国将领及兵士等上。

将领甲　赞美伟大的朱庇特！路歇斯已经被捕了。人家都猜想那老头儿和他的两个儿子是天神下降。

将领乙　还有一个人，他的装束十分可笑，也跟他们一起把敌人打退。

将领甲　据说是这样；可是这几个人一个也找不到。站住！那儿是谁？

波塞摩斯　一个罗马人，要是有人帮我一臂之力，我也不会一个人陷在这儿了。

将领乙　抓住他；一条狗！不要让一个罗马的败卒回去告诉他们什么乌鸦在啄他们的朋友。他还自己夸口，好像他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带他见王上去。

辛白林率侍从上；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毕萨尼奥及罗马俘虏等同上。二将领献上波塞摩斯，辛白林命狱卒将波塞摩斯收禁；众下。

第四场　英国。牢狱

波塞摩斯及二狱卒上。

狱卒甲　现在可不会有人把你偷走，你的身体已经给锁起来啦。要是这儿有草，你尽管吃吧。

狱卒乙　嗯，那可还要看他有没有胃口。（二狱卒下。）

波塞摩斯　欢迎，拘囚的生活！因为我想你是到自由去的路。可是我还比一个害痛风病的人好一些，因为他宁愿永远生活在痛苦呻吟之中，不愿让死亡这一个手到病除的良药治愈他的疾病；只有死才是打开这些铁锁的钥匙。我的良心上负着比我的足胫和手腕上更重的镣铐；仁慈的神明啊，赐给我忏悔的利剑，让我劈开这黑暗的牢门，得到永久的自由吧！我已经衷心悔恨，这还不够吗？儿女们是这样使他们尘世的父亲回嗔作喜；天上的神明是更充满了慈悲的。我必须忏悔吗？还有什么比拖镣带铐更

好的方式，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的？为了袚除我的罪孽，我愿意呈献我整个的生命。我知道你们比万恶的世人仁慈得多，他们从破产的负债人手里拿去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是十分之一的财产，让这些债户留着有余不尽的残资，供他们继续的剥削；那却不是我的愿望。把我的生命拿去，抵偿伊摩琴的宝贵的生命吧；虽然它们的价值并不相等，可是那总是一条生命，为你们所亲手铸下的。在人与人之间，他们并不戥量着每一枚货币，即使略有轻重，也瞧着上面的花纹而收受下来；你们应该把我收受，因为我是你们的。伟大的神明啊，要是你们愿意作这一次清算，就请拿去我的生命，勾销这些无情的债务。啊，伊摩琴！我要在沉默中向你抒陈我的心曲。（睡。）

奏哀乐。西塞律斯·里奥那托斯，即波塞摩斯之父，鬼魂出现，为一战士装束之老翁；一手携一老妇，即其妻，亦即波塞摩斯之母的鬼魂；二鬼魂登场时有音乐前导。音乐再奏，里奥那托斯二子，即波塞摩斯之兄，亦相继出现，彼等各因战死而身有伤痕。波塞摩斯睡于狱床之上，众鬼魂绕其四周。

西塞律斯　你驱雷役电的天主，

　　不要迁怒凡人；

你该责怪马斯、朱诺

　　淫乱你的天庭。

我那没见面的孩子

　　干过什么坏事？

当他尚在母腹待产，

我已长辞人世；
你是孤儿们的慈父，
理应矜怜孤苦，
茫茫人世遍地荆棘，
你该尽力加护。

波塞摩斯之母　我临盆时未蒙神佑，
一阵剧痛丧身；
波塞摩斯呱呱堕地，
可怜举目无亲！

西塞律斯　造化铸下他的模型，
不失列祖英风，
他值得世人的赞美，
果然头角峥嵘。

波塞摩斯之长兄　当他长成一表男儿，
他的意气才情
在不列颠全国之中
谁能和他竞争？
除了他有谁能赢取
伊摩琴的芳心？

波塞摩斯之母　为什么他才缔良姻，

就被君王放逐，
远离了祖宗的田园
和情人的衣角？

西塞律斯　为什么让阿埃基摩，
意大利的伧奴，
用无稽的猜疑嫉妒
把他心胸玷污；
落得那万恶的奸人
一旁讥笑揶揄？

波塞摩斯之次兄　因此我们离开坟墓，
我们父子四个，
为了捍卫我们祖国，
曾经赴汤蹈火，
牺牲了我们的生命，
保持荣名不堕。

波塞摩斯之长兄　波塞摩斯为了王家
也曾卓著勋劳：
朱庇特，你众神之王，
为何久抑贤豪，
不给他应得的褒赏，
让他郁郁无聊？

西塞律斯　　打开你水晶的窗户，
　请你俯瞰尘寰；
莫再用无情的毒害
　尽把壮士摧残。

波塞摩斯之母　　可怜我们无辜佳儿，
　赐他幸福平安。

西塞律斯　　从你琼宫瑶殿之中
　伸出你的援手；
否则我们要向众神
　控诉你的悖谬。

波塞摩斯之二兄　　不要有失众望，神啊！
　伸出你的援手。

朱庇特在雷电中骑鹰下降，掷出霹雳一响；众鬼魂跪伏。

朱庇特　　你们这一群下界的幽灵，
　不要尽向我们天庭烦絮！
你们怎么胆敢怨怼天尊，
　他雷霆的火箭谁能抵御？
去吧，乐园中憧憧的黑影，
　在那不谢的花丛里安息；
人世的事不用你们顾问，

一切自有我们神明负责。
哪一个人蒙到我的恩眷，
我一定先使他备历辛艰。
你们的爱子他灾星将满，
无限幸运展开在他眼前。
我的星光照耀他的诞生，
他在我神殿上举行婚礼。
他将要做伊摩琴的良人；
不经困苦，怎得这番甜味？
把这简牒安放他的胸头，
他一生的休咎都在其中。
去吧，别再这样喧扰不休，
免得激起我的怒火熊熊。
鹰儿，驾着我飞返琉璃宫。（上天。）

西塞律斯　他在雷声中下降；他的神圣的呼吸里充满着硫磺的气味；那神鹰弯下头来，似乎要怒踢我们的样子。他升天时发出来的气味比乐园里的花儿还要芬芳；他的尊贵的鹰儿缮理那永生的羽翼，用它的脚爪剔拭它的尖啄，正像他的神明喜悦的时候一般。

众鬼魂　感谢，朱庇特！

西塞律斯　那玉石的阶道已经被云儿遮住了；他已经走进他光明的宫殿里。去吧！让我们恭承天惠，恪遵他庄严的训诲。（众鬼魂隐灭。）

波塞摩斯　（醒）睡眠，你已经做了一次老祖父，替我生下一

个父亲；你又造下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兄长。可是啊，无情的讥刺！他们全去了，正像来的时候一样飘忽；我也就这样醒来。那些倚靠着贵人恩宠的可怜虫，也像我一样做着梦；一醒之后，万事皆空。可是唉！话又说回来了。有的人并没有做求名求利的好梦，他们无所事事，却也照样受尽恩荣；我也是这样，不知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做起这种幸福的美梦来。什么神仙到过这里？一册书吗？啊，珍奇的宝册！愿你不要像我们爱好虚华的世人一般，把一件富丽的外服遮掩内衣的敝陋；愿你的内容也像你的外表一般美好，不像我们那些朝士们只有一副空空的架子。“雄狮之幼儿于当面不相识、无意寻求间得之、且为一片温柔之空气所笼罩之时，自庄严之古柏上砍下之枝条、久死而复生、重返故株、发荣滋长之时，亦即波塞摩斯脱离厄难、不列颠国运昌隆、克享太平至治之日。”仍然是一个梦，否则一定是什么疯子随口吐出，不假思索的狂言；倘不是梦里的鬼话，就是无根的谎语；倘不是毫无意识的乱谈，它的意义也是不可究诘的。可是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我的一生的行事却也没头没脑得和它相差不远，只为了同病相怜的缘故，我也要把它保藏起来。

二狱卒重上。

狱卒甲　来，先生，你准备好去死没有？

波塞摩斯　早就准备好了；假如是一块肉的话，烤也烤焦了。

狱卒甲　一句话，要请你去上吊，先生；要是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你这块肉已经烹得很好了。

波塞摩斯　哦，要是我能够在观众眼睛里成为一道好菜，那么总算死得并不冤枉。

狱卒甲　这对于你是一回严重的清算，先生；可是这样也好，从此以后，你不用再还人家的债，也不用再怕酒店向你催讨欠账，人们在追寻欢乐的当儿，往往免不了这一种临别时的悲哀。你进来的时候饿得有气没力，出去的时候喝得醉步跄踉；你后悔不该付太大的代价，又恼恨人家给你太重的代价；你的钱囊和脑袋同样空洞，脑袋里因为装满空虚，反而显得沉重，钱囊里没有了货色，又嫌太轻了：这一种矛盾，你现在可以从此免去。啊！一根只值一文钱的绳子，却有救苦救难的无边法力：无论你欠下成千债款，它都可以在一霎眼间替你结束；它才是你真正的债主和债户；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总账，都可以由它一手清还。你的颈子，先生，是笔，是帐簿，也是算盘；不消片刻，你就可以收付两讫了。

波塞摩斯　我死了比你活着还要快乐得多。

狱卒甲　不错，先生，睡熟的人不觉得牙痛；可是一个人要是必须睡你那种觉，还要让一个刽子手照护他上床，我想他一定还是愿意和他的行刑者交换一下位置的；因为你瞧，先生，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哩。

波塞摩斯　我知道，朋友。

狱卒甲　那么你死了以后，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我可只听见人家说，身子一挺，两眼发黑。也许有什么自命为识路的人带领你；也许你自信不会走错路，但是我断定你

对于这条路是完全生疏的；也许你想冒一下险，探寻前途的究竟。可是，你旅行的结果如何，我想你是再也不会回来告诉人家的了。

波塞摩斯　我告诉你，朋友，除了那些生了眼睛有心闭上的人们以外，走我这一条路是不愁在暗中摸索的。

狱卒甲　可笑一个人长了眼睛，最大的用处却是去赶这条黑暗的路程！我相信绞刑是叫人闭眼的一个方法。

一使者上。

使者　打开他的镣铐；把你的囚犯带去见王上。

波塞摩斯　你带来了好消息；他们要叫我去恢复我的自由了。

狱卒甲　真有那样的事，我就上吊给你看。

波塞摩斯　那你倒可以比当一个看牢门的人自由一些；只有套活人的枷锁，没有关死鬼的牢门。（除狱卒甲外均下。）

狱卒甲　除非一个人愿意娶一座绞架做妻子，生一些小绞架下来，我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一个不怕死的怪东西。可是凭良心说，有些家伙是贪生怕死的，尽管他是个罗马人；他们这批人中间，也有好多是虽然自己不愿意，因为没有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去死；要是我做了他们，我也一定会这样。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存着一条好心肠；啊！那么什么看牢门的人、什么绞架，都可以用不着啦。我说这样的话，固然有碍我自己目前的利益，可是一个人只要存着善心，总不会没有好处的。（下。）

第五场　辛白林营帐

辛白林、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毕萨尼奥、群臣、将校及侍从等上。

辛白林　站在我的旁边，你们这些天神差下来保全我的王位的英雄们。可惜我们找不到那个作战得如此奋勇的穷苦的兵士，他的褴褛的衣衫羞死那些鲜明的盔甲；他挺着裸露的胸膛，走上拥着坚盾的骑士的前面，去迎受敌人的剑锋。谁要是能够找到他，我一定不惜重赏。

培拉律斯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卑微的人会表现出这样忠勇的义愤，这样一个叫化似的家伙，会干出这种惊人的壮事。

辛白林　没有探听到他的消息吗？

毕萨尼奥　死人活人中间，都已经仔细寻找过，可是一点没有他的踪迹。

辛白林　我很懊恨不能报答他的大功，只好把额外的恩典，（向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加在你们身上了；你们是英国的心肝和头脑，她是靠着你们的力量而生存的。现在我应该询问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回复我吧。

培拉律斯　陛下，我们是堪勃利亚人，出身士族；除此以外，要是再说什么自夸的话就要失之于虚伪和狂妄；除非我再加上一句，我们都是忠诚正直的。

辛白林　跪下来。起来，我的战场上的骑士们；我封你们为我

的御前护卫，还要用适合于你们地位的尊荣厚赏你们。

考尼律斯及宫女等上。

辛白林　这些人的脸上好像出了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你们用这样惨淡的神情迎接我们的胜利？你们瞧上去像是罗马人，不是英国宫廷里的。

考尼律斯　万福，伟大的君王！不怕扫了您的兴致，我必须报告王后已经死了。

辛白林　这样的消息是应该出之于一个医生的嘴里吗？可是我想医药虽然可以延长生命，毕竟医生也是不免一死的。她是怎样死的？

考尼律斯　她死的情形十分可怕，简直发疯一般，正像她生前的样子；她活着用残酷的手段对待世人，死去的时候，对她自己也十分残酷。要是陛下不嫌烦渎，我愿意报告她临终时自己供认的那些话；要是我说错了，她的这些侍女们可以纠正我，她们当她弥留的时候，都是满脸淌着眼泪站在一旁的。

辛白林　你说吧。

考尼律斯　第一，她供认她从没有爱过您，她爱的是您的富贵尊荣，不是您；她嫁给您的王冠，是您的王座的妻子，可是她厌恶您本人。

辛白林　这是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倘不是她临死时所说的话，即使她说了我也不会相信。说下去。

考尼律斯　她在表面上装着十分疼爱您的女儿，其实她自己承认，她是她眼睛里的一个蝎子；倘不是逃走得早，公主

早已被她用毒药毒死了。

辛白林　啊，最娇美的恶魔！谁能观察一个女人的心呢？还有别的话吗？

考尼律斯　有，陛下，还有更骇人的话哩。她供认她已经为您预备好一种致命的药石，服了下去，立刻就会侵蚀人的生命，慢慢地把血液一起吸干，叫人一寸一寸地死去；在那一段时间里，她要日夜陪伴您，侍候您，向您流泪，和您亲吻，做出种种千恩万爱的样子，叫您受她的感动；然后趁着适当的机会，当她已经使您中了她的圈套的时候，她就设法骗诱您答应让她的儿子继承您的王冠。可是因为他的奇怪的失踪，她这一种目的不能达到，所以她就发起疯来，忘记一切的羞耻；当着上天和众人之前，公开吐露了她的心事，懊恨她处心积虑的奸谋不能成为事实，就在这样绝望的心绪中死了。

辛白林　宫女们，你们都是随身服侍她的，这些话你们都听见吗？

宫女甲　回陛下的话，我们都听见的。

辛白林　我的眼睛并没有错误，因为她是美貌的；我的耳朵也没有错，因为她的谄媚的话是婉转动听的；我更不责怪我的心，它以为她的灵魂和外表同样可爱，对她怀疑也是一种罪过。可是，啊，我的女儿！你也许会说，这是我的痴愚，并且用你的感觉证明你的判断的正确。愿上天弥缝一切！

路歇斯、阿埃基摩、预言者及其他罗马俘虏各由卫士押解上；波塞摩

斯覃伊摩琴亦在众俘之后。

辛白林　卡厄斯，你现在不是来向我们要求纳贡，那是已经被不列颠人用武力抹消的了，虽然他们因此丧失了不少的勇士。那些死者的亲属已经提出要求，为了安慰英灵起见，必须把你们这一批俘虏杀死；这我已经答应了他们。所以，想一想你们所处的地位吧。

路歇斯　陛下，胜败本来是兵家常事；你们的得胜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假如这次是我们得到胜利，当热血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决不会用刀剑威胁我们的俘虏的。可是既然这是天神的意旨，我们除了一死以外，没有其他赎身的方法，那么就让我们死吧；一个罗马人是能够用一颗罗马人的心忍受一切的，这就够了；奥古斯特斯有生之日，将会记着这一件事情；对于我自己个人，已经言尽于此。只有这一件事，我要向您请求：我的童儿，一个生长在英国的孩子，让他赎回他的生命吧。从来不曾有哪一个主人得到过这样一个殷勤亲切、忠心勤恳的童儿；他是那样的遇事谨慎，那样的诚实、伶俐而曲体人情。让他本身的好处，连同着我的请求，邀获陛下的矜怜吧；他不曾伤害过一个英国人，虽然他所侍候的是一个罗马人。赦免他，陛下，让其余的人一起身膏斧钺吧。

辛白林　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的面貌瞧上去怪熟的。孩子，我只瞧了你一眼，你已经得到我的恩宠；你现在是我的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活着吧，孩子。”不用感谢你的主人；活着吧。无论你向辛白林要求什么恩

典，只要适合于我的慷慨和你的地位的，我都愿意答应你；即使你向我要求一个最尊贵的俘虏，我也决不吝惜。

伊摩琴　敬谢陛下。

路歇斯　我并不叫你要求我的生命，好孩子；可是我知道你会作这样的要求。

伊摩琴　不，不。唉！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哩。我看见一件东西，对于我就像死一般痛苦；您的生命，好主人，只好让它听其自然了。

路歇斯　这孩子侮蔑我，他离弃了我，还要把我讥笑；那些信任着少女们和孩子们的忠心的人，他们的快乐是转瞬就会消失的。为什么他这样呆呆地站着？

辛白林　你想要求些什么，孩子？我越瞧你，越觉得爱你；仔细想一想你应该提出些什么要求吧。你瞧着的那个人，你认识他吗？说，你要我赦免他吗？他是你的亲族，还是你的朋友？

伊摩琴　他是一个罗马人。他不是我的亲族，正像我不是陛下的亲族一样；可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陛下的臣仆，所以比较起来还是陛下跟我的关系亲密一些。

辛白林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瞧着他？

伊摩琴　陛下要是愿意听我说话，我希望不要让旁人听见。

辛白林　哦，很好，我一定留心听着你。你叫什么名字？

伊摩琴　斐苔尔，陛下。

辛白林　你是我的好孩子，我的童儿；我要做你的主人。跟我来；放胆说吧。（辛白林、伊摩琴在一旁谈话。）

培拉律斯　这孩子死而复活吗？

阿维拉古斯　两颗砂粒也不会这般相像。这正是那个可爱的美貌少年，死去了的斐苔尔。你以为怎样？

吉德律斯　正是他死而复活了。

培拉律斯　轻声！轻声！再瞧下去；他一眼也不看我们；不要莽撞；人们的面貌也许彼此相同；果然是他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对我们说话的。

吉德律斯　可是我们明明见他死了。

培拉律斯　不要说话；让我们瞧下去。

毕萨尼奥　（旁白）那是我的女主人。既然她还在人世，不管事情变好变坏，我都可以放心了。（辛白林、伊摩琴上前。）

辛白林　来，你站在我的旁边，高声提出你的要求。（向阿埃基摩）朋友，站出来，老老实实答复这孩子的问话；否则凭着我的地位和荣誉，我们将要用严刑逼你招供真情。来，对他说。

伊摩琴　我的要求是，请这位绅士告诉我，他这戒指是谁给他的。

波塞摩斯　（旁白）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辛白林　你手指上的那个钻石戒指是怎么得来的？

阿埃基摩　你还是不要逼我说出来的好，因为一说出来，会叫你十分难受的。

辛白林　怎么！我？

阿埃基摩　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被迫吐露那因为隐藏在我的心头使我痛苦异常的秘密。这戒指是我用诡计

骗来的，它本来是被你放逐的里奥那托斯的宝物；也许你会像我一样悔恨，因为在天壤之间，不曾有过一位比他更高贵的绅士。你愿意听下去吗，陛下？

辛白林　我要听一切和这有关的事情。

阿埃基摩　那位绝世的佳人，你的女儿——为了她，我的心头淋着血，我的奸恶的灵魂一想起就不禁战栗——恕我；我要晕倒了。

辛白林　我的女儿！她怎么样？提起你的精神来；我宁愿让你活到老死，也不愿在我没有听完以前让你死去。挣扎起来，汉子，说。

阿埃基摩　那一天——不幸的钟敲出了那个时辰！——在罗马——可咒诅的屋子潜伏着祸根！——一个欢会的席上——啊，要是我们那时的食物，或者至少被我送进嘴里去的，都有毒药投在里面，那可多好！——善良的波塞摩斯——我应当怎么说呢？像他这样的好人，是不该和恶人同群的；在最难得的好人中间，他也是最好的一个——郁郁寡欢地坐着，听我们赞美我们意大利的恋人：她们的美艳使最善于口辩者的夸大的谀辞成为贫乏；她们的丰采使维纳斯的神座黯然失色，苗条的弥涅瓦①相形见绌；她们的性情是一切使男子们倾心的优点的总汇；此外还有那引人上钩的伎俩，迷人的娇姿丽色。

辛白林　我好像站在火上一般。不要尽说废话。

---

① 弥涅瓦(Minerva)，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也是司才艺的女神。

阿埃基摩　除非你愿意早一点伤你的心，否则你反而会嫌我说得太快的。这位波塞摩斯，正像一位热恋着一个高贵的女郎的贵人一样，也接着发表他的意见；并不诽毁我们所赞美的女子，在那一点上他保持着谦恭的沉默，他只是开始描写他的情人的容貌；他的整个的心灵都贯注在他的口舌之上，画出了一幅绝妙的肖像，显得刚才被我们夸美的，只是一些灶下的贱婢，换言之，他越讲越有神，竟使我们变成了一群钝口拙舌的笨人。

辛白林　算了，算了，快讲正文吧。

阿埃基摩　你的女儿的贞操是一切问题的发端。他称道她的贞洁，仿佛狄安娜也曾做过热情的梦，只有她才是冷若冰霜的。该死的我听他这样说，就向他的赞美表示怀疑；那时候他把这戒指带在他的手指上，我就用金钱去和他的戒指打赌，说要是我能够把她骗诱失身，这戒指就归我所有。他，忠心的骑士，全然信任她的贞洁，正像我后来所发现的一样，很慷慨地把这戒指作了赌注；即使它是福玻斯车轮上的一颗红玉，甚或是他的整个车子上最贵重的宝物，他也会毫不吝惜地把它掷下。抱着这样的目的，我立刻就向英国出发。你也许还记得我曾经到过你的宫廷，在那里多蒙你的守身如玉的令嫒指教我多情和淫邪的重大的区别。我的希望虽然毁灭了，可是我的爱慕的私心，却不曾因此而遏抑下去；我开始转动我的意大利的脑筋，在你们呆笨的不列颠国土上实施我的恶毒的阴谋，对于我那却是一个无上的妙计。简单一句话，我的计策大获

成功；我带了许多虚伪的证据回去，它们是足够使高贵的里奥那托斯发疯的；我用这样那样的礼物，使他对她的贞节失去信念；我用详细的叙述，说明她房间里有些什么张挂，什么图画；还有她的这一只手镯——啊，巧妙的手段！我好容易把它偷到手里！——不但如此，我还探到了她身体上的一些秘密的特征，使他不能不相信她的贞操已经被我破坏。因此——我现在仿佛看见他——

波塞摩斯　（上前）嗯，你看得不错，意大利的恶魔！唉！我这最轻信的愚人，罪该万死的凶手、窃贼，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恶徒中的罪魁祸首！啊！给我一条绳、一把刀或是一包毒药，让它惩罚我的罪恶。国王啊，吩咐他们带上一些巧妙的刑具来吧；是我使世上一切可憎的事情变成平淡无奇，因为我是比它们更可憎的。我是波塞摩斯，我害死了你的女儿；——像一个恶人一般，我又说了谎；我差遣一个助恶的爪牙，一个亵渎神圣的窃贼，毁坏了她这座美德的殿堂；是的，她原是美德的化身。唾我的脸，用石子丢我，把污泥掷在我身上，嗾全街上的狗向我吠叫吧；让每一个恶人都用波塞摩斯·里奥那托斯做他的名字；愿从今以后再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恶事。啊，伊摩琴！我的女王，我的生命，我的妻子！啊，伊摩琴！伊摩琴！伊摩琴！

伊摩琴　安静一些，我的主！听我说，听我说！

波塞摩斯　这样的时候，你还要跟我开玩笑吗？你这轻薄的童儿，让我教训教训你。（击伊摩琴；伊摩琴倒地。）

毕萨尼奥　啊，各位，救命！这是我的女主人，也就是您的妻

子！啊！波塞摩斯，我的大爷，您并没有害死她，现在她却真的死在您的手里了。救命！救命！我的尊贵的公主！

辛白林　世界在旋转吗？

波塞摩斯　我怎么会这样站立不稳起来？

毕萨尼奥　醒来，我的公主！

辛白林　要是真有这样的事，那么神明的意思，是要叫我在致命的快乐中死去。

毕萨尼奥　我的公主怎样啦？

伊摩琴　啊！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你给我毒药；危险的家伙，走开！不要插足在君王贵人们的中间。

辛白林　伊摩琴的声音！

毕萨尼奥　公主，要是我知道我给您的那个匣子里盛着的并不是灵效的妙药，愿天雷轰死我；那是王后给我的。

辛白林　又有新的事情了吗？

伊摩琴　它使我中了毒。

考尼律斯　神啊！我忘了王后亲口供认的还有一句话，那却可以证明她的诚实；她说，“我把配下的那服药剂给了毕萨尼奥，骗他说是提神妙药；要是他已经把它转送给他的女主人，那么她多半已经像一只耗子般的被我毒死了。”

辛白林　那是什么药，考尼律斯？

考尼律斯　陛下，王后屡次要求我替她调制毒药，她的借口总是说不过拿去毒杀一些猫狗之类下贱的畜生，从这种实验中得到知识上的满足。我因恐她另有其他危险的用意，所以就替她调下一种药剂，服下以后，可以暂时中止生活

的机能，可是在短时间内，全身器官就会恢复它们的活动。您有没有服过它？

伊摩琴　大概我是服过的，因为我曾经死了过去。

培拉律斯　我的孩子们，我们原来弄错了。

吉德律斯　这果然是斐苔尔。

伊摩琴　为什么您要推开您的已婚的妻子？想像您现在是在一座悬崖之上，再把我推开吧。（拥抱波塞摩斯。）

波塞摩斯　像果子一般挂在这儿，我的灵魂，直到这一棵树木死去！

辛白林　怎么，我的骨肉，我的孩子！嘿，你要我在这一幕戏剧里串演一个呆汉吗？你不愿意对我说话吗？

伊摩琴　（跪）您的祝福，父亲。

培拉律斯　（向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虽然你们曾经爱过这个少年，我也不怪你们；你们爱他是有缘故的。

辛白林　愿我流下的眼泪成为浇灌你的圣水！伊摩琴，你母亲死了。

伊摩琴　我也很惋惜，父王。

辛白林　啊，她算不得什么；都是因为她，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一番奇怪的遇合。可是她的儿子不见了，我们既不知道他怎么出走，又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毕萨尼奥　陛下，现在我的恐惧已经消失，我可以说老实话了。公主出走以后，克洛顿殿下就来找我；他拔剑在手，嘴边冒着白沫，发誓说要是我不把她的去向说出来，就要把我当场杀死。那时我衣袋里刚巧有一封我的主人所写

的假信，约公主到密尔福德附近的山间相会。他看了以后，强迫我把我主人的衣服拿来给他穿了，抱着淫邪的念头，发誓说要去破坏公主的贞操，就这样怒气冲冲地向那里动身出发。究竟后来他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吉德律斯　让我结束这一段故事：是我把他杀了。

辛白林　嗳哟，天神们不允许这样的事！你为国家立下大功，我不希望你从我的嘴里得到一句无情的判决。勇敢的少年，否认你刚才所说的话吧。

吉德律斯　我说也说了，做也做了。

辛白林　他是一个王子哩。

吉德律斯　一个粗野无礼的王子。他对我所加的侮辱，完全有失一个王子的身分；他用那样不堪入耳的言语激恼我，即使海潮向我这样咆哮，我也要把它踢回去的。我砍下他的头；我很高兴今天他不在这儿抢夺我说话的机会。

辛白林　我很为你抱憾；你已经亲口承认你的罪名，必须受我们法律的制裁。你必须死。

伊摩琴　我以为那个没有头的人是我的丈夫。

辛白林　把这罪犯缚起来，带他下去。

培拉律斯　且慢，陛下，这个人的身分是比被他杀死的那个人更高贵的，他有和你同样高贵的血统；几十个克洛顿身上的伤痕，也比不上他为你立下的功绩。（向卫士）放开他的手臂，那不是生来受束缚的两臂。

阿维拉古斯　他说得太过分了。

辛白林　你胆敢当着我的面这样咆哮无礼，你也必须死。

培拉律斯　我们三个人愿意一同受死；可是我要证明我们中间有两个人是像我刚才所说那样高贵的。我的孩儿们，我必须说出一段对于我自己很危险的话儿，虽然也许对于你们会大有好处。

阿维拉古斯　您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

吉德律斯　我们的好处也就是您的好处。

培拉律斯　那么恕我，我就老实说了。伟大的国王，你曾经有过一个名叫培拉律斯的臣子。

辛白林　为什么提起他？他是一个亡命的叛徒。

培拉律斯　他就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个老头儿；诚然他是一个亡命的人，我却不知道他怎么会是一个叛徒。

辛白林　把他带下去；整个的世界不能使他免于一死。

培拉律斯　不要太性急了；你应该先偿还我你的儿子们的教养费，等我受了以后，你再没收不迟。

辛白林　我的儿子们的教养费！

培拉律斯　我的话说得太莽撞无礼了。我现在双膝跪下；在我起立以前，我要把我的儿子们从微贱之中拔擢起来，然后让我这老父亲引颈就戮吧。尊严的陛下，这两位称我为父亲的高贵的少年，他们自以为是我的儿子，其实并不是我的；陛下，他们是您自己的亲生骨肉。

辛白林　怎么！我自己的亲生骨肉！

培拉律斯　正像您是您父王的儿子一般不容置疑。我，年老的摩根，就是从前被您放逐的培拉律斯。我的过失、我的放逐、我的一切叛逆的行为，都出于您一时的喜怒；我所

干的唯一的坏事，就是我所忍受的种种困苦。这两位善良的王子——他们的确是金枝玉叶的王室后裔——是我在这二十年中教养长大的；我把自己所有的毕生学问和本领全都传授了他们。他们的乳母尤莉菲尔当我被放逐的时候，把这两个孩子偷了出来，我也因此而和她缔为夫妇；是我唆使她干下这件盗案，因为痛心于尽忠而获谴，才激成我这种叛逆的行为。越是想到他们的失踪对于您将是一件怎样痛心的损失，越是诱发我偷盗他们的动机。可是，仁慈的陛下，现在您的儿子们又回来了；我必须失去世界上两个最可爱的伴侣。愿覆盖大地的穹苍的祝福像甘露一般洒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是可以和众星并列而无愧的。

辛白林　你一边说话，一边在流泪。你们三个人所立下的功劳，比起你所讲的这一段故事来更难令人置信。我已经失去我的孩子；要是这两个果然就是他们，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希望再有一对比他们更好的儿子。

培拉律斯　请高兴起来吧。这一个少年，我称他为波里多的，就是您的最尊贵的王子吉德律斯；这一个我的凯德华尔，就是您的小王子阿维拉古斯，那时候，陛下，他是裹在一件他的母后亲手缝制的非常精致的斗篷里的，要是需要证据的话，我可以把它拿来恭呈御览。

辛白林　吉德律斯的颈上有一颗星形的红痣；那是一个不平凡的记号。

培拉律斯　这正是他，他的颈上依然保留着那天然的标识。聪

明的造物者赋与他这一个特征，那用意就是要使它成为眼前的证据。

辛白林　啊！我竟是一个一胎生下三个儿女来的母亲吗？从来不曾有哪一个母亲在生产的时候感到这样的欢喜。愿你们有福！像脱离了轨道的星球一般，你们现在已经复归本位了。啊，伊摩琴！你却因此而失去一个王国。

伊摩琴　不，父王；我已经因此而得到两个世界。啊，我的好哥哥们！我们就是这样骨肉重圆了！啊，从此以后，你们必须承认我的话是说得最正确的：你们叫我兄弟，其实我却是你们的妹妹；我叫你们哥哥，果然你们是我的哥哥。

辛白林　你们已经遇见过吗？

阿维拉古斯　是，陛下。

吉德律斯　我们一见面就彼此相爱，从无间歇，直到我们误认她已经死了。

考尼律斯　因为她吞下了王后的药。

辛白林　啊，神奇的天性！什么时候我可以把这一切听完呢？你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粗条大干，应该还有许多详细的枝节，充满着可惊可愕的材料。在什么地方？你们是怎么生活的？从什么时候你服侍起我们这位罗马的俘虏来？怎么和你的哥哥们分别的？怎么和他们初次相遇？你为什么从宫廷里逃走，逃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切，还有你们三人投身作战的动机，以及我自己也想不起来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和一次次偶然的机遇中的一切附带的事件，我都要问你们一个明白，可是时间和地点都不允许我们作

这样冗长的询问。瞧，波塞摩斯一眼不霎地望着伊摩琴；她的眼光却像温情的闪电一般，一会儿向着他，一会儿向着她的哥哥们，一会儿向着我，一会儿向着她的主人，到处投掷她的快乐；每一个人都彼此交换着惊喜。让我们离开这地方，到神殿里去献祭吧。（向培拉律斯）你是我的兄弟；我们从此是一家人了。

伊摩琴　您也是我的父亲；幸亏您的救援，我才能够看见这幸福的一天。

辛白林　除了那些阶下的囚人以外，谁都是欢天喜地的；让他们也快乐快乐吧，因为他们必须分沾我们的喜悦。

伊摩琴　我的好主人，我还可以为您效力哩。

路歇斯　愿您幸福！

辛白林　那个奋勇作战的孤独的兵士要是也在这里，一定可以使我们格外生色；他是值得一个君王的感谢的。

波塞摩斯　陛下，我就是和这三位在一起的那个衣服褴褛的兵士；为了达到我当时所抱的一种目的，所以我穿着那样的装束。说吧，阿埃基摩，你可以证明我就是他；我曾经把你打倒在地上，差一点儿结果了你的性命。

阿埃基摩　（跪）我现在又被您打倒了；可是那时候是您的武力把我克服，现在是我自己负疚的良心使我屈膝。请您取去我这一条欠您已久的生命，可是先把您的戒指拿去，还有这一只手镯，它是一位最忠心的公主所有的。

波塞摩斯　不要向我下跪。我在你身上所有的权力，就是赦免你；宽恕你是我对你唯一的报复。活着吧，愿你再不要

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别人。

辛白林　光明正大的判决！我要从我的子婿学得我的慷慨；让所有的囚犯一起得到赦免。

阿维拉古斯　妹夫，您帮助我们出了力，好像真的要做我们的兄弟一般；我们很高兴，您果然是我们的自家人。

波塞摩斯　我是你们的仆人，两位王子。我的罗马的主帅，请叫您那位预言者出来。当我睡着的时候，仿佛看见朱庇特大神骑鹰下降，还有我自己亲族的阴魂，都在我梦中出现；醒来以后，发现我的胸前有这么一张笺纸，上面写着的字句，奥秘难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让他来显一显他的本领，把它解释解释吧。

路歇斯　费拉蒙纳斯！

预言者　有，大帅。

路歇斯　念念这些字句，说明它的意义。

预言者　"雄狮之幼儿于当面不相识、无意寻求间得之、且为一片温柔之空气所笼罩之时，自庄严之古柏上砍下之枝条、久死而复生、重返故株、发荣滋长之时，亦即波塞摩斯脱离厄难、不列颠国运昌隆、克享太平至治之日。"你，里奥那托斯，就是雄狮的幼儿；因为你是名将的少子。（向辛白林）一片温柔的空气就是你的贤德的女儿，这位最忠贞的妻子，因为她是像微风一般温和而柔静的；她已经应着神明的诏示，（向波塞摩斯）在你当面不相识、无意寻求得之的时候，把你拥抱在她的温情柔意之中了。

辛白林　这倒有几分相像。

预言者　庄严的古柏代表着你，尊贵的辛白林，你的砍下的枝条指着你的两个儿子；他们被培拉律斯偷走，许多年来，谁都以为他们早已死去，现在却又复活过来，和庄严的柏树重新接合，他们的后裔将要使不列颠享着和平与繁荣。

辛白林　好，我现在就要开始我的和平局面。卡厄斯·路歇斯，我们虽然是胜利者，却愿意向凯撒和罗马帝国屈服；我们答应继续献纳我们的礼金，它的中止都是出于我们奸恶的王后的主意，上天憎恨她的罪恶，已经把最重的惩罚降在她们母子二人的身上了。

预言者　神明的意旨在冥冥中主持着这一次和平。当这次战血未干的兵祸尚未开始以前我向路歇斯预示的梦兆，现在已经完全证实了；罗马的神鹰振翼高翔，从南方飞向西方，盘旋下降，消失在阳光之中；这预兆着我们尊贵的神鹰，威严的凯撒，将要和照耀西方的辉煌的辛白林言归于好。

辛白林　让我们赞美神明；让献祭的香烟从我们神圣的祭坛上袅袅上升，使神明歆享我们的至诚。让我们向全国臣民宣布和平的消息。让我们列队前进，罗马和英国的国旗交叉招展，表示两国的友好。让我们这样游行全市，在伟大的朱庇特的神殿里签订我们的和约，用欢宴庆祝它的订立。向那里进发。难得这一次战争结束得这样美满，血污的手还没有洗清，早已奠定了这样光荣的和平。（同下。）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朱 生 豪 译

吴 兴 华 校

剧中人物

安提奥克斯　安提奥克国王

配力克里斯　泰尔亲王

赫力堪纳斯
爱斯凯尼斯　二泰尔大臣

西蒙尼狄斯　潘塔波里斯国王

克里翁　塔萨斯总督

拉西马卡斯　米提林总督

萨利蒙　以弗所贵族

泰利阿德　安提奥克使臣

菲利蒙　萨利蒙之仆

里奥宁　狄奥妮莎之仆

司仪官

妓院主人

龟奴

公主　安提奥克斯之女

狄奥妮莎　克里翁之妻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泰莎　西蒙尼狄斯之女

玛丽娜　配力克里斯及泰莎之女

利科丽达　玛丽娜之保姆

鸨妇

群臣、贵妇、骑士、卫士、水手、海盗、渔夫及使者等

狄安娜女神

老人　剧情解释者

地　点

散处各国

第　一　幕

安提奥克王宫前

老人上。

从往昔的灰烬之中，
来了俺这白发衰翁，
唱一支古代的曲调，
博你们粲然的一笑。
在佳节欢会的席上，
这诗篇常被人歌唱；
贵人淑女午睡方醒，
也曾赖它消愁解闷。
它使人们向往光荣，
年代越久味道越浓。
要是后世诸位君子，
对这曲儿不加鄙视，
要是老人引吭歌唱，
能使你们胸怀欢畅，

俺愿意化一支烛光，
为你们把生命销亡。

却说当年安提奥克
在叙利亚建立王国，
他的王后不幸物故，
留下一个娇娃失母，
可喜长得容华绝代，
天生就风流的体态；
谁料老王乱伦灭性，
竟把他的女儿诱引，
这无耻的父女一双，
干下了罪恶的勾当，
经历了几度的春秋，
他们也就恬不知羞。
这公主的艳誉芳名，
招来多少公子王孙，
他们做着求凰好梦，
谁都想把美人抱拥。
哪知道这一方禁脔，
怎么容得旁人指染？
这老王早制定约束，
应付求婚者的絮渎：
谁要是想娶她为妻，

必须解答一个哑谜；
参不透哑谜的奥秘，
他只好把生命捐弃。
可怜这一个难题目，
害多少的英才受戮！
俺且把秃舌儿收了，
让列位眼皮上看饱。（下。）

第一场　安提奥克。宫中一室

安提奥克斯、配力克里斯及侍从等上。

安提奥克斯　泰尔的少年亲王，想来您已经充分明白您现在所从事的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

配力克里斯　是的，安提奥克斯，我因为久闻公主芳名，爱慕之诚，增加了我灵魂上的勇气，所以甘冒万死，大胆前来。

安提奥克斯　领公主出来，替她装扮得像位新娘一般，值得被天神拥抱；为了造成她美丽的仪容，从她投胎的时候起，直到降生，诸天的星辰曾经全体聚会，把他们各自的美点集合在她的一身。（音乐。）

公主上。

配力克里斯　瞧，她像春之女神一般姗姗地来了；无限的爱娇追随着她，她的思想是人间一切美德的君王！她的面庞是一卷赞美的诗册，满载着神奇的愉快，那上面永远没有悲哀的痕迹，暴躁的愤怒也永不会做她的伴侣。神啊，你

们使我成为一个男子，在爱情中颠倒，你们在我的胸头燃起炎炎的欲火，使我渴想尝一尝那仙树上的果实，否则宁愿因失败而死亡，帮助我，你们忠心的臣仆，达到这样无涯的幸福吧！

安提奥克斯　配力克里斯亲王——

配力克里斯　他想要成为伟大的安提奥克斯的子婿。

安提奥克斯　在你的面前站着这一座美丽的乐园，它的黄金的果实触上去是有危险的，因为致人死命的巨龙会吓散你的魂魄。她的天堂一般的面庞引诱你去瞻仰她的不可计数的美艳，只有才德出众的人才可以把她拥为己有；你要是不够资格，那么为了你的僭妄的眼光，你将不免一死。你看那些本来都是赫赫有名的君王，也都像你一样受着情欲的驱策，从远道闻名前来，他们在用无言的唇舌和惨白的容颜告诉你，他们都是爱情的战争中的阵亡者，只有天上的星光掩覆着他们暴露的骸骨；他们那死灰的面颊在劝你不要走进死神的罗网，那罗网是什么人都一体容纳的。

配力克里斯　安提奥克斯，我谢谢你，你教我认识我自己的脆弱的浮生，提出这些可怕的前车之鉴，使我准备接受和他们同样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留在记忆中的死亡应当像一面镜子一样，告诉我们生命不过是一口气，信任它便是错误。那么我就立下我的遗嘱；像一个缠绵床榻的病人，饱历人世的艰辛，望见天堂的快乐，可是充满了痛苦的感觉，不再像平日一般紧握着世俗的欢娱，我以王公贵

人应有的风度，把平安留给你和一切善良的人们，把我的财富归还给它们所来自的大地，（向公主）可是我的纯洁的爱火，却是属于你的。现在我已经准备完毕，就要踏上生死的歧途，我等候着最无情的打击。

安提奥克斯　你既然不听劝告，那么就请诵读你那注定的命运吧；按照我们的约法，你在读过以后，倘不能解释其中的意义，就必须像这些比你先来的人一样，流下你自己的血。

公主　在所有前来尝试的人们当中，我祝你成功，愿你有福！

配力克里斯　像一个勇敢的战士，我踏上了比武的围场，除了忠实和勇气之外，我不要求别的思想指导我的行动。（读）

我虽非蛇而有毒，
饮我母血食母肉；
深闺待觅同心侣，
慈父恩情胜夫婿。
夫即子兮子即父，
为母为妻又为女；
一而二兮二而一，
君欲活命须解谜。

这最后一句真是要命的药剂！用无数的天眼烔察人类行为的神明啊！这些读了以后使我勃然变色的怪事要是果然属实，为什么不把你们的眼睛永远闭上了呢？美丽的明镜，我曾经爱过你，倘不是这灿烂的宝箱里盛满着罪恶，我将继续爱你；可是我必须告诉你现在我的思想叛

变了，因为一个堂堂男子要是知道罪恶在门内，是会裹足不前的。你是一个美妙的提琴，你的感觉便是它的琴弦，当它弹奏出钧天雅乐的时候，所有的天神都会侧耳倾听；可是奏非其时，却会发出刺耳的噪音，只有地狱中的魔鬼会和着它跳舞。凭良心说，我对你已经没有一点留恋之情了。

安提奥克斯　配力克里斯亲王，如果你珍惜生命，不许碰她的手，因为在我们的约定里也有这么一条，和其余的同样严厉。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你倘不能现在就把它解释出来，必须接受你的判决。

配力克里斯　大王，很少人喜欢听见别人提起他们所喜欢干的罪恶；要是我对您说了，一定会使您感到大大的难堪。谁要是知道君王们的一举一动，与其把它们泄露出来，还是保持隐秘的好；因为重新揭发的罪恶就像飘风一样，当它向田野吹散的时候，会把灰尘吹进别人的眼里；这就是给那双疼痛的眼睛的一个教训：使它们在飘风过去后，明察四方，设法阻挡那伤害自己的气流。瞎眼的鼹鼠向天筑起圆顶的土丘，表示在地上受到人们的压迫，已经无法安居；这可怜的东西最后仍然因此而死去。君王们是地上的神明，他们的意志便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作恶是无人可以制止的。要是乔武做了坏事，谁敢指斥他一声不是？您只要自己明白，那就够了；丑事传扬开去，更加不可向迩，最适当的办法还是遮掩起来。谁都爱他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了保全我的头颅的缘故，让我的舌头不要多

言取祸吧。

安提奥克斯　（旁白）天哪！我真想要你的头颅；他已经发现那哑谜的意义了；可是我还要跟他敷衍一下。——少年的泰尔亲王，虽然按照我们严格的法令，你的解释要是不符原意，我们就可以结果你的生命；可是因为你是这样一位卓越的人才，我们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特别通融，给你四十天的宽限；要是在这限期之内，你能够把我们的秘密解释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佳婿。在这限期以前，我将要按照我的地位和你的身分，给你优渥的礼遇。（除配力克里斯外均下。）

配力克里斯　殷勤的礼貌把罪恶掩盖得多么巧妙！正像一个伪君子一样，除了一副仁义的假面具以外，便没有一毫可取的地方。要是我果然解释错了，那么你当然不会是那样的坏人，因贪淫而出卖你的灵魂；可是现在你是父亲又是儿子，因为你非礼拥抱了你的女儿，而那种快乐，原是应该让丈夫而不是让父亲享受的；她是吃她母亲血肉的人，因为她玷污了她母亲的枕席；两人都像毒蛇一样，虽然吃的是芬芳的花草，它们的身体内却藏着毒液。安提奥克，再会吧！因为智慧告诉我，凡是能够动手干那些比黑夜更幽暗的行为而不知惭愧的人，一定会不惜采取任何的手段，把它们竭力遮掩的。一件罪恶往往引起第二件，奸淫和杀人正像火焰和烟气一样互相联系。毒药和阴谋是罪恶的双手，是犯罪者遮羞的武器；为了免得我的生命遭人暗算，我要赶快逃出这危险的陷阱。（下。）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安提奥克斯重上。

安提奥克斯　他已经发现那哑谜的意义，所以我一定要取下他的首级。我不能让他活在世上，宣扬我的丑事，告诉世人安提奥克斯犯着这样可憎的罪恶；所以这位亲王必须立刻就死，因为只有他死了，我的名誉才可以保全。喂，来人！

泰利阿德上。

泰利阿德　陛下有什么吩咐？

安提奥克斯　泰利阿德，你是我的心腹之人，我所筹划的一切秘密行动，向来都是付托给你的。我知道你忠实可靠，正准备提拔你。泰利阿德，瞧，这儿是毒药，这儿是金子；泰尔亲王是我的仇人，你必须替我杀死他。你不用问我什么理由，因为这是我的命令。说，你愿意不愿意干这件事？

泰利阿德　陛下，我愿意。

安提奥克斯　很好。

一使者上。

安提奥克斯　你这样气喘吁吁的，有些什么要紧的消息？

使者　陛下，配力克里斯亲王逃走了。（下。）

安提奥克斯　（向泰利阿德）赶快替我追去；像一个百发百中的老练的射手一样射中眼睛所瞄定的目标；你要是不把配力克里斯亲王杀死，你也不用回来见我了。

泰利阿德　陛下，只要我手枪的射程能够达到他，不怕他逃到哪儿去。小臣就此告辞了。

安提奥克斯　泰利阿德，再会！（泰利阿德下）配力克里斯一天不死，我的心就一天不得安。（下。）

第二场　泰尔。宫中一室

配力克里斯上。

配力克里斯　（向室外）不要让什么人进来打扰我。——为什么我的思想变得这样阴沉，眼光迷惘的忧郁做了我的悲哀的伴侣、长期的宾客，在白昼光荣的行程中，在埋葬了忧愁的平和的黑夜中，没有一小时能够使我得到安宁？各种娱乐陈列在我的眼前，我的眼睛却避过它们；我所恐惧的危险是在安提奥克，它的太短的手臂打不到我的身上；可是快乐既不能鼓起我的兴致，远离的危险也不能给我一点安慰。人们因为一时的猜疑而引起的恐惧，往往会由于忧虑愈形增长，先不过是害怕可能发生的祸害，跟着就会苦苦谋求防止的对策。我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威力巨大的安提奥克斯是一个想到什么就做到什么的人物，渺小的我决不是他的对手，虽然我发誓保持缄默，他也一定以为我会泄露他的秘密；要是他疑心我会破坏他的名誉，即使我对他说我怎样尊敬他也没有用处；为了防止他的可耻的隐事被人知晓，他一定会竭力阻止流言的传播。他将要率领敌意的军队满布在我们的国土之上，用煊赫的军容震惊我们的国人，使我们的兵士望风胆裂，不战而屈，使我们无辜的臣民惨遭荼毒：我自己一身的安危不足

惜，像树木的叶顶一般，我的责任只是隐覆庇护那伸入土中的根株；我所关怀的是我的人民的命运，我的身体和心灵因为忧虑他们而悲伤憔悴，他还没有惩罚我，我已经给自己难堪的惩罚了。

赫力堪纳斯及其他臣僚等上。

臣甲　愿快乐和安宁充塞殿下的圣心！

臣乙　愿殿下平和安乐，早日归来！

赫力堪纳斯　算了，算了！让我这有年纪的人说几句话吧。向国王献媚的人，其实是在侮辱他；因为谄媚是簸扬罪恶的风箱，佞人的口舌可以把星星之火煽成熊熊的烈焰；正直的规谏才是君王们所应该听取的，因为他们同属凡人，不能没有错误。当善于逢迎的小人侈谈平安的时候，他只是向殿下讨好，其实却危及您的生命。殿下，原谅我，要是您以为我说的不对，该骂该打，都随殿下的便，我愿意跪在地上，等候您的发落。

配力克里斯　别人都出去吧，替我探听探听我们的港里有些什么船只要出口，探听明白以后，再回来见我。（群臣下）赫力堪纳斯，你的话很使我生气；你看我的脸上有些什么？

赫力堪纳斯　满脸的怒容，殿下。

配力克里斯　要是君王的脸上会发出这样可怕的怒容，你怎么敢鼓唇弄舌，当着我的面前激怒我？

赫力堪纳斯　草木是靠着上天的雨露滋长的，但是它们也敢仰望穹苍。

配力克里斯　你知道我有权力取去你的生命。

赫力堪纳斯　(跪)我已经自己把斧头磨好了；请殿下把我砍了吧。

配力克里斯　起来，起来，请坐。你不是一个谄媚的小人。我谢谢你；君王们要是专爱听那些文过饰非的谀辞，那才是上天所不容的事！你是一个君王的良好的顾问和仆人，你的智慧使你的君王乐于接受你的教诲，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

赫力堪纳斯　耐心忍受您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忧愁。

配力克里斯　你说这样的话，赫力堪纳斯，就像一个医生替病人调了一服他自己咽下去也要颤栗的药。听我说吧。我这次到安提奥克去，你也知道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追求一位绝世的美人，希望因此可以产生一个不同凡俗的佳儿，将来成为国家的干城，民众的福星。她的脸在我的眼中看来是超乎一切的神奇；可是她的此外的一切，让我凑着你的耳朵告诉你，是像犯着乱伦重罪的人一般黑暗的。当我发现了这一个秘密以后，那罪恶的父亲非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对我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可是你知道，当暴君假意向人亲密的时候，是最应该戒惧提防的。我越想越怕，所以就借着黑夜的掩护，逃了回来。现在虽然总算脱离虎口，可是回想已过去的种种，推测未来可能的变化，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我知道他是个暴君；暴君的猜疑不仅不会消失下去，而是会每时每刻飞速增长。他一定在疑心我会向世人宣布多少尊贵的王子流下了他们的血，为的是好让他安然在他那污邪的眠床上恣纵着淫

乐；为了扫除这一层猜疑，他将要借口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向我们的国土大举兴师。无情的战争是不会豁免无辜的，为了我一个人的错处，累得全国的人民受害，这一种不忍之心——

赫力堪纳斯　唉，殿下！

配力克里斯　使我终夜不能合眼，我的颊上因此而失去血色，我的心头因此而充满沉思，无数的疑虑占据我的脑际，我不知道怎样可以预先阻止这一场暴风雨的袭来；我既然无法拯救我的人民，就只好为他们而悲伤了。

赫力堪纳斯　好，殿下，您既然允许我说话，我就要坦白地表示我的意见。您怕的是安提奥克斯，我想您害怕这暴君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可以用公开的战争或是秘密的阴谋取去您的生命。所以，殿下，您还是到国外去游历几时吧，等他的怒气平息，或是他的寿命终了以后，再回来不迟。您的政务可以委托什么人代理；要是您愿意信托我的话，我一定会尽心竭力，像白昼对光明一般忠实。

配力克里斯　我并不怀疑你的忠心；可是我去国以后，他会不会来侵犯我的权利？

赫力堪纳斯　我们一定同心协力，用我们的赤血捍卫生长我们的国土。

配力克里斯　泰尔，现在我要和你暂时分别，向塔萨斯开始我的行程了；我将要在那边听到你的消息，决定我今后的行动。赫力堪纳斯，我过去和现在对臣民福利的关怀，如今都付托给你了，你的智慧的力量一定可以担负这样的责

任。我相信你的话，你无须向我发誓。因为不惜食言的人也会把约誓撕得粉碎。我们却将忠贞不变，像星宿安处在各自的轨道里，使时间永远不能推翻以下的真理：你是一个忠心的臣子，我是一个诚笃的君王。（同下。）

第三场　同前。宫中应接室

泰利阿德上。

泰利阿德　这就是泰尔，这就是亲王的宫廷。我必须在这儿把配力克里斯亲王杀死；要不然的话，我回去一定要被吊死，这可不是玩儿的。从前有一个人得到国王的准许，可以有所请求，他说：他的唯一愿望，是不要与闻国王的任何秘密。这个人倒真聪明，真有见识！现在我明白他这种愿望是确有理由的；因为要是一个国王叫一个人做恶人，为了恪守一个臣子尽忠的誓言，他只好做一个恶人。嘘！这儿来了一群泰尔的官员。

赫力堪纳斯、爱斯凯尼斯及其他臣僚等上。

赫力堪纳斯　各位同僚，你们不必追问我王上为什么突然离国，他留给我的密封的委任状，可以充分说明他是去旅行的。

泰利阿德　（旁白）怎么！那亲王走了！

赫力堪纳斯　但是既然他未容你们略表忠爱之心就离去了，如果你们还想进一步知道内情，我也可以略为告诉你们一点。当他在安提奥克的时候——

泰利阿德　（旁白）在安提奥克？

赫力堪纳斯　尊严的安提奥克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对他有些不满，至少他自己是有那样的感觉；他深恐自己已经犯下了什么错误，为了忏悔他的罪过起见，才决意在海上漂流，挨受着每一分钟的风波的危险。

泰利阿德　（旁白）啊，我想我现在可以不至于被吊死了，他虽然逃过了陆地上的灾难，免不了要在海上丧身；我们的王上听见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的。让我上前去见见他们。（高声）泰尔的各位大人，愿你们平安！

赫力堪纳斯　安提奥克斯大王御前的泰利阿德大人，欢迎！

泰利阿德　鄙人奉敝国国王之命，来见尊贵的配力克里斯亲王殿下；可是我到了贵国境内，就听说你们的王上已经出国漫游，踪迹不明，这样看来，我必须仍旧带着我的使命回去了。

赫力堪纳斯　您的使命既然是传达给我们的王上，不是给我们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您向我们说明您的来意。可是在您没有动身回国以前，请您允许我们以贵国友人的资格，在泰尔举行一次欢宴招待您。（同下。）

第四场　塔萨斯。总督府中一室

克里翁、狄奥妮莎及侍从等上。

克里翁　我的狄奥妮莎，我们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下，讲些别人的悲惨的故事，看它能不能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哀伤？

狄奥妮莎　那就等于为了灭火而吹火；谁想要把高山掘为平地，当一座山推倒以后，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起来。我的受难的夫君啊！我们的悲哀也正是这样；我们现在所感到的悲哀还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我们的心头再堆上别人的悲哀的时候，它更要感到不胜重压了。

克里翁　啊，狄奥妮莎，哪一个枵腹的人不嚷着要求食物，甘心忍受着饥饿而死去呢？我们的舌头要把我们的悲哀向太空申诉，我们的眼睛要淌下滚滚的热泪，使我们的悲声格外凄切；要是昏睡的上天不知道下民的困苦，我们要用这样的哀诉唤醒他们，请求他们的垂怜拯救。所以我要把这几年来的艰辛尽情倾吐，当我力竭声嘶的时候，便用眼泪代替我的申诉。

狄奥妮莎　我也要尽力帮助你，夫君。

克里翁　我所统治的这一座塔萨斯城，原本是繁华富庶的都市，街道上到处满布着财富；它的高耸的尖塔上吻云霄，引得远方的旅客惊奇嗟叹；它的仕女们一个个装束得华丽俊雅，互相作为争奇斗艳的借镜；他们的食桌上摆满了各色的奇珍异馔，使看见的人目迷五色，忘记了腹中的饥饿；他们不知道贫穷为何物，他们是这样的骄傲，从不会向别人开口求助。

狄奥妮莎　啊！正是这样。

克里翁　可是瞧上天给了我们怎样的灾祸！自从经过了这次变故以后，本来那些得天独厚、海陆空中所有的珍馐都不能使它们餍足的嘴，现在却像长久无人居住的荒废的旧

屋一样，在那里嗷嗷待哺了；那些在二年以前嗜新好异的口胃，现在是只要能够讨到一片面包也就十分快慰了；那些不惜访寻人间希有的珍品饲育她们的婴儿的母亲，现在都在准备吃下她们所钟爱的小宝贝了。饥饿的利齿是这样锋锐，相依为命的夫妇都不能不抽签决定谁先死去，好让他们当中的一个多活几天。这儿站着一个流泪的贵人，那儿站着一个哭泣的贵妇；多少人倒毙路旁，那眼看他们死去的人，自己也都是奄奄一息，没有一丝残余的气力可以替他们埋葬。这不是真确的事实吗？

狄奥妮莎　我们瘦削的面颊和凹陷的眼眶可以证明它的真实。

克里翁　啊！让那些安享着丰饶繁荣的城市听一听我们的哀泣吧；塔萨斯的灾祸也许有一天会同样降临在它们身上。

一官员上。

官员　总督大人在哪儿？

克里翁　这儿。你这样急急忙忙的，一定又带了什么坏消息来啦；说吧，因为我们现在再也盼不到安慰了。

官员　我们在邻近的海岸上，望见一队壮丽的船舶正在向我们这儿开驶过来。

克里翁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们的天灾还没有完结，人祸却又接踵而来。多半是什么邻国看见我们遭到这样的苦难，认为有机可乘，所以装运了满船的甲兵，要来摧毁我们这不堪一击的城市，使不幸的我屈服于他们的威力之下，虽然这样的征伐是虽胜不武的。

官员　那您可以无须忧虑；因为他们的船上都扯起白旗，这表示他们是来作和平的访问，不是来作我们的敌人的。

克里翁　你说得完全像一个不通世故的人；愈是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的，他的心里愈是藏着不可捉摸的奸诈。可是不管他们存着什么居心，或是能够怎样摆布我们，我们何必惧怕呢？我们现在的处境，也就差不多到了不幸的极端了。你去对他们的首领说，我们在这儿恭候着他的大驾，请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此有什么目的。

官员　我就去，大人。（下。）

克里翁　要是他的来意是和平，那当然是欢迎的；要是他的来意是战争，那我们也没有力量抵抗他。

配力克里斯及侍从等上。

配力克里斯　听说阁下便是这儿的总督，请不要让我们的船只和人众像一把燃起的烽火一般使你们惊心骇目。我在泰尔就听到你们的灾祸，如今又看见你们的街道是一片荒凉；我们并不是来增加你们的悲哀，而是来解除你们的困苦；也许你以为我们这些船只就像特洛亚的木马一般，满装着杀人的战士，其实它们所载运的，却是供给你们急需的粮食，使那些濒于饿死的人们重新得到生命。

众人　希腊的神明护佑你！我们为你祈祷长生！

配力克里斯　起来，请起来吧；我并不希望你们向我膜拜敬礼，我只要求你们的友谊，让我自己、我的船只和我的随从众人在这儿有一处安身的所在。

克里翁　谁要是不愿满足您这样的要求，或是存着丝毫忘恩

负义的心思，无论那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或是我们自己，愿天上和人间的咒诅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惩罚他们不可恕的罪恶！可是我希望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请殿下接受我们诚意的欢迎吧。

配力克里斯　敢不领情。我们就在这儿小作盘桓，等候我们的命运回嗔作喜。（同下。）

第　二　幕

老人上。

好一个赫赫的君主，

奸通他自己的爱女；

另一位贤明的亲王，

遭遇也是异乎寻常。

诸位暂请宽心忍耐，

等他一旦否极泰来，

好一似失马的塞翁，

将土阜换一座高峰。

我赞颂的那位俊士，

言行都是毫无瑕疵，

那受恩的塔萨斯人

钦仰他的智慧才能，

为他筑起一尊雕像，

旌表他的功德无量。

可叹的是好景须臾，

又来了故国的音书。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哑剧：配力克里斯及克里翁各率侍从自一旁上，二人谈话。一朝士自另一门上，以一书致配力克里斯；配力克里斯以信示克里翁，犒赏使者，授以骑士封号。配力克里斯、克里翁等各下。

善良的赫力堪纳斯，
他把国事努力支持，
不学那懒惰的游蜂，
贪享着他人的成功；
奖拔贤良，诛锄暴恶，
不负他主人的付托；
一切事务不论大小，
他都报与君王知道：
他说那暴君的来使
怎样图谋向他行刺，
为了他生命的安全，
莫再在塔萨斯流连。
因此上他再涉重洋，
去冲冒那惊涛骇浪；
果然是海无一日安，
一阵狂风吹下云端，
一声声的霹雳轰鸣，
应和着怒潮的沸腾，
经不起颠簸的船只，
早被打得四分五裂。
这君王他随波逐流，

在海面上载沉载浮；
是他命中不该遭难，
被浪花卷上了沙滩，
囊空如洗，举目无亲，
只剩下孑然的一身。
要知道以后的情形，
请列位再接看下文。（下。）

第一场　潘塔波里斯。海滨旷地

配力克里斯满身濡湿上。

配力克里斯　天上的星辰啊，停止你们的愤怒吧！风雨雷电的神灵，请你们记着，尘世的凡人在你们的神威之下是无能为力的，我这脆弱的身心唯有对你们俯首降服。唉！海水曾经把我冲在岩石上，从一处海岸卷到另一处海岸，留下我这仅余残喘的一身，除了一死而外，再没有其他的想望。你们已经使一个君王失去他所有的一切，这就足够表现你们力量的伟大了；你们既然不让他葬身鱼腹，他的唯一的要求，只是让他在这儿得到一个安静的死。

三渔夫上。

渔夫甲　喂，喂！毕契！

渔夫乙　嘿！来把网收了。

渔夫甲　喂，巴契！我对你说。

渔夫丙　你怎么说，老大？

渔夫甲　瞧你在干些什么！快来，不然我可要死劲把你拖走了。

渔夫丙　不瞒你说，老大，我正在想起那些刚才就在我们面前被海水卷去的可怜的人们哩。

渔夫甲　唉！可怜的人们！我听到他们向我们喊救的声音，心里真是难受，可惜我们自己顾自己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到他们。

渔夫丙　呃，老大，当我看见那海豚跳跃打滚的时候，我不是也这样说过吗？人家说它们一半是鱼，一半是肉；该死的东西！我一看见它们来了，就知道免不了又有一场风浪。老大，我不知道那些鱼在海里是怎么过活的。

渔夫甲　嘿，它们也正像人们在陆地上一样；大的拣着小的吃，我们那些有钱的吝啬鬼活像一条鲸鱼，游来游去，翻几个觔斗，把那些可怜的小鱼赶得走投无路，到后来就把它们一口吞下。在陆地上我也听到过这一类的鲸鱼，他们非把整个的教区、礼拜堂、尖塔、钟楼和一切全都吞下，是决不肯闭上嘴的。

配力克里斯　（旁白）巧妙的比喻！

渔夫丙　可是老大，要是我做了教堂里的当差，那一天我一定预先躲在钟楼里。

渔夫乙　为什么，伙计？

渔夫丙　因为他一定会连我吞了下去；等我一到了他的肚里，我就把钟乱敲乱撞起来，闹得他把钟楼、尖塔、礼拜堂和教区一起呕出来。可是我们这位好王上西蒙尼狄斯要是

也像我一样心思的话——

配力克里斯　（旁白）西蒙尼狄斯！

渔夫丙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掠夺工蜂酿成的花蜜的游蜂一起扫除干净。

配力克里斯　（旁白）这些渔夫们借着海中的水族做题目，把人类的弱点影射得多么恰当；他们从茫茫大洋里悟透的道理，可以鉴别人类的善恶，使朱紫立分！（高声）愿你们在工作中得到平安，诚实的渔夫们！

渔夫乙　诚实！好人儿，那是什么东西？要是今天是你的好日子，请你把它从日历上抹掉吧，像这样的日子谁也不稀罕。

配力克里斯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被潮水冲到你们这儿的海滨来的。

渔夫乙　这海是个喝醉了的酒鬼，所以才把你呕吐在我们这儿。

配力克里斯　我就像一颗被天风海水在那广大的网球场上一来一往地抛掷的球儿，请求你们的怜悯；虽然我是从来不会向人乞讨的。

渔夫甲　啊，朋友，你不会向人乞讨吗？在我们希腊国里，靠讨饭过活的人，着实比我们这些做工的人舒服得多哩。

渔夫乙　那么你也不会捉鱼吗？

配力克里斯　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儿。

渔夫乙　那你只好挨饿了；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你要是不能设法叫人上钩，是什么也不能得到的。

配力克里斯　我已经忘记我的过去，可是穷困使我想到我现在的处境：寒冷充满了我的全身，我的血管已经冻结，我的僵硬麻木的舌头简直连向你们求救的呼声都发不出来了；要是你们不肯给我援助，那么当我死了以后，请你们看在同属人类的份上，把我的尸体埋了。

渔夫甲　你说死吗？不，天神禁止这样的事！我有一件袍子在这儿；来，穿上了，暖一暖你的身体。嘿，好一个漂亮的家伙！来，你跟我们回去吧，我们假日吃肉，斋日吃鱼，还有布丁和煎饼；你尽管安心住下好了。

配力克里斯　谢谢你，大哥。

渔夫乙　喂，朋友，你说你不会乞讨。

配力克里斯　我只是请求。

渔夫乙　只是请求！那么我也去学学请求好了，免得要吃一顿鞭子。

配力克里斯　怎么，你们国里的乞丐都要挨鞭子吗？

渔夫乙　都挨鞭子？哪里有这种事，老兄？要是所有的乞丐都挨鞭子，我就只想当警官，其他什么好差使都不要了。走吧，我去把网收起来。（与渔夫丙同下。）

配力克里斯　（旁白）这些劳动人民的笑话多么有风趣！

渔夫甲　听着，朋友，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配力克里斯　不大知道。

渔夫甲　我告诉你吧：这儿是潘塔波里斯，我们的国王是善良的西蒙尼狄斯。

配力克里斯　你们把他称为善良的国王西蒙尼狄斯吗？

渔夫甲　嗯，朋友；因为他治国和平，庶政清明，这样的称呼是名副其实的。

配力克里斯　他是一个幸福的国王，因为他的治国能够从他人民的嘴里博得善良的名称。他的宫廷离这儿海滨有多远呢？

渔夫甲　呃，朋友，只有半天的路程。我告诉你，他有一个美貌的女儿，明天是她的生日；无数的王子和骑士都要从全世界各处到来，为了争取她的爱情而比赛武艺。

配力克里斯　要是我的命运可以帮助我达到我的愿望，我倒也想参加一试。

渔夫甲　啊！朋友，万事只好听其自然，不可强求——

渔夫乙、渔夫丙曳网上。

渔夫乙　帮帮忙，老大，帮帮忙！这网里有一条鱼，就像穷人的权利落入法网一般，尽翻也翻不出来。嘿！他妈的，你到底掉下来啦，原来是一副锈甲。

配力克里斯　一副甲，朋友们！请你们让我瞧一瞧。命运之神啊，谢谢你，使我在经过这一切横逆以后，总算得到一些补偿，虽然它本来是属于我的，是我家世代相传的遗物。我父亲临终的时候把它传给了我，再三叮咛着说，"好好保存着它，我的配力克里斯，它曾经是保卫我的生命的屏障；"他指着这副甲胄说，"因为它曾经搭救过我，你要把它保存好了；万一你在危急的时候——愿神明护佑你不会有那么一天！——它也可以同样保卫你。"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把它随身携带；我是那样深爱着它。对任

何人绝不容情的凶恶的怒海虽然夺了它去，可是在风平浪静以后，仍旧把它归还原主。谢谢你，我的覆舟之难现在不再是一件灾祸，因为我父亲的遗物依然完好。

渔夫甲　你在说些什么，朋友？

配力克里斯　善心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乞讨这一副贵重的甲胄，因为它过去曾经是一个君王的护身之物；从这记号上我能够辨认清楚。他是非常爱我的，为了他的缘故，我希望把它保藏起来。我还要求你们带领我到你们王上的宫廷里去，让我穿上这一副甲胄，向众人表明我是一个出身华族的人；要是我的不幸的命运有了转机，我一定重重报答你们的大恩；在我这报恩的心愿一天没有达到以前，我一天不会忘记你们。

渔夫甲　什么，你也要为了那公主去参加比武吗？

配力克里斯　我要显一显我的武艺。

渔夫甲　啊，那么你拿去吧；愿天神赐福于你！

渔夫乙　嗯，可是听着，我的朋友；是我们把这件衣服从汹涌的海潮中间打捞起来。出了力总该有些酬劳；我希望，先生，您要是得意的话，不要忘记您得到这一场富贵的根源。

配力克里斯　放心吧，我一定记着你们。幸亏你们的帮忙，我才穿起了武装；此外，我臂上的这颗宝珠，在海涛汹涌里仍然没有失落。我要用它去买一匹神骏的良驹，它的轻捷的逸步将会使旁观者目移神夺。不过，我的朋友，我还缺少一件罩袍。

渔夫乙　我们一定替你置办；我的最好的外衣可以给你改成一件袍子，我还要亲自领你到宫廷里去。

配力克里斯　愿我能取得我所向往的荣誉；这一去啊，我倘不能平步青云，怕从此要困顿终身。（同下。）

第二场　同前。通衢。有露台通比武场。旁设天幕，为国王、公主、贵妇、大臣等列座之处

西蒙尼狄斯、泰莎、群臣及侍从等上。

西蒙尼狄斯　那些骑士们准备开始他们耀武的游行没有？

臣甲　启禀陛下，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专等陛下驾到，就来参见。

西蒙尼狄斯　你去回复他们，我们在这儿等着；今天的检阅是为了庆祝我的女儿的生辰，她坐在这儿，像一尊妙龄美貌的女神，造化生下她来，就是要让人们瞻仰赞叹。（臣甲下。）

泰莎　父王，您老是喜欢把我夸奖得言过其实。

西蒙尼狄斯　那是应该如此的；因为君王们具备上天的品德，为人伦的仪范；正像珠宝因为被人漠视而失去它们的光彩一样，君王们要是不为人民所尊敬，也会失去他们的荣誉。现在，女儿，你必须替我解释每一个骑士所用标识的涵意。

泰莎　为了免得让您失望，我愿意尽心向您说明一切。

一骑士上，穿过舞台，其侍从以盾呈示公主。

西蒙尼狄斯　这第一个出场的是个什么人？

泰莎　一个斯巴达的骑士，我的父亲；他的盾牌上的图样，是一个向太阳伸手的黑人，铭语是，“尔之光使余得生。”

西蒙尼狄斯　他很爱你，把你当作他的生命。（第二骑士过场）这第二个出现的是什么人？

泰莎　一个马其顿的王子，我的父王；他的盾牌上的图样，是一个披甲的骑士被一个女郎所制服，上面还有西班牙文的铭语，“唯美色为能制天下之至刚。”（第三骑士过场。）

西蒙尼狄斯　第三个是什么人？

泰莎　他是从安提奥克来的；他的图样是一个骑士的采冠，铭语是，“造光荣之极峰。”（第四骑士过场。）

西蒙尼狄斯　第四个是怎样的？

泰莎　一把倒置的灼亮的火炬，铭语是，“使余燃烧，使余毁灭。”

西蒙尼狄斯　这表示美貌有它的权力和意志，可以激起热情，也可以致人于死。（第五骑士过场。）

泰莎　第五个是一只从云中探出的手，擎着一块被试金石试过的黄金，铭语是这样的，“忠心者亦若是。”（第六骑士即配力克里斯过场。）

西蒙尼狄斯　那第六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不带侍从，温文有礼的骑士是谁？

泰莎　他似乎是一个外邦人；他的标识是一梗枯枝，只有梢上微露青色，铭语是，“待雨露而更生。”

西蒙尼狄斯　巧妙的句子；他希望从他现在这种潦倒的境地里，靠着你的力量而走上幸运之途。

臣甲　他的外表实在叫人不敢恭维；照他这副寒伧的样子看起来，似乎他是挥惯鞭子，不像是抡枪弄剑的。

臣乙　他看来是个外邦人，否则不会穿着这样古怪的装束，来参加今天的光荣的行列。

臣丙　他有心让他的甲胄生了锈，为的是今天在尘土里摔几跤，可以磨得亮一些。

西蒙尼狄斯　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成见，从外表上判断一个人的内心。可是且住，骑士们来了；让我们到楼座上去吧。（同下。喧呼声，众喊，"好啊，寒酸的骑士！"）

第三场　同前。大厅。陈设酒席

西蒙尼狄斯、泰莎、司仪官、贵妇、廷臣、比武归来之众骑士及侍从等上。

西蒙尼狄斯　各位骑士们，承你们远道光临，不用说我们是万分欢迎的。我也不必把你们的武艺大笔特书，记载在你们的表功簿上，因为每一种真才实艺，它本身都可以彪炳在世人的耳目之前。你们都是王族后裔，我的席上的嘉宾，今天难得大家聚首一堂，希望诸位尽情畅快一下。

泰莎　可是你是我的骑士和宾客；我替你加上这一顶胜利的花冠，使你成为今天的幸福的君王。

配力克里斯　公主，这不过是一时侥幸，我不敢贪天之功。

西蒙尼狄斯　随你怎么说，今天的胜利是属于你的；我希望这儿没有人妒嫉你的幸运。一个本领超群的人，必须在一

群劲敌之前，方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你已经证明是这样一个人了。来，女儿，你是这宴会席上的女王，在你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吧；各人都依照他们的身分，引导他们按序入席。

众骑士　西蒙尼狄斯贤王的盛意使我们感到莫大的光荣。

西蒙尼狄斯　你们的光降是我平生的一件快事。我爱的是荣誉，厌弃荣誉的人，也就是厌弃天神。

司仪官　壮士，您的座位在那边。

配力克里斯　不敢当，请另外那一位来吧。

骑士甲　不必推让，壮士；我们都不是市井小人，断不会在心头或是眼色之间，流露出妒嫉贤能、蔑视贫贱的情绪来的。

配力克里斯　你们都是很有礼貌的骑士。

西蒙尼狄斯　请坐吧，壮士，请坐吧。

配力克里斯　主管人类思想的乔武大神呀，我只要一想起她，便觉得这些佳肴盛馔，都变成淡而无味。

泰莎　（旁白）支配人世婚姻的朱诺天后呀，无论什么食物，在我嘴里都失去了味道，我恨不得把他一口咽下去。——他真是一个风流的壮士。

西蒙尼狄斯　他不过是一个出身田野的骑士；他的本领并不比别人高强多少；打断一两支枪杆算得什么？

泰莎　在我看来，他就像金刚钻一样，和凡俗的玻璃不可同日而语。

配力克里斯　那位国王的仪表很像我的父亲，使我回想起他

当年也是同样的煊赫；列邦的君主像众星一般拱卫在他的宝座的四周，他就是为他们所朝拜敬礼的太阳；无论什么人站在他的面前，都会变成黯淡的微光，向他那灿烂的威焰免冠臣服。可是现在他的儿子却像夜间的萤火，只在黑暗之中吞吐着微弱的光辉，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要焰销影灭。从此可以知道时间是世人的君王，他是他们的父母，也是他们的坟墓；他所给与世人的，只凭着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要求。

西蒙尼狄斯　各位骑士们，你们都快乐吗？

骑士甲　我们多蒙陛下宠待，幸陪末座，怎么会不快乐？

西蒙尼狄斯　这杯酒斟得满满的，正像你们的心中充满了爱情，让我用它来敬祝诸位健康！祝你们各位健康！

众骑士　多谢陛下。

西蒙尼狄斯　且慢，坐在那边的骑士，瞧上去郁郁不乐，好像我们今天宫中的盛宴，还辱没了他的身分似的。泰莎，你没有注意到吗？

泰莎　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的父亲？

西蒙尼狄斯　啊！听着，我的女儿；人世的君王应当像天上的神明一样，慷慨地把一切给与每一个向他们朝礼的人；否则他们只是一些徒有虚声的蚊蚋，死了也不过博得人们几声轻蔑的嗟叹。所以为了使他的脸上露出一些笑容起见，我命令你为他喝这一杯祝酒。

泰莎　唉！我的父亲，我怎么可以向一个陌生的骑士这样大胆呢？他也许会嗔怪我的冒昧，因为男子对于妇女自动

的呈献，往往会认作失礼的。

西蒙尼狄斯　怎么！照我吩咐你的去做，否则你就要惹我生气了。

泰莎　(旁白)凭着神明起誓，这正中我的下怀。

西蒙尼狄斯　你再对他说，我要问问他是什么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他的家世怎样。

泰莎　壮士，我的父王向您祝饮了。

配力克里斯　多谢他的盛情。

泰莎　愿您的热血像这杯里的酒一般洋溢。

配力克里斯　我谢谢他，也谢谢您；让我回敬他这一杯。

泰莎　他还要请问您贵乡何处，尊姓大名，家世如何。

配力克里斯　我是泰尔的士族，配力克里斯是我的名字；在文学、武艺两方面，都受过相当的教养。因为抱着向广大的世间探奇历险的心愿，不幸在汹涌的海上丧失了船只和随从，自已被风浪卷逐到这里的海滨。

泰莎　他谢谢陛下；说他的名字叫做配力克里斯，一个泰尔的士族，因为遭遇海上的风波，丧失了船只随从，被浪涛卷到了这里的海滨。

西蒙尼狄斯　凭着神明起誓，我很同情他的不幸，愿意为他排解愁闷。来，各位骑士，我们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枯坐之中了，让我们用其他的娱乐畅快一下。即使照你们现在这样全身甲胄，也很适宜于作军人舞蹈的。我不要听你们的推托，说什么妇女的耳朵听不惯喧嚣的音乐，因为她们谁都喜爱武装的男子。(众骑士跳舞)这是一个很好的建

议，看他们跳得多么热闹。来，壮士；这儿有一位女郎，她也要舒展一口闷气；我常常听人家说，你们泰尔的骑士都是最善于陪娘儿们跳舞的。

配力克里斯　只有惯于此道的人，陛下，才有这样的本领。

西蒙尼狄斯　啊！你这样谦虚我们是不能答应的，请跳吧。（众骑士及众贵妇合舞）放手，放手；谢谢你们各位；你们全都跳得很好，（向配力克里斯）可是你跳得最好。童儿们，拿火来，送这些骑士们各自到他们的宿处安息！壮士，我已经吩咐他们就在我自己寝室的贴邻替你把宿处收拾好了。

配力克里斯　我一切听从陛下的旨意。

西蒙尼狄斯　各位王子，我知道谈情说爱是你们的目的，可是现在时间太晚了，各人还是回去安息一宵，等明天再来施展身手，试一试你们的运气吧。（同下。）

第四场　泰尔。总督府中一室

赫力堪纳斯及爱斯凯尼斯上。

赫力堪纳斯　不，爱斯凯尼斯，听我告诉你：安提奥克斯贪淫纵欲，上干天怒，至高无上的神明因为他犯下这样重大的罪恶，不能再事容忍，所以就在他和他的女儿驾着富丽的宫车出外游玩、炫耀他的无比荣华的时候，降下了一阵天火，把他们的身体烧成一堆可憎的黑灰；那令人掩鼻的臭味，使那些在他们生前崇拜他们的人，到这时候也不肯出一臂之力，帮着把他们埋葬。

爱斯凯尼斯　真是不可思议的奇事。

赫力堪纳斯　这也是报应昭彰；虽然这位国王势力强大，却逃不过上天的谴责，罪恶必然有它应得的惩罚。

爱斯凯尼斯　说得有理。

二三廷臣上。

臣甲　瞧，无论在私人谈话或是会议的中间，他总不把别人的意见看重。

臣乙　我们的不满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非得表示一下不可了。

臣丙　谁要是不愿采取一致行动的，愿他受永远的咒诅。

臣甲　那么跟我来。赫力堪纳斯大人，准许我跟您说句话。

赫力堪纳斯　跟我说话吗？很好。早安，各位大人。

臣甲　我们的不满已经达到极点，现在要像洪水一般横决了。

赫力堪纳斯　你们的不满！为着什么？不要对不起你们所爱戴的君王。

臣甲　不要对不起您自己，尊贵的赫力堪纳斯；要是亲王果然尚在人世，让我们朝见他一面，否则请您告诉我们他的行踪究在何处。要是他身在世间，我们愿意到处寻访他；要是他在坟墓之中安息，我们也要探出他的埋骨的所在。他活着是我们的统治者，死了我们也要为他服丧哀悼，推举别人继承他的位置。

臣乙　他的生死存亡，是我们最感到焦心的一个问题。现在国内无主，正像堂堂的巨厦没有了屋顶，不久就会倒塌；您对于治国行政这方面是最熟悉不过的，所以我们愿意

推举您做我们的君主。

众臣　万岁，尊贵的赫力堪纳斯！

赫力堪纳斯　为了荣誉的缘故，请你们放弃你们的推举；要是你们是爱配力克里斯亲王的，千万不要这样。假如我接受了你们的要求，那就等于跳进海水里去，难得有一分钟的宁静，每一小时都要忍受风波的扰攘。让我请求你们再等候一年的时间，要是在这一年以后，你们的王上还不回来，那么我也没办法，只好拚着这年老之身，担负这柄国的重责。可是我这一番诚意，要是不能使你们屈从的话，那么我希望你们像忠心的臣子一般，到各处去访寻他的踪迹，在旅行之中销磨你们的雄才远略；万一你们果然把他找到，敦劝他回来，你们不朽的功绩，将会像他王冠上的钻石一样彪炳一世了。

臣甲　只有愚人才会拒绝智慧的良言；既然赫力堪纳斯大人这样劝告我们，我们愿意试一试旅行的机遇。

赫力堪纳斯　那才显得我们同心同德，让我们紧紧地握手吧：大臣能够这样团结一致，那国家是永远不会灭亡的。（同下。）

第五场　潘塔波里斯。宫中一室

西蒙尼狄斯上，读信；众骑士自对方上，相遇。

骑士甲　早安，西蒙尼狄斯贤王！

西蒙尼狄斯　各位骑士，我的女儿叫我通知你们，在这一年之

内，她不预备出嫁。她的理由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也没有法子从她嘴里探问出来。

骑士乙　我们可不可以见见她，陛下？

西蒙尼狄斯　不，万万不能；她已经把她自己幽闭在卧室之中，寸步不出，谁也不能见她。她还要在狄安娜女神的神座之前做一年忠实的信徒；当着那女神的面前，她已经凭着她的处女的贞操，立誓决不毁信了。

骑士丙　虽然我们的心头恋恋不舍，可是既然如此，也只好告别了。（众骑士下。）

西蒙尼狄斯　好，他们已经被我巧妙地哄走了；现在让我再来看看我女儿的信。她在这儿写着，她决意嫁给那异邦的骑士，否则宁愿终生不见日光。很好，小姐；我赞同你的选择；那样很好；瞧她说得多么果决，简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好，她选得不错；我一定竭力促成他们的好事。且慢！他来了；我现在必须故意试探他一下。

配力克里斯上。

配力克里斯　愿一切的幸运降临西蒙尼狄斯贤王！

西蒙尼狄斯　愿同样的幸运降临在你身上，壮士！我谢谢你昨夜所奏的妙乐，我的耳朵里从来没有饱聆过这样可喜的曲调。

配力克里斯　多蒙陛下谬奖，愧不敢当。

西蒙尼狄斯　像足下这样的绝技，真可以称得上一位乐坛巨子了。

配力克里斯　我不过是乐神手下一名最拙劣的学徒而已，

陛下。

西蒙尼狄斯　让我请问你一句话。你觉得我的女儿怎样？

配力克里斯　一位最贤淑的公主。

西蒙尼狄斯　她也很美丽，不是吗？

配力克里斯　正像晴明的夏晨一样无限的美丽。

西蒙尼狄斯　不瞒你说，我的女儿非常钦慕你，你必须做她的教师，她愿意做你的学生；所以请你准备着吧。

配力克里斯　我是不配做她的教师的。

西蒙尼狄斯　她倒不是这样想；你瞧瞧这封信吧。

配力克里斯　（旁白）这是什么话？一封表示她恋爱泰尔的骑士的信！这一定是国王的狡计，想要借此结果我的生命。——啊！陛下，不要陷害我，我只是一个异乡落难的骑士，对于公主除了尊敬以外，从不敢怀抱非分的爱念。

西蒙尼狄斯　你已经迷惑了我的女儿，你是一个恶人。

配力克里斯　凭着神明起誓，我没有；我从不曾起过丝毫冒昧的思想，也从不曾有过任何可以赢取她的爱情或是招致您的不快的行动。

西蒙尼狄斯　奸贼，你说谎！

配力克里斯　奸贼！

西蒙尼狄斯　嗯，奸贼。

配力克里斯　倘不是因为你是国王，我一定要叫你把这奸贼两字吞下去。

西蒙尼狄斯　（旁白）凭着神明发誓，我很佩服他的勇敢。

配力克里斯　我的行为正像我的思想一样光明正大，从不曾

有过一丝卑劣的成分。我到你的宫廷里来，只是为了荣誉的缘故，不是要来勾引你的女儿叛弃她的地位；谁要是以为我别有用心的，这一柄剑将会证明他是荣誉的敌人。

西蒙尼狄斯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我的女儿来了，她可以证明一切。

泰莎上。

配力克里斯　那么好，您不但聪明，而且贞淑，请您明白告诉您这位发怒的父亲，我有没有向您掉过求爱之舌，或是伸过乞怜之手？

泰莎　嗳哟，壮士，即使您有过这样的行为，那正是我所满心乐愿的，什么人会因此而恼怒呢？

西蒙尼狄斯　好，妞儿，你竟是这样自信吗？（旁白）我很高兴，很高兴。我要制伏你们；我要使你们俯首听命。——你没有得到我的允许，胆敢把你的爱情倾注到一个不相识者的身上吗？（旁白）虽然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我总觉得他在血统方面也许跟我同样高贵。（高声）所以，妞儿，你听我说，你必须依顺我的意志；你，足下，你也听我说，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否则我要使你们——成为夫妇。来，来，你们必须用你们的手和嘴唇缔结你们的婚约；这样结合之后，我又要使你们的希望归于毁灭，还要叫你们吃这个苦头——愿上帝给你们快乐！什么！你们两人都很满意吗？

泰莎　是的，郎君，要是您爱我的话。

配力克里斯　我爱你正像爱我自己的生命和血液一样。

西蒙尼狄斯　嘿！你们两人都同意了吗？

泰　　莎
配力克里斯　是的，要是陛下不以为嫌的话。

西蒙尼狄斯　我很赞成你们的结合，愿意尽早替你们完成婚事，然后让你们赶快去圆你们的好梦。（同下。）

第 三 幕

老人上。

兴阑人散，梦魂入定，
满屋子一片的寂静；
好一场盛大的婚筵，
把人醉得鼾睡如绵。
狸猫圆睁它的眼孔，
在等候着鼠儿出洞；
蟋蟀们在炉前歌唱，
越干渴越唱得嘹亮。
只那许门好不烦忙，
把新人送入了洞房，
说不尽一夜的依偎，
早结下了珠玉灵胎。
苦的是俺两片唇儿，
说不完这万绪千丝。

哑剧：配力克里斯及西蒙尼狄斯率侍从自一方上；一使者自另一方上，相遇，以书信跪呈配力克里斯；配力克里斯以信示西蒙尼狄斯；众臣向

配力克里斯下跪。泰莎怀孕偕利科丽达上；西蒙尼狄斯以信示泰莎；泰莎喜跃；泰莎、配力克里斯向西蒙尼狄斯辞别，众下。

却说那泰尔的群臣，
把他们的君王访寻，
费尽了无数的辛劳，
踏遍了天涯与地角，
飞骑四出，征帆远渡，
果然探到他的确处。
西蒙尼狄斯的宫廷
传来了泰尔的音声，
说那安提奥克暴王
父女两人同时身亡；
没有主的泰尔人民，
他们想要拥立新君，
多亏那赫力堪纳斯
把众臣的劝进推辞；
为了镇压叛徒异心，
他向他们恳切言明，
说要是他们的君王
年后依然踪迹茫茫，
他也只得俯顺众望，
把这一顶王冠戴上。
这一个消息传遍了
那潘塔波里斯全境，

第　二　幕

第一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波洛涅斯及雷奈尔多上。

波洛涅斯　把这些钱和这封信交给他，雷奈尔多。

雷奈尔多　是，老爷。

波洛涅斯　好雷奈尔多，你在没有去看他以前，最好先探听探听他的行为。

雷奈尔多　老爷，我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波洛涅斯　很好，很好，好得很。你先给我调查调查有些什么丹麦人在巴黎，他们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有没有钱，住在什么地方，跟哪些人作伴，用度大不大；用这种转弯抹角的方法，要是你打听到他们也认识我的儿子，你就可以更进一步，表示你对他也有相当的认识；你可以这样说："我知道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对他也略为有点认识。"你听见没有，雷奈尔多？

雷奈尔多　是，我在留心听着，老爷。

波洛涅斯　"对他也略为有点认识，可是，"你可以说，"不怎么

第一场　海船上

配力克里斯上。

配力克里斯　大海的神明啊，收回这些冲洗天堂和地狱的怒潮吧！统摄风飚的天使啊，是你把这阵阵狂风从海洋深处呼召起来的，现在用铜箍把它们捆起来吧！啊，止住你的震耳欲聋的惊人的雷霆，熄灭你的迅疾的硫火的闪电吧！啊！利科丽达，我的王后怎么样啦？你发着这样凶恶的风暴，你是要把所有的海水一起翻搅出来吗？水手的吹啸像死神耳旁的微语一般，微弱得没有人能够听见。利科丽达！路西那①，神圣的保护女神，夜哭产妇的温柔的稳婆啊！愿你的灵驾来到我们这一艘颠簸的船上，帮助我的王后早早脱离分娩的苦痛吧！

利科丽达抱婴孩上。

配力克里斯　啊，利科丽达！

利科丽达　这小东西太稚弱了，不应该让她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是她懂事的话，一定会因悲伤而死去，正像我现在痛不欲生一样。请把您那已故的王后这一块肉抱了去吧。

配力克里斯　怎么，怎么，利科丽达！

利科丽达　宽心点儿，好殿下；不要用您的悲号痛哭给那海上

① 路西那(Lucina)，希腊罗马神话中保护妇女分娩的女神。

的风涛添加声势。这是娘娘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纪念品，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为了她的缘故，请您鼓起勇气来，不要悲伤吧。

配力克里斯　神啊！你们为什么把美好的事物赏给我们，使我们珍重它、爱惜它，然后又突然把它攫夺了去呢？我们凡人是讲究信义的，决不会把已经给了人的东西重新收回。

利科丽达　为了这一位小公主起见，好殿下，宽心点儿吧。

配力克里斯　但愿你的一生安稳度过，因为从不曾有哪一个婴孩在这样骚乱的环境中诞生！愿你的身世平和而宁静，因为在所有君王们的儿女之中，你是在最粗暴的情形之下来到这世上的一个！愿你后福无穷，你是有天地水火集合它们的力量、大声预报你的坠地的信息的！当你初生的时候，你已经遭到无可补偿的损失；愿慈悲的神明另眼照顾你吧！

二水手上。

水手甲　您有勇气吗，殿下？上帝保佑您！

配力克里斯　勇气是有的。我不怕风暴；它已经把最不幸的灾祸加在我身上了。可是为了这一个可怜的小东西，这一个初历风波的航海者的缘故，我希望它平静下来。

水手甲　把那边的舷索放下来！你还不肯停吗？吹，尽管吹你的吧！

水手乙　只要船掉得转，尽管让这些浪花跳上去和月亮亲嘴；我也不放在心上。

水手甲　殿下，您那位王后必须丢下海里去；海浪这样高，风这样大，要是船上留着死人，这场风浪是再也不会平静的。

配力克里斯　这是你们的迷信。

水手甲　原谅我们，殿下；对于我们这些在海上来往的人，这是一条不可违反的规矩，我们的习惯是牢不可破的。所以赶快把她抬出来吧，因为她必须立刻被丢到海里去。

配力克里斯　照你们的意思办吧。最不幸的王后！

利科丽达　她在这儿，殿下。

配力克里斯　你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分娩，我的爱人；没有灯，没有火，无情的天海全然把你遗忘了。我也没有时间可以按照圣徒的仪式，把你送下坟墓，却必须立刻把你无棺无椁，投下幽深莫测的海底；那边既没有铭骨的墓碑，也没有永燃的明灯，你的尸体必须和简单的贝介为伍，让喷水的巨鲸和呜咽的波涛把你吞没！啊，利科丽达！吩咐涅斯托替我拿香料、墨水、白纸、我的小箱子和我的珠宝来；再吩咐聂坎德替我把那缎匣子拿来；把这孩子安放在枕上。快去，我还要为她作一次诀别的祷告；快去，妇人。（利科丽达下。）

水手乙　殿下，我们舱底下有一口钉好漆好的箱子。

配力克里斯　谢谢你。水手，这是什么海岸？

水手乙　我们快要到塔萨斯了。

配力克里斯　转变你的航程，好水手，我们向塔萨斯去吧，不要到泰尔了。什么时候可以到港？

水手乙　要是风定了的话，天亮的时候就可以到了。

配力克里斯　啊！向塔萨斯去吧。我要到那边去访问克里翁，因为这孩子到不了泰尔，一定会中途死去的；在塔萨斯我可以交托他们留心抚养。干你的事去吧，好水手；这尸体等我把它安顿好了，立刻就叫人抬过来。（同下。）

第二场　以弗所。萨利蒙家中一室

萨利蒙、一仆人及若干在海上遇险被救之人上。

萨利蒙　喂，菲利蒙！

菲利蒙上。

菲利蒙　老爷叫我吗？

萨利蒙　替这些可怜的人们弄些火和吃的东西来；昨天晚上的风暴真是大得怕人。

菲利蒙　暴风我也见过不少；可是像这样的晚上，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

萨利蒙　等到你回去，你的主人早已死了；实在没有法子可以挽回他的生命。（向菲利蒙）把这方子拿到药铺里去，试试有没有效力。（除萨利蒙外均下。）

二绅士上。

绅士甲　早安，阁下。

绅士乙　您好，阁下。

萨利蒙　两位先生，你们为什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绅士甲　阁下，我们的屋子就在海边上，给昨晚的暴风吹打得

就像地震一般，梁柱都像要一起折断，整个屋子仿佛要倒塌下来似的。因为惊恐的缘故，我才逃了出来。

绅士乙　那正是我们一早就来打搅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爱惜寸阴。

萨利蒙　啊，好说，好说。

绅士甲　可是我很不明白，像您阁下这样生活在富丽舒适的环境里的人，怎么肯在这样早的时间，就抛弃了休养身心的温暖的眠床，既然没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一个人的天性怎么能够习惯于这种辛劳而不以为苦？

萨利蒙　我一向认为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显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你们知道我素来喜欢研究医药这一门奥妙的学术，一方面勤搜典籍，请益方家，一方面自己实地施诊，结果我已经对于各种草木金石的药性十分熟悉，不但能够明了一切病源，而且对症下药，百无一失；这一种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断不是那班渴慕着不可恃的荣华，或是抱住钱囊、使愚夫欣羡、使死神窃笑的庸妄之徒所能梦想的。

绅士乙　您是以弗所的大善士，多少人感戴您的再造之恩。您不但医术高明，力行不倦，而且慷慨好施；萨利蒙大人的声名，有口皆碑，时间也不会使它湮没的。

二仆舁箱上。

仆甲　好；你从那头抬着。

萨利蒙　这是什么东西？

仆甲　老爷，刚才海水把这箱子冲到我们岸上来；它大概是什么沉船上漂散出来的。

萨利蒙　放下来；让我们看看。

仆乙　那瞧上去很像一口棺材。

萨利蒙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那分量倒是沉重得很。快快把它撬开来；要是海水因为吞下了太多的金银，命运逼着它呕吐出来送给我们，那倒是一件意外的幸事。

仆乙　正是，大人。

萨利蒙　它钉得多么结实，漆得多么牢固！是海水把它冲上来的吗？

仆甲　老爷，我从来不曾看见过这么大的一个浪头，把它卷上岸来。

萨利蒙　来，把它撬开。且慢！我鼻子里好像闻到一股非常芬芳的香味。

仆乙　一股馥郁的异香。

萨利蒙　我从来没有嗅到过这样的香味。好，揭开箱盖来，万能的神明啊！这是什么？一具尸体！

仆甲　怪事，怪事！

萨利蒙　好一身富丽的殓衾；周围衬垫着这许多贵重的香料！还有一纸证明书！阿波罗，帮助我诵读这上面的字迹吧！"余为国王配力克里斯，死者为余王后，罄世间所有之一切，均不足抵偿此无价之损失。万一此棺被风吹卷上岸，为仁人君子发现启视，务请依礼安葬，因彼系出天潢，为一国王之爱女也。凡棺中所有宝物，一概作为酬劳，而

君子泽及朽骨之德，亦必仰邀天眷，奚止存亡同感而已。”要是你还在人世，配力克里斯，你的心一定因悲哀而粉碎了！这是昨夜发生的事。

仆乙　大概是的，阁下。

萨利蒙　不，一定是昨晚的事，瞧，她的脸色多么鲜润！他们把她丢在海里，真太卤莽了。到里屋去生起火来；替我把我房间里所有的药箱拿出来。（仆乙下）一个人也许会接连几小时陷于死亡的状态，可是生命之火仍然会把不堪重压的精神重新燃起。我曾经听说有一个埃及人死了九小时，因为救治得法，终究苏醒过来。

仆人携药箱、手巾及火上。

萨利蒙　很好，很好；火也来了，布也来了。再请你们叫他们把那粗浊而忧郁的音乐奏起来；不要忘了那六弦提琴——瞧你办事这样没头没脑的，你这蠢货！喂，奏乐！请你们让她呼吸些空气。两位先生，这位王后一定会复活；她的生机已动，一丝温暖的气息已经从她嘴里吐出；她昏迷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小时以上。瞧！她又开始展放起她的生命之花来了。

仆甲　上天假手于您，表现它的神奇的力量，使我们只有惊奇嗟叹，您的声名也将要从此不朽了。

萨利蒙　她活了！瞧，那锁闭着配力克里斯所失去的一双天上的明珠的眼睑，已经在那儿展开它们那像黄金一般闪亮的睫毛，显现出无比晶莹的两颗钻石来，使这世界增加一倍的财富了。醒醒，美丽的人儿，你有这样绝世的丰

度，让我们听你叙述你自己的运命而流泪吧！（泰莎展动肢体。）

泰莎　亲爱的狄安娜啊！我在什么地方？我的夫君呢？这是什么世界？

仆乙　这不是怪事吗？

仆甲　真是希有的事情。

萨利蒙　静些，两位好邻居！帮我一臂之力，把她搀到隔壁房间里去。拿些被褥来；这事千万不能大意，她要是再昏过去，那就不可救治了。来，来；愿埃斯库拉庇俄斯①指导我们！（众扶泰莎同下。）

第三场　塔萨斯。克里翁家中一室

配力克里斯、克里翁、狄奥妮莎及利科丽达抱玛丽娜上。

配力克里斯　最可尊敬的克里翁，我不能不走了；我的一年之期已经满限，泰尔的乱机一触即发。请你们夫妇两位接受我的衷心的感谢；愿神明加恩于你们！

克里翁　命运的利箭虽然使您受到莫大的创伤，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痛苦。

狄奥妮莎　啊，您那可爱的王后！要是命运不是这样无情，让您把她带到这儿来，使我这一双薄福的眼睛也能够一瞻丰采，那将是一件多大的好事！

① 埃斯库拉庇俄斯(Aesculapius)，希腊罗马神话中司医药之神。

配力克里斯　我们不能不服从天神的意旨。要是我也能够像她葬身的海水一般咆哮怒吼，这样的结果还是不能避免。我这温柔的孩子是在海上诞生的，所以我替她取了玛丽娜的名字；现在我把她交给你们，请求你们善意的照顾，把她抚养成人，给她高贵的教育，使她谙熟按照她的身分所应该具备的一切举止礼貌。

克里翁　您放心吧，殿下，敝国曾经受到您的赈济的大恩，人民至今还在为您祈祷，您的孩子我们决不会亏待她的。要是我有一些怠慢疏忽之处，那班受恩的民众也会强迫我履行我的责任；但是假若我果真天良泯没，需要督促，愿神明使我和我的子孙永遭天谴！

配力克里斯　我相信你；即使没有这样的重誓，你的荣誉和义气，也可以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心。夫人，在她没有结婚以前，凭着我们众人所崇敬的光明的狄安娜女神起誓，我决定永不修剪我的头发，虽然这样会使我状貌很难看。现在我必须告别了。好夫人，请你好好抚养我的孩子，这样也就是造福于我了。

狄奥妮莎　我自己也有一个孩子，殿下，我不会宠爱她胜过您的小公主。

配力克里斯　夫人，我感谢你，为你祈祷天福。

克里翁　让我们把殿下送到海边，然后让和顺的天风和平静的海水护送着您回去。

配力克里斯　我敬领你们的盛情。来，最亲爱的夫人。啊！不要哭，利科丽达，不要哭；留心照看你的小公主，将来你要

终身倚仗她哩。来，大人。（同下。）

第四场　以弗所。萨利蒙家中一室

萨利蒙及泰莎上。

萨利蒙　娘娘，这一封信和另外一些珠宝是跟您一起放在这口箱子里的；现在它们都在您的支配之下。您认识这笔迹吗？

泰莎　这是我的夫君的笔迹。我记得我在海上航行，直到临近分娩的时间，我都记得十分清楚；可是究竟有没有在船上生产，凭着神明起誓，我却不能断定。可是我既然不能再见我的夫君配力克里斯王的一面，我愿意终身修道，不再贪享人间的欢娱。

萨利蒙　娘娘，您这一番意思要是果然发自衷诚，那么狄安娜的神庙离此不远，您不妨在那里终养您的余年。而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有一个侄女可以在一起陪伴您。

泰莎　我的唯一的酬报只有感谢，请你原谅我的礼轻意重吧。（同下。）

第 四 幕

老人上。

不说那泰尔的人民，
怎样欢迎她的旧君；
不说那薄命的王后
在尼庵中凄凉苦守；
单表小小的玛丽娜
早已长成豆蔻年华，
那克里翁不负重托，
把这公主悉心教育，
亏她生得剔透玲珑，
音乐文艺色色精通，
那卓越的才华仪态
赢得每个人的敬爱。
可叹那嫉妒的妖精
又在施展它的祸心！
克里翁有个女公子，
菲萝登是她的名字，

这时已经待嫁闺中，
和玛丽娜形影相从；
她们有时并肩共织，
赌赛着玉指的纤洁；
她们有时拈针共绣，
争夸着灵秀的心手；
有时抚琴同唱新声，
羞杀了哀吟的夜莺；
有时执笔同赋新诗，
歌颂着月殿的神姬。
这菲萝登好胜心强，
她总想争一日之长；
无奈她乌鸦的羽毛
怎么能和白鸽比较？
只有玛丽娜的敏慧
受尽了众人的赞美；
菲萝登在相形之下
大大地减低了声价。
她的母亲因妒成憎，
陡起了杀人的心情，
她想把玛丽娜去除，
便可让她女儿独步；
这阴谋还正在酝酿，
利科丽达又告身丧，

可怜那孤零的公主，
她的生命危在朝暮。
那恶妇的毒计猖狂
究竟能否如愿以偿？
这以后的事移境变，
自有伶工们的扮演。
俺老汉啊荒腔走韵，
惭愧有渎看官清听，
谢列位大度的包容，
才把俺的漏洞弥缝。
这厢来了狄奥妮莎，
里奥宁是她的爪牙。（下。）

第一场　塔萨斯。海滨附近旷地

狄奥妮莎及里奥宁上。

狄奥妮莎　记着你已经发誓干这件事；那不过是一举手之劳，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世上再没有这样便宜事儿，又简单，又干脆，一下子就可以使你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不要让那冷冰冰的良心在你的胸头激起了怜惜的情绪；也不要让慈悲，那甚至于为妇女们所唾弃的东西，软化了你；你要像一个军人一般，坚决执行你的使命。

里奥宁　我说干就干；可是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哩。

狄奥妮莎　那就更应该让她跟天神们作伴去。瞧她因为哀悼

她的保姆，哭哭啼啼地来了。你决定了吗？

里奥宁　我决定了。

玛丽娜携花篮上。

玛丽娜　不，我要从大地女神的身上偷取诸色的花卉，点缀你的青绿的新坟；当夏天尚未消逝以前，我要用黄的花、蓝的花、紫色的紫罗兰、金色的万寿菊，像一张锦毯一样铺在你的坟上。唉！我这苦命的人儿，在暴风雨之中来到这世上，一出世就死去了我的母亲；这世界对于我就像一个永远起着风浪的怒海一样，把我的亲人一个个从我的面前卷去。

狄奥妮莎　啊，玛丽娜！你为什么一个人到这儿来？怎么我的女儿不跟你在一起？不要让悲哀侵蚀了你的血液；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保姆的。主啊！这种无益的哀伤，已经使你的脸色变得多么憔悴！来，把你的花给我，趁着它们还没有被海潮打坏。跟里奥宁散散步去吧；那儿的空气很新鲜，它可以刺激脾胃，鼓舞精神。来，里奥宁，搀着她的手臂，陪她散步去吧。

玛丽娜　不，我谢谢您；我不愿夺去您的仆人。

狄奥妮莎　来，来；我是像爱自己人一般爱你和你的父王的。我们每一天都在盼望他到这儿来；要是他来了以后，看见我们这位绝世无双的好女儿消瘦成这个样子，他一定会懊悔不该这样远远地离开你；他也一定会埋怨我的丈夫和我，说我们不曾好好照料你。去吧，我求你；散散步，重新快活起来；不要毁损了你那绝妙的容颜，那是曾经使每

一个少年和老人目移神夺的。你不用管我，我会一个人回去。

玛丽娜　好，我就去；可是我实在没有那样的兴致。

狄奥妮莎　来，来，我知道那是对你有益的。里奥宁，你陪她至少散步半小时。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

里奥宁　您放心吧，夫人。

狄奥妮莎　我的好姑娘，我要暂时少陪你一下；请你慢慢走着，不要跑得满脸通红的。嘿！我必须留心照顾你哩。

玛丽娜　谢谢您，亲爱的夫人。（狄奥妮莎下）这风是从西方吹来的吗？

里奥宁　这是西南风。

玛丽娜　我生下来的时候吹的是北风。

里奥宁　是吗？

玛丽娜　我的保姆告诉我，我父亲是从来不知道恐惧的，他向水手们高声呼喊，"出力，好弟兄们！"用他尊贵的手亲自拉着缆索，不顾擦伤他自己的皮肉；他曾经紧紧攀住桅樯，抵御着一阵几乎把甲板冲毁的巨浪。

里奥宁　那是在什么时候？

玛丽娜　就在我生下来的时候。像那样狂暴的风浪，真是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爬到帆篷上去的人也从绳梯上翻下海里。一个说，"嘿！你下来了吗？"他们流着汗从船头奔到船尾；掌舵的吹口哨，船主到处喊人，满船忙作了一团。

里奥宁　来，念你的祷告吧。

玛丽娜　你是什么意思？

里奥宁　要是你需要短短的时间作一次祷告，我可以允许你。可是千万不要噜噜嗦嗦地拉上一大套，因为天神的耳朵是很灵敏的，而且我已经发誓要把我的事情快快办好。

玛丽娜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里奥宁　这是我的女主人的意思。

玛丽娜　为什么她要把我杀死？凭着我的真心起誓，照我所能够记得的，我生平从来不曾作过一件损害她的事。我不曾讲过一句坏话，或是对无论哪一个生物作过一桩恶事；相信我，我不曾杀死过一只小鼠，或是伤害过一只飞蝇；我在无意之中践踏了一条虫儿，也会因此而流泪。究竟我犯了什么过失？我的死对她有什么好处？我的生对她又有什么危险？

里奥宁　我只知道奉命行事，不是来跟你辩论是非的。

玛丽娜　我希望你再也不会干这样的事。你的相貌很和善，表明你有一颗仁慈的心。我最近看见你因为劝解两个打架的人而自己受了伤，这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好人。现在再请你做一个这样的好人吧！你的主妇要害我的性命，你应该扶危拯困，救救我这柔弱可怜的人才是。

里奥宁　我已经宣过誓了，这事情非办不可。

众海盗上，时玛丽娜方在竭力挣扎。

盗甲　放手，恶人！（里奥宁逃下。）

盗乙　一件宝货！一件宝货！

盗丙　大家分，弟兄们，大家分。来，咱们赶快把她带到船上去吧。（众海盗捉玛丽娜下。）

里奥宁重上。

里奥宁　这些恶贼是大海盗凡尔狄斯手下的；他们把玛丽娜捉了去啦。让她去吧；她是再也不会回来的了。我敢发誓她一定被他们杀死、丢在海里啦。可是我还要探望探望；也许他们把她玩了一个痛快以后，并不把她带到船上去也说不定。要是他们把她留下，那么她在他们手里失去了贞操，必须在我手里失去她的生命。（下。）

第二场　米提林。妓院中一室

妓院主人、鸨妇及龟奴上。

院主　龟奴！

龟奴　老板有什么吩咐？

院主　到市场上去仔细搜寻；米提林多的是风流浪子，咱们没有姑娘应市，这笔损失可不小哩。

鸨妇　咱们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缺货。一共只有三个粗蠢的丫头，她们充其量也只能像现在这样应付；而且因为疲于奔命的缘故，都已经跟发臭的烂肉差不多了。

院主　所以咱们只好不惜重价，弄几样新鲜的货色来。无论干什么生意，总要讲个良心，不讲良心，营业还会发达吗？

鸨妇　你说得不错；那不是养育私生子的问题，我想我自己就一手养大了十一个——

龟奴　嗯，每个养到十一岁，就又下水啦。可是我要不要到市

场上去搜寻一番？

鸨妇　别的还有什么办法？咱们这铺子里都是又臭又烂的货色，一阵大风就会把她们吹碎的。

院主　你说得不错；凭良心说，她们的确太肮脏了。那个可怜的德兰斯瓦尼亚人才跟那小蹄子睡了一觉，不几天就送了命。

龟奴　嗯，她很快就送了他的命；她叫他给蛆虫们当一顿美味的炙肉。可是我要到市场上搜寻去了。（下。）

院主　有了三四千块钱也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那时候咱就洗手不干。

鸨妇　为什么不干，我倒要问问你？难道咱们老了，赚钱就是一桩丢脸的事吗？

院主　啊！咱们的名誉不是像货色一样源源而来的，咱们的货色也不能保险没有意外的损失；所以要是咱们在年轻的时候早一点儿赚下些产业，现在情愿关起门来吃现成饭了。而且咱们这一行营生是上干天怒的，要是不知道中途歇手，神明一定不会饶过咱们。

鸨妇　算啦，别的生意也是跟咱们一样罪恶的。

院主　跟咱们一样！嘿，他们可比咱们清白得多啦；只有咱们这一行才是最该死的。这行生意能算是职业吗？那简直不是人干的。可是龟奴来啦。

龟奴率众海盗及玛丽娜上。

龟奴　过来。列位大哥，你们说她是个闺女吗？

盗甲　啊！朋友，这我们可以担保。

龟奴　老板，您瞧，我好容易东寻西找，才找到这么一件货色。要是您中意的话，那再好没有；不然我付的定钱可就白扔啦。

鸨妇　龟奴，她有什么长处？

龟奴　她有一张好看的脸蛋儿，会讲好听的话儿，又有一身挺好的衣服；有了这几件好处，人家还会拒绝她吗？

鸨妇　她的价钱多少？

龟奴　他们一定要一千块钱，一点儿也不能少。

院主　好，跟我来，列位朋友，我立刻就把钱拿给你们。妻子，你领她进去，教导她应该做的事，免得她生手生脚的，怠慢了客人。（院主及众海盗下。）

鸨妇　龟奴，你把她的容貌仔细记好，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的皮肤是怎样的，怎样高的身材，怎样大的年纪，尤其要说明她是个闺女；你到市上去这样嚷着说，"谁要是愿意出最高的价钱，就可以做第一个享受她的人。"倘然男人们的性情没有改变，这样一个闺女是可以赚一注大钱的，照我吩咐你的办去吧。

龟奴　遵命。（下。）

玛丽娜　唉！里奥宁应该把事情做得干脆一点，他应该早一点杀死我，不应该说那些废话；或者那些海盗们要是再凶狠一些，把我丢在海里，我也可以找我的母亲作伴去！

鸨妇　你为什么哀哭，美丽的人儿？

玛丽娜　因为我是美丽的。

鸨妇　得啦，天神们总算没有亏待了你。

玛丽娜　我并不抱怨他们。

鸨妇　你既然落到我的手里，你就是我的人啦。

玛丽娜　我真不该从那想杀死我的人手里逃了出来。

鸨妇　你在我这里可以过舒服的日子。

玛丽娜　不。

鸨妇　是的，你可以过舒服的日子，你还可以尝尝各色各样绅士们的味道。这儿吃的也有，穿的也有；还有黑的、白的、胖的、瘦的汉子们，由你夜夜掉换新鲜。嘿！你捂住你的耳朵了吗？

玛丽娜　你是个女人吗？

鸨妇　我倘然不是女人，你说我是什么？

玛丽娜　不贞洁的女人就不能算是女人。

鸨妇　好，有你的，你这小鹅儿，看来你要给我添点麻烦啦。来，你是个糊涂的小东西，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你才会听老娘的管教。

玛丽娜　天神保佑我！

鸨妇　要是天神保佑你多结识几个知心的汉子，那么让他们安慰你、供养你、给你甜头尝吧。龟奴回来了。

龟奴重上。

鸨妇　喂，你在市场上替她宣传过没有？

龟奴　我简直连她头上有几根头发都说了出来；因为描摹她的美貌，把我的喉咙都喊哑了。

鸨妇　告诉我，你觉得人们听了你的话，兴趣怎样？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家伙？

龟奴　不瞒您说，他们听我的话，就像听他们父亲的遗嘱一般。有一个西班牙人满口流涎，他一听见我的形容，就在那儿做着同床的好梦了。

鸨妇　他明儿一定会穿起他的最漂亮的绉领衣服，到咱们这儿来的。

龟奴　今晚就来，今晚就来。可是，妈妈，您认识那个弯腿的法国骑士吗？

鸨妇　谁？维乐尔斯先生吗？

龟奴　嗯；他一听见我的宣告，就乐得想要翻起觔斗来；可是结果只是呻吟了一声，发誓说明儿一定来看她。

鸨妇　好，好；他曾经把他的一身病带到咱们这儿来，这一回最多不过是旧病复发。我知道他是个明处花钱、暗处占便宜的家伙。

龟奴　好，要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旅行的人到咱们这儿，咱们总是来者不拒的。

鸨妇　（向玛丽娜）请你过来一下，你的好运气到了。听着，你在干那件事的时候，虽然心里愿意，也要装出几分害怕的样子；越是有利益的事情，越要装着不把这种利益放在心上。当你向你的情人们谈起你现在的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流些眼泪，这样可以引起他们的同情；这一种同情往往可以使你得到极好的名誉，而这种名誉也就是一种利益。

玛丽娜　我不懂你的话。

龟奴　啊！带她进去吧，妈妈，带她进去；她这种羞人答答的

神气，必须让她立刻得些实际经验，才可以把它除掉。

鸨妇　你说得不错，真的，必须让她立刻经验经验；第一夜做新娘，不免要带几分羞涩，她干这个却是光明正大的。

龟奴　说老实话，脸嫩的固然有，脸老的也不少。可是，妈妈，既然这块肉的价钱是我讲定的——

鸨妇　你也可以切一小块去尝尝。

龟奴　真的吗？

鸨妇　谁来骗你？来，小姑娘，我很喜欢你的衣服的式样。

龟奴　嗯，凭良心说，她这身衣服现在还没有更换的必要。

鸨妇　龟奴，你再到市上去一趟，逢人便告诉咱们家里来了一位多么好的姑娘；多拉几个主顾，对于你总有好处。造化生下这东西来的时候，就有帮助你的意思；所以你应该竭力吹嘘，说她是怎样一个绝世无双的美人儿，你越是说得天花乱坠，越可以捞到一笔大大的油水。

龟奴　您放心吧，妈妈，我只要一说起她的美丽，管教那些好色的人们一个个春心大发，比震雷惊醒那蛰眠水底的鳗鲡还要灵验。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带几个客人来。

鸨妇　去吧；跟我来。

玛丽娜　要是火是热的，刀是尖的，水是深的，我要永远保持我的童贞的完整。狄安娜女神，帮助我吧！

鸨妇　咱们跟狄安娜女神有什么来往？请你还是跟我进去吧。（同下。）

第三场 塔萨斯。克里翁家中一室

克里翁及狄奥妮莎上。

狄奥妮莎 嗳哟，你是个傻子吗？这事情干也干过了，还可以挽回吗？

克里翁 啊，狄奥妮莎！像这样的惨杀案，真是自有天地以来所未有的。

狄奥妮莎 我想你真要变成个小孩子了。

克里翁 假如我是这广大的世界的主人，为了挽回这一件罪行，我宁愿把这世界舍弃。啊，女郎！你的品德是比你的血统更为高贵的，虽然你是一位金枝玉叶的公主，可以和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戴王冠的人并立而无愧。啊，里奥宁这恶奴！他也已经被你毒死了；要是你自己把那毒酒先喝一口，倒还可以算功过相抵。尊贵的配力克里斯若是追问起他的女儿来，你有些什么话说？

狄奥妮莎 我就说她死了。保姆不是执掌生死的神明，谁能保得住一个孩子养得大养不大？她是在夜里死的，我就这样说。谁敢说一个不字？除非你要表示你是一个正直无罪的好人，那么你就高声宣布，说她是被人用恶计谋杀的吧。

克里翁 唉！得啦，得啦。在天下一切罪恶之中，这一件是最为天神们所痛恨的。

狄奥妮莎 你就去做那些傻子，相信塔萨斯的可爱的小鸟儿

会飞到海外去，把这件秘密向配力克里斯揭破吧。我真替你惭愧，像你这样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却有这么一副懦夫的性格。

克里翁　不要说是公然的同意，就是对于这样的行为表示默许的人，他也决不是高贵的祖先的子孙。

狄奥妮莎　就算是这么说吧。可是除了你一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她怎样死的；而且里奥宁已经不在，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她掩蔽了我的女儿，阻碍她前途的幸福；谁也不要看她一眼，大家都把他们的目光注射在玛丽娜的脸上，我们的女儿却遭人贱视，被人当作灶下婢一般看待。这就像利刃一样刺透了我的心。虽然你自己一点不替你的孩子着想，却说我的手段太不人道，可是我却以为这是为你的独生女儿所干的一件极大的好事哩。

克里翁　上天恕宥这样的罪恶！

狄奥妮莎　至于配力克里斯，他有什么话说呢？我们为她举哀送葬，至今还在替她服丧；她的坟墓已经大部砌好，她的墓碑上刻着灿烂的金字，表示一般的赞美和我们对她的爱念，这一切不都是我们花的钱吗？

克里翁　你是个妖精，用你天使一般的面孔欺骗世人，却用你的鹰隼一般的利爪杀害无辜。

狄奥妮莎　你才是个迂腐的傻瓜，冻死几个蝇子也要惊天动地。可是我知道你会服我的话做的。（同下。）

第四场　塔萨斯。玛丽娜墓前

老人上。

百年弹指，天涯寸步，
一苇可把重洋飞渡；
让我把你们的想像
带过了邦疆和国壤。
演戏本来是一片假，
列位看官不用惊诧
怎么那各地的人民
都讲着同一的方音，
这为的是观听便利，
不是俺们失于算计。
几句闲话交代过去，
接着再把正文重叙。
却说那配力克里斯
为了探望他的娇儿，
带领了大小的臣僚，
再度冒海上的风涛；
赫力堪纳斯这老臣
这一回也伴驾随行，
留下了爱斯凯尼斯
把国中的政务主持。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可喜的是一帆风顺，
早到了塔萨斯边境，
那老王满心的欢慰，
想把爱女接回国内。
请看这些人影幢幢，
又有一番哀怨凄凉。

哑剧：配力克里斯率侍从自一门上；克里翁及狄奥妮莎自另一门上。克里翁指玛丽娜坟墓示配力克里斯；配力克里斯作痛哭流涕状，以麻衣披身，大恸而去；克里翁、狄奥妮莎同下。

瞧这番拙劣的表情，
多么叫人难于信凭，
像这样的作势装腔，
也算是真实的哀伤！
悲哀的配力克里斯
披上了麻布的丧衣，
发誓永不洗脸剃发，
苦度着凄惶的岁月；
他挂着一颗颗泪珠，
叹口气又踏上归途。
心中阵阵风涛冲荡，
幸喜最后安然无恙。
列位且看这首墓铭
追叙玛丽娜的生平；
那心如蛇蝎的恶妇

偏会说蜜般的言语。（读玛丽娜墓碑上诗句）

佳人多薄命，奇花易萎折，
新春方吐蕊，遽尔辞枝别。
谁欤墓中人？泰尔王家女；
死神展魔手，一朝攫之去。
厥名玛丽娜，美慧世无比。
当其诞生时，海神大欢喜，
吐浪如山高，百里成泽国。
大地为战栗，恐至全沦没，
故将此女郎，上献与苍冥。
至今怒海水，犹作不平声。

最是那甘言的谄媚，
越显出居心的奸诡。
且不谈配力克里斯
深信他女儿的长逝；
他此去茫茫的前途
自有命运女神作主。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
再看那不幸的女孩，
她如今堕下了火坑，
失去了一切的希望。
请列位略耐一耐心，
咱们又到了米提林。（下。）

第五场　米提林。妓院前街道

二绅士自妓院中出。

绅士甲　您听见过这样的话吗？

绅士乙　没有，而且要是她去了以后，在这样一个所在，也永远不会再听见这样的话的。

绅士甲　可是在那样的地方高谈上帝的真理！您有没有梦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绅士乙　没有，没有。来，我从此不再逛窑子了。我们要不要去听听修道女的唱诗？

绅士甲　只要是合乎道德的事，我现在什么都愿意做；可是从此以后，再不寻花问柳了。（同下。）

第六场　同前。妓院中一室

院主、鸨妇及龟奴上。

院主　哼，早知如此，咱宁愿丢了两倍她身价的钱，也不要她到咱们这儿来。

鸨妇　该死的鬼丫头！她会叫普里阿波斯①倒抽一口凉气，她会叫这一辈青年人一个个绝了后代；咱们必须把她破了身子，否则还是撵她出去。轮到她侍候主顾，尽咱们这

① 普里阿波斯（Priapus），希腊神话中司生育之神。

一行的本分的时候，她就有她的推托、她的理由——她的天大的理由；她会跪下来哀求祷告；要是魔鬼想和她亲一个嘴，见了她这样子，也会变成清教徒的。

龟奴　哼，我非把她强奸了不可，不然我们的阔大少会跑得精光，浪荡子也会都变成修道士啦。

院主　对，她再说什么经期失调，就别理她那一套。

鸨妇　可不是吗？要让女的不害经期失调，男的就得不怕染杨梅疮才行。哟，拉西马卡斯大人穿着便服来啦。

龟奴　要是这作怪的丫头对客人们迁就一些，咱们这门槛儿早就给上下三等的人踏破啦。

拉西马卡斯上。

拉西马卡斯　怎么！你们这儿的大姑娘多少钱一打？

鸨妇　啊，天神祝福您老爷！

龟奴　我很高兴看见您老爷贵体安好。

拉西马卡斯　是的，你们应该希望你们的主顾都有一个结实的身子，这才是你们的福气。喂！婆子，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可以让人玩了以后不必请教外科医生的姑娘？

鸨妇　我们这儿倒有一个，老爷，要是她愿意的话。可是在米提林从来不曾有过像她一样的人。

拉西马卡斯　你的意思是说要是她愿意干那件事儿的话。

鸨妇　什么都逃不了您老爷的明鉴。

拉西马卡斯　好，叫她出来，叫她出来。

龟奴　要论她的皮肉，老爷，真称得起红是红，白是白，像一朵花儿似的。她的确是一朵花，就是还没有——

拉西马卡斯　没有什么？

龟奴　老爷，我可不好意思说。

拉西马卡斯　女人羞答答的可以冒充贞洁，乌龟不好意思当然也可以提高身价。（龟奴下。）

鸨妇　她是一朵枝头的娇花，我可以向您保证，还没有被人攀折过呢。

龟奴率玛丽娜重上。

鸨妇　她不是一个美人儿吗？

拉西马卡斯　嗯，在船上待了这么多日子之后，看见这样的女人也就将就了。好。这是给你的赏钱，去吧。

鸨妇　请老爷准许我说一句话，然后立刻就去。

拉西马卡斯　你说吧。

鸨妇　（向玛丽娜）第一，我要你注意，这是一位很有名誉的贵人。

玛丽娜　我希望他果然是一位值得受我重视的正人君子。

鸨妇　第二，他是本地的总督，我是受他管辖的。

玛丽娜　假如他是本地的总督，那你自然要受他的管辖；可是他在这方面是不是正人君子，我还不知道。

鸨妇　请你少说些女孩儿家推推闪闪的废话吧；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好好招待他？他要是喜欢的话，会把你的裙子上都镶满了黄金哩。

玛丽娜　凡是他用光明正大的态度赐给我的恩惠，我就用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好意。

拉西马卡斯　你们话讲完了没有？

鸨妇　老爷，她是个一点不懂事的孩子；您必须耐心把她开导开导。来，咱们让老爷跟她两个人谈谈吧。

拉西马卡斯　你们去吧。（鸨妇、院主、龟奴同下）呃，美人儿，你干这个行业多久啦？

玛丽娜　什么行业，先生？

拉西马卡斯　那我可说不出口来，因为说出来会得罪人的。

玛丽娜　我自己干的事是不会使我自己听了动气的。请您说吧。

拉西马卡斯　我问你吃这碗饭多久了？

玛丽娜　从我刚记事的时候就开始了。

拉西马卡斯　怎么，那么年轻就开始了吗？难道你六七岁就干这个吗？

玛丽娜　比六七岁还早的时候，我就是现在这样。

拉西马卡斯　你现在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就说明你是一个出卖色相的女子。

玛丽娜　您既然知道这间屋子是这么一个所在，您还进来吗？我听说您是一位很有名誉的人，又是这儿的总督。

拉西马卡斯　啊，你那当家的已经告诉了你我是谁吗？

玛丽娜　谁是我的当家的？

拉西马卡斯　就是那个贩卖百草的婆子，那个播种罪恶的妇人。啊！你大概因为听说我有几分权力，所以故意装出高傲的态度，想要抬高你自己的身价。可是我告诉你，美人儿，我的权力是不会带到这儿来的，就是到这儿，也会

对你表示宽大。来，带我到一间僻静些的屋子里去吧；来，来。

玛丽娜　假使您真是贵人出身，请您用行动证明您的身分。假使这名誉地位是别人给您的，那么您也不要辜负别人对您的期望。

拉西马卡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严正的教训！再说下去。

玛丽娜　我是一个不幸的少女，残酷的命运把我推下了这一个火坑；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只看见人们用比请医生服药更大的代价，买一身恶病回去。啊！要是天神们把我从这暗无天日的所在解放出来，即使他们叫我变成一只最卑微的小鸟，我将要多么快乐地在纯洁的空气中任意翱翔！

拉西马卡斯　我没有想到你竟有这样动人的口才；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即使我抱着一颗邪心到这儿来，听见你这一番谈话，也会使我幡然悔改。这些金子是给你的，你拿着吧。愿你继续走你的清白的路；愿神明加强你的力量！

玛丽娜　愿慈悲的神明护佑您！

拉西马卡斯　你不要对我误会，以为我到这儿来是存着什么邪恶的目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儿的每一扇门窗都散放着罪恶的臭味。再会！你是一个贞洁的女郎，我相信你一定受过高贵的教育。这儿还有一些金子给你，你拿着吧。谁要是侵害了你的善良的灵魂，愿他永受咒诅，像盗贼一

般不得好死！也许你还会听到我的消息，那一定是对于你有好处的。

龟奴重上。

龟奴　谢谢老爷，也赏我一块钱吧。

拉西马卡斯　滚开，你这该死的奴才！你们这一所屋子倘没有这位姑娘替你们支撑，它早就倒塌下来，把你们全都压死了。滚开！（下。）

龟奴　这是怎么一回事？咱们非得换一副手段对付你不可。你的贞操还不值乡下人家露天下的一顿早饭，咱们不能为了你要守贞，一家子活活饿死呀。过来。

玛丽娜　你要我到哪里去？

龟奴　我要不给你开苞，刽子手就得给你开膛。过来。咱们不能再让主顾们一个个给你推出门去。喂，过来。

鸨妇重上。

鸨妇　怎么！什么事？

龟奴　越来越不成话了，妈妈；她对拉西马卡斯老爷也说起神圣的大道理来啦。

鸨妇　嗳哟，可恶！

龟奴　她把咱们这一行说得简直好像一股秽气可以冲到天神脸上似的。

鸨妇　哼，这丫头不想活命了吗？

龟奴　这位贵人有心抬举她，她却不识好歹；浇了他一头冷水；他立脚不住，只好走了，临走还作过祷告哩。

鸨妇　龟奴，带她下去；你爱把她怎样就把她怎样；破坏她的

贞操，看她以后再倔强不倔强。

龟奴　即使她是一块长满荆棘的荒地，我也要垦她一垦。

玛丽娜　听哪，听哪，神啊！

鸨妇　她又在呼告神明了；带她下去！但愿她从不曾走进我的门里！哼，死丫头！她是来把咱们一起葬送了的。你不愿意走女人们大家走的路吗？哼，过来，我的三贞九烈的好姑娘！（下。）

龟奴　来，姑娘；跟我来吧。

玛丽娜　你要我到哪里去？

龟奴　我要把你自己最看重的那件宝贝采摘下来。

玛丽娜　请你先告诉我一件事情。

龟奴　好，说吧，是一件什么事情？

玛丽娜　要是你有仇敌的话，你希望他做个怎么样的人？

龟奴　嘿，我希望他做咱们的老板，或者还是做咱们老板的太太。

玛丽娜　他们的职业虽然下贱，可是比起你来还是略胜一筹，因为你是受他们使唤的。地狱里受着最痛苦的酷刑的恶鬼，为了爱惜他的名誉，也不愿和你交换地位；你是一个永远受罪的管门人，必须侍候每一个探望他的下贱的情妇的下贱的男子；碰到脾气坏的家伙，你的耳朵免不了挨他的拳头的痛打；你吃的东西是那些害肺病的人所呕吐出来的。

龟奴　你要我干什么呢？上战场去吗？你要我当七年的兵，失去一条腿，结果连装木腿的钱都拿不出来吗？

玛丽娜　除了你现在所干的事以外，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可以打扫垃圾箱，到水边去掏粪，你可以做刽子手的助手，什么都要比你现在的事情好一些。一头狒狒要是会说话，一定也不屑于担当你这个名分。啊！但愿天神们拯救我平安脱离这一个所在！来，我这儿有一些金子送给你。要是你的主人一定要在我身上赚钱的话，你们可以宣布我会唱歌、跳舞、纺织、缝纫，还有其他的技艺，因为不愿夸口的缘故，我都不说了。我愿意招收生徒，教授这几门功课。我相信在这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一定可以收到不少的学生。

龟奴　可是你真的会教授这许多功课吗？

玛丽娜　要是事实证明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愿意让你们把我带回到这儿来，叫我向你们这儿最下贱的客人出卖我的肉体。

龟奴　好，我愿意试试我能不能帮你一些忙；要是有可以安顿你的地方，我会替你想法的。

玛丽娜　可是我必须和良家妇女在一起。

龟奴　说老实话，我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熟人的。可是既然我家老板和主妇花了钱买你下来，什么事总要得到他们的允许；所以让我先去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都是很容易说话的。来，我愿意尽力帮你的忙；来吧。（同下。）

第五幕

老人上。

玛丽娜跳出了火窟，
开始她教学的生活：
她的歌声不似人间；
她的舞态翩翩欲仙；
尤其她针线的精能，
化工也要退让三分，
尺缣上的花鸟枝叶
和活的全没有分别。
她招集了不少生徒，
其中尽多贵妇名姝，
她们那敬师的修脯，
她全都给了那鸨妇。
不表她在这里安身，
再说她海上的父亲；
他的船只随风飘荡，
迷失了航行的方向；

谁料那冥冥的天公
有心使他父女相逢，
把他吹到了米提林，
在这儿把征棹暂停。
却说米提林的居民
每年都要祭奠海神；
这时候拉西马卡斯
正在把那祭礼主持，
他望见泰尔的船舶，
那旗帜上一片黑色，
为了探察它的究竟，
他急忙驾艇去访问。
请列位再用些想像，
这儿便是老王船上，
说不尽的悲欢离合，
都在台上表演明白。（下。）

第一场 米提林港外，配力克里斯船上。甲板上设帐篷，前覆帏幕。配力克里斯偃卧帐中榻上。一艇停靠大船之旁

二水手上，其一为大船上者，其一为艇上者；赫力堪纳斯上，与二水手相遇。

泰尔水手 （向米提林水手）赫力堪纳斯大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可以答复你的。啊！他来啦。——大人，有一艘从米提林来的艇子，艇子里面是拉西马卡斯总督，他要求到咱们船上来。您看怎么样？

赫力堪纳斯　请他上来吧。叫几个卫士们出来。

泰尔水手　喂，卫士们！大人在叫着你们哪。

卫士二三人上。

卫士甲　大人呼唤我们吗？

赫力堪纳斯　卫士们，有一个很有地位的人要到我们船上来；请你们去迎接一下，不要失了礼貌。（卫士及水手等下船登艇。）

拉西马卡斯率从臣及卫士、二水手等同自艇中上。

泰尔水手　大人，这一位老爷可以答复您所要询问的一切。

拉西马卡斯　祝福，可尊敬的老大人！愿天神们护佑你！

赫力堪纳斯　大人，愿你的寿命超过我现在的年龄；愿你富贵令终，泽及后人！

拉西马卡斯　您真是善颂善祷。我刚才正在海滨祭祀海神，忽然看见你们这艘富丽的船舶经过我们的海面，所以特来探问一声，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赫力堪纳斯　第一，先请你告诉我你是一位何等之人？

拉西马卡斯　我就是你们眼前这一座城市的总督。

赫力堪纳斯　大人，我们的船是从泰尔来的，船里载的是我们的王上；他这三个月来，不曾对什么人讲过一句话，虽然勉强进一点饮食，也不过为了延续他的悲哀。

拉西马卡斯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赫力堪纳斯　说来话长；他的悲哀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他的亲

爱的女儿和妻子。

拉西马卡斯　我们可以见见他吗？

赫力堪纳斯　你可以见他；可是见了他也是徒然；他是不会向任何人说话的。

拉西马卡斯　可是让我达到我的愿望吧。

赫力堪纳斯　瞧他。（揭幕见配力克里斯）他本来是一位一表堂堂的人物，直到那一个不幸的晚上，意外的惨祸把他害成了这个样子。

拉西马卡斯　王上陛下，万福！愿天神们护佑你！万福，尊严的王上！

赫力堪纳斯　这是毫无用处的；他不会对你说话。

臣甲　大人，在我们米提林地方有一个少女，我敢打赌她有本领诱他说出几句话来。

拉西马卡斯　你想得很好。凭着她的曼妙的歌声和种种动人的美点，她一定会打开他的闭塞不通的心窍。她是所有女郎中最美貌的，现在正和她的女伴们在岛旁的树荫下面谈笑。（向臣甲耳语，臣甲下艇。）

赫力堪纳斯　什么都是毫无结果的；可是无论什么治疗的方法，只要有万一的希望，我们都不愿意放过。多蒙阁下这样热心相助，真是感激万分；我们还有一个冒昧的要求，因为我们航海日久，食物虽然不缺，但是味道不鲜，令人生厌，所以我们想要出钱向贵处购办一些食物，不知道阁下能不能允许我们？

拉西马卡斯　啊！大人，要是我们不愿意尽这一点点的地主

之谊，公正的天神一定会在我们每一颗谷粒中降下一条蛀虫，使我们全境陷于饥馑的。可是让我再向你作一次请求，请把你们王上悲哀的原因详细告诉我知道吧。

赫力堪纳斯　请坐，大人，我可以告诉你；可是瞧，有人来打断我们的谈话了。

臣甲率玛丽娜及另一女郎自艇中重上。

拉西马卡斯　啊！这就是我请来的女郎。欢迎，美人儿！她不是很美吗？

赫力堪纳斯　她是一位倜傥的女郎。

拉西马卡斯　她是这样一位绝世的佳人，要是我能够确定她果然是世家贵族的后裔，我一定不再作其他的奢求，而认为得到这样一位妻子是终身的幸事。美人儿，这里有一位抱病的国王，在他身上你可以期望得到最高的赏赐；假如凭着你的巧妙的手段，只要能够使他回答你的一句问话，你的神奇的医术就可以使你得到你所愿望的任何酬报。

玛丽娜　大人，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设法治疗他的病症，可是有一个条件，除了我自己和我的女伴以外，谁也不准走近他的身旁。

拉西马卡斯　来，让我们离开她；愿神明保佑她成功！（玛丽娜唱歌）他注意到你的歌声没有？

玛丽娜　没有，也不曾望我们一眼。

拉西马卡斯　瞧，她要向他说话了。

玛丽娜　万福，陛下！我的主，听我说句话儿。

配力克里斯　哼！嘿！

玛丽娜　陛下，我是一个少女，从来不曾勾引别人向我注目，可是像一颗彗星一般，到处受尽世人的凝视。她现在在向您说话，陛下，她所身受的种种不幸，要是放在准确的天平里衡量起来，也许正和您的不幸同样的沉重。虽然横逆的命運降低了我的身分，我的祖先却是和庄严的君主们分庭抗礼的；可是时间已经淹没了我的家世，使我在这多难的人世失去自由，忍受一切意外的折磨。（旁白）我不愿意说下去了；可是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脸上发烧，它在我的耳边对我说，"不要去，等他说话。"

配力克里斯　我的命运——家世——很好的家世——可以跟我相比！——是不是这样？你怎么说？（推玛丽娜。）

玛丽娜　我说，陛下，要是您知道我的家世，您一定不会对我这样粗暴。

配力克里斯　我倒也这样想。请你把你的眼睛转过来对着我。你有几分像是——你是哪一国的女子？是不是这儿海岸上的？

玛丽娜　不，我也不是任何海岸上的；可是我出世却也和凡人一样，生来就是像您所看见的这样一个人。

配力克里斯　我心里充满了悲伤，一开口就禁不住泪下。我的最亲爱的妻子正像这个女郎一样，我的女儿要是尚在人世，一定也和她十分相像：我的王后的方正的眉宇；同样不高不矮的身材；同样挺直的腰身；同样银铃似的声音；她的眼睛也像明珠一样，藏在华贵的眼睫之中；她的步伐是天后朱诺的再世；她的动人的辞令，使每一个听者

的耳朵在饱聆珠玑以后，感到更大的饥饿。你住在什么地方？

玛丽娜　我是一个托迹异乡的人；从甲板上您可以望见我所住的地方。

配力克里斯　你是在什么地方生长的？你这种卓越的才能是怎样得到的？

玛丽娜　要是我把我的历史告诉人家，人家一定会疑心那是谎话而加以鄙弃。

配力克里斯　请你说吧；谎话不会从你的嘴里出来，因为你瞧上去是这样正直而真诚，从你的容貌看来，你像一座真理的君王所居住的宫殿。我相信你，即使在你的叙述之中，有什么难于置信的地方，我也会毫不怀疑；因为你的模样活像一个我所曾经爱过的人。你的亲族有些什么人？当我看见你在我眼前，把你推开去的时候，你不是说过，你有很好的家世吗？

玛丽娜　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配力克里斯　告诉我你的父母是什么人。我仿佛听你说起，你曾经受过种种的困苦折磨，你以为我们两人的不幸要是互相比较一下，也许会分不出轻重。

玛丽娜　这样的话我也说过；凡是我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认为不违背事实的。

配力克里斯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要是你所经历的困苦，果然可以抵得上我的千分之一的不幸，那么你是一个男子，我却像一个女孩似的受不起人世的煎磨。可是你瞧上去却

像忍耐女神一样，凝视着君王们的坟墓，把一切苦难付之一笑。你有些什么亲族？怎么会和他们分散？你叫什么名字，我的最温柔的女郎？告诉我吧，我在恳求你。来，坐在我的身边。

玛丽娜　我的名字是玛丽娜。

配力克里斯　啊！这简直是对我开玩笑；你一定是什么愤怒的神明差来，让世人把我取笑的。

玛丽娜　忍耐一些，好陛下，否则我不再说下去了。

配力克里斯　好，我要忍耐。你不知道你说了你的名字叫玛丽娜，使我吃了多大的一惊。

玛丽娜　这名字是一个有权力的人给我取下的；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国王。

配力克里斯　怎么！一位国王的女儿？名叫玛丽娜吗？

玛丽娜　您说过您会相信我的；可是我不愿扰乱您的安静，还是不要说下去吧。

配力克里斯　可是你果然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吗？你的脉搏在跳动吗？你不是一个精灵吗？——果然跳动！好，说下去。你是在什么地方诞生的？为什么叫做玛丽娜？

玛丽娜　因为我在海上诞生，所以取名为玛丽娜。

配力克里斯　在海上！谁是你的母亲？

玛丽娜　我的母亲是一位国王的女儿；她在我生下来的一分钟就死了，这是我的好保姆利科丽达常常含着泪告诉我的。

配力克里斯　啊！暂时停一会儿。这是沉重的睡眠用来欺骗

悲哀的愚人们的一个最希有的梦境；这样的事是决不会有的。我的女儿已经葬了。好，你是在什么地方生长的？我愿意听你说下去，不再打搅你，一直听到你故事的结局。

玛丽娜　您一定不会信我，所以我还是不要说下去的好。

配力克里斯　我愿意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不管你将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是准许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你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

玛丽娜　我的父王把我寄养在塔萨斯，在那里我生活得好好的，不料后来狠心的克里翁和他的奸恶的妻子不怀好意，想要谋害我的性命；他们买通了一个恶人杀我，正在他刚要动手的时候，来了一群海盗，把我从他的手里夺走，后来我就被他们带到米提林来了。可是，好陛下，您这样句句追问，是什么意思？您为什么哭了起来？也许您以为我是个骗子；不，凭着我的良心起誓，我是配力克里斯王的女儿，要是善良的配力克里斯王尚在人间的话。

配力克里斯　喂，赫力堪纳斯！

赫力堪纳斯　陛下叫我吗？

配力克里斯　你是一位德高望重、识见高超的顾问老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女郎究竟是个什么人，会使我流下这许多眼泪？

赫力堪纳斯　我不知道；可是，陛下，这一位是米提林的总督，他对于这位女郎是推崇备至的。

拉西马卡斯　她从来不肯告诉人们她的父母是谁；有人问起她的时候，她就一声不响地坐着淌眼泪。

配力克里斯　啊，赫力堪纳斯！打我；好老人家，给我割下一道伤口，让我感到一些眼前的痛苦，免得这向我奔涌前来的快乐的巨浪，淹没我的生命的涯岸，把我溺毙在它的幸福之中。啊！过来，那曾经生育你的，现在却在你的手里重新得到了生命；你诞生在海上，埋葬在塔萨斯，现在又在海上找到了。啊，赫力堪纳斯！跪下来，用像那使我们震惊的雷霆一样的巨声感谢神圣的天神；这就是玛丽娜。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只要回答我这一个问题，因为即使在毫无疑惑的时候，真理也是不厌反复证明的。

玛丽娜　陛下，先让我请教您的尊号？

配力克里斯　我是泰尔的配力克里斯。可是现在告诉我我那死在海里的王后的名字；你刚才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你是两个王国的继承人，你的父亲配力克里斯的第二个生命。

玛丽娜　是不是一定要说出我的母亲的名字叫做泰莎，才可以证明我是您的女儿呢？泰莎是我的母亲，她的末日也就是我的生辰。

配力克里斯　啊，祝福你！起来；你是我的孩子。把我的新衣服拿来。我自己的孩子，赫力堪纳斯；虽然凶恶的克里翁想谋害她的性命，她并没有死在塔萨斯；她将会告诉你一切；当你跪下静听的时候，你将会证实她的确是你的公主。这是谁？

赫力堪纳斯　陛下，这一位是米提林的总督，他因为听见您心境不佳，特来探望您的。

配力克里斯　我拥抱你。把我的长袍给我。我晕眩得两眼都看不清楚了。天啊，祝福我的孩子！可是听！什么音乐？告诉赫力堪纳斯，我的玛丽娜，从头到尾告诉他你确实是我的女儿，因为他好像还有些怀疑。可是，什么音乐？

赫力堪纳斯　陛下，我没有听见。

配力克里斯　没有听见！天上的音乐！听，我的玛丽娜！

拉西马卡斯　我们不应该反对他，最好顺顺他的意思。

配力克里斯　希有的妙音！你们听不见吗？

拉西马卡斯　陛下，我听见的。（音乐。）

配力克里斯　无上的天乐！它摄住了我的听觉，沉重的睡眠已经爬上我的眼睛；我要休息一下。（睡。）

拉西马卡斯　替他拿一个枕头来。好，大家出去吧。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这果然证实了我确信的想法，我一定忘不了你们。（除配力克里斯外均下。）

狄安娜女神在幻梦中向配力克里斯现身。

狄安娜女神　我的神庙在以弗所；你快到那里去，向我的圣坛前献祭。当我的女修道士们群集的时候，当着众人之前，宣布你怎样在海上失去你的妻子，哀诉你自己和你女儿的不幸的遭际，对他们详尽地表明一切。依着我的话做了，你可以得到极大的幸福，否则你将要永远在悲哀中度日。凭着我的银弓起誓，我不会欺骗你。醒来，把你的梦告诉众人吧！（隐去。）

配力克里斯　神圣的狄安娜，银色的女神，我愿意听从你！赫力堪纳斯！

赫力堪纳斯、拉西马卡斯及玛丽娜重上。

赫力堪纳斯　陛下？

配力克里斯　我的本意是要到塔萨斯去，惩罚那忘恩负义的克里翁；可是我现在还要先干一些别的事，把我们张满的帆转向以弗所吧，等会儿我就告诉你什么缘故。（向拉西马卡斯）阁下，我们可不可以用金子向你换一些我们所需要的食物，在你们岸上饱餐一顿？

拉西马卡斯　陛下，那是我所绝对欢迎的；当您上岸以后，我还要向您提出一个请求呢。

配力克里斯　你的请求一定可以得到满足，即使你要向我的女儿求婚；因为看来你对她是十分关切的。

拉西马卡斯　陛下，让我搀着您的手臂。

配力克里斯　来，我的玛丽娜。（同下。）

第二场　以弗所。狄安娜女神庙前

老人上。

漏壶的沙快要滴尽，
不久一切将归寂静；
这是俺最后的饶舌，
请列位莫怪俺絮喋。
兴高彩烈的米提林，
欢迎那远道的佳宾，
自有一番繁华热闹，

这些都用不着细表。
原来咱们这位总督
早已得到老王允诺，
他倾心爱慕的女郎
已成他未来的新娘；
可是必须祭过女神，
然后再把婚礼举行，
因此上这一行人众，
又一度向海外移动。
古语所说无话即短，
早到了以弗所沿岸；
瞧这座巍峨的神庙，
勾引多少人的瞻眺！
他们能够转瞬来临，
全靠列位信假为真。（下。）

第三场 以弗所。狄安娜神庙。泰莎是女祭司，立神坛近旁。若干修道女分立两侧。萨利蒙及其他以弗所居民均在坛前肃立

配力克里斯率侍从；拉西马卡斯、赫力堪纳斯、玛丽娜及其女伴同上。

配力克里斯　万福，狄安娜女神！我是泰尔的国王，奉了你的公正的命令，特来向你顶礼致敬。当初我因为避难离国，在潘塔波里斯和美貌的泰莎缔为夫妇；不幸她在海上死

于产褥，却生下了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女孩，这孩子，女神啊！现在还穿着你的银色的制服。她在塔萨斯由克里翁抚养长大，当她十四岁的时候，他蓄意把她谋杀；可是她的幸运把她带到了米提林，我的船只正从那边的海岸驶过，冥冥中的机缘把这女郎带到了我的船上，凭着她自己的清楚的记忆，她向我证明她是我的女儿。

泰莎　同样的声音和面貌！你是，你是——啊，尊贵的配力克里斯！——（晕倒。）

配力克里斯　这尼姑是什么意思？她死了！各位，看看她有救没有。

萨利蒙　陛下，要是您在狄安娜神坛前所说的话没有虚假，这就是您的妻子。

配力克里斯　老先生，不；我用这一双手亲自把她投下海里去的。

萨利蒙　我敢断定您把她投海的地方就在这儿海岸的附近。

配力克里斯　这是毫无疑问的。

萨利蒙　好好看顾这位王后。啊！她不过是喜悦过度。在一个风暴的清晨，她被海浪卷到了这儿岸上。我打开了箱子，发现其中藏着贵重的珠宝；我把她救活过来，让她在这狄安娜神庙之内安身。

配力克里斯　那箱子里的东西可不可以让我看看？

萨利蒙　陛下，您要是愿意光降舍间，我一定可以让您看个仔细。瞧！泰莎醒过来了。

泰莎　啊！让我看！假如他不是我的亲人，我就要斩断情魔，

不让它扰乱我的清净的心田。啊！我的主，您不是配力克里斯吗？您说话也像他，模样也像他。您不是说起一场风暴、一次生产和一回死亡吗？

配力克里斯　死去的泰莎的声音！

泰莎　那泰莎就是我，虽然你们都以为我早已死在海里。

配力克里斯　永生的狄安娜！

泰莎　现在我认识你了。当我们挥泪离开潘塔波里斯的时候，我的父王曾经给你这样一个指环。（出指环示配力克里斯。）

配力克里斯　正是这一个，正是这一个。够了，神啊！你们现在的仁慈，使我过去的不幸成为儿戏；当我接触她的嘴唇的时候，但愿你们使我全身融解而消亡。啊！来，第二次埋葬在这双手臂之中吧。

玛丽娜　我的心在跳着要到我的母亲的怀里去。（向泰莎下跪。）

配力克里斯　瞧，谁跪在这儿！你的肉中之肉，泰莎；你在海上的重负；她名叫玛丽娜，因为她是在海上诞生的。

泰莎　天神加佑你，我的亲生的孩子！

赫力堪纳斯　万福，娘娘，我的王后！

泰莎　我不认识你。

配力克里斯　你曾经听我说起，当我从泰尔逃走的时候，我把国事交给一位年老的摄政；你还记得我叫他什么名字吗？我常常提起他的。

泰莎　那么他就是赫力堪纳斯了。

配力克里斯　又是一个证明！拥抱他，亲爱的泰莎；这正是他。现在我渴想着听一听你怎样被人发现，怎样死而复

生；这一个绝大的奇迹，除了天神以外，应该感谢谁的力量。

泰莎　萨利蒙大人，我的主；天神假手于他，表现了他们的力量；他能够从头到尾向你解释一切。

配力克里斯　可尊敬的先生，你是天神们所能找到的最有神性的一个人间的助手。你愿意告诉我这位已死的王后怎样复活的经过吗？

萨利蒙　很好，陛下。请您先跟我到舍间去，我可以把她的随身物件一起给您看个明白；我还要告诉您她怎么会到这神庙里来，决不遗漏任何必要的细节。

配力克里斯　圣洁的狄安娜！感谢你的托兆；我要向你举行夜间的献祭。泰莎，这一位是你女儿的未婚佳婿，他将要在潘塔波里斯和她成婚。现在我要修剪修剪我的须发，它使我显得太难看了；我的胡须已经十四年没有剃过，为了庆贺你们的佳期，我要把它剃剃干净。

泰莎　陛下，萨利蒙大人得到可靠的信息，我的父亲已经死了。

配力克里斯　愿上天使他变成一颗明星！可是，我的王后，我们还是要到那里去主持他们的婚礼；等他们结过了婚，我们两人就在那里消度我们的余生，让这双小夫妇回到泰尔去主持国政。萨利蒙大人，我们不要耽搁时间了，我渴想听你的讲述哩。请你为我们带路。（同下。）

老人上。

乱伦的安提奥克斯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逃不过上天的诛夷。
善良的配力克里斯，
虽然历尽颠沛流离，
自有神明们的默护，
导引他和妻儿团聚。
赫力堪纳斯这老臣
是千古忠良的典型。
萨利蒙的博学好善，
谁不对他敬佩赞叹？
奸恶的克里翁夫妇
遮不住他们的罪辜，
全城民众激起公愤，
把阖家烧成了灰烬；
虽然他们蓄意未遂，
一念之差终遭天弃。
现在戏文已经终场，
敬祝列位快乐无疆！（下。）

维纳斯与阿都尼

鄙夫俗士，望敝屣而下拜；我则求：
阿波罗饮我以缪斯泉水流溢之玉杯。

张谷若译

献　与

扫桑普顿伯爵兼提齐菲尔男爵
亨利·娄赛斯雷阁下

阁下，

仆今以鄙俚粗陋之诗篇，献于阁下，其冒昧干渎，自不待言；而仆以此荏弱之柔条纤梗，竟谬欲缘附桢干栋梁以自固，其将招物议之非难，亦不待言。然苟阁下不惜纡尊，笑而纳此芹献，则非特仆之为荣，亦已过当，且誓将以有生之暇日，竭其勤恳之微力，从事差可不负阁下青睐之作以自励。设此初次问世之篇章，不堪入目，则有负阁下之栽培，诚惶恐之不暇，更何敢再事此硗瘠砚田之耕耘，以重其以芜杂之词亵渎清听之罪乎？窃不自谅，以为凡此一切，皆阁下之叡知及明鉴是赖，即阁下之所欲，与世人之所期待，亦莫不以此是赖也。

阁下犬马仆

威廉·莎士比亚

维纳斯与阿都尼

太阳刚刚东升，圆圆的脸又大又红，
泣露的清晓也刚刚别去，犹留遗踪，
双颊绯红的阿都尼，就已驰逐匆匆。
他爱好的是追猎，他嗤笑的是谈情。
维纳斯偏把单思害，急急忙忙，紧紧随定，　　5
拚却女儿羞容，凭厚颜，要演一出凰求凤。

她先夸他美，说，“你比我还美好几倍。
地上百卉你为魁，芬芳清逸绝无对。
仙子比你失颜色，壮男比你空雄伟。
你洁白胜过白鸽子，娇红胜过红玫瑰。　　10
造化生你，自斗智慧，使你一身，俊秀荟萃。
她说，‘你若一旦休，便天地同尽，万物共毁。’

“你这奇异的英华，请你屈尊先下骏马。
且把昂然的马首鞍头络，缰绳鞍头搭。
你若赏脸肯贬身价，那我的温存浃洽，　　15

有万般未经人知的甜蜜，作你的酬答。
咱们到这永无嘶嘶蛇鸣的地方先坐下，
坐定后，要紧紧相偎倚，我好把你来吻杀。

“我这吻，决不会因过多而腻得你恶心，
20 它若越多，它就越会惹得你饥渴难忍。
它叫你的嘴唇时红时白，变化无穷尽。
十吻犹似一吻新，一吻就甜过二十吻。
如果在这样消遣光阴的娱乐中共厮混，
那么，炎夏迟迟的长日，都要去得像一瞬。”

25 她这样讲，并捉住他汗津津的手不放。
（汗津津的，表示他精力充沛、血气盛旺）
风情激得她颤声叫这汗是玉液琼浆，
世上给女神治相思的灵药，数它最强。
爱焰给了她一股力量，弄得她如痴如狂，
30 叫她勇气勃勃地，把他从马上揪到地上。

她一只手挽住了缰绳，把骏马轻拢，
另一只胳膊把那嫩孩子紧紧挟定。
只见他又红脸，又噘嘴，老那么心硬，
似木石无灵，不懂什么叫男女风情。
35 她脸又红，心又热，似一团炭火，熊熊融融，
他脸也红，心却冷，只羞似霞烘，严如霜凝。

她轻快敏捷地——使她这样的是爱力——
把镂饰的缰绳在皴裂的树枝上拴起。
马已经这样系牢，她就连忙打主意，
想把骑马那个人的心也牢牢紧系。 40
她像愿意人家对她那样，推他仰卧在地。
爱既无法使他就范，她就用力把他控制。

他一倒在尘埃，她也卧下和他并排。
他们用胳膊和胯骨支身，侧卧相挨。
他直皱眉头，她就直抚摸他的两腮。 45
他开口骂，她就用吻把他的嘴堵塞。
她一边吻，一边把情话续续断断讲起来。
"你要是骂，我就堵住了你，叫你有口难开。"

他又烦躁、又害臊，闹得两腮似火烧。
她就用泪往他处女一般热的脸上浇。 50
接着又叹息像轻风嫋，金发像日色耀，
把汙在他脸上的泪痕，给他吹干拂掉。
他骂她轻佻，说她不知自好，净卖弄风骚。
他还要絮叨，她就用嘴堵得他语咽声销。

空腹的苍鹰，饿得眼疾心急，馋涎欲滴 55
抓住小鸟，用利喙把毛、肉、骨头一齐撕。
鼓翼助威势，贪婪猛吞噬，忙忙又急急，

饥胃填不满，食物咽不尽，就无停止时。
她就像这样，把他的额、腮、下颏吻个不已，
60　因为她吻完了一遍，又从头儿开始吻起。

他无奈只好不抵抗，要他情愿却难想。
他躺在那儿直喘息，气都扑到她脸上。
她把这气吸，像强者吃弱者的肉那样。
她说这就是天降的云液，神赐的玉浆；
65　她恨不得她的双颊就是花园，花发草长，
好来承受这样甘霖的灌溉，琼露的滋养。

你曾见过小鸟落了网罗，无法能逃脱？
阿都尼在她怀里，就像小鸟落了网罗。
他懊恼，半因羞涩，半因不敢强挣硬夺。
70　他的两眼越含嗔，他的美貌越增颜色。
本来就满了槽的河水，再加上大雨滂沱，
势必溢出河槽，往两岸氾滥，把四处淹没。

她一直地苦诉衷怀，迷人地苦诉衷怀，
因为她要对迷人的两耳，把心事表白。
75　但是他却老闹脾气，老皱眉头，老不耐，
有时羞得脸通红，又有时气得脸灰白。
脸红时她最爱，脸白时她就爱上更加爱，
那比起她所最爱的来，更叫她笑逐颜开。

不管他羞答答，怒冲冲，她看着都动情。
她指着她那永远纤柔、白嫩的手作证， 80
说她决不离开他那柔软温暖的酥胸，
除非他被她的眼泪所驯服，言听计从；
因为她早就已经泪如雨倾，满脸上纵横。
甜甜一吻，就能把本来没有完的债还清。

他听她作了这样誓词，便把下颏仰起。 85
但他正要把她所求的东西勉强赐给，
却像鹧鸪在水里那样，稍一探头窥伺，
看见有人了望，就又一下钻回了水底。
因此她虽把双唇噘起，准备他对她还礼，
他却把嘴转到另一边，同时把眼睛一闭。 90

夏日炎炎中路上的人，即便渴得要晕，
也从来没有像她那样，急于一润渴吻。
她只闻香却难到口，这心痒叫人怎忍。
她泪水如浴似淋，却救不得心火如焚。
"哎呀，"她喊道，"你这孩子心如铁石真好狠， 95
我不过只求你一吻，又何必这样苦悭吝。

"我也曾有一度被追求得忙，像你这样。
追我的非别个，是战神，威凛冽，貌昂藏。
他在战场上，从未低过头，出名的强项。

100 他到处战无不胜，从来就没打过败仗。
然而他却是我的俘虏，甘心作我的厮养。
他向我求过现在你能不求而获的欢畅。

“他那伤痕斑斑的盾，百战犹完的甲，
还有长矛，都曾在我的祭坛上闲挂，
105 他为我，学会了蹁跹舞步，诸般戏耍，
他为我，学会了打情骂俏，斗口磨牙，
耳里厌闻战鼓喧闹，眼里厌看旌旗飘飒；
在我的绣榻上安营，在我的玉臂间厮杀。

“这样，以威势服人的还得服我的威势。
110 一根红玫瑰链子，就拴得他匍匐在地。
多么硬的钢铁，在他手里都成了烂泥。
然而我对他鄙夷，他却只有奴颜婢膝。
你现在能使制伏了战神的我低声下气，
请不必骄傲夸耀，回答我的爱才是正理。

115 “你只把你的香唇触到我的嘴唇上，
（我的嘴唇也很红，虽然没有你的香），
那这个吻的甜蜜，咱们就能同受共享。
抬起头来！地上有什么吸引你的眼光？
往我瞳人里望，那儿有你的倩影深深藏。
120 眼和眼既然成对，唇和唇为何不能成双？

"你接吻不惯？那你就闭上眼，不要看。
我也闭上眼。这样，白天就仿佛夜晚。
只要有一女一男，'爱'就能取乐追欢。
你要放胆，咱们尽管畅玩，没人看见。
咱们身下这紫络的二月蓝，决不会多言， 125
它们也不懂得，咱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

"你迷人的嘴上黄毛嫩，说你还是童孩。
但你却早就有秀色可餐，有英华堪采。
行乐须及时，莫疑猜，机会错过不复来。
丽质应该传代，及身而止，只暴殄美材。 130
好花盛开，就该尽先摘，慎莫待美景难再，
否则一瞬间，它就要雕零萎谢，落在尘埃。

"我若头秃脸麻，形容老丑，鸡皮鹤发；
我若性情粗暴，行动乖戾，举止欠雅；
患风湿，长癣疥，枯瘦干瘪，嗓音粗哑； 135
千人厌，万人弃，先天不育，两眼昏花：
那你退缩原也不差；因我和你本难配搭。
但这既都不在话下，到底什么叫你惊怕？

"你在我额上，决不会找出来半条皱纹。
我的眼水汪汪碧波欲流，转盼多风韵。 140
我的美丽像春日，年年不老，岁岁更新。

我的肌肤丰润，连骨髓里都春情欲焚。
我这腻滑的手，你若肯握一握表示亲近，
它就要在你手里，如酥欲融，化去不复存。

145 "我也会闲谈答话，作悦耳的解语花；
我也会学精灵，在绿莎上细步轻踏；
我也会学水中仙子，飘飘披着长发，
用平沙作舞茵，却不见有脚踪留下。
爱之为物，本是火的精华，空灵、倏忽、飘洒，
150 并非重浊而下沉，却是轻清上浮而欲化。

"你看我身下坡陀上的樱草，虽然荏弱，
却能像粗壮的大树，把我的身子轻托。
拉着我的辇周天游遍的，是两只鹁鸽：
它们弱小，却能叫我整天价到处行乐。
155 爱既这样轻盈柔和，那么，你这个小哥哥，
却为什么，把它看作是沉重得难以负荷？

"难道你会无端爱上了自己的面孔？
难道你的右手会抓住了左手谈情？
那样，你只好自爱自，自弃自，一场空，
160 自陷自设的情网，自怨解脱不可能。
那耳喀索斯① 就这样自己作了自己的爱宠，
后来还为吻泉水中自己的影子送了命。

罗森格兰兹　殿下，您必须告诉我们那尸体在什么地方，然后跟我们见王上去。

哈姆莱特　他的身体和国王同在，可是那国王并不和他的身体同在。国王是一件东西——

吉尔登斯吞　一件东西，殿下！

哈姆莱特　一件虚无的东西。带我去见他。狐狸躲起来，大家追上去。（同下。）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国王上，侍从后随。

国王　我已经叫他们找他去了，并且叫他们把那尸体寻出来。让这家伙任意胡闹，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可是我们又不能把严刑峻法加在他的身上，他是为糊涂的群众所喜爱的，他们喜欢一个人，只凭眼睛，不凭理智；我要是处罚了他，他们只看见我的刑罚的苛酷，却不想到他犯的是什么重罪。为了顾全各方面的关系，这样叫他迅速离国，必须显得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应付非常的变故，只有用非常的手段，不然是不中用的。

罗森格兰兹上。

国王　啊！事情怎样啦？

罗森格兰兹　陛下，他不肯告诉我们那尸体在什么地方。

国王　可是他呢？

罗森格兰兹　在外面，陛下；我们把他看起来了，等候您的

满眼都是不快活，一脸全是不高兴；
紧锁眉头，眯得一双秀目朦朦胧胧；
象云雾满空，遮断了蓝蔚，迷迷濛濛。
185 他阴郁地喊，"别再什么情不情！我不爱听。
太阳晒到了我脸上来了，我得活动活动。"

"哎呀，"维纳斯喊道，"你年纪轻，心可真狠，
居然用这样毫无道理的借口图脱身！
我要吹出像天风的气，叫它习习成阵，
190 把要西去的红日，搧得清冷冷、凉森森。
我要用头发把你遮住，叫它沉沉生幽阴。
如果头发也晒着了，我就用眼泪把它淋。

"天上照耀的太阳虽然正是最热之时，
但是我却也给你把它完全都遮住。
195 太阳的火对我并没有什么不舒服。
使我如燃欲焚的火本从你眼里射出。
我若不是长生不死，那我这副柔肠媚骨，
早就要在天上人间二火之间，遭到焚如。

"难道你的心真正比石还顽，比铁还硬？
200 石经雨滴也会磨损，铁经火炼也能熔。
莫非你不是妇人生，竟连爱情都不懂？
也不知道爱不见答，能给人多大苦痛？

哎哟，如果你妈也会像你这样冥顽无情，
那她到死都要孤零，你就没有机会下生。

“我是不是神，竟会叫你这样鄙视厌恨？　　205
我对你求爱，里面会含什么危险成分？
不过区区一吻，难道会于你双唇有损？
说呀，好人，说好听的，否则不敢有劳您。
我只求你一吻，我回敬你，也决不过一吻。
你若愿我接个双吻，那另一吻就算利润。　　210

“呸！不喘气的画中人物，冰冷冷的顽石，
装潢涂饰的偶象，冥顽不灵的死形体，
精妙工致的雕刻，却原来中看不中吃。
样子虽然像人，却不像妇人所生所育。
你并不是个男子，虽然面貌也像个男子；　　215
因为男子对于接吻，求之不得，哪会畏避？”

这话说完，烦躁把她娓娓的语声咽断，
越来越强烈的爱，激动得她有口难言。
她脸发烧、眼冒火，一齐喷出满腹幽怨。
风情月债本归她管，自家公案却难办。　　220
她一会嗫嚅欲开口，一会又涕泗流满面，
另一会就哽噎得要说的话打断难接连。

她有时摇自己的头，又有时拉他的手，
有时往他脸上瞧，又有时就往地上瞅，
225 另有时就像箍住了一般，用力把他搂。
她愿把他老这样搂，他却要她放他走。
他在她怀里硬挣强夺想要脱身的时候，
她就把百合般的纤指一个一个紧紧扣。

“心肝，”她说，“我既筑起这一道象牙围篱，
230 把你这样在里面团团围定，紧紧圈起，
那我就是你的苑囿，你就是我的幼麑。
那里有山有溪，可供你随意食宿游息。
先到双唇咀嚼吮吸，如果那儿水枯山瘠，
再往下面游去，那儿有清泉涓涓草萋萋。

235 “这座囿里水草又丰美，游息又可意，
低谷有绿茵芊绵，平坡有密树阴翳，
丛灌蒙茸交叶暗，丘阜圆圆微坟起，
给你又遮断了狂风，又挡住了暴雨。
苑囿既然这样美，那你为什么不作幼麑？
240 纵有千条犬吠声狂，都决不能惊扰了你。”

他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好像表示鄙夷，
于是他腮上，两个迷人的小酒窝现出；
那两个小圆坑儿，本是“爱”的精心绝艺，

为的自己遭不幸，能有个简单的坟墓。
但实在说来，他既然是"爱"，那他所在之处， 245
就不会有死亡；这种情况他早预见先知。

这两个迷人的小圆窝，迷人的小圆坑，
象张着小嘴，使迷恋的爱后坠入其中。
她早就神智失常了，现在更神智不清；
她头一下就打闷了，又何用两下才成？ 250
可怜你，爱神，作法自毙，掉进自掘的陷阱，
一死地迷上了对你只表示鄙夷的面孔。

她现在该怎么办？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话都说完了，她的苦恼却越来越难堪。
时光过去了，她爱的那人却归心似箭， 255
从紧缠着他的玉臂中，用力挣脱羁绊。
"求你，"她喊道，"把情面稍一顾，把心稍一软。"
他却不管，一跃而起，奔向骏马，想跨雕鞍。

但是你看，在邻近一丛矮树林子里，
有匹捷尼① 骒马，口嫩神骏，精壮少比， 260
瞥见阿都尼的骏骑，正用蹄子刨地，
就连忙跑出来，气喘吁吁，振鬣长嘶。

① 产于西班牙之一种矮马。

那匹马首昂然的骏骑，本来在树上软系，
一见了这样，忙扯断缰绳，一直向她跑去。

265 他威武地又蹦又踢，又腾跃，又长嘶。
密织的马肚带，他一迸就两下分离。
他那硬铁蹄，划伤了生万物的大地，
使地心发出回声，只有天上雷声可比。
他嘴里的马嚼子，他一咬就都碎得像泥，
270 一下就完全制伏了用来制伏他的东西。

他两耳耸起；编结的长鬣本下垂拂披，
现在却在昂然拱起的长颈上直竖立；
他的鼻子吸进去的，本是清新的空气，
现在却像呼呼的闷炉，喷出一片水汽；
275 他的眼睛发出像火一般的光，闪烁斜视，
表示他的春心已经大动，情欲已经盛炽。

他有时细步急蹴，好像要把脚步数；
威仪中有温柔含，骄傲中有谦虚露；
忽然又半身直举，往前猛跳又猛扑，
280 仿佛说，你瞧瞧，我有多么大的气力！
我这是对站在我一旁的骒马显威武，
好教她眼花缭乱，心生爱慕，作我的俘虏。

他主人惊讶、忙乱、气愤，他一概不理论。
他主人用"喂喂，别动！"哄他，他也耳朵沉。
他哪里还管马刺刺得痛，马勒勒得紧？　　285
他哪里还管马衣是否美，马具是否新？
他只见所爱，别的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因为在他那闪烁的眼光里，什么能够可心？

画家若想画一匹骨肉匀停的骏马，
使它比起真的活马来还要增身价，　　290
那他的手笔，得比天工还精巧伟大，
使笔下的死马，远超过自然的活马。
现在这匹马，论起骨胳、色泽、气质、步伐，
胜过普通马，像画家的马，胜过天生的马。

蹄子圆，骹骨短，距毛蒙茸、丛杂而翩跹，　　295
胸脯阔，眼睛圆，头颅小，鼻孔宽，呼吸便，
两耳小而尖，头颈昂而弯，四足直而健，
鬣毛稀，尾毛密，皮肤光润，臀部肥又圆；
看！马所应有的，他没有一样不具备完全，
只少个骑马的人，高踞他阔背上的华鞍。　　300

他有时往远处狂蹿，又站住脚回头看，
于是一根羽毛一战颤，他又往前猛蹿。
这一蹿，都简直想和风争先后，赛快慢。

但是他还是飞，还是跑，没有人敢断言；
305　因为劲风正掠着他的尾和鬣，呜啸呼喊，
把他的毛吹得像长翎的翅膀一般翩跹。

他朝着他的所爱斜视，冲着她长嘶。
她也长嘶回报，好像懂得他的心意；
又像一般女性，见他求爱，把脸绷起，
310　故意作嫌恶的神气，假装狠心不理；
对他的爱情厌弃，把他炽盛的春情鄙夷。
他从她后面拥抱她，她就用蹄子使劲踢。

于是他就像个失意的人，抑郁又愁闷，
把尾巴像倒垂的羽缨那样，下拂后臀，
315　给欲火烧得如化的那一部分作覆阴。
他又刨地，又愤怒地把苍蝇乱咬一阵。
他的所爱，看见了他春情这样如狂似焚，
稍露怜心；他也由暴怒渐渐地变为斯文。

他那容易动怒的小主人家想去捉他，
320　谁知那未经人骑的骒马，一见害了怕，
就连忙把他来撇下，惟恐自己被人抓。
她前奔，他也后随，把阿都尼单独剩下。
疯了一般蹿进树林子里面的是他们俩；
叫他们撂在后面的是想追他们的老鸦。

阿都尼气得肚子发胀，一下坐在地上； 325
一面大骂这匹不受拘管的畜生混账。
现在又来了一次于爱后有利的时光，
可以用甜言蜜语给她的单思帮帮忙。
因为恋爱的人总说，若不让“爱”借重舌簧，
就是叫它受比平常三倍多的委屈冤枉。 330

一条河流完全壅障，水就流得更猖狂；
一个闷炉丝毫不通气，火就着得更旺；
密不告人的愁烦，也正是同样的情况；
自由畅谈，可以使“爱”的烈焰稍稍低降。
但是如果一旦“爱”的辩护士都一声不响， 335
那案中人除了伤心而亡，还有什么希望？

他看见她来到，脸上另一阵又红又烧，
就像要灭的炭火，让微风一下又吹着。
他用帽子把他皱着的额连忙遮盖牢，
眼睛瞅着无情的地，心里不知怎么好， 340
也不管她还是并未逼前，还是已经挨靠。
因为他眼里的她，只值得从眼角那儿瞧。

留心细看她那样匆匆忙忙，悄悄冥冥，
去就那顽梗任性的孩童，真是一奇景。
你看她脸上忽白忽红，红掩白、白减红， 345

满心的冲突，都表现在脸色的斗争中。
这一瞬间，她脸上还是灰白的，稍待片顷，
它就要射出红火来，和天上的闪电相同。

她现在已经来到了他坐的那个地点，
350 就像卑躬屈节的男爱人，跪在他面前，
用纤手把他的帽子，轻轻地撩在一边，
另一只柔嫩的手，就摸他更柔嫩的脸。
他这脸经她一摸，就有她的纤指印出现，
像初雪松又软，一触就留下了斑深痕浅。

355 哦，他们眼光交锋，多生动的一场战争！
她老满眼含情，望着他的眼哀求恳请。
他就满眼含嗔，好像没看见她的眼睛。
她老用眼传情，他就老用眼鄙视这情。
这一出哑剧，一幕一幕地演得分分明明；
360 她泪如雨倾，作剧中陪衬，更使剧情生动。

她现在极尽温柔地握住了他的手，
就好像白雪筑起围墙，把百合拘囚；
又好像石膏圆箍，把象牙密裹紧扣。
这样白的朋友，碰到这样白的对头！
365 这场“美”与“美”的斗争，一面猛攻，一面严守，
就好像两只银色的鸽子，喙交喙，口接口。

她的思想传达器官——喉舌又开始动作：
“哦，滚滚尘寰中，你这最秀美的过客，
我恨不得我能变成你，你能变成我；
我心完好似你心，你心伤如我心多； 370
那样，你只报我以和颜，我便助你得解脱，
即使我得因此舍上命，我也一定无吝色。”

“还我的手，”他说，“你摸我的手什么道理？”
“还我的心，”她说，“那我就把你的手还你。
不然，你的心就要使我的心变成铁石， 375
变成铁石，它就要不理会动人的叹息，
这样，情人的呻吟，我也要听来绝不在意，
因为阿都尼的心已使我的心变得狠戾。”

“你要点脸，”他喊道，“快放开手，别再纠缠。
我这一天的乐事，算是全完。马也不见。 380
都是你，闹得我和马，两下里都不照面；
我说，你走开，单留下我在这儿想一番。
因为我一心一意、满头满脑、急忙地盘算，
都想要叫我那匹骏马从骒马那儿回转。”

“你的马，”她答道，“该走的路就是这一条， 385
因为他这是对柔情的强烈攻势回报。
‘爱’和炭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

让它任意着，那它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大海有崖岸，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范牢。
390 所以你的马跑掉，并非奇事，不值得惊扰。

"他系在树上时，看着多么像驽骀下驷，
仿佛一根皮带，就能治得他老老实实。
但他一见他的所爱——青春应有的美侣，
他并没把那不足道的束缚放在眼里。
395 他从他那拱起的颈上把缰绳一下甩去，
使他的头、口、颈、胸，都脱去羁绊，获得舒适。

"一个人看到他的所爱，裸体榻上横陈，
雪白的床单，都比不上她肤色的玉润，
那他岂肯只用饕餮的眼睛饱餐一顿，
400 而别的感官却能不同样地情不自禁？
冰雪凛冽，天气严寒，哪会有人过于小心，
见了热火，却远远躲着，不敢靠前去亲近？

"因此我的小哥哥，你不该骂骏马顽劣。
我反倒恳切地要求你跟他好好地学，
405 不要对送到门上来的快乐随便轻蔑。
他的行动就是你的模范，毋须我喋喋。
哦，你要学着恋爱；这个玩意简单又明确，
它还是一下学会了，就永远不会再忘却。"

"我不懂恋爱是什么，我也不想学，"他说，
"只有野猪我才爱，因为它能供我猎获。 410
我不要跟你强借，也不要你强借给我。
我对于'爱'也爱，但只爱暴露它的龌龊。
因为我听人说，它只能跟'死亡'讨点生活，
它也哭也笑，但只一呼吸间，便一生度过。

"衣服还未裁好作完，有谁能就去穿？ 415
半个瓣还没长出来的花，谁肯赏玩？
生长发育的东西如受伤，虽只半点，
都要盛年萎谢，不会长得璀璨绚烂。
马驹年幼时，就叫他驮人负物，引重致远，
那他就要精力耗减，永远不能长得壮健。 420

"我的手叫你攥得痛起来，咱们得分开。
不要再瞎谈什么叫情，胡说什么叫爱。
你顶好撤围；我的心不能投降任屠宰；
它不会给向它猛攻的'爱'，把城门开开。
请收起誓言、谀词和装出来的热泪满腮， 425
因为它们在坚定的心里，不能当作炮台。"

"怎么，你还会出声？"她说，"舌头还会活动？
其实顶好你没有舌头，或者我两耳聋。
你像美人鱼这样一说，叫我加倍伤情。

430 我本来就心里沉重，听你这话更沉重。
和谐中有龃龉，一派仙乐却奏得极难听。
耳边极美的乐声，却引起心里深创巨痛。

"假设说，我只有两只耳朵，却没有眼睛，
那你内在的美，我目虽不见，耳却能听。
435 若我两耳聋，那你外表的美，如能看清，
也照样能把我一切感受的器官打动。
如果我也无耳、也无目，只有触觉还余剩，
那我只凭触觉，也要对你产生热烈的爱情。

"再假设，我连触觉也全都失去了功能，
440 听也听不见，摸也摸不着，看也看不清，
单单剩下嗅觉一种，孤独地把职务行，
那我对你，仍旧一样要有强烈的爱情。
因你的脸发秀挺英，霞蔚云蒸，华升精腾，
有芬芳气息喷涌，叫人嗅着，爱情油然生。

445 "但你对这四种感官，既这样抚养滋息，
那你对于味觉，该是怎样的华筵盛席？
它们难道不想要客无散日，杯无空时？
难道不想要'疑虑'，用双簧锁把门锁起，
好叫'嫉妒'，那不受欢迎、爱闹脾气的东西，
450 别偷偷地溜了进来，搅扰了它们的宴集？"

他那两扇鲜红的门——嘴唇——又一次敞开，
叫他要说的话，甜蜜地畅通不受阻碍；
那就像清晓刚刚来，就出现了红云彩，
预示那海上船要沉没，陆上雨要成灾；
预示那鸟儿要受苦难，牧羊人要受损害； 455
牧牛人和牛群要遭疾飘和狂飚的破坏。

这种不吉的预兆，她留心注意早看到。
那就像暴雨之前，狂风一时停止怒号；
又像狼把牙一露，就知道他要开口嗥；
又像浆果一裂，就知道有黑水往外冒。 460
枪子出了膛，还不是有人遭殃，要被打倒？
所以，他还没开口，他的心思她就已猜着。

她一看他这样的神色，便往地上跌倒。
神色能使"爱"活人间，也能使"爱"赴阴曹，
眉头一皱创伤生，嫣然一笑就创伤好。 465
伤心人得到"爱"这样治疗，得说福气高。
那个傻孩子，一见她这样，认为她真不妙，
就用手拍她灰白的脸，直拍到脸生红潮。

他满腹惊讶，刚打好的主意也变了卦，
因为，他本来想对她来一番切责痛骂。 470
但是狡黠的"爱"，却极巧妙地制人先发。

我给"机警"祝福，因为它这样维护了她；
她躺在草地上，呼吸停止，好像一下羞杀。
他给她渡气、接唇，到了她苏醒过来才罢。

475 他轻轻弯她的手指，使劲按她的脉息，
他微微拍她的两腮，慢慢搓她的鼻子，
轻轻揉她的嘴唇：总之想尽千方百计，
要把他的狠心给她的创伤医疗救治。
他吻她。她呢，一见大喜，就乐得将计就计，
480 老老实实地躺在那儿，好叫他吻个不止。

原先的愁苦阴沉似夜，现已变为白日。
她那碧波欲流的眼，似碧牖轻轻开启。
那就像辉煌的朝日，穿着耀眼的新衣，
使晨光欢畅，使大地呈现出一片喜气，
485 就这样，如同丽日映辉得太空明朗美丽，
她那一双美目，映辉得她的脸明艳美丽。

她的眼光，射到他那白净无须的脸上，
好像她的眼光，都从他那儿来的一样。
若非他两眼因不悦而紧蹙，稍显微茫，
490 从来没有过这样四只眼睛，交辉争光。
她的眼，由于隔着晶莹的泪而放出光芒，
所以就好像夜晚月映清塘看来的景象。

"哦!"她说,"我身在何方? 在人间还是天上?
我在海里遭淹没? 还是在火里受烧伤?
现是何时光? 清晨明朗? 还是昏夜漫长? 495
我还是一心想要活? 还是一意愿死亡?
我刚才还活着,但却活得比死了还凄惶;
后来又死了,但在死中却得了生的欢畅。

"你曾叫我死掉,我求你再叫我死一遭。
你的眼受了恶师——你的狠心——的指教, 500
只会把鄙夷的样子现,不屑的神色表,
因此我这颗可怜的心,你早已杀害了。
我这一双眼,本来是女后我忠实的向导,
如无你的嘴唇,也早就离开了我的躯壳。

"为你双唇救了我,我祝它们长相接! 505
我祝它们鲜红永不褪,新装永不卸!
我祝它们存在时,青春永保无残缺!
把疫疠从应降大灾的年月中祓除绝。
这样,星象家尽管已把人们的生死判决,
你喘的气,却回天旋地,把人命留,瘟疫灭。 510

"你的香唇,曾在我的柔唇上留下甜印,
要叫这甜印永存,我订任何契约都肯,
即使我得为此而卖身,我也完全甘心,

只要你肯出价购买，交易公平信用准。

515 成交以后，如果你还怕会有伪币生纠纷，

那你就把印打上我这火漆般红的嘴唇。

"你只付吻一千，我的心就永远归你管。

你还毋须忙，可以一个一个从容清算。

在我嘴上触一千下就成，有什么麻烦？

520 你能很快就把它们数好，把它们付完。

若到期交不上款，因受罚全数要加一翻，

那也不过两千吻，于你又哪能算得困难？"

"美丽的爱后，"他说道，"你若有意和我好，

而我对你却老害臊，请原谅我年纪少。

525 我还未经人道，所以别想和我通人道。

任何渔夫，都要把刚生出来的鱼苗饶；

熟了的梅子自己就会掉，青梅却长得牢；

若是不熟就摘了，它会酸得你皱上眉梢。

"你瞧，人间的安慰者太阳，已脚步疲劳，

530 在西方把他一天炎热的工作结束了；

夜的先行夜猫也尖声叫；天已经不早；

牛和羊都已经进了圈，众鸟也都归了巢；

乌黑的云彩天空罩，昼光淡淡，夕阴浩浩。

这都说，咱们道晚安而分手的时候来到。

"现在我对你说声晚安，你也把礼还。 535
你若听我这句话，我就不吝一吻甜。"
于是她说了声晚安。他也果不食言，
未说再见，就使分离的甜蜜酬答实现。
她用两臂把他的脖子温柔地紧围力缠。
于是成一体的他和她，成一个的脸和脸。 540

他都没法儿喘气，就把身子力挣脱离，
挪开了红似珊瑚的唇，醇如玉醴的气。
她那饥渴的嘴，早把美味吸了个十足；
但虽淋漓尽致，她仍抱怨，说不过点滴。
他们一个饿得要晕去，一个饱得要胀死， 545
这样，唇和唇一块紧粘，他和她一齐倒地。

强烈的情欲，把不再抵抗的牺牲捉住。
她饕餮一般地大嚼，还是老嫌不满足。
她的唇乘胜征服，他的唇就听命屈服；
战胜者不论要多少赎金，他都不吝惜。 550
她那贪似鹰鹯的欲望，把价提得冲天起，
不吸尽他唇上丰富的宝藏，就不能停止。

她一旦尝到了战利品的甜蜜滋味，
就开始不顾一切，凶猛地暴掠穷追。
她的脸腾腾冒热气，她的血滚滚沸。 555

不计一切的情欲，竟叫她放胆畅为！
把所有的一切都付诸流水，把理性击退；
忘了什么是害羞脸红，什么是名誉尽毁。

他叫她累搂得又热闷、又困顿、又要晕，
560 就像野鸟，抚弄得太久了，变得很驯顺；
又像捷足的小鹿，被人穷追，精疲力尽；
又像闹脾气的孩子，哄好了，不再耍浑。
所以他现在伏伏贴贴，不抵抗，也不逃遁。
她虽不能尽所欲，却也尽所能大嚼一顿。

565 黄蜡不论冻得多么硬，经抟弄都要熔，
最后只轻轻一按，还能变成万状千形。
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
特别在情场中，得寸进尺，更得凭勇猛。
爱并不是一来就晕，和灰脸的懦夫相同；
570 它的对象越扎手，它的进攻就该越起劲。

他原先皱眉时，哦，她若轻易畏难而止，
那她就永也不会从他嘴上吸到玉醴。
爱人一定不要叫疾言厉色击退驱逐。
玫瑰还不是一样被采撷，尽管它有刺？
575 即便用二十把锁，把“美”牢牢地锁在密室，
“爱”也照旧能把锁个个打开而斩关直入。

为了把他赦宥，就势难再把他强拘留；
原来那可怜的傻孩子，直哀求放他走；
因此上她就决定，不再把他硬拽死搬，
和他告别，嘱咐他把她的心好好护守。 580
因为她指着小爱神的弓作证，赌下大咒，
说她那颗心，早已牢牢地嵌在他的心头。

"甜蜜的孩子，"她说，"我今宵凄凉怎生过？
因为，相思折磨我，怎能叫我把两眼阖？
爱的主人，你说，明天你可能再见着我？ 585
你说能吧，然后再把晤会的时间订妥。"
他对她说，他明天不能和她作幽期密约，
因为他打算着和几个朋友把野猪猎获。

"野猪！"她失声一喊；跟着她脸上的娇艳，
一下就让灰白掩，好像薄纱明、轻罗软， 590
笼得玫瑰羞晕浅。他的话叫她心惊战；
她连忙用两臂，把他的脖子款搂紧挽，
她一面这样缠，一面带着他用力往后搬。
于是只见，她仰卧地上，他就伏在她胸前。

她现在才算真正来到风月寨、花柳阵。 595
主将已经跨上了坐骑，要酣战把命拚。
谁知道她所想的，只是空幻，难以成真。

他虽已骑在她身上，却不肯挥鞭前进。
只弄得她的苦恼比坦塔罗斯① 还更难忍。
600　原来她虽到了乐土，却得不到乐趣半分。

可怜的鸟，看见了画的葡萄，以假为真，
弄得眼睛胀得要破，肚子却饿得难忍。
她就像这样，爱不见答，因而苦恼万分，
如同那鸟，瞅着水果，却可望而不可近。
605　她在他身上，既得不到她要的那股热劲，
她就不断地和他接吻，把他来撩拨勾引。

但都不成。好爱后，这可不能随你的心。
一切可以尝试的办法，她都已经用尽。
她费了如许唇舌，本应得到更多温存。
610　她是爱神，又正动爱劲，却得不到爱人。
"得了得了吧，"他说，"快放手。别挤得人要晕。
你这样搂住了我，真毫无道理，绝无原因。"

"如果你没告诉我，说要去把野猪猎获，
甜蜜的孩子，"她说，"你本来可以早走脱。
615　哎呀，你可要当心。我想你这是不懂得，
用枪扎凶猛的野猪，都会有什么后果。

① 宙斯的儿子，因杀子珀罗普斯以餉天神，被罚入冥土永受饥渴之苦，虽然身子浸在水中，头上悬着鲜果，但都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它的牙老剑拔弩张，为的便于往快里磨，
磨快了，好学杀生的屠夫，把屠宰的活作。

“它拱起的背上，有刚鬃硬毛，列戟摆枪，
密扎扎地直耸立，叫敌人看着心胆丧。 620
它的眼似萤火，怒起来便闪烁生光芒。
它的嘴专会破坏，到处一掘就是坟圹。
它受到了招惹，不论什么它都横冲直撞，
被它碰上，都要在它弯曲的长牙下身亡。

“它那肥壮的两膀，也有硬毛刚鬃武装， 625
厚实坚强，你的枪尖扎不透，也刺不伤。
它那粗而短的脖子，也不容易损毫芒。
它怒气一发，连狮子它都看得很平常。
长着尖刺的荆棘丛，和密接互抱的灌莽，
见它来也害怕，忙分开让路，叫它往前闯。 630

“你这美貌的面孔，它绝对不知道敬重。
虽然爱神的眼睛，对它痛爱、护惜、尊崇。
你柔嫩的手、甜美的唇、水汪汪的眼睛，
完美得世上的人无不惊奇，它却不懂。
你若叫它得了手，哎呀，它可要斗狠逞凶！ 635
它要把你的美貌，像地上的草一样乱拱。

"哦，让它在它那令人恶心的窝里躲着，
'美'和这样的恶魔，絶没有丝毫的瓜葛。
千万可别成心去和它麻烦，招灾惹祸。
640 一个人听朋友的忠告，只有幸福快活。
你一提起野猪的话来，我还并不是做作，
我真替你担惊受怕，吓得全身都直哆嗦。

"难道你没看见我的脸，一下变得灰白？
难道你没看见我的眼，满含恐惧疑猜？
645 难道我没晕过去，一下就栽倒在尘埃？
你不是伏在我怀里？难道你没觉出来，
我的心预知不妙，又跳又蹦，老不能安泰？
只像地震一样，把在我身上的你都直筛？

"因为，'爱'所在的心里，有好捣乱的'妒忌'，
650 自称为'爱'的卫士，给它警戒，把它护持，
要永远惹起虚惊，要永远煽动起叛逆；
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老大呼杀敌、杀敌；
使温存柔和的'爱'，也把热劲头冷却减低，
像凉水和湿气，把腾腾的烈火压制灭熄。

655 "性情乖戾的奸细，贩卖慽争的恶匪徒，
专把'爱'的嫩蕾幼芽戕害啮食的花蠹，
造谣生事、挑奸起火、搬是弄非的'嫉妒'，

有时把真话传播，又有时把谎言散布。
他在我的心里鼓动，在我的耳边上咕噜，
说我若是爱你，我就得为你的性命忧惧。　　660

“不但如此，他还在我眼前呈出幅画图。
画里出现的是一个愤怒凶暴的野猪，
在它那锋利的长牙下面，有一个形体，
和你的极相似，正仰面躺着，血肉模糊。
这血还把地上长的山花野卉濡染沾污，　　665
使它们悲伤哀毁，把身子低弯，把头低俯。

“我现在只想到这种光景，就全身发抖，
如果我想的成了真事，那我该怎么受？
这种想法，叫我这脆弱的心不禁血流。
‘忧愁’教给我，把未来的事，预先就看透。　　670
因此，你若明天一定要去和野猪作对头，
我可预言：你要一下送命，我要一生蒙愁。

“你若非去行猎不可，那你可得听我说；
只可向胆怯会跑的小兔，放出狗一窝；
或者把狐狸捉，它们只凭狡猾谋逃脱；　　675
或者把小鹿逐，它们见了人只会闪躲。
你只可在丘原，把这类胆小的动物猎获，
还得骑着健壮的马，带着猎犬去把围合。

“你若把目力弱的野兔赶起，你可注意，
680 看一下，那可怜的小东西，想逃避追敌，
怎样跑得比风还快，怎样想制胜出奇，
拐千弯，转万角，闪躲腾挪，旁突又侧驰。
它在篱落的空隙间，进进出出，扑朔迷离，
使它的敌人，像在迷宫里一样，错乱惊异。

685 “它有时跑进羊群里，和它们混成一队，
把嗅觉灵敏的猎狗，迷惑得不知其味；
又有时，就蹿到小山兔地下的深穴内，
使高声叫唤的追敌，暂时停止了狂吠；
又有时就和鹿群合，叫人难分它属哪类。
690 这真正是智谋出于急难，巧计生于临危。

“因为这样，它的气味就和别的兽混杂，
用鼻子嗅的猎狗，就无法断定哪是它，
只好暂停吠声嘈杂，一直到忙搜紧查，
才又把失去了的气味找得分明不差。
695 于是它们又狂吠起来，只闹得回声大发，
就好像另有一场追猎，正在天空里杂沓。

“这时，可怜的小兔，在远处的山上息足，
用后腿支身，叫前身拱起，把两耳耸立，
听一听它的敌人是否仍旧穷追紧逼。

霎时之间，它听见了它们的狂吠声起， 700
于是，它心里的难过，绝不能用笔墨表出。
只有那病已不治、听见丧钟的人可以比。

“这时只见那可怜的东西，满身露沾濡，
东逃西跑，侧奔横逸，曲里歪斜难踪迹。
丛丛恶荆棘，都往它那疲乏的腿上刺， 705
处处黑影把它留，声声低响使它停止。
因人一旦倒运，他就成了众人脚下的泥，
而且一旦成泥，就没有人肯把他再拾起。

“你好好地躺定，我还要说几句给你听。
别挣扎。我不许你起来，你挣扎也没用。 710
我要你把猎野猪看作是可恨的事情。
因此，我大谈道理，不像我本来的光景，
以此喻彼，用彼比此，彼此相比，层出不穷，
因为‘爱’，能对每样灾难悲愁，都解说阐明。

“我刚才说到了哪里？”他说：“不要管哪里。 715
只要放我走，就不管哪里，都首尾整齐。
夜已经过去了。”她说：“哟，那有什么关系？”
“我有几个朋友，”他说，“约好了正等我呢。
现在这样黑，我走起来，一定要摔跤失足。”
“夜是顶好的时候，”她说，“叫爱情使用目力。 720

“不过你若真摔倒，哦，那你这样想才好：
那是大地，爱你美貌，故意让你跌一跤，
叫你嘴唇贴地，她好乘机偷着吻你一遭。
即便君子，见了珍宝，也要眼馋把它盗。
725 因此，腼腆的狄安娜，用惨云愁雾把脸罩，
否则也难保不偷吻你，把一生的誓言抛。

“我现在才懂得，今夜为什么这样黑。
这是狄安娜害羞，掩起银光而自晦。
要等独出心裁的‘造化’被判逆天罪；
730 因为她从天上盗走模子，神圣尊贵，
成心和上天反对，按照模子造出你的美，
白天好叫太阳羞臊，夜里好叫月亮惭愧。

“因为这样，狄安娜就把命运之神收买，
叫她们把‘造化’的匠心绝艺摧毁破坏，
735 在美中间掺杂上畸形病态，疵瑕丑怪，
使纯洁的完好，和腌臜的缺陷并肩排，
使‘美’落入狂暴的恶运之手，被残酷虐待，
使她逢不幸，遭苦难，备受烦恼，历尽灾害。

“毒害生命的大疫，惑乱凶暴的狂易，
740 发烧的热病，使人委靡疲敝的疟疾，
耗损元气的痨瘵，如果沾染上身体，

便叫你血液沸腾，四肢痛楚骨支离；
还有生疮长痈，过饱伤食，罹忧患，遭悲凄，
都想置'造化'于死地，只因她把美赋与了你。

"这些疾病之内，即便是最轻微的一类，　745
也都能够经一分钟的侵袭，把'美'摧毁，
原先的俏形秀骨、雅韵清神、丽色香味，
并非偏好的人，都要认为奇异珍贵，
却一瞬就形销骨立，香消色褪，韵减神悴，
像山上的雪，在中午的太阳里一去不回。　750

"那些终身不嫁的女娘，尽管贞洁贤良，
誓绝尘缘奉神祠，永伴经卷守庵堂；
但是她们却一心想要世上发生人荒，
不肯育子女，叫青年少得像凶岁食粮。
咱们绝不学这种榜样。夜里辉煌的灯光，　755
本是把自己的油耗干了，才把人间照亮。

"若你未曾把你的后嗣毁灭在幽暗里，
那么按时光的正当要求，你该有后嗣。
但像你现在这样，你的身体不是别的，
只是张着大嘴的坟墓，要把后嗣吞噬。　760
如果真如此，那全世界就都要把你鄙夷，
因为你的骄傲，把这样美好的前途窒息。

"因此你若是自生自灭，同样无人赞同。
那是一种罪恶，坏过了兄弟阋墙之争，
765 坏过了不顾一切的人们，自戕把命送，
坏过了杀害亲子女的老子，绝灭人性。
腐蚀的臭锈，能把深藏的宝物消耗干净，
黄金如善于利用，却能把更多的黄金生。"

"得了吧！"阿都尼喊，"别这样越说越没完。
770 你这是又要把无聊的老话搬了又搬。
我那一吻，也算枉然，因为你说了不算。
你净扭着人要把事办，那也只是枉然。
因为，情欲的秽乳母——黑脸的夜晚——看得见，
你的高论放得越多，你也就越让我讨厌。

775 "假使爱情能使你长出来舌头两万条，
每一条都比你还伶牙俐齿，能说会道，
像淫浪的美人鱼，唱得使人神魂颠倒，
那我听来，也只能像耳旁风一样无效。
因为你要知道，我的耳朵给我的心保镳，
780 决不让任何淫词艳语，打进心房的内窍。

"怕的是，使人迷惑错乱的靡靡之音，
会深深侵入我这风平浪静的内心，
叫我这赤子的天真动情欲，生痴嗔，

把它的内寝搅得不安静，扰攘纷纭。
哦，女后，我的心不想愁烦苦闷，长呻短吟，　　785
它现在既然独寝，它只想能够睡得安稳。

"所有你讲的道理，哪一点我不能驳斥？
往危险那儿去的道路，永远光滑平直。
我对于'爱'并不是一律厌弃。我恨的是：
你那种不论生熟，人尽可夫的歪道理。　　790
你说这是为生息繁育，这真是谬论怪议。
这是给淫行拉纤撮合，却用理由来文饰。

"这不是'爱'。因为自从世上的淫奔不才，
硬把'爱'的名义篡夺，'爱'已往天上逃开。
'淫'就假'爱'的纯朴形态，把'青春之美'害，　　795
使它的纯洁贞正，蒙了恶名，遭到指摘。
这个暴戾的淫棍，把'美'蹂躏，又把'美'毁坏，
就像毛虫把幼芽嫩叶那样残酷地对待。

"'爱'使人安乐舒畅，就好像雨后的太阳，
'淫'的后果，却像艳阳天变得雨骤风狂；　　800
'爱'就像春日，永远使人温暖、新鲜、清爽，
'淫'像冬天，夏天没完，就来得急急忙忙。
'爱'永不使人餍，'淫'却像饕餮，饱胀而死亡。
'爱'永远像真理昭彰，'淫'却永远骗人说谎。

805 “我可以说的还很多，不过我不敢多说。
讲的题目很古老，讲的人却年轻嘴拙。
因此我这回却一点不错要和你别过。
我满脸含羞又带愧，满腹忧繁又愁多，
我听到了你这么些艳语淫词，猥亵邪恶，
810 觉得实在龌龊污浊，两耳一直烧得似火。”

他一面说，一面从她的香怀里挣脱，
离开她那玉臂的拥抱，酥胸的揉搓，
穿过昏暗的林隙，急忙往家里藏躲；
把爱后满怀痛苦地撂在那儿仰卧。
815 你曾看见过明星一颗，在中天倏忽流过？
爱后眼里的他，就那样在夜里一闪而没。

他人虽去，他的余影仍把她的眼光摄。
像岸上的人，和刚上了船的朋友告别，
老远看着；一直看到巨浪和天空相接，
820 排空直立，高如山岳，把他的视力隔绝。
无情的昏沉黑夜，就这样把他的身形截，
把她凝注的那个人包围吞噬，整个没灭。

她迷惘怔忪，好像一个人因为不小心，
一下失手，把珍贵的珠宝掉入了巨浸；
825 又像夜里的行人，走到阴森森的深林，

无端灯笼叫风吹灭，眼前只一片昏沉。
她就那样仰卧在暗地里，目又呆，口又噤。
只因为失去了能给她指路的少年英俊。

于是她用手捶胸，从心里发出呻吟声。
四周围的幽岫深洞，好像也起了骚动， 830
把她的长吁短叹萦回周旋，往来传送。
跟着哀怨四处生，深沉低重，山震谷鸣。
她发了几声唉唉，又说了二十声痛痛痛，
于是二十倍的二十声痛痛痛，和她呼应。

她听到回声起，就开始用号哭的调子， 835
临时随口唱出一段凄楚动人的歌词：
唱"爱"怎样使青年变奴隶，老人变呆痴，
"爱"怎样是愚中有智、智中有愚的东西。
她的歌儿永远以哀伤结束，以悲痛终止。
她的合唱队也永远同声应答，表示一致。 840

长夜已过，歌声还不断，真正叫人生厌。
情人的时光实际很长，虽然自觉很短。
他们那一套把戏，自己觉得趣味盎然，
就认为别人当此情此景，也同样喜欢。
他们的情谈，往往开了头，絮叨叨、腻烦烦， 845
没人能听得全，也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完。

除了无聊的声音，像唯唯否否不离口，
还有什么和她把漫漫的长夜一同守？
这种声音一叫就应，就像酒保的尖喉，
850 对那种性情乖僻的顾客，强把趣儿凑。
她若说，非唯唯，是否否，它们也就说否否；
她若说，是唯唯，非否否，它们决不说否否。

看！云雀轻盈，蛰伏了一夜感到不受用，
从草地上带露的栖息处，盘上了天空，
855 把清晨唤醒。只见从清晨银色的前胸，
太阳初升，威仪俨俨，步履安详，气度雍容。
目光四射，辉煌地看着下界的气象万种，
把树巅山顶，都映得黄金一般灿烂光明。

维纳斯对太阳早安说连声，把他接迎：
860 "你这辉煌的天神，一切光明的主人翁，
每一盏明灯、每一颗明星所以亮晶晶，
都因你借与光明，否则只有黑暗昏暝。
如今有个孩童，虽是凡间女子所育所生，
能借给你光明，和你借给万物光明相同。"

865 她这样说完，忙往一丛桃金孃林里赶，
一心只想，清晨的时光已经过了大半，
怎么没听见她的所爱，有任何消息传？

她倾耳细听，听他的号角和他的猎犬。
于是果然听见它们一齐大声猛叫狂喊。
她顺着它们的这吠声，急忙跑去不怠慢。　　870

在她往前跑去的时候，路上的丛灌，
有的摸她的脖颈，有的就吻她的脸，
又有的抓住她的腿，叫她难把路趱。
她用力挣脱了它们这种紧裹慢缠，
就好像树林中的麀鹿，乳头胀得痛又痠，　　875
连忙要赶到丛莽中藏着的麑鹿的身边。

她这时听出来，有大敌当前，背城死战，
就吃惊非浅；一个人，若忽遇毒蛇出现，
吓人地盘着，把他的去路恰恰挡得严，
他就要又哆嗦、又打战，挪一步都不敢；　　880
她觉到，群犬的吠声表示它们畏缩不前。
也就同样眼前生花，耳里雷鸣，身上乱颤。

她现在知道，所猎的决非动物弱小，
而一定是野猪粗暴，熊莽撞，狮骄傲。
因为吠声永远停在一处，又嘈又高，　　885
猎狗就在那儿带着恐惧狂嗥大叫。
原来它们看到了敌人那样地凶恶残暴，
便互相推让，谁都不肯去抢先登的功劳。

早已知道了。

霍拉旭　这样说来，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是去送死的了。

哈姆莱特　哎，朋友，他们本来是自己钻求这件差使的；我在良心上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是他们自己的阿谀献媚断送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强敌猛烈争斗的时候，不自量力的微弱之辈，却去插身在他们的刀剑中间，这样的事情是最危险不过的。

霍拉旭　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国王！

哈姆莱特　你想，我是不是应该——他杀死了我的父王，奸污了我的母亲，篡夺了我的嗣位的权利，用这种诡计谋害我的生命，凭良心说我是不是应该亲手向他复仇雪恨？如果我不去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蟊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

霍拉旭　他不久就会从英国得到消息，知道这一回事情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哈姆莱特　时间虽然很局促，可是我已经抓住眼前这一刻工夫；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说一个"一"字的一刹那之间了结。可是我很后悔，好霍拉旭，不该在雷欧提斯之前失去了自制；因为他所遭遇的惨痛，正是我自己的怨愤的影子。我要取得他的好感。可是他倘不是那样夸大他的悲哀，我也决不会动起那么大的火性来的。

霍拉旭　不要作声！谁来了？

奥斯里克上。

奥斯里克　殿下，欢迎您回到丹麦来！

就像醉汉，仿佛不论何事，都用心考虑， 910
然而，他的脑子里却一样也没认真考虑，
忙忙碌碌，乱抓一起，却半点也没有头绪。

她先看到，在一丛灌莽里，趴着狗一条，
她就对那疲乏的畜生把它的主人要。
又看到另一条，想把血淋淋的伤舔好， 915
因为治含毒素的伤，这种疗法最有效。
又找到第三条，只见它面目凄怆神伤悼，
她问它话，它只呜呜狂吠长嗥，作为回报。

它刚停止了这样逆心刺耳的长嗥，
另一个厚唇下垂的畜生，抑郁懊恼， 920
也朝着苍天一阵一阵地呜呜哀号。
于是一个接一个，都一齐开始狂叫；
原先直耸的尾巴，都紧贴身后往地上扫；
咬伤了的耳朵直甩动，血涌不止似海潮。

你曾见过，世上有些可怜的愚夫俗子， 925
看到妖魔鬼怪、异兆奇象，便惊慌失据，
带着恐惧之心，把它们长久观望注视，
一心只怕将要发生可怖的祸殃灾异。
同样，眼前的景象，叫她倒抽了一口凉气，
接着又把气叹出，向死神大大发泄悲凄。 930

"你这狰狞的魔君，枯肉嶙嶙，白骨嶙嶙，
专和爱作对头，狠毒的化身，"她骂死神。
"地上的毒蛇，世间的骷髅，连笑都吓人。
你为何把美扼杀，把他的生命暗中侵？
935 他活着的时候，本来气息清香，容貌聪俊，
能叫紫罗兰都增芬芳，玫瑰花都增艳润。

"他若是死了——哦，不可能，他不可能死。
难道你看到他那样美，还不知自制？
但也可能。因为你本来是有目无珠，
940 你只狠毒恶辣地胡砍乱扎，视而无睹。
你的对象本是老迈衰弱，但你无的放矢，
因此你的毒箭杀害了的却是一个孺子。

"你若曾经警告过他，他就会和你答话，
那样你听到了他，你的威力就要消煞。
945 命运之神因你这一着，定要把你咒骂。
她们本来叫你除莠草，你却拔了鲜花。
向他发的应该是爱神的金箭，色丽彩华，
不应该是死神的黑箭，阴森地把他射杀。

"难道你饮泪解馋，才涌起如许的泪泉？
950 悲愁的呻吟，于你会有什么好处可言？
那一双眼，本是教给许多眼如何顾盼，

的事。好，您怎么说？

奥斯里克　我是说，您不是不明白雷欧提斯有些什么特长——

哈姆莱特　那我可不敢说，因为也许人家会疑心我有意跟他比并高下；可是要知道一个人的底细，应该先知道他自己。

奥斯里克　殿下，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武艺；人家都称赞他的本领一时无两。

哈姆莱特　他会使些什么武器？

奥斯里克　长剑和短刀。

哈姆莱特　他会使这两种武器吗？很好。

奥斯里克　殿下，王上已经用六匹巴巴里的骏马跟他打赌；在他的一方面，照我所知道的，押的是六柄法国的宝剑和好刀，连同一切鞘带钩子之类的附件，其中有三柄的挂机尤其珍奇可爱，跟剑柄配得非常合式，式样非常精致，花纹非常富丽。

哈姆莱特　您所说的挂机是什么东西？

霍拉旭　我知道您要听懂他的话，非得翻查一下注解不可。

奥斯里克　殿下，挂机就是钩子。

哈姆莱特　要是我们腰间挂着大炮，用这个名词倒还合适；在那一天没有来到以前，我看还是就叫它钩子吧。好，说下去；六匹巴巴里骏马对六柄法国宝剑，附件在内，外加三个花纹富丽的挂机；法国产品对丹麦产品。可是，用你的话来说，这样"押"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远处猎人高声喊起，
从未有乳母的歌声能叫婴儿更欢喜。
975　她原先想象之中的一切恐惧和疑虑，
都叫这一声喊排斥；希望并非全绝迹。
这种死而复生的欢心，叫她又生出喜意，
奉承她说，喊出这一声的，一定是阿都尼。

于是她那像潮水的眼泪，回澜闭闸，
980　在眼里暂藏，像在椟中的珍珠无价。
只偶有晶莹明澈的泪珠，慢慢流下，
但一到脸上就融化，好像不肯让它
往肮脏的地面上流，往污秽的尘土中洒，
因为珠圆玉润的泪，怎能洗净地的邋遢？

985　唉，不轻置信的爱，你好像难推诚相待，
同时却又好像无言不採：看来真奇怪。
走极端、尽极限的是你的快乐和悲哀。
绝望和希望，同样弄得你滑稽又痴呆。
你想入非非，把快乐胡琢磨，来宽慰心怀。
990　又离奇地琢磨悲哀，弄得自己死去活来。

她现在把她已织成的东西又都拆开，
因为阿都尼还在，那死神就无可指摘。
她刚才说他一钱不值并非她的本怀。

她现在给他那可恨的名字贴金敷彩。
她叫他坟之国王，国王之坟，把他来推戴。 995
一切有生，他最尊贵，他应受到一切崇拜。

“甜美的死神，”她说，“刚才的话都是胡扯。
因为，我看到了野猪——那个残暴的家伙，
就吓得直打哆嗦，所以我请你原谅我。
那东西，不懂什么叫仁慈，只一味凶恶。 1000
因此，温柔的黑阴影，我得对你把实话说：
我怕我的所爱遭不幸，才对你大动唇舌。

“那不是我的错。野猪惹得我乱道胡说。
无形影的掌权者，有怨气请对它发作。
侮辱冤枉你的，本是那个肮脏的家伙。 1005
我只受命执行，它才是诬蔑的主使者。
悲痛本来有两条长舌。像女人那样软弱，
若无十人的本领，就难把二舌制伏束缚。”

这样，她因为希望阿都尼还在世上，
就把原先莽撞的恐惧疑虑渐渐扫光； 1010
又因为希望他的美将来更灿烂辉煌，
还卑躬屈节地把死神又奉承、又赞扬，
把死者的坟穴、墓志、碑碣、雕像和行状，
死神的胜利、凯旋和荣光，都大讲而特讲。

1015　“哦，天帝啊，”她说，“我真正是拙笨愚蠢，
竟能因疑虑惊惧而思想乱，头脑昏，
把活人当死人。其实他要永远长存，
除非一切尽毁灭，天地万物共沉沦。
因为他若一旦死去，‘美’也就要同归于尽。
1020　‘美’若一死，宇宙也就要再一度混乱浑沌。

“唉唉，痴傻的‘爱’，你老满怀的恐惧疑猜，
就像身带珠宝的人，有盗贼四外徘徊；
耳不能闻、目不能见的琐细微小事态，
你那忐忑的心却偏能胡测度，瞎悲哀。”
1025　刚说到这里，只听得欢乐的号角声传来，
她于是不觉欢跃，虽然刚才还身在苦海。

她飕地跑去，就像鹞鹰一掣而不可制，
步履轻盈，经过的地方草都照旧直立。
她正匆匆前奔，却不幸一下看在眼里：
1030　她那俊秀的所爱，在野猪的牙下身死。
她一见那样，双目立刻失明，好像受了电殛；
又像星星不敢和白日争光，一下退避躲起；

又像一个蜗牛，柔嫩的触角一受打击，
就疼痛难忍，连忙缩回到自己的壳里，
1035　在那儿蜷伏，如同憋死一样屏气敛息，

过了好久好久，还不敢再把头角显露。
她当时一看到他这样血淋漓、肉模糊，
她的眼睛就一下逃到头上幽暗的深处，

在那儿它们把职务交卸，把光明委弃，
全听凭她那骚动的脑府来安排处治。 1040
脑府就叫它们和昏沉的夜作伴为侣，
不再看外面的景象，免得叫心府悲凄。
因为她的心，像宝座上神魂无主的皇帝，
受眼睛传来的启示，呻吟不止，愁苦欲死。

于是所有的臣子，也无不战栗俯伏， 1045
好像烈风闭在大地之下，硬夺出路，
就引起了地震和海啸、山崩和水沸，
把人吓得身出冷汗，吓得心乱无主。
她的心就这样骚乱，使四肢百骸齐惊怖，
于是她的眼光又从潜伏的暗室中射出。 1050

她又看见了本来不愿看的极惨奇丑：
野猪在他的嫩腰上扎的那个大伤口。
原先白如百合的地方，现在殷红渍透，
好像伤口为他悲痛，血泪喷洒无尽休。
在他身旁，不论是花是草，不论是苗是莠， 1055
好像无不染上他的血，像他一样把血流。

可怜的维纳斯，看到花草都惋惜、同情；
她的头垂在肩上，软绵绵地不能直挺。
她只哑然无声伤悼，像癫了一般悲痛，
1060 她还以为他不会死，还认为他有活命。
她的嗓子忘了如何发声，骨节也不会动。
她的眼一直哭到现在，都哭得如痴似疯。

她对他的伤，目不转睛地一直细端详；
眼都看花了，把一处伤看作了三处伤。
1065 她对自己的眼申斥，说不该胡乱撒谎，
把完好的地方说成血肉模糊的模样。
他的脸好似成了两个，肢体也像成了双；
因为心里一慌，看东西就往往渺渺茫茫。

"只死了一个，我就已说不出来地悲痛，
1070 哪能受得了两个阿都尼身卧血泊中？
我已经无余气可再叹，无余泪可再倾。
我两只眼火一样红，一颗心铅一般重。
铅一般的心啊，顶好叫这火一样的眼烧熔！
这样，我便可随热爱滴滴化去，了却一生。

1075 "唉！可怜的人世！你失去的是甚样珍异！
哪里还有秀美的人物值得瞻仰顾视？
哪里还有语声能那样悦人耳，快人意？

不论将来，不论过去，你都再一无可取。
花儿固然芬芳清逸，绚烂璀璨，鲜艳美丽，
但是真正甜蜜的美，却只和他同生共死。 1080

“从现在起，你再不需要披面纱，戴帽子，
因为风和日，不会用尽方法想去吻你。
你本无可畏惧，只因为你本无可丢失。
对于你，日只瞋之以目，风只嗤之以鼻。
但阿都尼生的时候，多情的峭风和烈日， 1085
却像两个隐在暗处的贼，掠夺他的美丽。

“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不得不戴帽子，
但辉煌的太阳，偏从帽子下面窥视。
风也吹他的帽子，想要把帽子吹去，
以便和他的鬈发游戏。于是他哭泣。 1090
太阳和风一见他如此，便怜他年幼齿稚，
又看谁能把他的泪先擦干了，互相比试。

“狮子为赏识他的美，在篱后偷偷跟随，
不敢露面儿，恐怕他见了惊吓而后退。
他唱歌的时候，猛虎听见了也都心醉， 1095
变得老实、温柔、驯顺，不像个兽中之魁。
狼正大嚼牺牲，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优美，
也停止了饕餮，一天都不再和羊羔作对。

“他若溪边暂立闲行，把影子映在水中，
1100 鱼都聚在影子上面，展金鳃唼喋涵泳。
他在鸟儿跟前，鸟儿也又喜悦、又欢腾，
有的唱歌给他听，有的就用尖喙轻灵，
给他含来桑椹丛丛，或者樱桃又圆又红。
他把秀色供它们赏，它们就用果子回敬。

1105 “但是这个狰狞龌龊、嘴如刺蝟的野猪，
却老把眼睛瞅着地上，到处寻找坟墓。
阿都尼秀美的好皮囊，它永无法目睹。
你若不信，请看它要怎样迎接阿都尼：
如果它能看见他的脸，那我决深信不疑，
1110 它就一定想要吻他，而因吻他把他害死。

“不错，不错，阿都尼就这样叫它害死：
原先他用尖枪，朝着野猪刺去之时，
野猪并没想要在他身上磨牙砺齿。
它只想用接吻的方式，把他来阻止，
1115 哪知多情的野猪刚把嘴往他腰上一触，
就不知不觉，把牙扎到他那柔嫩的鼠蹊。

“我得承认，我的牙若长得和野猪一样，
那我早就要因为吻他而叫他把命丧。
他现已不在世上，他的青春大梦一场，

永未给我的青春福祥，叫我更觉悲伤。” 1120
她说到这里，就一下倒在她站的那地方，
他开始凝固的血，也染在她美丽的脸上。

她往他唇上望，他的唇灰白非复旧样；
她拉他的手，他的手早已经僵硬冰凉；
她在他耳旁低声细说她的忧怨悲伤， 1125
仿佛他的耳朵还能听见她哀诉愁肠；
她把他紧紧贴在眼上的眼皮分掰成两，
只见原先那两盏灯已经熄灭，昏暗无光。

那本是两面明镜；她曾见自己的倩影，
不止千回万遍，在那里面玲珑地反映。 1130
它们本是眼中之英，但一旦失去功能，
所有的美，就永远也起不了美的作用。
“你虽已死，白日却仍旧一样地清澈晶明，
你万世的俊英啊！”她说，“这真是要我的命！

“你今既已丧命，那我可以预言一通： 1135
从此以后，‘爱’要永远有‘忧愁’作随从；
它要永远有‘嫉妒’来把它伏侍供奉。
它虽以甜蜜始，却永远要以烦恼终。
凡情之所钟，永远要贵贱参差，高下难同，
因此，它的快乐永远要敌不过它的苦痛。 1140

"它永要负心薄倖、反复无常、杨花水性；
要在萌芽时，就一瞬间受摧残而雕零；
它要里面藏毒素，却用甜美粉饰外形，
叫眼力最好的人，都受它的朦骗欺哄；
1145 它能叫最强健精壮的变得最软弱无能；
叫愚人伶牙俐齿，却叫智士不能出一声。

"它要锱铢必较，却又过分地放荡奢豪；
教给老迈龙钟的人飘飘然跳踊舞蹈，
而好勇狠斗的强梁，却只能少安勿躁；
1150 它把富人打倒，却给穷人财物和珠宝；
它温柔得一团棉软，又疯狂得大肆咆哮；
它叫老年人变成儿童，叫青年变得衰老。

"无可恐惧的时候，它却偏偏要恐惧，
最应疑虑的时候，它却又毫不疑虑；
1155 它一方面仁慈，另一方面却又狠戾；
它好像最公平的时候，它就最诈欺；
它最驯顺热烈的时候，它就最桀骜冷酷；
它叫懦夫变得大胆，却叫勇士变成懦夫。

"它要激起战事，惹起一切可怕的变故；
1160 它要叫父子之间嫌隙日生，争端百出；
一切的不满，它全都尽力地护持扶助，

它们臭味相投，惟有干柴烈火可仿佛。
既然我的所爱还在少年，就叫死神召去，
那么，一切情深的人都不许有爱的乐趣。”

她说到这里，躺在她旁边的那孩子， 1165
慢慢地烟消雾散，只化得无踪无迹。
于是，从他洒在地上的那片血泊里，
一棵鲜红雪白相间的花一下涌起，
非常地像他那种鲜丽红艳的圆圆血滴，
在他那雪白的双颊上现出，分明又清晰。 1170

她低下头去，闻那棵鲜花发出的香气。
她把这种香气和他当日喘的气比拟，
她说：死亡既使阿都尼和她两下分离，
那她的香怀就要从此永供这花栖息。
她把花枝折，只见折的地方绿汁流不止。 1175
她说，这就是花的泪水，为死去的他惋惜。

“儿子已经很香，你父亲却比你还要香；
可怜的花，”她说，“你和你父亲完全相像，
他就是有一丁点儿烦恼，就流泪悲伤。
他抱定了自生自灭、自存自亡的愿望。 1180
这也是你的愿望。不过有句话你不要忘：
他的血就把你化，我的怀就要把你抚养。

"你父亲当日的床榻，就安在我的怀中，
你是他的继承人，这床理应归你受用。
1185 所以，你要在这个软摇篮里安身立命。
我这跳动的心，要日夜给你把它摆动。
我每一点钟里面要连一分钟也都不停，
和我甜蜜的所爱化的花接吻，把它抚弄。"

她对尘世已厌倦，就匆匆起身无留恋，
1190 驾起那两只鸽子，要离开纷扰的人间。
她在车上坐好，鸽子立刻往空中盘旋，
拉着香辇轻蒨，通过天宇寥廓路漫漫，
朝着巴福斯① 的去程，把莽莽尘寰抛得远。
在那岛上，爱后打算静居深藏，不再露面。

① 塞浦路斯岛上的古城名，建有维纳斯神庙。

鲁克丽丝受辱记

杨 德 豫 译

献　与

扫桑普顿伯爵兼提齐菲尔男爵
亨利·娄赛斯雷阁下

我对阁下的敬爱是没有止境的；这本没有头绪的小书，只显示这种敬爱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是您高贵的秉性，而不是这些鄙俚诗句的价值，保证拙作得蒙嘉纳。我已做的一切属于您；我该做的一切属于您；凡为我所有者，也就必定属于您。我若更有才能，我对您也会更有价值；目前，却只能照现有的情况，将这一切奉献给阁下。谨祝阁下延年益寿，福祚绵绵。

阁下的忠仆

威廉·莎士比亚

故事梗概*

路修斯·塔昆纽斯①（他由于极端倨傲，被称为"塔昆纽斯·苏佩布斯"②）用凶残手段将其岳父塞维乌斯·图琉斯置于死地之后，违反罗马的法律和常规，不曾征得或俟得人民的同意，径自攫取了王位。后来，他率领诸王子和罗马其他贵族，去围攻阿狄亚城③。在攻城战役中，一天晚上，罗马众将领在王子塞克斯图斯·塔昆纽斯的营帐里聚会；晚饭后闲谈时，每人都夸耀自己夫人的美德，其中柯拉廷努斯④更盛赞其妻鲁克丽丝贞淑无比。在这种愉快心情里，他们并辔向罗马疾驰，意欲借此意外的突然到达，来验证各自的夫人对这种赞誉是否当之无愧。结果发现：惟独柯拉廷努斯的妻子深夜仍

---

* 《故事梗概》是作者自己写的。

① 根据古罗马传说，路修斯·塔昆纽斯（或塔昆）是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他在谋杀岳父、篡据王位后，暴虐无道，民怨沸腾。公元前509年，因其子奸污鲁克丽丝，激起公愤，他和他的家族被放逐，王朝被推翻，罗马共和国遂告成立。

② "苏佩布斯"即"自大狂"之意。

③ 阿狄亚城在罗马以南二十四英里。

④ 柯拉廷努斯（或柯拉廷）是国王路修斯·塔昆纽斯的外甥。

率侍女纺绩，其他贵妇则正在跳舞、饮宴或嬉游。于是众贵族一致承认了柯拉廷努斯的优胜，一致首肯了他的夫人的令名。这时，塞克斯图斯·塔昆纽斯已因鲁克丽丝的美貌而动心，但暂时遏制欲念，偕众人返回军营；不久，他就私自离开营地，来到柯拉廷城堡①，凭他王子的身份，受到鲁克丽丝优渥的款待，并在城堡中留宿。当夜，他背信弃义地潜入鲁克丽丝的卧室，强暴地污辱了她，而于翌日凌晨仓皇遁去。鲁克丽丝悲恸欲绝，火速派遣两名信差，其一到罗马去请她父亲，其二到军营去请柯拉廷。他们两个，一个由裘涅斯·勃鲁托斯②陪同，另一个由浦布琉斯·瓦勒柔斯③陪同，来到城堡，发现鲁克丽丝披着丧服，便惊问她悲痛的原因。她首先叫他们立誓为她复仇，然后揭露了罪犯的名字及其罪行，接着便猝然举刀自杀。在场的人们目睹这一惨变，便一致宣誓：要把十恶不赦的塔昆家族一举摈除。他们抬着死者的尸身来到罗马，由勃鲁托斯将这一惨祸的祸首及其罪行告知人民，并严厉抨击国王的暴政。罗马人民怒不可遏，经口头表决，一致同意将塔昆家族的人尽行放逐，国政遂由国王转入执政官之手。

---

① 柯拉廷城堡在罗马以东十英里。

② 裘涅斯·勃鲁托斯，传说中的罗马贵族。他的父亲和长兄都被路修斯·塔昆纽斯杀害，他伪装痴呆，得免于难。塔昆王朝被推翻后，他和柯拉廷努斯共同担任罗马第一任执政官。

③ 浦布琉斯·瓦勒柔斯，罗马很有名望的绅士。柯拉廷努斯退隐后，他曾担任执政官。

鲁克丽丝受辱记

淫念熏心的塔昆，从罗马军营溜号，
离开被围的阿狄亚，潜赴柯拉廷城堡；
不可凭恃的邪欲，举双翼将他引导；
他急急忙忙赶路，揣着无光的火苗——
这火苗藏在灰烬里，只等时机一到，　　5
会燃起烈焰一团，前去紧紧环抱
柯拉廷贞淑的妻子——鲁克丽丝的纤腰。

也许，偏偏不幸，正是这"贞淑"的美名
勾起了塔昆的情欲，犹如给利刀添刃；
只因不智的柯拉廷，不应该百般赞颂　　10
是何种无与伦比的，明丽的嫩白与嫣红
显耀在她的脸上——那是他仰慕的天穹；
那儿，伊人的星眸，亮似天国的银星，
以冰清玉洁的柔辉，向他效忠致敬。

只因前一天夜晚，在塔昆王子的帐幕，　　15

他不该向众人揭示他所享有的艳福，
说是上天赐予他无比珍贵的财富——
与这美貌的淑女，结成美满的眷属；
他矜夸他的幸运，口气高傲而自负，
20 说是帝王贵胄们尽管威名卓著，
他们却休想匹配这位无匹的仙姝。

世间有几个幸运儿，曾尽情享受欢悦！
即使让人享有了，欢悦也易于幻灭，
急遽有如清晓一珠珠银白的露液，
25 在骄阳金辉凌迫下，消失得不知不觉。
还未曾好好开始，便只得草草了结。
淑女的丽质荣名，托庇于主人的肘腋，
未免防护欠周，难抵挡万般罪孽。

不需滔滔的辩才，不需娓娓的谈吐，
30 "美"本身自有权威，把睽睽众目说服；
那么，柯拉廷又何苦喋喋不休地申述，
在稠人广众之间，赞颂那无双的宝物？
既然那稀世之珍，是他独占的财富，
就应该深藏不露，谨防觊觎的耳目，
35 为什么它的主公，偏将它广为传布？

他自夸艳福无比——做鲁克丽丝的主君，

也许，这恰恰怂恿了倨傲的王子塔昆；
人们邪念的萌动，往往导源于耳闻；
也许，由于这王子艳羡这异宝奇珍，
无情的对比刺痛了他那高傲的自尊—— 40
品位较低的臣属，竟能够夸耀他们
享有他们的尊长也不曾享有的福分。

若不是这些缘由，必另有非分的念头
暗地里挑逗指使，促成这鲁莽的步骤：
把他的显赫地位、荣誉、功业、亲友， 45
一股脑儿丢在脑后，只顾狂奔疾走，
为平息炽烈的情欲，急切地求索不休。
这轻狂欲念的热焰，会卷入悔恨的寒流，
过早的萌芽会凋萎，永没有长大的时候！

这王子来到城堡，来到柯拉廷邸宅， 50
受到了鲁克丽丝殷勤优渥的接待；
只见她的面颊间，"美"与"德"互相比赛，
争辩着：她的声誉，是靠谁撑举起来；
当"德"自鸣得意，"美"就羞红了脸腮；
当"美"嫣然炫耀那一片绯红的霞彩， 55
"德"就轻蔑地涂染它，给它抹一层银白。

"美"以维纳斯的白鸽作为凭证和理由，①

说“德”占有的白色，应该归“美”所有；
对“美”占有的红颜，“德”也提出要求，
60 说红颜本来属于“德”，由“德”亲手传授
给芳华盛放的少女，让两颊红白相糅，
让红颜充当金盾，当羞辱来犯的时候，
它就要挺身防守，把白色掩护在身后。

“德”的莹洁的白色，“美”的浓艳的红装，
65 在鲁克丽丝脸上，勾出瑰丽的纹章；
红颜、白色都争做两种颜色的女王，
为证明它们的权柄，追溯到远古洪荒。
争夺王位的雄心，使它们互不相让；
双方威力都强大，真个是旗鼓相当，
70 时而这一方占先，时而那一方居上。

塔昆仿佛瞧见了：百合与玫瑰的兵丁②
以她的秀颊为战场，进行着无声的战争；
这两支纯正的队伍，围住他奸邪的眼睛；
在两军对垒之中，惟恐丢失了性命，
75 这卑怯败北的俘虏，向两军屈服投诚；③

---

① 维纳斯的车辇由两只鸽子牵挽，已见《维纳斯与阿都尼》第1190行，见第424页注①。

② “百合”代表白色，“玫瑰”代表红颜。

③ “俘虏”，指“奸邪的眼睛”。

它们发现擒获的是一个冒牌的谬种，
宁可将它放走，也不愿奏凯庆功。

这时他不禁想起：她丈夫的俗调凡腔，
虽盛赞她的美貌，其实是将她诬枉；
有如悭吝的浪子，难将这重任承当， 80
他那贫乏的口才，远不配将她颂扬。
对这丽质的礼赞，柯拉廷亏下的欠账，
心神眩惑的塔昆，用玄思遐想来补偿，
他睁着惊奇的两眼，张口结舌地凝望。

这位人间的圣徒，受到这魔鬼的崇奉， 85
对这伪善的朝拜者，不曾有些许疑心；
纯净无瑕的心灵，难得做一场噩梦，
没上过当的鸟雀，不惧怕诡秘的幽林；
无邪的鲁克丽丝，安心接待了贵宾，
以殷勤和悦的风度，向王子表示欢迎； 90
他外貌温文有礼，看不出内心奸佞。

他用尊贵的身份，掩饰歹恶的心机，
将他卑劣的罪孽，藏入威严的外衣；
他不曾显露什么逾越礼法的形迹，
只除了有时眼睛里流露过多的惊奇； 95
眼睛已享有一切，仍未能餍足心意；

虽豪富却又似贫穷，贪欲永远无底，
攫取的已经太多，仍渴求更多的东西。

但她从未遭遇过陌生人目光的窥伺，
100 从含情欲语的双眸，看不出任何暗示；
这一本奇异的图书，书页边写有注释，①
而她却不曾领悟那幽微闪烁的奥旨；
她全未虑及钓钩，她从未触及诱饵；
她只见塔昆的两眼，在天光白日中注视，
105 那轻狂目光的含意，她却茫然不知。

他向她耳边述说：意大利这片沃土上，
她丈夫战功赫赫，博得了新的荣光；
他用谀词来赞美柯拉廷崇高的声望，
说他的勇武气概，更使他威名远扬，
110 头戴胜利的花冠，身披受创的戎装；
她听了，把手儿举起，表达内心的欢畅，
为他的这番成就，默默地祝谢上苍。

塔昆不动声色，隐藏起真实图谋，
信口胡诌了一篇前来造访的借口；
115 在他晴朗的天空里，始终也不曾闪露

① 这里是把王子的脸比作"图书"，把他的眼神比作页边的"注释"。《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三场也用过同样的比喻。

预示风暴将临的阴霾滚滚的征候；
直到浓黑的夜晚——恐怖和畏惧的母后，
舒展晦冥的暗影，覆罩无垠的宇宙，
在穹窿为顶的狱里，把天光白日幽囚。

于是塔昆被引到供他安寝的处所， 120
自称身子困乏，精神也不复振作；
因为他晚餐以后，与鲁克丽丝对坐，
交谈了不短的时光，不觉把夜晚消磨；
如今浓重的睡意，与生命的精力相搏；
人人到这个时辰，都要上床安卧， 125
只有窃贼、忧虑者、骚乱的心灵醒着。

塔昆就属于这一伙，睡不着，心里嘀咕，
盘算着：要满足心愿，会遇到哪些险阻；
他明知希望微茫，不如抽身退步，
却还是断然决定：让心愿得到满足； 130
获利无望的时候，会更加惟利是图；
只要预期的犒赏是一宗名贵的宝物，
哪怕有性命之忧，也全然置之不顾。

贪多务得的人们，痴迷地谋求取到
那尚未取到的种种，原有的却执掌不牢， 135
那已经取到的种种，便因此松脱、丢掉；

他们贪求的愈多，他们占有的愈少；
或是占有的虽多，而由于填塞得过饱，
结果是痞积难消，反而备尝苦恼，
140 他们是假富真穷，成了破产的富豪。

人人都希求荣誉、财富、安宁的晚景，
而为了赢得它们，要经历险阻重重，
有时为它们全体，丢弃其中的一种，
有时为其中一种，将全体丢弃一空；
145 鏖战时激情如火，为荣誉可舍生命；
为财富可舍荣誉；财富常招致纷争，
终于毁灭了一切，一切都丧失干净。

我们若肆意贪求，来满足某种希冀，
也就迷失了本性，不再是我们自己；
150 当我们资财丰裕，可憎的贪婪恶癖
偏叫人想到缺欠，把我们折磨不已；
这样，对已得的资财，我们置之不理；
只因少了点聪明，我们且取且弃，
通过不断的增殖，变成一贫如洗。

155 如今昏聩的塔昆，必得走这步险棋——
为成全他的淫欲，而断送他的荣誉；
为了满足他自己，必得毁弃他自己；

丧失了自信自尊，真诚又从何谈起？
既然他自戕其理智，甘愿在尔后的时期
苦度悲惨的生涯，长遭世人的唾弃， 160
又怎能指望别人对待他不偏不倚？

夜深人静的时刻，已经悄悄来临，
困倦昏沉的睡意，合拢了众人的眼睛；
没一颗可意的星儿，肯挂出它的明灯，
只有枭啼与狼嗥，预告死亡的凶讯—— 165
枭与狼攫捕羔羊，正好趁这个时辰；
纯良温雅的意念，都已寂然入定，
淫欲和杀机却醒着，要污辱、屠戮生灵。

情焰正炽的王子，这时便一跃起床，
把他的那件披风，匆匆搭在胳臂上； 170
在"邪欲"与"畏惧"之间，昏昏然犹豫彷徨——
前者婉媚地煽惑，后者怕引起祸殃；
然而，朴实的"畏惧"，惑于情焰的魔障，
虽也曾再三再四劝主人抽身退让，
到头来终归败北，挡不住"邪欲"的癫狂。 175

塔昆在一块燧石上，轻轻敲击着宝剑，
让那冰冷的石头，爆出了火星点点，
这时他略不迟延，将一支蜡炬点燃，

让它像北极星那样，指引他淫邪的两眼；
180 对着闪烁的烛火，他从容果决地开言：
“这块冰冷的顽石，我逼它冒出火焰，
同样，对鲁克丽丝，我也要逼她就范。”

脸色因恐惧而苍白，他真真切切地预计
他这可憎的图谋将招致的种种危机；
185 在他纷乱的内心，他反反复复地猜疑，
盘算着：这桩恶行，会带来什么忧戚；
终于，以轻蔑的神情，他干干脆脆地鄙弃
这毫不足恃的依托——这随泄随消的淫欲，①
于是正直地钳制了这种不正直的心意：

190 “荧荧悦目的蜡炬，快收敛你的光芒，
莫让这光芒遮暗了那比你更亮的形象！
在犯罪以前死去吧，亵渎神明的狂想！
莫让那完美的圣物沾染上你的肮脏！
向那洁净的庙堂，献上洁净的仙香；
195 有什么行为玷污了爱情的雪白衣裳，
纯良正直的人们就该痛责其刁妄。

“给骑士的身份贻羞，叫雪亮的刀枪受辱！

① 此行据基特里奇(Kittredge)注释译出。

使我地下的祖先，蒙受难堪的亵渎！
这侮慢神明的恶行，有无穷后患隐伏；
我横戈跃马的男儿，岂能做柔情的俘虏；　　200
要具有真正的品德，才算得真正的勇武；
我若是胡作非为，这卑劣罪行的垢污
会留痕在我脸上，会刻入我的肌肤。

"是的，纵然我死了，丑名会继续留存，
成为我金质纹章上一块刺目的斑痕；①　　205
纹章官将要设计某种可憎的纹印，
表明我如何愚妄，又如何色令智昏；
因这一耻辱的标记而含羞抱恨的子孙
会诅咒我的枯骨，也不怕'不孝'的罪名，
惟愿我——他们的先人，不曾在世上出生。　　210

"就算我如愿以偿，又有什么能得到？
飞逝的欢情像幻梦，像空气，又像水泡！
谁肯以一星期悲悼，买来一分钟欢笑？
或为了一件玩意儿，把永生的灵魂卖掉？

① 在古代欧洲，常授予贵族或绅士家族以世袭的"家族纹章"（也可译为"家徽"或"族徽"），上面画着图案或写着格言。骑士的纹章常绘于军服上。如果这一家族的重要成员有了不名誉的行为（例如，对妇女犯有暴行），就要在他们的家族纹章上增添一种特殊的记号，以示儆戒。下文"可憎的纹印"、"耻辱的标记"即指此。负责设计、记录和解释各种纹章的官员，称为"纹章官"。

215 谁肯把葡萄藤拆毁，只为了尝一颗甜葡萄？
有哪个痴愚的乞丐，会这样不知分晓——
为了摸一摸王冠，情愿被御杖击倒？

“柯拉廷若在睡梦中，梦见我此行的目的，
岂不会惶遽地醒来，怀着狂暴的愤激，
220 匆促地赶回城堡，制止这卑污的主意，
制止这无端的侵犯——对美满姻缘的袭击，
这伤害贤人的灾祸，这玷辱青春的污迹，
这绵延无尽的羞耻，这扼杀贞节的暴力，
这种千秋万世永遭谴责的罪戾？

225 “有朝一日你指控这桩污黑的罪孽，
我的口才编得出什么理由来辩解？
我的舌头会沉默，我的视力会消歇，
脆弱的骨节会震颤，欺诈的心房会流血！
罪行是这般严酷，恐惧却更为酷烈，
230 既无力迎敌作战，也无处奔逃退却，
像失魂丧胆的懦夫，战兢兢伫候毁灭。

“柯拉廷若是残杀过我家的父王或王孙，
或曾经埋伏截击，要谋害我的性命，
要么，如果他不是我的亲近的友人，
235 我凌犯他的妻子，总还算事出有因，

可说是冤冤相报，是他罪行的报应；
然而他偏偏却是我的密友和姻亲，
这凌辱就没有借口，这罪咎也没有止境。

“这是可耻的；——不过，这是说传扬了出去；
这是可恨的；——不对，爱与恨不能共居；　　240
我定要向她求爱；——但她已身不由己；
最糟的遭遇也无非遭到她申斥和峻拒；
我意志坚不可摧，理智又岂能干预！
谁要是敬畏箴言，敬畏老人的谚语，
瞧见了墙上的画幅，他也会肃然悚惧。”①　　245

在他乖戾的内心，掀起了一场争辩：
一边是凝冻的良知，一边是炽烈的情焰；
他自欺欺人地抛开了善良正直的心愿，
却怂恿猥劣的邪思操执优胜的左券；
这邪思立即戕害了一切纯良的意念，　　250
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淆乱了美恶的界限，
使卑污恣肆的行径，俨然像至善至贤。

他说：“她和颜悦色，轻轻握住我的手，
凝视我痴迷的两眼，想从中探问情由，

① “画幅”是一种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常绘有人物肖像并写有道德格言。

255　惟恐我会有什么不祥的音讯说出口，
因为她挚爱的柯拉廷正在前方战斗。
红云涌上她腮颊，当恐惧涌上心头！
酡红如玫瑰两朵，偶在素绢上勾留；
而后又皓白如素绢，玫瑰已被携走。

260　“我的手紧握她的手，两只手绞在一起，
她的因惊恐而抖动，我的也跟着颤栗；
这叫她更加疑惧，手儿也抖得更急，
直到她确切听到了丈夫平安的信息，
她这才开颜一笑，更显得娇媚无比；①
265　要是那耳喀索斯瞧见她亭亭玉立，
他就决不会顾影自怜，投身水底。

“那么，我还用寻求什么借口或伪装？
一旦‘美’现身说法，说客们都不再开腔；
可怜虫才为可怜的过失而自悔孟浪，
270　心灵若顾虑重重，爱苗就难于生长；
爱情是我的指挥官，他给我指引方向；
只要他明艳的旌旗赫然招展在前方，
胆小鬼也会奋战，而不会惊惶沮丧。

“滚开吧，幼稚的恐惧！终止吧，卑琐的盘算！

① 那耳喀索斯，见第375页注①。

让理智和礼法去陪伴满面皱纹的老汉！ 275
我的心永远不会违拗我眼睛的决断，
周详的思考和斟酌仅仅适宜于圣贤；
我是个年轻角色，那一套都与我无缘；
我的舵手是情欲，我的目标是红颜；
只要那边有珍宝，谁害怕沉船遇险？" 280

正好比稀稀禾苗，被萋萋恶草掩蔽，
审慎的顾虑几乎被猖狂的欲念窒息。
他竖起耳朵倾听，偷偷举步前移，
满怀无耻的希冀，满腹无聊的猜疑；
希冀、猜疑仿佛是恶人的两名仆役， 285
让他们相忤的主张交错于他的脑际，
使他一会儿想收兵，一会儿又想进袭。

潜思中，他恍惚瞥见她天仙一般的形象，
还恍惚瞥见柯拉廷，也与她同在那厢；
向她望着的那只眼，搅得他心神迷惘； 290
向他望着的那只眼，却较为虔敬忠良，
不肯屈从于这种背信弃义的意向，
发出纯真的呼吁，求心灵作出主张；
但心灵既经腐蚀，竟投向恶的一方。

这就大大怂恿了他那些卑劣的情愿； 295

见心灵洋洋自得，它们也踌躇满志，
涨满了他的淫欲，像分秒填满了小时；
自吹互捧过了头，它们越来越骄恣，
竟与它们的统帅——心灵毫无二致。
300 听任奸邪的欲念如此癫狂地指使，
罗马王子直趋鲁克丽丝的卧室。

在她的居室与他的欲望之间的铁锁，
被他用强力胁迫，一把一把都松脱；
但它们开启的时候，都将这暴行叱责，
305 促使这潜行的窃贼有些顾忌和忐忑；
门槛把门扇磨响，想要惊醒熟睡者；
夜间游荡的鼬鼠，觑见他，尖声叫着，
这些都令他悚惧，但他仍寻求不舍。

一扇一扇的门儿，没奈何给他让道；
310 一股一股的风儿，钻出缝隙和孔窍，
向他的炬火袭击，将他的行动阻挠，
还对准他的面庞，吹去了乌烟袅袅，
终于吹熄了蜡炬——他赖以前进的向导；
但他滚烫的心胸，已经被欲火烤焦，
315 喷出了另一股热风，又将那蜡炬点着。

炬火重放光明，他借这亮光辨认

鲁克丽丝的手套(其中插着一枚针);
他从灯心草上面,把手套拾起、握紧,①
猝然间疼痛连心,手指被针尖刺进;
针儿仿佛在警告:"这手套从未惯经　　320
这种淫邪的丑事,快快退步抽身!
你瞧,我们主母的衣饰也这样坚贞。"

但这些无力的阻碍,都无法将他羁绊;
他以恶人的歪理,来解释这些事件:
门扉、夜风、手套,一路上将他阻拦,　　325
他都看成不过是一些意外的考验;
恰似那两根指针,控制着时钟的运转,
一步步慢慢悠悠,故意把进程延缓,
让每分每秒都把该干的差事干完。

"这样看来,"他说,"这些梗阻的出现,　　330
正如料峭的余寒有时袭扰春天,
好让尔后的韶光格外惹人眷恋,
好让冻缩的鸟雀有理由唱得更欢。
经受过磨难的好事,会显得分外甘甜;
遍历巨岩、烈风、悍盗、沙碛和礁险,　　335
商贾才能腰缠万贯,回转家园。"

---

① 在室内铺洒灯心草(作用略如后来的地毯),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的习惯,古罗马人并不如此。

如今他步步逼近了那间卧室的门户，
紧闭的门扉隔开了他心驰神往的乐土；
除了那脆弱的门闩，那儿再别无他物
340 阻挡他前去接近他奋力以求的艳福。
逆天背理的邪念，搅得他神志糊涂；
为了攫捕那猎物，他开始切切祷祝，
俨如上天会赞助他这罪恶的意图。

在他那徒劳无益的喃喃祈祷的中途，
245 业已向永恒的神明卑词乞求佑助：
让他猥鄙的心愿到时候得以餍足，
让那贞淑的美人儿到时候由他摆布；
他蓦地惊起，说道："我这是要让她受辱，
我所祈求的神明，对这事只有憎恶，
350 那么，他们又怎会在暗中将我呵护？

"那就让'爱情'和'幸运'当我的向导、我的神！
我有坚毅的决心，作我意图的后盾；
心愿未付诸实施，就只不过是幻梦，
罪孽不管多污浊，宽宥能将它涤清；
355 一遇爱情的火焰，畏怯的霜雪就消融。
上苍的眼睛隐匿了，让这溟濛的夜影①

① "上苍的眼睛"，指太阳。

把欢情带来的羞耻掩蔽得一干二净。”

塔昆说到这里，用手把门闩一拽，
再用膝头一顶，那扇门立即敞开。
鸽子悠然安睡，夜枭要将它擒逮； 360
奸贼未被发觉，奸谋正进行无碍。
人们若瞧见毒蛇，闪避得惟恐不快；
而她，睡梦沉酣，不曾料想到祸害，
毫无戒备，听凭那致命的毒针刺来。

他进入她的卧室，蹑手蹑脚地走路， 365
眈眈的目光投向她洁白无瑕的床褥；
却只见帐幔四垂，将卧榻严实围护，
他绕床踱来踱去，转动着贪婪的眼珠；
眼珠逞刁弄鬼，把心灵诱入歧途，
心灵迅即向手臂传递无声的暗语； 370
吩咐它快去曳开遮掩皓月的云雾。

看呵，宛如明艳的红日涌出云霓，
闪闪刺目的金辉，眩惑了我们的视力；
那帐幔一经曳开，他两眼不禁眯起，
比旭日更亮的光华，将他的目力凌逼； 375
不知究竟是震慑于她那耀眼的妍丽，
还是有羞赧之情蓦现于他的心底，

他两眼一片昏朦，只得继续紧闭。

若是塔昆的两眼在这黑牢中死去，①
380 那么，它们的罪孽总算有了个结局！
那么，柯拉廷仍会与鲁克丽丝欢聚，
在这洁净的卧榻上，憩息他困倦的身躯。
但它们必得睁开，来毁灭这双爱侣；
在它们凶光之下，这位圣洁的贞女
385 必得断送掉生命、福祉、人世的欢愉。

百合般纤手垫在玫瑰色腮颊下边，
枕头想吻这腮颊，被阻隔，不能如愿；
它不禁恼怒起来，仿佛要裂成两段，
两端都勃然隆起，只恨错过了良缘；
390 她的头悄然埋在枕头的双峰之间；
像一尊贞洁的石像，这淑女倚榻而眠，
让他那淫亵的目光尽情赞美艳羡。

她的另一只纤手，在床边静静低垂，
映衬着淡绿的床单，更显得白净娇美，
395 像四月雏菊一朵，在草原吐露芳菲，
手上的点点汗珠，像夜晚花间的露水。

① "黑牢"指上节诗中所说的闭目不见物的状态。

她两眼犹如金盏草，已经收敛了灵辉，①
正在陶然安息，隐形于长夜的幽晦，
要等黎明再睁开，好把白天来点缀。

她秀发宛如金丝，伴随着呼吸而颤动： 400
说是放纵却端庄，说是端庄偏放纵！
以这幅死的图象来展现生的优胜，②
而又以生的定限来揭示死的阴影；
生与死在她的睡眠中，各自将对方修整，
仿佛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纷争， 405
而是生寓居于死，死也寓居于生。

她的双乳宛如蓝纹纵横的象牙球，
那是不受拘管的两座贞洁的宇宙；
除了亲爱的主君，对谁也不肯屈就，
只对他忠贞敬奉，将誓约始终恪守。 410
这宇宙在塔昆心底诱发了新的奸谋：
他像个贪鄙的篡贼，立即着手谋求
把在位的主君逐出，把宝座据为己有。

除了他全神注意的，他还能瞧见什么？
他又会注意什么，除了他所欲攫夺？ 415

① 金盏草的黄色花朵到日落时就闭合。
② "死的图象"，指睡眠。

他两眼眈眈凝视，他一心恋恋不舍；
恣意饱看的两眼，竟看得过饱过多。
比爱慕更为炽烈，他销魂摄魄地贪恋着
她那玉石般肌肤，她那淡青色筋络，
420 那红似珊瑚的唇吻，雪白而含涡的下颏。

有如凶狠的雄狮，抚弄着它的猎物，
饥渴的贪欲已在征服中得到餍足：
俯临这沉睡的贞女，塔昆停下来踌躇，
凝神注视了一阵，欲念已渐趋驯服；
425 但只是一时的弛缓，而不是真个平伏；
他的眼，在她身边，虽曾将暴行约束，
却嗾使他的血脉，向更大的骚乱奔赴。

他的血脉，像沿途掳掠的散兵游勇，
心如铁石，一味贪求残暴的武功，
430 耽于屠戮和奸淫，动不动伤生害命，
对孩子的嚎哭、母亲的哀告无动于衷，
骄纵得不可一世，时时企望着进攻；
他那狂跳的心脏，此刻便敲响洪钟，
发出急切的训令，叫血脉随意行动。

435 他那擂击的心脏，激励了焦灼的眼睛，
他的眼睛便委任他的手充当统领；

得了这美差高位，他的手得意忘形，
热腾腾气焰熏天，雄赳赳向前挺进，
停留在袒露的胸脯——她全部领土的中心；
他的手一触及那儿，蓝色脉管便隐遁， 440
撇下那一双圆塔：苍白，惨淡，凄清。

仓皇隐遁的血液，汇聚到幽静的内殿①
（它们亲爱的主母兀自憩息在里面），
乱纷纷大呼小叫，惊扰了她的酣眠，
禀告她：她已遭围困，面临可怖的凌犯； 445
她不禁魂悸魄动，睁开锁闭的两眼，
慌忙向外界窥探，看到这扰攘的事端，
被那明晃晃的炬火，逼得眼花缭乱。

试想若有什么人，正值更深夜静，
蓦地被骇人的幻象，从昏昏沉睡中惊醒， 450
还以为自己瞥见了什么可怕的幽灵，
它那狞恶的状貌，叫浑身骨节都颤动——
这是何等的恐怖！她比这更加震恐：
刚刚被唤出梦乡，又目击噩梦般情景，
这使臆想的虚惊，变成身历的实境。 455

受到千百种恐惧重重围裹和困扰，

① “内殿”，指心房。

她躺在那儿颤栗，像刚被杀伤的小鸟；
不敢睁目而视，闭着眼，也恍如看到
倏忽变换的怪影，各种丑恶的形貌；
460 这幢幢魅影原是她疲弱脑膜所幻造：
脑膜嗔怪两眼从光明向黑暗潜逃，
就用更可怖的景象，在黑暗中将它们吓倒。

塔昆的那只手掌，还在她胸前逗留着，
好像唐突的撞槌，要把这象牙墙撞破；①
465 察觉那可怜的市民——她的心，遭受窘迫，
自己将自己斲伤，猛然腾跃又跌落，
撞击着她的胸腔，他的手也跟着哆嗦。
他情欲愈益昂扬，怜恤却愈益减弱，
力求打开突破口，进入这迷人的城郭。

470 这时，塔昆的舌头，像喇叭传达号令，
向他惊惶的对手，奏响了谈判的号声；
她从洁白的衾褥间，露出更白的额颈，
对这狂暴的侵扰，急于要探问原因；
他用沉默的举止，已向她表明究竟；
475 但她，热切祈祷着，仍然固请他说明
他打着什么旗号，做出这样的恶行。

① “撞槌”，一端装有铁头的巨大圆木，是古代战争中用来撞破城墙的工具。也叫“破城槌”。

于是，塔昆回答："你娇红嫩白的姿容
（时而使百合苍白失色，满腔羞愤，
时而使玫瑰自惭形秽，满面通红）
一定会为我答辩，会申述我的爱情； 480
就打着这面旗号，我现在要来攀登
你未经征服的堡垒；责任该由你担承；
全怪你那双媚眼，煽惑了我这双眼睛。

"若是你想斥责我，我已经先发制人：
是你诱人的美貌，陷你于今宵的困境； 485
我定要从你身上，畅享人世的欢情，
我定要竭尽全力，让这桩美事成功；
对我的这番意愿，你只有屈意顺从；
纵令理性与良知，能将这意愿葬送，
你光彩照人的秀色，又使它重获新生。 490

"我看出我这种行径会带来什么烦忧；
我知道鲜艳的玫瑰有怎样的尖刺扎手；
我明白芳甜的蜂蜜由螫人的毒针防守——
深思熟虑的心胸，早已把这些想透。
但'意愿'是个聋子，听不进益友的良谋； 495
他生就一只独眼，专门向美色凝眸，
迷恋于他的所见，置国法天职于脑后。

"我内心也曾揣想：这种丧德的行径
会惹出什么祸害，什么羞辱和不幸；
500 但没有任何力量，能控制奔突的激情，
能遏止炎炎情焰的心急火燎的行动。
我明知随之而来的，是痛悔，是涕泪淋淋，
是诟责、轻侮、鄙弃，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我仍奋力以赴，去承接我的恶名。"

505 塔昆说完了这些，将宝剑高高摇晃，
有如凶猛的猎鹰，在长空盘绕回翔，
它那双翅的黑影，叫鸟雀魂飞胆丧，
钩曲的利喙威吓着：动一动就会死亡；
就在这咄咄逼人的，雪亮的剑锋下方，
510 偃卧着鲁克丽丝，战战兢兢，听他讲，
好像慑伏的鸟雀，听着猎鹰的铃铛。

"鲁克丽丝呵，"他说，"今宵我定要占有你，
你若是坚拒不从，我就要凭恃暴力，
要在你床上摧残你，送你一命归西，
515 然后再杀掉你家的某一个下贱的奴隶，
毁灭你生命的同时，也毁灭你的声誉；
我特意将他安放在你那僵硬的双臂里，
赌咒说看见你拥抱他，我这才将他击毙。

"你的健在的丈夫，将在你丧生以后，
为睽睽万目所轻藐，受嚣嚣众口的辱诟； 520
你的亲人和姻眷，因无脸见人而低头，
你的儿孙被抹上'无姓野种'的污垢；
而你——他们这一切耻辱的罪魁祸首，
你的淫邪的丑事，会给人编成顺口溜，
在今后悠悠岁月里，让顽童传唱不休。 525

"你若能降心相从，我与你暗中交友：
无人知晓的过失，等于未实施的念头；
若是寥寥的折损，能换来累累的丰收，
就仍会得到认可，说这是可取的权谋。
含毒的单味药草，与其他药草相糅， 530
合成纯正的药剂，给病人服用的时候，
原有的致命毒素，实际就化为乌有。

"那么，为了你丈夫，为了你子孙后裔，
答应我的恳求吧，切莫让他们承继
千方百计也不能替他们洗雪的羞耻， 535
千年万载也不会被人们淡忘的污迹——
比奴隶烙印还刺眼，比天生瘢痕还晦气：
因为在呱呱堕地时，就赫然在目的胎记
只能归咎于造化，不能归咎于自己。"

540　这时，他抖擞精神，把这番言词结束，
瞪着毒龙一般的致人死命的眼珠；①
这时，鲁克丽丝，纯良、虔敬而诚笃，
宛如苍鹰利爪下一只纯白的母鹿，
在无天无法的荒原，正向那鸷鸟哀诉；
545　那暴戾鸷鸟不知温情公理为何物，
除了腥秽的贪欲，对什么都不信服。

当一团挟雨的乌云，恫吓着大地山川，
一片溟濛的迷雾，遮没了耸峙的峰峦，
仿佛从地下生出来，有清风蓦然出现，
550　把满天黑雾阴云驱赶得东离西散，
也就及时遏止了即将倾泻的雨点；
就这样，她的言语，推延了他的凌犯，
俄尔甫斯一奏琴，愠怒的普路同就闭眼；②

像夜出猎食的恶猫，将猎物狎侮戏弄，
555　在它攥紧的脚爪里，那弱鼠喘息不定；
这淑女惨痛的神情，更使他急于一逞，

① “毒龙”(cockatrice)，传说中的一种妖蛇，人被它看上一眼就会死去。

② 据希腊神话，普路同(即哈得斯)是冥国之王。俄尔甫斯是诗人和音乐家，能以琴声驯服猛兽，感动木石。他新婚的妻子被毒蛇咬死，他追至冥国，以琴声感动了冥王普路同及其僚属，他们允许他带领妻子回转人间，但在越过冥国边界之前不准他回头看她。他在途中终于情不自禁地回顾，于是她又被捉回冥国。

邪欲似无底深潭，贪求没个止境；
尽管塔昆的耳朵听见了她的恳请，
他的心房却不肯为她的哀告开门；
雨水能软化顽石，泪水却硬化了淫心。　　560

她那求怜的两眼，悲悲切切地紧盯
塔昆脸上那一副颦眉蹙额的神情；
她的恭谨的谈吐，与声声叹息糅混，
使她温雅的辞令更显得委婉动人。
她的话时断时续，不该停顿也停顿，　　565
有时才说了半句，就悄然不再出声，
可怜她两次开口，一次也没有说成。

她凭着崇高而万能的乔武向他吁请，
凭着友谊的誓言，贵族和骑士的名分，
凭她不应流的眼泪，凭丈夫对她的爱情，　　570
凭神圣的伦常准则，公认的忠良品性，
还凭着皇天后土，和天上地下的神灵，
吁请他快快离开，返回原处去安寝，
屈从于高洁的荣誉，莫屈从秽亵的淫心。

"对我给你的款待，"她说，"你千万不能　　575
偿付你意欲偿付的那种污黑的酬金；
供你饮用的清泉，不要把泥沙抛进；

无法修复的器物，不要轻易去毁损；
趁你还不曾发射，停止你凶恶的瞄准，
580 谁要是弯弓搭箭，谋害驯鹿的性命，
他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猎人。

"我丈夫是你的朋友，为了他，请将我宽免；
你是个尊贵的人物，为了你，请离开我身边；
我是个无力的弱者，请不要将我坑陷；
585 你看去不像个骗子，请不要将我哄骗；
我的叹息像旋风，要把你吹得老远。
只要男子也会为女子的哀告而垂怜，
那就垂怜吧，为我的眼泪、呜咽和悲叹。

"眼泪、呜咽和悲叹，有如翻滚的海浪，
590 猛扑你威慑航船的礁石一般的心肠；
通过这持续的冲击，想叫它变得温良：
顽石一朝溶解了，也会涣化为水浆。
只要你这副心肠不比顽石更顽强，
就溶于我的泪水吧，显示出恻隐慈祥；
595 温婉的怜恤来叩门，坚厚的铁门也开放。

"看你像塔昆的模样，我将你款待、安置；
莫非你是个假扮的，特来贻他以羞耻？
对天上的日月星辰，我控告你的举止：

你毁了他的荣名，败坏了帝王的姓氏。
尽管像，你并不是他；而倘若当真竟是， 600
尽管是，你却不像他—— 一位神灵和王子；
帝王与神灵相仿，能够将一切辖制。

"你的盛年还未到，罪孽就已经萌芽，
等你年龄增长了，耻辱也成熟长大！
如今你还是储君，就胆敢肆意欺压，
一旦你登了王位，干坏事更加不怕！ 605
请务必牢记在心：臣民的不公不法
从没有一宗一件，可妄图一笔抹杀；
那么君王的恶行，更休想埋藏于地下。

"这暴行使你的臣民，只因怕你才爱你； 610
臣民因爱他才怕他的，才是有福的皇帝。
你只好格外宽容作奸犯科的臣吏，
因为他们能证实：你犯有同样的罪戾。
只为了顾虑这一条，你也该回心转意；
尊贵的君王好比明镜、学校和书籍， 615
臣民的眼睛要来照看、研读与学习。

"你可愿当一所学校，让'淫欲'来当学生，
让他在你的课堂里，研习这可耻的课程？
你可愿当一面明镜，让'淫欲'前来照影，

620 照见施暴的理由，照见犯罪的权柄，
让他用你的名义，来批准丑事秽行？
你袒护遗臭的污辱，抵制流芳的赞颂，
要把清白的美誉变成淫贱的恶名。

"你有权下令么？凭着那授权于你的权威，①
625 命令你狂悖的意图，从纯洁的心灵引退！
不要拔出你的剑，来卫护淫邪之罪；
这剑授予你正为了诛灭罪恶的族类。
以你的妄行为先例，龌龊的罪人会推诿，
说他是学来犯罪的，方法是由你教会，
630 那样，你怎能履行王子的职责而无愧？

"若是另外一个人，做出你此刻的暴行，
你大概不难看出：那形象多么可憎。
对于自身的过失，人们却看不分明；
自身若为非作歹，就只想掩盖、撇清；
635 若是别人干的呢，那就是该死的罪名。
那些犯下了罪孽，却不肯认帐的人们
终归逃不脱责辱，被恶名紧紧缠身！

"向你，我举起双手；向你，我恳切进言；

① "授权于你的权威"，指神。古代西方和东方都有"君权神授"之说。

(那诱人为恶的欲魔，我绝不向他请愿；)
我求你重新迎回那遭受贬逐的尊严，　　640
我求你断然斥退那巧言煽惑的恶念；
你让尊严复了位，就能将邪欲拘管，
拭净障目的阴翳，揉醒痴迷的两眼，
好看清你的境遇，对我的境遇垂怜。"

"别说下去了，"他说，"我这奔涌的怒潮　　645
未因阻滞而消退，相反，却涨得更高。
熘火顷刻便熄灭，烈焰不息地燃烧，
随着风力的吹煽，火势越来越狂暴。
一道道细小的溪流，载运着淡水迅跑，
每天送一份贡礼给万顷咸涩的海涛，　　650
只增加大海的容量，变不了它的味道。"

"你是大海，"她说，"你是尊贵的君王；
看呵；玷辱，侮蔑，妄行，黑心的欲望，
一齐注入了你那无边无际的汪洋，
要把你血液之海污染得又臭又脏。　　655
你若让这些秽德偷换了你的天良，
你的大海就会在混浊的泥潭里埋葬，
而不是泥潭消散在你的大海中央。

"那就是贱奴当主子，你当他们的贱奴；

660 他们卑下却尊荣，你虽尊贵却卑污；
你是他们的活路，他们是你的死路；
他们为你而招怨，你为他们而受辱；
蕞尔小物又岂能遮挡住庞然大物；
挺拔的青杉不会俯首于卑微的灌木，
665 而是低矮的灌木在青杉脚下凋枯。

"把你的贱奴斥退——把你的邪念驱遣……"
"住口吧，"他说，"我发誓，决不再听你一言；
顺从我的情欲吧；否则，激起的仇怨
会取代温存的爱抚，把你撕裂成碎片；
670 这桩事干完以后，我还要满怀恶念，
把你拖到某一个下贱侍仆的床边，
在这可耻的结局里，让他当你的伙伴。"

塔昆说完了这些，伸脚把炬火踩熄，
因为光明与邪欲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675 丑事藏在黑夜里，黑夜将万物隐蔽，
愈是黑得看不见，愈有人肆行暴戾。
恶狼将猎物攫捕，不幸的羔羊悲泣，
直到自己的绒毛窒碍了自己的声息，
在它柔嫩的双唇里，埋葬了惨痛的哀啼。

680 塔昆用鲁克丽丝夜间穿着的衣裳

紧紧堵住她的嘴，阻遏了凄惨的叫嚷；
世上最纯洁的泪水，冲出最贞淑的眼眶，
把塔昆灼热的面孔，一下子冲得冰凉。
刁顽的邪欲竟污染了如此洁净的卧床！
要是哭泣真能够洗干净这种肮脏， 685
她的泪泉一定会永远向污痕冲荡。

这一次她所失去的，比生命更为贵重；
这一回他所得到的，转眼便消失无踪；
这一番强迫的结合，招致了更大的纷争；
这一刻短暂的欢娱，孕育了悠长的苦痛； 690
这一腔火热的恋慕，凝冻为冰冷的嫌憎。
纯净贞德的宝库，被盗贼劫掠一空，
而那个盗贼——淫欲，倒比掠夺前更穷。

正像猎犬喂足了，嗅觉便懈怠不灵，
或是猎鹰吃饱了，再不想快速飞腾； 695
见猎物便紧追不舍，原是它们的天性，
如今却只肯慢慢追，或干脆放它逃命。
这一夜纵欲的塔昆，也正是这般情景：
本来是可口的美味，咽下去，酸得不行；
靠吞噬为生的欲念，竟也被吞噬干净。 700

比幽冥无底的玄思更为深沉的罪戾！

"邪念"像一个酒鬼，已喝得烂醉如泥，
他先要尽情呕吐，吐出他吞咽的东西，
才能将自己的丑态，看一个明白仔细。
705 当情欲大发淫威，谁呼叱它也不理，
压不下它的热度，管不住它的脾气，
它就像劣马逞能，自己累垮了自己。

无精打采的"邪念"，已变得卑怯颓唐，
一张脸枯瘦失色，一双眼迟滞无光，
710 两道眉含愁深锁，两条腿疲软摇晃，
像身无分文的乞丐，为穷途困境嗟伤。①
当肉欲跋扈自雄，"邪念"与"美德"对抗，
曾一味贪欢作乐，到如今欢乐消亡，
这自觉有罪的逆贼，就为了免罪而祈禳。

715 犯罪的罗马王子，处境正与此仿佛，
他曾那样狂热地谋求今宵的艳福；
如今他自己宣告，将自己论罪惩处，
判定他从今以后，永遭世人的贬黜；
他的灵魂的神庙，已经被摧毁拆除，
720 在它残败的废墟上，有"忧虑"成群聚族，
叩问那蒙污的神主：她目前境况何如？②

---

① 以上几行都是将"邪念"拟人化。

② "蒙污的神主"和"她"，都是指"他的灵魂"。

她说：乱臣贼子们，胆敢倒戈叛逆，①
捣毁了神庙的墙垣，把圣殿夷为平地；
这些逆贼犯下了万恶滔天的罪戾，
制伏她不朽的威灵，让她沦为奴婢， 725
过着地狱般生活，忍受无穷的苦役；
对这些，她早有预见，早已洞察无遗，
但遏止他们的奸谋，她却无能为力。

塔昆揣想着这些，趁黑夜悄然逃遁：
战胜之际却被俘，赢利同时又亏本； 730
他好比受了重伤，那难以愈合的残损
日后纵然平复了，疮痍会永久留存；
撇下受害的贞女，陷入更深的悲辛。
她所承载的苦难，是他肉欲的蹂躏，
他所承载的却是：自觉有罪的心魂。 735

他像条偷食的贱狗，灰溜溜从那儿爬走；
她像只困惫的羔羊，偃卧着气喘咻咻；
他憎恶自己的罪咎，气冲冲皱起了眉头；
她陷入绝望的悲愤，用指甲撕裂着皮肉；
他失魂落魄地逃开，因畏罪而汗水直流； 740
她还在房中困守，将可怖的夜晚诅咒；

① "乱臣贼子"，指塔昆的秽德邪欲。

他正在路上狂奔，将已逝的欢情詈诟。

他已离开了城堡，受着悔恨的折磨；
她还停留在原处，尝着绝望的苦果；
745 他正在匆匆赶路，企望天边的曙色；
她却在切切祈求：永莫见阳光照射；
"怕的是白天，"她说，"把黑夜的隐情揭破；
而我真诚的两眼，从来也不曾学过
怎样用巧诈的神情，来掩饰自身的罪恶。

750 "我的两眼总想着：白天，所有的眼珠
对我的这桩丑事，都看得清清楚楚；
因此两眼就情愿留在黑夜中久住，
让无人窥见的罪行，不致向外间传布；
两眼只要一哭泣，就会将罪行披露，
755 奔流的泪水犹如腐蚀钢铁的药物，
会在我颊上刻出无计消除的羞辱。"

如今她高声斥责夜间的安息与宁静，
还吩咐她的两眼此后再莫见光明。
她愤然捶击胸膛，把她的心儿震醒，
760 叫它从那厢跃出，赶快另外去找寻
一个纯净的胸腔，装下这纯净的心灵。
因怆痛而神志狂乱，她这般絮絮不停，

向阴森诡秘的黑夜，倾吐着满腔怨恨：

"黑夜呵，地狱的图样！你谋害安宁幸福！
你给可羞的凌辱充当证人和记录！　　765
你那漆黑的舞台上，专演悲剧和杀戮！
窝藏万恶的深渊！哺育罪孽的乳母！
蒙头瞎眼的娼寮主！丑事秽行的藏身处！
死神的狰狞洞府！鬼祟的叛逆和淫污
都与你窃窃密谋，都与你串通一路！　　770

"烟雾迷濛的夜呵，你多么惹人憎恨！
我无可补救的罪愆，既然你难辞责任，
你就该聚拢雾霁，去抵挡东方的黎明，
就该去抗击'时间'的循规照例的行程！
倘若你容许骄阳登上他常登的高空，　　775
你也该趁他还不曾回到西方的寝宫，
编织些惨毒的阴云，缠绕他金黄的头顶。

"要趁他尚未登临午时的顶点之际，
散布污浊的烟瘴，败坏晨间的空气；
让这片浓雾迷氛喷吐出致病的气息，　　780
戕害纯洁的生命，腐蚀最美的晨曦；
让霉臭熏天的潮雾，黑腾腾越聚越密，
直逼得红日的光华，闷闭于烟霭迷阵里，

在亭午时分就熄灭，带来永恒的长夕。

785 “如果塔昆就是夜(他与夜本有亲缘)，
那洒泻银辉的月后，就难免被他污染；
她那些晶莹的侍女，会同样遭他奸骗，
再不肯从夜的胸窝，向外界眨眼窥探；
那么，我在苦刑中，总算找到了伙伴：
790 患难之中的友谊，能够使患难舒缓，
正如朝圣者闲谈，使漫漫长途缩短。

“这边却没有别人，陪着我，满脸羞愧，
把臂膊凄然抱起，让头颈黯然低垂，
藏匿她们的容颜，遮掩她们的污秽；
795 只有我，孤孤单单，枯坐着，身心俱瘁，
以银色盐浆的阵雨，给大地添些儿咸味，
把叹息搀入伤恸，给言谈拌上泪水，
叹息和泪水会消散，心灵却永久含悲。

“夜呵，你这座洪炉，有浓烟臭气蒸腾；
800 你莫让多疑的白昼瞥见我这张面孔：
这面孔在你漆黑的、遮没一切的斗篷中
忍辱含垢地藏着，熬受折磨和苦痛！
对你昏暗的领地，你仍要继续管领，
让那些在你辖治下孳生的丑事邪行

得以同样隐秘地葬入你幽冥的暗影。 805

“请不要让我面临那揭发阴私的白日！
白日的明辉会朗照我额间铭记的故事——
它述说完美的贞德怎样凋残枯死，
述说我怎样背弃了神圣的婚姻盟誓；
不读诗书的文盲，不晓得如何辨识 810
那些堂皇典籍上那些高深的文字，
却能在我的容颜中，看出我可憎的过失。

“保姆要孩子安静，就会讲我的事情，
还会用塔昆的名字，恐吓啼哭的幼童；
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为了使言辞生动， 815
会斥责塔昆的劣迹，也指摘我的污名；
为饮宴助兴的乐师，会弹唱我的丑闻；
吸引满座的听众，把每句歌词细听，
听塔昆怎样羞辱我，我怎样羞辱柯拉廷。

“让我完美的令名——那浑噩无知的声誉， 820
看在柯拉廷的份上，能免于遭受玷污；
我的名节若成了磨牙嚼舌的题目，
会株连另一株树干，害得它枝叶凋枯——
柯拉廷就会蒙受他不该蒙受的羞辱；
在我的这桩丑事里，他全然清白无辜， 825

正如我在此之前，对他也无比贞淑。

“瞧不见的奇耻大辱！看不出的名节败坏！
有损门风的隐伤！不感疼痛的暗害！
柯拉廷脸上已经打上了印记一块，
830 表明他‘和平时负伤，而非作战时挂彩’；
塔昆能看到这印记，哪怕在百里以外。
可叹多少人遭受了这样的无妄之灾，
自己还茫然不晓，惟有那肇祸者明白！

“你的荣誉，柯拉廷，若寄存在我身上，
835 那么，它已因遭受凶猛侵犯而沦亡。
我这雌蜂失了蜜，变得像雄蜂一样，①
夏日丰盈的贮藏，已经是空空荡荡，
被那害人的盗贼，攘夺搜刮个精光：
一只乱窜的胡蜂，潜入你脆弱的蜂房，
840 吸尽了忠贞的雌蜂为你守护的蜜糖。

“对你荣誉的破灭，我也负有罪责；
我为了你的荣誉，不能不以礼待客；
他既从你那儿来，我对他怠慢不得，
倘若我不肯留他，就会犯失礼的过错；

① 雄蜂不采蜜。

况且他还曾诉苦，说已经神疲力弱； 845
他还谈论到美德——意想不到的罪过！
这个淫秽的恶魔，居然敢妄谈美德！

“为什么有害的蛀虫要凌犯纯贞的蓓蕾？
为什么可憎的杜鹃孵化在麻雀的巢内？
为什么蟾蜍用毒泥污染清洌的泉水？ 850
为什么温雅的胸怀要埋藏暴戾的邪罪？
为什么帝王要违犯自己定出的法规？
原没有任何样板百分之百地纯粹，
不曾让半点杂质损害过它的完美。

“那位把金银财宝装入箱柜的老汉， 855
受不了阵阵抽搐、痛风、突发的痉挛；
对他贮存的宝藏，已难再看上几眼，
与坦塔罗斯相似，闷坐着，憔悴不堪，①
把他心血的结晶，枉费气力来积攒：
从这些丰饶的财物，得不到半点慰安， 860
只为它们治不好他的病痛而悲叹。

“这样，他拥有财富，却无福享用一番，
到头来只好撇下，留给小辈来接管；

① 坦塔罗斯，见第396页注①。

小辈们年轻气盛，不久便通通挥霍完；
865　父亲由于太衰弱，儿子们由于太强健，
都不能长期保有这亦福亦祸的财产。
恰恰就在我们得到甜食的瞬间，
我们盼望的甜食，变成了又苦又酸。

“弱不禁风的嫩枝，偏遇上雨暴风狂；
870　恶草与珍异的奇葩，厮缠着根须生长；
娇鸟啼啭的地方，有毒蛇咝咝作响；
美德哺育的一切，被罪孽大口吃光。
想占有美好事物，那只是我们的妄想：
‘机缘’常带来恶果，把美好事物毁伤，
875　或使它中途夭折，或使它完全改样。

“机缘呵！你的罪过，也算得十分深重：
奸贼的叛逆阴谋，有了你才能得逞；
是你把豺狼引向攫获羔羊的路径；
是你给恶人指点作恶的最佳时令；
880　是你一脚踢开了公道、法度和理性；
在你阴暗的巢穴里，‘罪恶’悄然坐定，
隐匿着他的身影，伺捕走过的生灵。

“你使纯洁的修女违背自己的誓言；
只要欲念一发热，你就来吹煽火焰；

贞德被你扼杀了，忠诚也遭你暗算； 885
劣迹昭彰的下流胚！卑污龌龊的教唆犯！
你四处传播诽谤，却不容美誉流传；
你是个淫贼、奸徒、偷摸拐骗的恶汉，
你的蜜会变成胆汁，欢愉会变成苦难！

"你的隐秘的欢情，会化作袒露的羞耻； 890
你的私下的飨宴，会变成公开的禁食；
你的尊荣的称号，会沦为鄙陋的名字；
你的甜美的巧言，会苦似艾草的浆汁；
你的狂热的虚夸，转眼就破灭消失。
乖戾可憎的机缘！既然你歹恶如此， 895
众人却苦苦寻你，究竟是为了何事？

"几时你才会成为卑微的央告者的良朋，
带他到一个去处，让他的恳求被俯允？
你选定什么时辰终止剧烈的纷争？
在什么时辰释放被苦难束缚的灵魂？ 900
给患者送去药剂，让痛者得到安宁？
穷苦人、瞎子、瘸子，匍匐着向你吁请，
可是，他们却休想与'机缘'迎面相逢。

"医生还恬然酣睡，病人已一命呜呼；
霸主吃得面团团，孤儿却饥肠辘辘； 905

寡妇正嚎啕不止，法官偏宴饮无度；
疫疠流行的时候，大人物满不在乎。①
你不给慈善事项腾出一点点工夫；
只见你每时每刻，都像恭顺的奴仆，
910 伺候着暴怒、嫉恨、叛逆、凶杀和奸污。

"若是'真理'和'美德'也与你有所接触，
想求你行个方便，就会有千难万阻，
他们要付出代价，来购买你的帮助；
'罪恶'却空手而来，一文钱也不支付，
915 你偏又高高兴兴，乐于听他的吩咐。
塔昆来犯的时候，柯拉廷——我的夫主
本可赶到我身边，全怪你把他留住。

"对于谋杀、盗窃、发假誓、贿买证人，
对于叛逆、欺诈、伪造文书的行径，
920 对于乱伦的淫烝——那十恶不赦的丑闻；
对于这一切恶事，你都推不掉责任。
由于你乖谬的癖好，你自然而然变成
自从开天辟地，直到末日来临，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罪恶的帮凶。

925 "状貌狰狞的'时间'，丑恶的'夜'的伙计，

① 此行据马隆(Malone)注释译出。

策马飞驰的使者，递送凶讯的差役，
侍奉淫乐的刁奴，蚕食青春的鬼蜮，
灾祸的更夫，罪孽的坐骑，美德的囹圄；
是你哺育了万物，又一一予以毁弃。
欺人害人的时间啊！且听我一声呼吁，　　930
你既然害我犯了罪，就应该害我死去。

"时间啊，究竟为什么，机缘——你的仆人
竟敢卑鄙地盗卖你供我安息的时辰？
为什么把我的福祉，勾销得一干二净，
用无尽无休的灾厄，把我拴牢捆紧？　　935
时间啊，你的职责，是消弭仇人的仇恨，
是检验各种主张，破除其中的谬论，
而不是无端毁损合法合意的婚姻。

"时间的威力在于：息止帝王的争战；
让真理大白于天下，把谎言妄语揭穿；　　940
给衰颓老朽的事物，盖上时光的印鉴；
唤醒熹微的黎明，守卫幽晦的夜晚；
给损害者以损害，直到他弃恶从善；
以长年累月的磨损，叫巍巍宝殿崩坍；
以年深月久的尘垢，把煌煌金阙污染；　　945

"让密密麻麻的虫孔，蛀空高大的牌坊；

让万物朽败消亡，归入永恒的遗忘；
涂改古代的典籍，更换其中的篇章；
从年迈乌鸦的双翅，把翎毛拔个精光；
950 榨干老树的汁液，抚育幼苗成长；①
把钢铸铁打的古物，糟践得七损八伤；
转动'命运'的飞轮，转得人晕头转向；

"让那老太婆看到：她闺女又养出闺女；
让孩子变成大人，大人又变成孩子；
955 杀死那嗜杀的猛虎（它专靠杀生度日）；
驯服那独角狂兕，还有凶狠的雄狮；
捉弄那些耍滑头，却耍了自身的谋士；
以丰饶壮实的庄稼，叫农人乐不可支；
用涓涓滴滴的水珠，磨穿那峥岩巨石。

960 "既然你不能退回来，补救你造成的伤损，
你何苦要在一路上，不断地闯祸行凶？
只消在长长岁月里，倒退短短一分钟，
就有千百万世人，会对你改容相敬，
借债给赖债者的债主，就会学到点聪明；
965 只消这可怖的夜晚，肯倒退一个时辰，
我就能预防乱子，逃脱危亡的厄运！

---

① 此行据赫德森(Hudson)和普林斯(Prince)的注释译出。

"你呵，'永恒'的侍仆——奔波不息的'时间'！
请你摆布下凶灾，整治塔昆这逃犯；
策划出种种比极端还要极端的手段，
叫他不得不诅咒这该受诅咒的夜晚； 970
让狞恶的幢幢魅影，震骇他淫邪的两眼；
让做贼心虚的惊恐，搅得他魂飞目眩，
把途中每一株小树，都看作鬼魂显现。

"以永无宁息的梦魇，滋扰他宁息的时刻；
要让他呻吟床褥，熬受病痛的磨折； 975
定教他迭遭祸殃，处处变生不测；
迫令他呜咽悲啼，而对他绝无悯恻；
用硬过石头的硬心，当石头向他投射；
让那些和蔼的妇女，也失去固有的温和，
让她们在他面前，比发怒的恶虎还凶恶。 980

"让他有时间痛悔，揪头发，捶胸顿足，
有时间咒骂自己，对自己勃然大怒，
让他有时间绝望于时间对他的救助，
有时间活着做一个人所不齿的贱奴，
让他有时间乞讨乞儿吃剩的食物， 985
有时间看见一个靠周济过活的鄙夫
也不屑把残渣碎屑扔给他这个恶徒。

“让他有时间看见小丑来将他揶揄，
看见他的朋友们都翻脸与他为敌；
990　让他有时间察觉：忧伤悔恨的日子里，
时间行进的步伐，是多么慢条斯理，
而浪荡嬉游的时日，又多么短促迅疾；
永远，永远，让他那无法勾销的罪戾
有时间啜泣悼惜他大好时光的虚靡。

995　“时间呵！善恶双方，都聆听你的教训；
你已教恶人作恶，快教我诅咒那恶人！
让他被自己的影子吓得疾走狂奔，
时时打自己的主意，谋害自己的性命！
这样的脏血正该由这样的脏手来放尽；
1000　因为，会有哪个人，不怕败坏了名声，
肯干这腥臭的差事——给这个恶棍行刑？

“出身于帝王家族，他就更显得卑鄙：
居然自甘堕落，把锦绣前程毁弃。
人的地位越显赫，行为越惹人注意——
1005　或使他受到尊敬，或给他结仇树敌；
世间最大的丑闻，总跟着最高的品级。
月亮被浮云遮住，普天下立即知悉；
星星呢，只要愿意，随时能藏起自己。

"乌鸦可以在泥沼里，把一双黑翅膀洗涮，
沾染了泥浆飞走，污痕却难以发现； 1010
若是雪白的天鹅，也来个依样照办，
它那素净的绒羽，就不免留下污斑。
臣仆是冥冥的黑夜，帝王是朗朗的白天。
小蚊子飞来飞去，到哪儿也不显眼，
可是鹰隼飞来了，就为万目所共见。 1015

"去吧，无聊的废话！去伺候浅薄的笨蛋！
枉费唇舌的谈吐！软弱无能的裁判！
到竞技学堂去吧，在那儿把口才表演；①
要么，与闲人为伍，陪他们高谈雄辩；
要么，充任调停者，为官司两造斡旋； 1020
而我对词讼纷争，却丝毫也不动念，
因为我这宗案件，非法律所能救援。

"我枉然咒骂机缘，咒骂塔昆的罪孽，
也枉然咒骂时间，咒骂不祥的黑夜；
枉然想严词斥退我面临的身败名裂， 1025
枉然想横眉峻拒我注定难逃的侮蔑；
无益的空谈又岂能给我以公正的裁决。
看来，事到如今，行之有效的妙诀，

① 欧洲古代的高等学堂为了培训学生的口才，常召开演讲会或辩论会，让学生进行比赛。"竞技学堂"即指此而言。

只有倾洒这一腔已遭败坏的热血。

1030 “可怜的手儿！你何必因这一指令而战栗？
让我从羞辱中解脱，能成全你的荣誉：
因为我若是死去，荣誉将活着，归于你，
而我若偷生苟活，你就要活在丑闻里。
既然你未能卫护你的主母于危急，
1035 而又怯于去撕掐她那万恶的仇敌，
就为这可耻的屈从，杀死她，杀死你自己！”

说完了这些，她从凌乱的床上坐起，
环顾着，想要找一把致人死命的凶器；
这从不杀生的屋宇里，却没有任何器具
1040 能在她气息的孔道外，再增添别的孔隙；
她的气息密集着，从唇间向外奔逸，
好像火炮发射后喷出而飘散的烟气，
也像火山的浓烟，在空中徐徐消去。①

“我枉自活着，”她说，“而我又枉费心思
1045 想找个侥幸的办法，把不幸的生命终止。
我害怕塔昆的利剑会把我一剑刺死，
而为了同样的目的，却又来寻一把刀子。

① “火山”，原为“埃特纳”，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座火山。

那时——我害怕的时候，我曾是忠实的妻室；
如今我还是这样——不对，我已经不是！
塔昆已经劫夺了我的忠贞的标志。 1050

“我的生活的目标，已经全部沦丧，
既然如此，现在，我无需害怕死亡。
死亡将洗清污秽，至少至少，也将
给这耻辱的衣服，佩上名节的徽章，
让那死后的新生，掩却生前的毁谤。 1055
可怜无补的补救：当珠宝已被偷光，
再来焚毁这无辜的、盛装珠宝的宝箱！

“得了，得了，柯拉廷，我决不让你尝到
横遭摧辱的婚姻那种馊败的味道；
你待我真心实意，我岂能有负知交， 1060
岂能凭已毁的誓约，对你讲恩爱的虚套；
这一次异种的拼接，长不出成活的枝条：
玷污你家族的恶人，休想有机会夸耀，
说你是痴愚的假父，抚育的是他的幼苗。

“他也休想背地里将你侮弄揶揄， 1065
休想在友伴面前讥笑你的境遇；
只是你应当知晓：你所失去的宝物
并非用金钱买走，而是从门口盗出。

至于我，我的命运，是由我自家做主，
1070 对我失节的丑行，我永远也不会宽恕，
直到这胁从的罪过，用我的一死来赔补。

“我不想以我的污秽，来把你毒害腐蚀，
也不想巧言辩解，来掩盖我的过失；
罪恶的乌黑底色，我不想把它涂饰，
1075 也不想隐瞒暗夜里那些龌龊的事实；
我要让这根舌头把一切尽行揭示；
我的两眼似水闸，也与山泉相似，
要涌出纯洁的净水，洗净我不洁的故事。”

伤心的菲罗墨拉，这时终止了悲吟，①
1080 不再宛转倾诉她夜间凄楚的心情；
肃穆森严的夜色，步子迟缓而沉闷，
走向阴惨的地府；看呵，赪红的早晨
把一片光明赐给了企盼光明的眼睛；
而愁苦的鲁克丽丝，耻于看见她自身，
1085 情愿在幽幽夜色里，继续把身形幽禁。

光华乍展的白昼，从条条缝隙里侦视，

① 菲罗墨拉即夜莺。据传说，古代雅典有一位公主名叫菲罗墨拉，被她姐夫忒柔斯奸污并割其舌，后来化为夜莺，不断悲啼。事见奥维德《变形记》第六章。

仿佛要指给人们看：她坐在那厢哭泣；
鲁克丽丝哽咽着，叫道："太阳啊！你何必
在窗口伸头探脑？再不要向我偷觑；
你该用撩人的光线，去戏弄熟睡的眼皮，　　1090
不该用刺目的明辉，来烙烫我的眉宇；
黑夜的所作所为，与白昼毫无关系。"

这样，她见了什么，就挑什么的毛病；
这种真切的悲痛，好比任性的顽童——
他一旦闹了别扭，什么都不肯答应。　　1095
旧恨会显得温顺，新愁却截然不同；
岁月调驯了旧的；新的却一身野性，
像不善游泳的愣小子，愣生生跳入水中，
只因他功夫欠缺，拼命游仍然灭顶。

这样，她深深浸溺在愁苦的汪洋大海中，　　1100
同她所见的一切，刺刺不休地争论；
以人间各种忧患，来比照自己的不幸，
比了一种又一种，可真是层出不穷，
不论同什么相比，都使她更加苦痛。
有时候，她的悲思，默默地不做一声；　　1105
有时候又变为狂乱，滔滔地说个不停。

鸟雀们啁啾合唱，赞美欢畅的清晨，

这甜美愉悦的曲调，更使她怆痛难禁；
因为欢乐总是要探察苦恼的底蕴；
1110 与快活的伙伴为伍，忧郁的心灵活不成；
置身于悲哀的群体，悲哀最感到高兴；
真切的苦痛得到了同病相怜的知音，
也就会心满意足，也就会感激涕零。

望见了海岸才溺死，是死得双倍凄惨；
1115 眼前有食物却挨饿，会饿得十倍焦烦；
看到了治伤的膏药，伤口更疼痛不堪；
能解救悲哀的事物，使悲哀升到顶点。
深沉的痛苦像河水，滚滚不息地向前；
河水若遭到拦阻，会漫出夹峙的堤岸；
1120 痛苦若遭到玩忽，会凌越法度和界限。

"鸟儿呵！"鲁克丽丝说，"你们像在嘲弄我；
别唱了，把歌声埋入你们虚胀的胸膈！
在我听得见的地方，请你们闭口藏舌；
我心里噪音杂乱，听不得乐律谐和；
1125 心情凄苦的女主人，受不了欢娱的宾客；
把你们轻快的音符，送向快活的耳朵；
当泪水滴着节拍，伤心人只爱听悲歌。

"来吧，菲罗墨拉呵，怨诉暴行的鸣禽！

请把我纷披的乱发，当作你幽暗的丛林！
见了你憔悴的姿容，大地也含悲而湿润，　　1130
听了你哀婉的曲调，我更会热泪淋淋；
我要以深长的呻唤，引出低沉的歌吟；
当你用佳妙的清音，悲叹忒柔斯的蹂躏，
我会以伴唱的调子，低诉塔昆的侵凌。

“你常常让你的胸口，凭靠着尖刺一根，　　1135
好让你锐利的苦痛，时时刻刻都清醒；
不幸的我啊，仿效你，愿意以尖刀一柄
对准我这颗心儿，慑服我这双眼睛；
只要眼睛一闭拢，心儿就饮刀毙命。
让尖刺、尖刀的功用，与琴弦横柱相等，　　1140
为我们把心弦调准，奏出凋殒的哀音。

“夜莺啊，你白天不唱歌，像羞于被人窥望；
让我们找一片漠野：僻远，幽暗，荒凉，
既没有炎虐的暑热，也没有凝冻的冰霜；
向那儿的走兽飞禽，把悲歌曼声吟唱，　　1145
改变它们的天性，叫凶悍化作纯良；
既然事实已表明人们像禽兽一样，
不如让禽兽具有温和宽厚的心肠。”

像一头受惊的麋鹿，兀立着仓皇四顾，

1150　昏昏然难以定夺，该从哪条路逃出；
又像一个迷途者，在迂回盘道上踌躇，
无法从容不迫地找到便捷的去路；
鲁克丽丝就这样，思想中自相牴牾，
弄不清生死二者，哪个有较多的好处；
1155　生既已蒙受垢污，而死也难逃责辱。

"杀死我自己，"她说，"那又算什么出路？
无非让我的灵魂，像躯体一样受污！①
不同于一场动乱中财富全失的失主，
家当只损失一半的，会格外小心守护。
1160　倘若有这样的母亲，那可真算得残酷——
她生有两个娇儿，当一个被死神攫捕，
她就要杀掉另一个，连一个也不乳哺。

"哪一个更为宝贵，是躯体还是灵魂？
其中一个若干净，另一个也就贞纯。
1165　灵魂和躯体都已经许给天国和柯拉廷，
是天国还是柯拉廷，谁的爱对我更亲近？
葱茏挺拔的青松，树皮一旦被剥尽，
汁液自然会枯竭，针叶难免要凋零；
我灵魂也被剥了皮，她又怎能不消殒！

---

① 所谓"自杀使灵魂受污"，乃是天主教的说法，古罗马人并无此种思想。

“灵魂的寓所遭劫，灵魂的安宁告终， 1170
她那堂皇的府第，被敌军轰毁夷平；
她那祀神的庙宇，被玷辱、糟践、污损，
还被可耻的恶名密密层层地围困；
若在这残败堡垒中，我凿通一个小孔，
好穿过这条孔道，度出我受难的灵魂， 1175
那就决不能叫作冒犯神明的行径。

“如今我还不能死，我一定要让柯拉廷
在我死以前听明白我短命而死的原因；
这样，在我临终时，他就会指天作证：
谁使我终止呼吸，就向谁报仇索命。 1180
而这些染污的赤血，我要遗留给塔昆；
血既为他所染污，必将为他而流尽，
要算作他的欠债，在我遗嘱上写清。

“我要把我的荣誉，遗赠给那把刀子——
它将要刺入我这丧失了荣誉的身躯。 1185
剥夺不荣誉的生命，是一桩荣誉的壮举，
荣誉会重获生机，当生命黯然死去；
从那耻辱的尸灰中，我的令名将诞育；
在刺杀自己的同时，我也把恶名刺死，
死去的是我的耻辱，新生的是我的荣誉。 1190

"我的珍宝已失去，柯拉廷——珍宝的主君！
还剩下什么遗产，我可以向你遗赠？
亲爱的，我的决定，该让你感到骄矜，
比照我做出的范例，你就能报仇雪恨。
1195 该怎样处置塔昆，从我的范例来思忖：
请看我——你的朋友，杀死我——你的敌人，
为了我，请你也这般处置那欺诈的塔昆。

"现在将我的遗嘱，撮述简短的大意：
我的灵魂和躯体，分别上天与入地；
1200 我的决定，柯拉廷，你务必信守不渝；
光荣归于那把刀——它戳入我的身躯；
耻辱归于那个人——他毁了我的名誉；
所有我留存的名誉，我都要分发出去，
赠给留存于世间的，不鄙薄我的男女。

1205 "我要委任你，柯拉廷，照管遗嘱的执行；
我被人坑骗得好苦，累及你受这种委任！
鲜血一定能洗净我的罪过和丑名，
我以洁白的一死，荡涤污黑的行径。
心儿呵，不要怯弱，要毅然回答：'遵命！'
1210 我的手定要攻克你：向手儿屈服吧，我的心；
心与手，双双死去吧，你们会双双得胜。"

这样凄凄惶惶地安排了自己的末路，
她从晶亮的两眼拭去微咸的泪珠，
以沙哑反常的音调，将她的侍女招呼，
侍女应声而来，恭谨地奔向主妇，　　1215
忠顺之心像飞鸟，展双翅急急飞翥。
鲁克丽丝的脸颊，在侍女看来正如
阳光下冰融雪化的一片冬日的平芜。

侍女规规矩矩地向主妇问候起居，
声调徐缓而柔和，显示出谦卑有礼；　　1220
见主妇容态异常，一脸哀痛的神气，
便以忧郁的表情，投合主妇的悲戚；
可是这侍女不敢冒冒失失地问及：
她那明艳的双眸，为何让愁云遮蔽，
她那白嫩的两颊，为何让苦雨冲洗。　　1225

正如太阳一沉落，大地就哭泣不停，
朵朵花儿濡湿了，像泪水汪汪的眼睛；
侍女以潸潸热泪，把自己两眼浸润，
对那双明艳的太阳，充满了怜惜之情——
从她主妇的天宇，那双太阳已沉沦，①　　1230
在咸浪滔滔的海里，收敛了它们的光明，②

① 以天宇喻颜面，以太阳喻眼睛。

② 以海浪喻泪水。两者都是咸的，故用“咸”字。

这侍女便为之悲恸，泪珠如夜露涔涔。

这两个美人儿伫立，如象牙雕像一般，
滔滔的泪水似喷泉，向珊瑚水池喷溅；①
1235 一个哭得有理由；另一个泪流满面
却没有什么原因，只有个流泪的伙伴；
禀性温柔的妇女，常乐于涕泣涟涟，
揣测别人的苦痛，引起自身的伤感，
揉碎一颗颗芳心，浸湿一双双媚眼。

1240 男子的心肠像顽石，女子的像蜡一样，
由着顽石的意图，捏塑她们的形状；
弱者被强者压制，异性的印记和影响
靠暴力、奸谋或巧技，施加在她们身上。
罪魁祸首的恶名，不该由她们承当，
1245 正如在一块蜡上，印出了魔鬼的肖像，
不能因此就认为，这块蜡邪恶不良。

她们是了无障蔽，像旷阔坦荡的平芜，
每一只爬行的小虫，无不历历在目；
男子却像一丛丛桠杈横生的林木，
1250 有多少灾厄凶险，在幽林暗穴里蛰伏；

① “珊瑚水池”，指装有人造喷泉的喷水池。欧洲人常把人造喷泉的管道装置在人物雕像里，上行的“象牙雕像”即指此而言。

隔着透明的水晶墙，什么都纤毫毕露；
男子用岸然道貌，将他们罪行掩覆，
然而女子的面容，将她们过失都供述。

谁也不要苛责那些萎谢的花瓣，
而应痛斥凶狠的、摧残花卉的冬天； 1255
那被吞噬者不该，吞噬者才该受责难。
如果不幸的女子经常受男子欺骗，
这不能归咎于妇女，说她们品行不端。
将自己的丑事出租，叫柔弱女子来租佃，
这些刁蛮的地主，才应该遭到严谴。 1260

鲁克丽丝的遭遇，是女子命运的例证：
在深夜陡遭侵袭，面临险恶的绝境，
若敢于奋身抗拒，会立即被刺殒命，
凌辱会随之而来，败坏她丈夫的名声；
鉴于抗拒和死亡会招来这样的不幸， 1265
对这种死亡的恐惧，扩散到她的周身；
一具死去的躯体，谁不能任意侮弄？

这时候，鲁克丽丝，出于宽厚和仁慈，
向那陪着她哭泣的、可怜的侍女启齿：
“我的姑娘啊，”她说，“是什么原因促使 1270
你热泪滚下双颊，霖雨般淋漓不止？

你若是为了悲悯我的遭遇而哭泣，
好心的姑娘，要明白：这难解我的悲思，
要是眼泪能救我，我自己的眼泪也济事。

1275 “那么，姑娘，告诉我，”她说到这儿停住，
深深叹息了一声，“塔昆何时离去？”
“那时我还没起床，”侍女回答主妇，
“这原该多多责怪我的怠惰和疏忽；
不过也有些情由，能减轻我的错处：
1280 我自己起身的时分，东方的曙光未露，
而在我起来以前，塔昆已经上路。

“夫人，您若是不嫌您的侍女太唐突，
她就想问个明白：您到底有什么悲苦。”
“别问了！”鲁克丽丝说，“如果那可以吐露，
1285 即便是说了又说，也难减半分痛楚；
因为那样的情景，远非我所能描述：
那种深重的苦难，简直像阴曹地府，
我所感受的虽多，却没有力量说出。

“去吧，把纸笔墨水，拿到这厢来伺候——
1290 不用费那个事了，因为我这儿就有。
我还该说些什么？——你快去吩咐左右，
要一个男仆准备好，再过一会儿以后，

送一封书信给我的主君、亲人、爱友；
要他快安排停当，快把这封信带走：
这事情务须急办，信马上就能写就。” 1295

侍女奉命走开了，她就着手修书，
开始时，摇着羽笔，怎么写颇费踌躇；
她的意念与悲思，正在急切地角逐；
心智叫她写下的，情感立即给涂污：
这一句太矫揉造作，这一句又拙劣粗俗； 1300
恰似拥挤的人群，穿过狭窄的门户，
谁都想走在前头，堵塞着她的思路。

终于，她动笔写下了：“有才有德的夫君！
你无才无德的妻子，向你殷勤问讯，
谨祝你康强无恙！其次，望你能俯允： 1305
只要你还想见见我，那么，我的亲人，
请务必急速登程，回家来将我探问；
我在此向你致意——在家里，满腹悲辛；
我的话寥寥无几，我的苦绵绵不尽。”

于是她折起这一页载满悲思的信纸， 1310
她的切实的苦难，写得不十分切实。
柯拉廷凭着这短简，会知道她有伤心事，
可是他无从知道事情是何种性质；

这件惨祸的真相，她不敢向他揭示，
1315 因她还未用赤血来表明自己的无疵，
怕他也许会猜想：这是她淫邪的过失。

悲苦的心情和精力，如今她有意储积，
等他来听她诉说时，她才肯宣泄无遗；
那时，她可以借助于眼泪、呻吟和叹息，
1320 来涂饰自身的羞辱，来澄清世人的猜疑。
如今她小心翼翼，将这一污垢回避，
不愿用絮烦的言语，给书信染上污迹，
直到她能用行动有力地配合言语。

看到悲惨的景象，比听人讲它更难过；
1325 因为我们的眼睛，瞧见了苦难的始末，
等到事过之后，由眼睛传达给耳朵，
这时，各个感官，都分担了一份负荷，
所以耳朵听到的，只能是一部分灾厄。
深深海峡的声响，比浅浅河滩的微弱，
1330 言语的风儿一吹动，悲哀的潮水就退落。

她的信已经封好，封皮上大书特书：
"火速送到阿狄亚，面呈我的夫主"；
信差在一旁伫候，她把信匆匆交付，
催促这闷闷的仆人赶快动身上路，

要他像北风怒卷时落伍的飞雁般快速。　　1335
比迅疾还要迅疾，她还认为是慢步；
极端的灾难逼出了这种极端的态度。

这个淳朴的仆人，向主妇俯首鞠躬，
两眼向她注视着，两颊泛出了红晕，
他把那封信接过，也没有答应一声，　　1340
便以羞怯的容态，急急忙忙动了身。
而那些心怀鬼胎、疑神疑鬼的人们
猜想每一只眼睛都窥见他们的隐情；
鲁克丽丝只当他为她的丑事而脸红。

好一条憨直汉子！上帝看得分明：　　1345
他只是缺少点勇气，缺少点冒险精神。
这些无邪的生灵，具有真诚的品性，
他们用行动来说话，不像另外一些人
满口答应快快做，实际却慢慢腾腾。
这仆人简直就是往昔时代的标本，　　1350
只会用忠厚的神情，不会用言语来保证。

他心底激发的敬意，激发了她的猜疑，
两朵赤红的火焰，在彼此脸颊上燃起；
她猜他脸红的原因，是知道了塔昆的罪戾，
便跟他一起脸红了，望着他，注目不移；　　1355

她那眈眈的目光，使得他更为诧异；
涨满他两颊的血液，她看得愈是清晰，
她也就愈益相信：他察见了她的污迹。

她寻思：要等他回来，还得很久很久——
1360 这个忠顺的家人，只不过刚刚才走。
漫长可厌的时光，她实在难于忍受，
哭泣、呻吟和叹息，腻味了，倒人胃口；
悲叹累乏了悲叹，怨尤拖垮了怨尤，
于是，她停止倾诉，不再絮絮不休，
1365 琢磨用什么新样式，来宣泄满腹哀愁。

后来，她终于想起：房里挂着一幅画，
精妙逼真地画着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亚：①
城外，来势汹汹的，是希腊大军的兵马，
为了海伦的遇劫，来将特洛亚讨伐；
1370 高耸入云的伊利昂，怕要遭铁蹄践踏；②
瞧这些宫阙城堡，都画得壮美高大，
仿佛旷远的穹苍，要俯身吻这些楼塔。

成百上千的形象，都画得悲苦动人，

---

① 普里阿摩斯是特洛亚王。他的儿子帕里斯劫走了希腊斯巴达王后海伦，由此引起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亚战争。

② 伊利昂即特洛亚城。

艺术凌驾于造化，造出无生命的生命：
一滴滴干枯的颜料，仿佛是珠泪淋淋， 1375
为了惨死的丈夫，从妻子眼中外涌；
看画笔巧夺天工：鲜血还热气腾腾；
垂死者暗淡的眼睛，闪烁着灰白的光影，
好似渐熄的炭火，在漫漫长夜里燃尽。

那边你们能看到：正在操作的工兵 1380
流着污垢的汗水，浑身沾满了灰尘；
而从特洛亚岗楼上，透过射击的洞孔，
活灵活现地露出人们的一只只眼睛，
闷闷不乐地盯着逼临城下的希腊人；
这幅奇妙的作品，竟这样精巧传神： 1385
从那些遥远的眼睛里，能看出悲痛之情。

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显赫的将领，
一个个脸上现出威严优雅的神情；
年轻武士的身姿，显得矫捷而灵敏；
画家还在人群里，错落地画上几名 1390
面如土色的村夫，战兢兢举步前进；
这些胆小的可怜虫，也画得意态如生，
画面上简直看得见：他们正颤抖不停。

再看他画的这两位：埃阿斯，尤利西斯，①

1395　他摹写人像的技艺，又是何等的精致！
两人各自的面容，表露了各自的心思，
他们的外貌真切地揭示出他们的气质：
你看埃阿斯眼中，转动着躁怒和固执；
而巧黠的尤利西斯那温文尔雅的瞥视
1400　透露着深思熟虑，和从容含笑的自制。

还有严肃的涅斯托，正站在那儿讲演，②
看来像是在激励希腊士兵去作战；
瞧他做出的手势，是那样稳重庄严，
抓住了众人的心神，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1405　他侃侃而谈的时候，皓白如银的须髯
仿佛在上下抖动；一开一合的唇边
逸出了回旋的气息，袅袅飘入空间。

他周围密集的人群，张着嘴仔细倾听，
好像要一口吞下他那些谆谆的教训；
1410　众人共同聆听着，但各有不同的表情，
恍若鲛人的歌声，将他们耳膜勾引；

---

① 埃阿斯（指大埃阿斯），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都是希腊联军的重要将领。这节诗所述的绘画内容，是描绘埃阿斯与尤利西斯在阿喀琉斯阵亡以后争夺他的铠甲和兵器的事件。结果尤利西斯获胜，埃阿斯羞愤自杀。

② 涅斯托，希腊联军年迈的高级将领，以公正、睿智著称，长于言词。

听众有的高，有的矮，画得格外精心；
后面还有许多人，几乎遮没了头顶，
只想跳得更高些，似乎听得出了神。

凭靠着这厮脑袋的，却是那厮的上肢； 1415
他身边别人的耳朵，挡住了他的鼻子；
这一个被挤得后退，气冲冲面红耳赤；
那一个压得不透气，恶狠狠诅咒呼叱；
他们以暴躁的心情，做着暴躁的姿势；
看来，要不是害怕听漏涅斯托的言词， 1420
彼此间就会挥动忿怒的刀剑来争执。

画面上有些场景，显示了画家的想象；
虚拟假托的手法，运用得自然得当：
代表阿喀琉斯的，是他挺立的矛枪，①
牢执在披甲的手里；他本人，隐没在后方， 1425
谁也无法看到他——除非用心智的眼光；
一手，一足，一头，一腿，或一张脸庞，
靠了想象的翼助，能代表完整的人像。

当骁勇过人的赫克托——众望所归的英雄②
出城迎敌的时候，特洛亚年迈的妇人 1430

① 阿喀琉斯，希腊联军的主将和英雄。

② 赫克托，特洛亚军队的主将，普里阿摩斯与赫卡柏之子，帕里斯之兄。

都登上被围的城头，望见她们的儿孙
挥动明晃晃的刀枪，也为之开颜振奋；
用这种罕见的举止，她们送英雄上阵，①
在豪情喜气之中，透露了忧愁惊恐，
1435 恰如雪亮的器物，沾上了一抹锈痕。

从达丹海滨的战场，流出殷红的血川，
流向西摩伊斯河芦苇纷披的岸边；②
河水仿佛也有意模拟人们的激战，
涌起了层层怒涛，像军队汹汹来犯，
1440 冲撞残损的河堤，然后向河心退还，
遇见了更大的狂澜，它们就汇成一片，
把飞溅的银沫射向西摩伊斯河两岸。

鲁克丽丝向这幅精美的巨画走近，
想看看有谁的脸上，汇聚着一切悲辛。
1445 她见到许多面孔，都有忧患的留痕，
可是都未能包容所有的哀愁和不幸；
直到瞥见了赫卡柏，伤心绝望的老妇人，③
向她丈夫的伤口，愣视着，目不转睛——

① "罕见的举止"，指老妇人登城观战助威。

② 达丹，即达丹尼亚，特洛亚城附近的地区。西摩伊斯河，源出伊达山，流入特洛亚平原。

③ 赫卡柏，普里阿摩斯之妻，特洛亚王后。

他倒在皮洛斯脚下，热血汩汩地流涌。①

画家在她的形象中，剖析入微地描写　　1450
时序的摧残，忧患的折磨，姿容的衰谢；
她的双颊变了样，布满皱纹和皲裂，
昔日风韵的余影，早已悄然告别；
一根根脉管萎缩了，蓝血变成了黑血，②
哺育脉管的源泉，也已渐渐枯竭；　　1455
一具僵死的躯壳，把生命禁锢阻绝。

鲁克丽丝的目光，在这画像上留停，
以她的悲戚来投合这位老妪的哀痛；
这老妪具有一切，来回答她的探问，
只缺少呼号和恶语，诅咒凶暴的敌人；　　1460
画家并不是神灵，不能赋予她声音；
鲁克丽丝抱怨说，这画家待她不公允：
给了她这么多苦难，不给她舌头一根。

"可怜的哑巴，"她说，"一点声音也没有，
让我用悲恸的调子，来吟咏你的哀愁；　　1465
我要把止痛的香膏，滴入你丈夫的伤口；

① 皮洛斯，阿喀琉斯之子。希腊人攻陷特洛亚后，他杀死了普里阿摩斯。
② 古代欧洲封建统治阶级把贵族的血液称为"蓝血"，认为它比平民的血液高贵。

要咒骂狠毒的皮洛斯——残害你丈夫的凶手；
特洛亚未熄的烈火，我要用泪水来浇透；
所有这些希腊人——与你为敌的敌寇，
1470 我要用尖刀剜出他们瞋怒的眼眸。

"让我瞧瞧那娼妇——她引起这场兵戈，①
我要用尖利的指甲，戳破她娇艳的美色。
烈焰烛天的特洛亚，承当这可怕的罪责，
全怪你，痴儿帕里斯，是你的欲焰所招惹；
1475 是你的眼睛点着了这里的炎炎大火；
你瞧：如今特洛亚，由于你眼睛的罪过，
父亲和儿子双亡，夫人和女儿俱殁。

"为什么个别人物儿女私情的欢乐
竟会换来普泛的、人人难逃的灾厄？
1480 既然是独自一个犯下不赦的罪恶，
就让他独自一个吞食罪恶的苦果。
让那些无罪的生灵，免遭罪孽的折磨；
为了一人的过失，为何叫众人受过？
为何因私欲之罪，向万民普降奇祸？

1485 "看吧，赫卡柏悲泣，普里阿摩斯身亡，
赫克托，特洛伊罗斯，负伤昏倒在地上；②

① "娼妇"，指海伦。

朋友偎靠着朋友，都在血泊中横躺，
朋友面对着朋友，无意中相互斫伤；③
一个人痴迷好色，害得多少人遭殃！
只要普里阿摩斯制止他儿子的荒唐， 1490
特洛亚就会被荣光，而不会被火光照亮。”

为了画中的惨祸，她情不自禁地哀恸；
心底蕴藏的悲思，像沉重悬垂的巨钟，
只消撞那么一下，它自会摆动不停，
不必费什么力气，便奏出凄楚之声； 1495
鲁克丽丝就这般，悲思既经触动，
便对着愁惨的图像，细诉悲苦的衷情；
她借给他们言语，借用他们的愁容。

她的两眼扫视着，在画上到处寻觅，
发现谁困苦无依，她就为谁哭泣； 1500
最后瞧见一个人，怪可怜，双手被捆起，④

---

② 特洛伊罗斯，普里阿摩斯与赫卡柏的小儿子，为阿喀琉斯所杀。

③ 马隆和赫德森对“无意中”一词的解释是：希腊人攻破特洛亚城和此后的巷战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混战中难分敌友。

④ “一个人”，指木马计的执行者西农。他用精心编造的故事，诱使特洛亚人把藏有希腊精兵的巨大木马拖进城去，从而导致了特洛亚的败亡。在此之前，首先发现西农藏在木马腹下并把他拖出的，是几个佛律癸亚牧羊人，西农用谎话骗取了他们的同情，他们便带他前往特洛亚去见普里阿摩斯。这几行诗写的便是这一情节。佛律癸亚，古国名，在小亚细亚。

几个牧人陪着他，也露出怜悯的神气；
这汉子脸色忧愁，却显得知足克己，
和这些乡民一道，正向特洛亚走去，
1505 有忍辱负重的耐心，对苦楚全不在意。

在这个人物肖像中，画家用高妙的本领
掩藏了欺诈的伎俩，描绘出温厚的外形，
恭谨的步态，沉着的神色，濡泪的眼睛，
双眉柔顺地舒展，像乐于承接不幸；
1510 脸色不白也不红，而是互相掺混，
既未让羞赧的红色揭示犯罪的隐情，
也未让苍白透露出做贼心虚的惊恐。

恰像是一个恶魔，执拗而冥顽成性，
摆出的一副外貌，却俨然正直真诚，
1515 他把诡秘的邪念，藏起来不露形影；
连疑神疑鬼的多疑者，也都不会疑心，
也都难于设想：狡谲的奸谋和伪证
竟能把晦冥的风暴，驱入这晴朗的天空，
竟能以鬼蜮的罪孽，涂污这圣者的形容。

1520 这技艺精良的画师，画的这温顺的汉子
乃是发假誓的西农——他蛊惑人心的故事
终于把耳软轻信的普里阿摩斯害死；

他的言词像火硝，把伊利昂赫赫的威势①
烧成了一堆焦土，使天神也感慨系之；
星儿们照影的宝镜，既已崩坏消失，② 1525
它们便纷纷飞迸，离开了固定的位置。

她煞费心思地观察这幅西农的图形，
画笔固然佳妙，她仍要斥责那画工，
说是：这幅肖像，画错了西农的神情——
这样正派的仪表，容不得险恶的邪心； 1530
她反复留神观察，看下去，看个不停，
在这朴实的相貌里，发现了真诚的明证，
她判定：它画得不像，不是西农的真容。

"这简直不可思议，"她说，"这许多奸计"——
（她本来想要接着说："会藏在这样的外形里"；） 1535
但这时，塔昆的形影，闪入了她的脑际，
从她的唇舌之间，截去了下面的话语；
"这简直不可思议，"她改变原来的主意，
说道："我算明白了，这简直不可思议——
在这样一副模样里，不怀有邪恶的心机。 1540

① "火硝"，古代海战中用来焚烧敌船的燃烧剂，用硝石、硫磺、沥青等物制成。

② "宝镜"，指特洛亚。意谓特洛亚城璀璨夺目，光可鉴人，以致天上的星辰都把它当作照影的明镜。

"正好与这里画出的、诡诈的西农相仿，
也这样庄重、忧郁，也这样疲乏、温良，
像由于悲愁或劳苦，身心已虚弱颓唐，
披着戎装的塔昆，来这里登门造访，
1545 外表上真诚正直，内心却凶顽淫荡；
正像普里阿摩斯接待了西农那样，
我也接待了塔昆，使我的特洛亚覆亡。

"看吧！西农在诉说，假眼泪纷纷下坠，
国王呢，老眼也湿了，满脸怜恤和慈悲。
1550 普里阿摩斯，你老了，怎么还不聪慧？
他流的每一滴眼泪，叫一个特洛亚人流血！
从他的眼里滚落的，滴滴都是火，不是水；
这些叫你心软的、溜圆晶亮的珠泪
是不灭的火焰弹丸，要把这王城焚毁。

1555 "魔鬼从幽冥地府，盗来了诡异魔力；
西农虽火烧火燎，却冷得浑身颤栗，
炙人的炎炎烈焰，就寓居在这严寒里；
互不相容的事物，竟如此和谐如一，
只能骗那些愚人，叫他们轻率地中计；
1560 就这样，西农的泪水，使国王深信不疑，
用水来焚烧特洛亚——这就是西农的绝技。"

愤激的情绪涌起，她不禁怒火如焚，
胸中原有的耐心，这时已消失净尽，
她用指甲撕破了这毫无知觉的西农，
在心里把他比作那个凶邪的客人　　1565
（那客人可憎的行径，迫使她憎恶她自身）；
随后，她微微苦笑，停止了这样的愚行，
“我真傻，真傻！”她说，“撕烂他，他也不疼。”

她的哀愁像潮水，有涨潮也有落潮；
听她不停的怨诉，连时间也感到疲劳。　　1570
白天她苦等黑夜，黑夜又焦盼明朝，
她觉得白天、黑夜，两个都冗长可恼；
短时间仿佛拉长了，只因她痛楚难熬。
悲思虽已困乏，它却不大肯睡觉；
时间爬得有多慢，不寐的人们都知晓。　　1575

而她与这些画像厮守的这些时刻
却已经不知不觉从她的心头溜过；
她对别人的苦难，作一番深切的揣摩，
这就使她的心情，离开了自身的惨祸；
面对悲苦的群像，暂时忘失了自我。　　1580
想到别人也受过同样惨厉的折磨，
这虽然治不好痛楚，却使它稍稍缓和。

如今那小心的信差，已经回转家门，
接来了他的主公，和另外几位贵宾；
1585 柯拉廷进门便望见：鲁克丽丝周身
裹着黑色的丧服，两眼被泪水浸润，
眼睛周围的蓝圈，像雨后天边的虹影。
她的这两道虹霓，预报着不祥的音讯：
前一阵风暴刚停息，新的风暴又临近。

1590 她闷闷不乐的丈夫，看到了这般情景，
惶惑不安地注视着她那惨痛的面容：
泪水烫过的眼眶，看上去又红又肿，
脸上鲜活的血色，因极度哀伤而褪尽。
他已经没有气力叩问她是否安宁，
1595 愣立着，好像老朋友，在恍惚迷惘之中，
相逢于辽远的异乡，彼此都惊疑不定。

随后，他轻轻握住她毫无血色的纤手，
问道："是什么不幸的、异乎寻常的事由
害得你这样难受，这样连连颤抖？
1600 褪尽你妍丽血色的，是什么悲苦怨尤？
为什么你要披上这伤心惨目的衣裘？
请你，亲爱的亲人，揭示这深重的哀愁，
说出你心头的痛楚，好让我们来解救。"

为了喷吐悲恩，她已长叹了三次，
但要倾诉苦难，她却说不出一字。　　1605
最后她打定主意，听从柯拉廷的嘱示，
于是含羞抱愧地试图让他们闻知
她的清白的名节，业已被强敌拘絷；
她说的时候，柯拉廷，还有同来的绅士，
心情沉重而急切，倾听着她的言词。　　1610

在她湿漉漉的窠里，这只惨白的天鹅
为她必然的殒灭，唱出凄恻的哀歌：
"没有什么言语，能形容这种罪恶，
也没有任何辩白，能矫饰这桩过错；
我只有少许言词，却有这许多灾祸；　　1615
靠这根疲敝的舌头，来把这一切诉说，
那么我的哭诉啊，只怕会太长太多。

"那么，这些话就是我必须说出的全部：
有一个生人窜来，侵占了你的床褥，
他俯伏在这枕头上（哦，亲爱的夫主！　　1620
你惯于在这枕头上，憩息你困倦的头颅）；
他还靠卑污的胁迫，施加了其他凌辱——
是一些什么凌辱，你可以想象得出，
你的鲁克丽丝呵，未能免遭荼毒！

1625 “在那墨黑的午夜，静悄悄，阴森可怖，
一个潜行的动物，潜入了我的寝处，
带着贼亮的短剑，和一支点燃的明烛，
向我的耳边低唤：醒来，罗马的贵妇，
快接受我的爱情；若是你敢于违忤
1630 我的情欲的要求，我就要向你报复，
叫你和你的家族，蒙受绵长的耻辱。

“他说：你若是不肯听命于我的意志，
我就要刺杀你家的某一个粗陋的小厮，
接着我要杀掉你，还要当众起誓，
1635 说你们正在干着那种淫邪的丑事，
就在那幽会的地方，我发现了这一对贼子，
在你们犯罪的时候，把你们双双杀死；
结果呢，我名节无亏，你却要永蒙羞耻。

“我听了他说的这些，正要跳起来叫嚷，
1640 他就将他的利剑，对准了我的胸膛，
发誓说：除非依了他，让他如愿以偿，
我就休想活下去，半句话也休想再讲；
那么，我的耻辱，将永远留在史册上，
在这伟大的罗马，人们将永远不忘：
1645 鲁克丽丝这淫妇，与贱奴淫乱而死亡。

"我自己这样软弱，敌人却这样强横；
面对这强横的恐怖，我更加软弱无能。
那法官凶蛮残忍，不许我口舌出声；
更没有公正的辩护士，能为我据理力争；
他那猩红的肉欲，当法官又当证人， 1650
起誓说：是我的美色，引诱了他的眼睛，
既然法官被诱骗，犯人必得判死刑。

"告诉我，找什么理由，来为我自身辩护；
至少，让我这么想，也好减轻点痛苦：
虽然我血肉之躯，已为暴行所玷辱， 1655
我这纯洁的心灵，照旧是清白无辜；
它不曾遭受强暴，它不甘同流合污，
在已遭败坏的腔膛里，它依然不屈如故，
它那完美的贞德，始终保持牢固。"

看他呵，真好似遭受惨重损失的商贾， 1660
嗓音因痛苦而哽塞，头颈因哀伤而低俯，
不幸的双臂抱起，眼神凄恻而凝固，
两片嘴唇褪了色，苍白如白蜡新涂；
嘴唇想吹开悲痛，免得将话儿壅阻，
但悲痛难以吹开，他徒然费尽辛苦， 1665
刚吐出一口叹息，吸气时又重新吸入。

有如咆哮的怒潮，一进入桥洞里边，
向它注视的眼睛，便让它逃出了视线；
这潮水卷入涡流，昂昂然腾跃回旋，
1670 又回到逼它狂奔的那一道狭窄的水面；
怒气冲冲地迸发，又怒气冲冲地退转；
就这样，他的怆痛，像往返拉锯一般，
驱使悲叹出动，又引这悲叹回还。

鲁克丽丝察见了柯拉廷无言的怆痛，
1675 便说出这番话来，将他从昏乱中唤醒：
"夫主呵，你的悲苦，给我的悲苦加了劲；
下了雨，洪水不会退，只会涨得更凶。
我的苦处太敏感，一见你这样伤心，
便更加痛不可忍；不如让这场厄运
1680 仅仅淹没一个人，一双悲泣的眼睛。

"你若肯垂爱于我（我原是你的爱妻），
请看在我的份上，注意听我的主意：
要向那仇敌报复，立即给他以痛击——
他是你的、我的，也是他自身的仇敌；
1685 设想你是在保护我，免受奸贼的侵袭；
你的保护来迟了；要把他置于死地！
姑息宽纵的法官，只能够助长不义。"

她转向那些陪同柯拉廷来家的人们，
“当我还不曾说出那个奸贼的姓名，
请务必向我，”她说，“保证你们的忠信， 1690
火急地追击敌人，为我伸冤雪恨；
用复仇的武器除奸，是光明正大的功勋；
骑士们凭着誓言，凭着豪侠的身份，
理所当然要解救柔弱妇人的不幸。”

到场的各位贵人，都以慷慨的气质 1695
答应了她的恳求，愿助她复仇雪耻，
对于她这项吩咐，骑士们义不容辞，
他们都急于听她揭露那恶贼的名字。
这名字尚未说出，她却欲言又止；
“哦，请说吧，”她说，“请你们向我明示， 1700
怎样才能从我身，拭去这强加的污渍？

“既然我这桩罪过，是可怖的处境所逼成，
对这桩罪过的性质，应该怎样来判定？
我的洁白的心地，能不能抵消这丑行，
能不能挽救我的倾颓扫地的名声？ 1705
有没有什么说辞，能帮我摆脱这恶运？
被毒物染污的泉水，能将它自身涤清，
我又为什么不能把强加的污浊洗净？”

听了她这番话语，绅士们立即答复，
1710 说她无垢的心灵，淘洗了皮肉的垢污；
以一丝无欢的苦笑，她把脸庞转过去——
这脸庞犹如一幅画，画满了人间惨苦，
恶运的深深印记，由泪水刻入肌肤。
“不行，”她说，“今后，决不让一个贵妇
1715 以我的失足为借口，要求宽宥她失足。”

这时，她长叹一声，仿佛心房要爆炸，
啐出了塔昆的名字，“是他，”她说，“是他，”
但她疲弱的唇舌，再也说不出别的话；
经过多少次迟延，声调的多少次变化，
1720 多少次非时的停顿，衰惫而短促的挣扎，
最后她说出：“是他，公正的大人们，是他
指引我的这只手，来将我自身刺杀。”

她向无害的胸脯，插入有害的尖刀，
尖刀在胸口入了鞘，灵魂从胸口出了鞘；
1725 这一刀使灵魂得救，离开这秽亵的监牢，
也就从此摆脱了深重的忧惶困恼；
她的悔恨的叹息，送幽魂飞向云霄；
永恒不朽的生命，见人世尘缘已了，
便从她绽裂的伤口，悄悄飞出、潜逃。

为这一惨变所震骇，像化石一样死寂，　　1730
柯拉廷和那些贵人，全都愕然僵立；
鲁克丽丝的父亲，看到她鲜血涌溢，
才把他自身投向她那自戕的躯体；
这时候，勃鲁托斯，从那殷红的泉源里
拔出了行凶的尖刀——这刀锋刚一拔离，　　1735
她的血，好像要报仇，奔出来向它追击。

只见殷红的热血，汩汩地往外直涌，
涌出她的胸前，一边流，一边分成
两股徐缓的血川，环匝了她的周身——
这身躯像一座荒岛，被洪水团团围困，　　1740
岛上已洗劫一空，不见居民的踪影。
她的一部分血液，照旧是鲜红纯净，
还有一部分变黑了——那污秽来自塔昆。

凄凄惨惨的黑血，凝固了，不再流荡，
有一圈汪汪的浆液，环绕在它的四旁，①　　1745
恰似汪汪的泪水，悲泣那染污的地方；
自那时以来，污血，总是要渗出水浆，
仿佛是含泪怜恤鲁克丽丝的祸殃；
未遭沾染的净血，却鲜红浓酽如常，

① "浆液"指血清。血液凝结时，血清从凝固的血块分离出来。下文的"渗出水浆"亦指此。

1750　宛如因见到污秽，不禁羞红了脸庞。

“女儿，亲爱的女儿！”鲁克瑞修斯叫嚷，
“你此刻夺去的生命，原是我的宝藏；
既然父亲的形象存活在孩子身上，
鲁克丽丝不活了，我还活什么名堂？
1755　我把生命传给你，决不是为这般下场！
倘若孩子们反而比老辈更早凋丧，
我们倒像是儿女，他们倒像是爹娘。

“可怜的碎裂的镜子！在你姣好的影象中，①
我常常俨然看到：我又回复了青春；
1760　如今这光洁的明镜，已经晦暗朦胧，
照出个形销骨立的、衰颓朽败的鬼影；
你从你的面颊上，摧毁了我的姿容！
这妍丽迷人的宝镜，已被你摔成齑粉，
我年轻时候的丰采，再难向镜里重寻。

1765　“若是理应后死的，反而先行凋殒，
时间呵，你也完结吧，立即终止运行！
难道腐恶的死亡，该征服少壮的生命，

① “镜子”，指鲁克丽丝的容貌。儿女的容貌往往反映出父母年轻时的容貌，所以喻之为镜子。作者的十四行诗第三首第九至十行也有类似的说法。

却让摇摇欲坠的、孱弱的生命留存？
衰老的蜜蜂死去，蜂房让壮蜂管领；
那么，鲁克丽丝呵，苏生吧，快快苏生，　　1770
活下去，给我戴孝，莫叫我给你送终！"

直到这时，柯拉廷，恍如从梦中惊醒，
请鲁克瑞修斯让开，好让他尽情悲恸；
于是他倒在冰冷的鲁克丽丝的血泊中，
让滚滚泪泉冲洗他惊恐失色的面容，　　1775
有一阵，他昏迷不省，要与她同归于尽；
终于，男儿的羞恶心，促使他恢复镇静，
吩咐他留在人间，为她的惨死雪恨。

柯拉廷心魂深处的深不可测的悲愤
拴住了他的舌头，迫使它暗默无声；　　1780
舌头嗔怪这悲愤遏制了它的功能，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不让它吐字发音；
如今它开始说起来，来缓解心灵的苦闷；
但纷纭杂沓的细语，密集在他的唇中，
以致他喃喃叨咕的，没有谁能够听清。　　1785

但有时分明听到：他透过咬紧的牙齿，
将"塔昆"二字迸出，仿佛要咬碎这名字。
这阵狂暴的悲风，暂时未吹降雨丝，

遏抑着哀痛的潮水，惹得潮水更恣肆。
1790　终于，大雨倾泻，叹息的悲风息止；
于是，丈人和女婿，恸哭着，苦苦争执
谁应该哭得最凶，为女儿还是为妻子。

一个说“她是我女儿”，一个说“她是我的妻”，
而两个都无法享有他们自许的权益。
1795　“她是我的！”父亲说；“是我的！”丈夫抗议，
“请你不要来侵夺我这悲恸的专利；
哪位哀悼者也别说，他是为她而悲泣；
她只属于我一个：没有旁人，没有你，
只有一个人——柯拉廷，该为她痛哭流涕。”

1800　鲁克瑞修斯哭道：“她太早而又太迟地①
抛洒无余的生命，是我的，是我所赋予。”
“哎哟！”柯拉廷喊着，“她是我的，我的妻，
她所戕杀的生命，是我的，是我所占据。”
“我的女儿！”“我的妻！”喧哗着，向空中飘去，
1805　将鲁克丽丝的精魂收容守护的天宇
应答着他们的呼号：“我的女儿！”“我的妻！”

从死者身上拔出利刃的勃鲁托斯，

① 据普林斯注释，“太迟”，指鲁克丽丝未能在塔昆施暴以前死去以保全名节。

看到他们两个这一番惨痛的争执，
便一变愚蒙的故态，显出威严和明智，
在鲁克丽丝的伤口里，埋藏了他的伪饰。① 1810
他在罗马人中间，一直被看作愚痴，
好似在帝王身边取笑逗乐的呆子，
只会插科打诨，说些无聊的蠢事。

是深谋远虑的权术，将他巧扮成那样，
将他过人的才智，小心翼翼地掩藏； 1815
如今他一下甩掉了那一套皮相的乔装，
遏止了柯拉廷眼中滔滔奔涌的泪浆。
“振作起来，”他说，“受害的罗马武将！
我这公认的蠢材，不妨现出本相，
让你这精明老练的，来听听我的主张。 1820

“难道苦难，柯拉廷，竟能将苦难解救？
创伤能治愈创伤，哀愁能减却哀愁？
残害你贤妻的恶人，犯下这卑污的罪咎，
你给你自己一刀，就算伸雪了冤仇？
这种童稚的气性，出自软弱的心头； 1825
你薄命的夫人错了，错得好没来由：
她不该刺杀自己，该刺杀来犯的敌寇。

① “伪饰”，指勃鲁托斯伪装痴呆。下节的“巧扮”、“皮相的乔装”亦指此。参看第428页注②。

"勇武的罗马战将呵，不要把你的心灵
浸溺在悲悲切切的、可怜的泪水之中；
1830 和我一道跪下来，承当起你的责任，
让我们虔心祈祷，呼告罗马的天神；
既然罗马的尊严被这帮恶人污损，
那就请天神俯允：让我们兴动刀兵，
从罗马干净的街衢上，把恶人驱除干净。

1835 "现在，凭着我们崇奉的卡庇托大寺，①
凭着给丰腴的大地孳育了五谷的红日，
凭着罗马国土上留存的公理和法制，
凭着鲁克丽丝方才的申诉和嘱示，
凭着她不昧的精魂，这横遭玷辱的血渍，
1840 凭着这血染的尖刀，我们在此宣誓：
要为这忠贞的妻子，洗雪这强加的羞耻。"

勃鲁托斯说完了，便举手置于胸次，
亲吻那致命的尖刀，将他的誓词终止；
他敦促在场的人们同他步调一致，
1845 他们全都允诺了，惊诧地向他注视；
于是众人都跪下，矢志共举大事，
勃鲁托斯把方才设下的痛切誓词

① 卡庇托大寺，罗马卡庇托山上的朱比特神庙。朱比特即乔武，罗马人崇奉的最高天神。

重新诵述了一番，众人也跟着起誓。

他们以誓言保证：共图大事成功；
决定把鲁克丽丝的遗体抬去游行，
游遍罗马全城，展示这流血的尸身，　　1850
这样向市民披露塔昆万恶的行径。
雷厉风行的义举，果然是一呼百应；
激愤的罗马人民，众口一词地赞同
将塔昆和他的家族，永远驱逐出境。　　1855

十 四 行 诗

梁 宗 岱 译

献给下面刊行的十四行诗的
唯一的促成者
W.H.先生
祝他享有一切幸运，并希望
我们的永生的诗人
所预示的
不朽
得以实现。
对他怀着好意
并断然予以
出版的

T.T.

十 四 行 诗

一

对天生的尤物我们要求蕃盛，
以便美的玫瑰永远不会枯死，
但开透的花朵既要及时雕零，
就应把记忆交给娇嫩的后嗣；
但你，只和你自己的明眸定情，　　5
把自己当燃料喂养眼中的火焰，
和自己作对，待自己未免太狠，
把一片丰沃的土地变成荒田。
你现在是大地的清新的点缀，
又是锦绣阳春的唯一的前锋，　　10
为什么把富源葬送在嫩蕊里，
温柔的鄙夫，要吝啬，反而浪用？
　可怜这个世界吧，要不然，贪夫，
　就吞噬世界的份，由你和坟墓。

二

当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朱颜，
在你美的园地挖下深的战壕，
你青春的华服，那么被人艳羡，
将成褴褛的败絮，谁也不要瞧：
5 那时人若问起你的美在何处，
哪里是你那少壮年华的宝藏，
你说，"在我这双深陷的眼眶里，
是贪婪的羞耻，和无益的颂扬。"
你的美的用途会更值得赞美，
10 如果你能够说，"我这宁馨小童
将总结我的账，宽恕我的老迈，"
证实他的美在继承你的血统！
　　这将使你在衰老的暮年更生，
　　并使你垂冷的血液感到重温。

三

照照镜子，告诉你那镜中的脸庞，
说现在这庞儿应该另造一副；
如果你不赶快为它重修殿堂，
就欺骗世界，剥掉母亲的幸福。
因为哪里会有女人那么淑贞　　5
她那处女的胎不愿被你耕种？
哪里有男人那么蠢，他竟甘心
做自己的坟墓，绝自己的血统？
你是你母亲的镜子，在你里面
她唤回她的盛年的芳菲四月：　　10
同样，从你暮年的窗你将眺见——
纵皱纹满脸——你这黄金的岁月。
　　但是你活着若不愿被人惦记，
　　就独自死去，你的肖像和你一起。

四

俊俏的浪子，为什么把你那份
美的遗产在你自己身上耗尽？
造化的馈赠非赐予，她只出赁；
她慷慨，只赁给宽宏大量的人。
5 那么，美丽的鄙夫，为什么滥用
那交给你转交给别人的厚礼？
赔本的高利贷者，为什么浪用
那么一笔大款，还不能过日子？
因为你既然只和自己做买卖，
10 就等于欺骗你那妩媚的自我。
这样，你将拿什么账目去交代，
当造化唤你回到她怀里长卧？
　　你未用过的美将同你进坟墓；
　　用呢，就活着去执行你的遗嘱。

五

那些时辰曾经用轻盈的细工
织就这众目共注的可爱明眸，
终有天对它摆出魔王的面孔，
把绝代佳丽剁成龙锺的老丑：
因为不舍昼夜的时光把盛夏　　5
带到狰狞的冬天去把它结果；
生机被严霜窒息，绿叶又全下，
白雪掩埋了美，满目是赤裸裸：
那时候如果夏天尚未经提炼，
让它凝成香露锁在玻璃瓶里，　　10
美和美的流泽将一起被截断，
美，和美的记忆都无人再提起：
　　但提炼过的花，纵和冬天抗衡，
　　只失掉颜色，却永远吐着清芬。

六

那么，别让冬天嶙峋的手抹掉
你的夏天，在你未经提炼之前：
熏香一些瓶子；把你美的财宝
藏在宝库里，趁它还未及消散。
5　这样的借贷并不是违禁取利，
既然它使那乐意纳息的高兴；
这是说你该为你另生一个你，
或者，一个生十，就十倍地幸运；
十倍你自己比你现在更快乐，
10　如果你有十个儿子来重现你：
这样，即使你长辞，死将奈你何，
既然你继续活在你的后裔里？
　　别任性：你那么标致，何必甘心
　　做死的胜利品，让蛆虫做子孙。

七

看，当普照万物的太阳从东方
抬起了火红的头，下界的眼睛
都对他初升的景象表示敬仰，
用目光来恭候他神圣的驾临；
然后他既登上了苍穹的极峰，　　5
像精力饱满的壮年，雄姿英发，
万民的眼睛依旧瞑拜他的峥嵘，
紧紧追随着他那疾驰的金驾。
但当他，像耄年拖着尘倦的车轮，
从绝顶颤巍巍地离开了白天，　　10
众目便一齐从他下沉的足印
移开它们那原来恭顺的视线。

　　同样，你的灿烂的日中一消逝，
　　你就会悄悄死去，如果没后嗣。

八

我的音乐，为何听音乐会生悲？
甜蜜不相克，快乐使快乐欢笑。
为何爱那你不高兴爱的东西，
或者为何乐于接受你的烦恼？
5 如果悦耳的声音的完美和谐
和亲挚的协调会惹起你烦忧，
它们不过委婉地责备你不该
用独奏窒息你心中那部合奏。
试看这一根弦，另一根的良人，
10 怎样融洽地互相呼应和振荡；
宛如父亲、儿子和快活的母亲，
它们联成了一片，齐声在欢唱。
　　它们的无言之歌都异曲同工
　　对你唱着："你独身就一切皆空。"

九

是否因为怕打湿你寡妇的眼，
你在独身生活里消磨你自己？
哦，如果你不幸无后离开人间，
世界就要哀哭你，像丧偶的妻。
世界将是你寡妇，她永远伤心　　5
你生前没给她留下你的容貌；
其他的寡妇，靠儿女们的眼睛，
反能把良人的肖像在心里长保。
看吧，浪子在世上的种种浪费
只换了主人，世界仍然在享受；　　10
但美的消耗在人间将有终尾：
留着不用，就等于任由它腐朽。
　这样的心决不会对别人有爱，
　既然它那么忍心把自己戕害。

一〇

羞呀，否认你并非不爱任何人，
对待你自己却那么欠缺绸缪。
承认，随你便，许多人对你锺情，
但说你并不爱谁，谁也要点头。
5 因为怨毒的杀机那么缠住你，
你不惜多方设计把自己戕害，
锐意摧残你那座峥嵘的殿宇，
你唯一念头却该是把它重盖。
哦，赶快回心吧，让我也好转意！
10 难道憎比温婉的爱反得处优？
你那么貌美，愿你也一样心慈，
否则至少对你自己也要温柔。
　　另造一个你吧，你若是真爱我，
　　让美在你儿子或你身上永活。

一一

和你一样快地消沉，你的儿子
也将一样快在世界生长起来；
你灌注给青春的这新鲜血液
仍将是你的，当青春把你抛开。
这里面活着智慧、美丽和昌盛； 5
没有这，便是愚蠢、衰老和腐朽：
人人都这样想，就要钟停漏尽，
六十年便足使世界化为乌有。
让那些人生来不配生育传宗，
粗鲁、丑陋和笨拙，无后地死去； 10
造化的至宠，她的馈赠也最丰，
该尽量爱惜她这慷慨的赐予：
　她把你刻做她的印，意思是要
　你多印几份，并非要毁掉原稿。

一二

当我数着壁上报时的自鸣钟，
见明媚的白昼坠入狰狞的夜，
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容，
青丝的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
5　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
它不久前曾荫蔽喘息的牛羊；
夏天的青翠一束一束地就缚，
带着坚挺的白须被舁上殓床；
于是我不禁为你的朱颜焦虑：
10　终有天你要加入时光的废堆，
既然美和芳菲都把自己抛弃，
眼看着别人生长自己却枯萎；
　　没什么抵挡得住时光的毒手，
　　除了生育，当他来要把你拘走。

一三

哦，但愿你是你自己，但爱呀，你
终非你有，当你不再活在世上；
对这将临的日子你得要准备，
快交给别人你那俊秀的肖像。
这样，你所租赁的朱颜就永远　　5
不会有满期；于是你又将变成
你自己，当你已经离开了人间，
既然你儿子保留着你的倩影。
谁肯让一座这样的华厦倾颓，
如果小心地看守便可以维护　　10
它的光彩，去抵抗隆冬的狂吹
和那冷酷的死神无情的暴怒？
　哦，除非是浪子；我爱呀，你知道
　你有父亲；让你儿子也可自豪。

一四

并非从星辰我采集我的推断；
可是我以为我也精通占星学，
但并非为了推算气运的通蹇，
以及饥荒、瘟疫或四时的风色；
5 我也不能为短促的时辰算命，
指出每个时辰的雷电和风雨，
或为国王占卜流年是否亨顺，
依据我常从上苍探得的天机。
我的术数只得自你那双明眸，
10 恒定的双星，它们预兆这吉祥：
只要你回心转意肯储蓄传后，
真和美将双双偕你永世其昌。
　　要不然关于你我将这样昭示：
　　你的末日也就是真和美的死。

一五

当我默察一切活泼泼的生机
保持它们的芳菲都不过一瞬，
宇宙的舞台只搬弄一些把戏
被上苍的星宿在冥冥中牵引；
当我发觉人和草木一样蕃衍， 5
任同一的天把他鼓励和阻挠，
少壮时欣欣向荣，盛极又必反，
繁华和璀璨都被从记忆抹掉；
于是这一切奄忽浮生的征候
便把妙龄的你在我眼前呈列， 10
眼见残暴的时光与腐朽同谋，
要把你青春的白昼化作黑夜；
　　为了你的爱我将和时光争持：
　　他摧折你，我要把你重新接枝。

一六

但是为什么不用更凶的法子
去抵抗这血淋淋的魔王——时光?
不用比我的枯笔吉利的武器,
去防御你的衰朽,把自己加强?
5 你现在站在黄金时辰的绝顶,
许多少女的花园,还未经播种,
贞洁地切盼你那绚烂的群英,
比你的画像更酷肖你的真容;
只有生命的线能把生命重描;
10 时光的画笔,或者我这枝弱管,
无论内心的美或外貌的姣好,
都不能使你在人们眼前活现。
　　献出你自己依然保有你自己,
　　而你得活着,靠你自己的妙笔。

一七

未来的时代谁会相信我的诗，
如果它充满了你最高的美德？
虽然，天知道，它只是一座墓地
埋着你的生命和一半的本色。
如果我写得出你美目的流盼，　　5
用清新的韵律细数你的秀妍，
未来的时代会说："这诗人撒谎：
这样的天姿哪里会落在人间！"
于是我的诗册，被岁月所熏黄，
就要被人藐视，像饶舌的老头；　　10
你的真容被诬作诗人的疯狂，
以及一支古歌的夸张的节奏：
　　但那时你若有个儿子在人世，
　　你就活两次：在他身上，在诗里。

一八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5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雕残或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雕落，
10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一九

饕餮的时光，去磨钝雄狮的爪，
命大地吞噬自己宠爱的幼婴，
去猛虎的颚下把它利牙拔掉，
焚毁长寿的凤凰，灭绝它的种，
使季节在你飞逝时或悲或喜；　　5
而且，捷足的时光，尽肆意摧残
这大千世界和它易谢的芳菲；
只有这极恶大罪我禁止你犯：
哦，别把岁月刻在我爱的额上，
或用古老的铁笔乱画下皱纹：　　10
在你的飞逝里不要把它弄脏，
好留给后世永作美丽的典型。
　但，尽管猖狂，老时光，凭你多狠，
　我的爱在我诗里将万古长青。

二〇

你有副女人的脸，由造化亲手
塑就，你，我热爱的情妇兼情郎；
有颗女人的温婉的心，但没有
反复和变幻，像女人的假心肠；
5 眼睛比她明媚，又不那么造作，
流盼把一切事物都镀上黄金；
绝世的美色，驾御着一切美色，
既使男人晕眩，又使女人震惊。
开头原是把你当女人来创造：
10 但造化塑造你时，不觉着了迷，
误加给你一件东西，这就剥掉
我的权利——这东西对我毫无意义。
　　但造化造你既专为女人愉快，
　　让我占有，而她们享受，你的爱。

二一

我的诗神① 并不像那一位诗神
只知运用脂粉涂抹他的诗句，
连苍穹也要撒下来作妆饰品，
罗列每个佳丽去赞他的佳丽，
用种种浮夸的比喻作成对偶，　　5
把他比太阳、月亮、海陆的瑰宝，
四月的鲜花，和这浩荡的宇宙
蕴藏在它的怀里的一切奇妙。
哦，让我既真心爱，就真心歌唱，
而且，相信我，我的爱可以媲美　　10
任何母亲的儿子，虽然论明亮
比不上挂在天空的金色烛台。
　谁喜欢空话，让他尽说个不穷；
　我志不在出售，自用不着祷颂。

① 诗神：即诗人，故下面用男性代词"他"字。

二二

这镜子决不能使我相信我老，
只要大好韶华和你还是同年；
但当你脸上出现时光的深槽，
我就盼死神来了结我的天年。
5　因为那一切妆点着你的美丽
都不过是我内心的表面光彩；
我的心在你胸中跳动，正如你
在我的：那么，我怎会比你先衰？
哦，我的爱呵，请千万自己珍重，
10　像我珍重自己，乃为你，非为我。
怀抱着你的心，我将那么郑重，
像慈母防护着婴儿遭受病魔。
　　别侥幸独存，如果我的心先碎；
　　你把心交我，并非为把它收回。

二三

仿佛舞台上初次演出的戏子
慌乱中竟忘记了自己的角色，
又像被触犯的野兽满腔怒气，
它那过猛的力量反使它胆怯；
同样，缺乏着冷静，我不觉忘掉　　5
举行爱情的仪节的彬彬盛典，
被我爱情的过度重量所压倒，
在我自己的热爱中一息奄奄。
哦，请让我的诗篇做我的辩士，
替我把缠绵的衷曲默默诉说，　　10
它为爱情申诉，并希求着赏赐，
多于那对你絮絮不休的狡舌：
　请学会去读缄默的爱的情书，
　用眼睛来听原属于爱的妙术。

二四

我眼睛扮作画家，把你的肖像
描画在我的心版上，我的肉体
就是那嵌着你的姣颜的镜框，
而画家的无上的法宝是透视。
5　你要透过画家的巧妙去发见
那珍藏你的奕奕真容的地方；
它长挂在我胸内的画室中间，
你的眼睛却是画室的玻璃窗。
试看眼睛多么会帮眼睛的忙：
10　我的眼睛画你的像，你的却是
开向我胸中的窗，从那里太阳
喜欢去偷看那藏在里面的你。
　可是眼睛的艺术终欠这高明：
　它只能画外表，却不认识内心。

二五

让那些人(他们既有吉星高照)
到处夸说他们的显位和高官,
至于我,命运拒绝我这种荣耀,
只暗中独自赏玩我心里所欢。
王公的宠臣舒展他们的金叶　　5
不过像太阳眷顾下的金盏花,
他们的骄傲在自己身上消灭,
一蹙额便足雕谢他们的荣华。
转战沙场的名将不管多功高,
百战百胜后只要有一次失手,　　10
便从功名册上被人一笔勾消,
毕生的勋劳只落得无声无臭:
　　那么,爱人又被爱,我多么幸福!
　　我既不会迁徙,又不怕被驱逐。

二六

我爱情的至尊，你的美德已经
使我这藩属加强对你的拥戴，
我现在寄给你这诗当作使臣，
去向你述职，并非要向你炫才。
5 职责那么重，我又才拙少俊语，
难免要显得赤裸裸和你相见，
但望你的妙思，不嫌它太粗鄙，
在你灵魂里把它的赤裸裸遮掩；
因而不管什么星照引我前程，
10 都对我露出一副和悦的笑容，
把华服加给我这寒伧的爱情，
使我配得上你那缱绻的恩宠。
　　那时我才敢对你夸耀我的爱，
　　否则怕你考验我，总要躲起来。

二七

精疲力竭，我赶快到床上躺下，
去歇息我那整天劳顿的四肢；
但马上我的头脑又整装出发，
以劳我的心，当我身已得休息。
因为我的思想，不辞离乡背井，　　5
虔诚地遄程要到你那里进香，
睁大我这双沉沉欲睡的眼睛，
向着瞎子看得见的黑暗凝望；
不过我的灵魂，凭着它的幻眼，
把你的倩影献给我失明的双眸，　　10
像颗明珠在阴森的夜里高悬，
变老丑的黑夜为明丽的白昼。
　　这样，日里我的腿，夜里我的心，
　　为你、为我自己，都得不着安宁。

二八

那么，我怎么能够喜洋洋归来，
既然得不着片刻身心的安息？
当白天的压逼入夜并不稍衰，
只是夜继日、日又继夜地压逼？
5 日和夜平时虽事事各不相下，
却互相携手来把我轮流挫折，
一个用跋涉，一个却呶呶怨骂，
说我离开你更远，虽整天跋涉。
为讨好白天，我告它你是光明，
10 在阴云密布时你将把它映照。
我又这样说去讨黑夜的欢心：
当星星不眨眼，你将为它闪耀。
　但天天白天尽拖长我的苦痛，
　夜夜黑夜又使我的忧思转凶。

二九

当我受尽命运和人们的白眼，
暗暗地哀悼自己的身世飘零，
徒用呼吁去干扰聋瞶的昊天，
顾盼着身影，诅咒自己的生辰，
愿我和另一个一样富于希望，　　5
面貌相似，又和他一样广交游，
希求这人的渊博，那人的内行，
最赏心的乐事觉得最不对头；
可是，当我正要这样看轻自己，
忽然想起了你，于是我的精神，　　10
便像云雀破晓从阴霾的大地
振翮上升，高唱着圣歌在天门：
　一想起你的爱使我那么富有，
　和帝王换位我也不屑于屈就。

三〇

当我传唤对已往事物的记忆
出庭于那馨香的默想的公堂，
我不禁为命中许多缺陷叹息，
带着旧恨，重新哭蹉跎的时光；
5 于是我可以淹没那枯涸的眼，
为了那些长埋在夜台的亲朋，
哀悼着许多音容俱渺的美艳，
痛哭那情爱久已勾消的哀痛：
于是我为过去的惆怅而惆怅，
10 并且一一细算，从痛苦到痛苦，
那许多呜咽过的呜咽的旧账，
仿佛还未付过，现在又来偿付。
　　但是只要那刻我想起你，挚友，
　　损失全收回，悲哀也化为乌有。

三一

你的胸怀有了那些心而越可亲
（它们的消逝我只道已经死去）；
原来爱，和爱的一切可爱部分，
和埋掉的友谊都在你怀里藏住。
多少为哀思而流的圣洁泪珠　　5
那虔诚的爱曾从我眼睛偷取
去祭奠死者！我现在才恍然大悟
他们只离开我去住在你的心里。
你是座收藏已往恩情的芳塚，
满挂着死去的情人的纪念牌，　　10
他们把我的馈赠尽向你呈贡，
你独自享受许多人应得的爱。
　　在你身上我瞥见他们的倩影，
　　而你，他们的总和，尽有我的心。

三二

倘你活过我踌躇满志的大限，
当鄙夫“死神”用黄土把我掩埋，
偶然重翻这拙劣可怜的诗卷，
你情人生前写来献给你的爱，
5 把它和当代俊逸的新诗相比，
发觉它的词笔处处都不如人，
请保留它专为我的爱，而不是
为那被幸运的天才凌驾的韵。
哦，那时候就请赐给我这爱思：
10 “要是我朋友的诗神与时同长，
他的爱就会带来更美的产儿，
可和这世纪任何杰作同俯仰；
　　但他既死去，诗人们又都迈进，
　　我读他们的文采，却读他的心。”

三三

多少次我曾看见灿烂的朝阳
用他那至尊的眼媚悦着山顶，
金色的脸庞吻着青碧的草场，
把黯淡的溪水镀成一片黄金：
然后蓦地任那最卑贱的云彩　　5
带着黑影驰过他神圣的霁颜，
把他从这凄凉的世界藏起来，
偷移向西方去掩埋他的污点；
同样，我的太阳曾在一个清朝
带着辉煌的光华临照我前额；　　10
但是唉！他只一刻是我的荣耀，
下界的乌云已把他和我遮隔。
　　我的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贱，
　　天上的太阳有瑕疵，何况人间！

三四

为什么预告那么璀璨的日子，
哄我不携带大衣便出来游行，
让鄙贱的乌云中途把我侵袭，
用臭腐的烟雾遮蔽你的光明？
5 你以为现在冲破乌云来晒干
我脸上淋漓的雨点便已满足？
须知无人会赞美这样的药丹：
只能医治创伤，但洗不了耻辱。
你的愧赧也无补于我的心疼；
10 你虽已忏悔，我依然不免损失：
对于背着耻辱的十字架的人，
冒犯者引咎只是微弱的慰藉。
　　唉，但你的爱所流的泪是明珠，
　　它们的富丽够赎你的罪有余。

三五

别再为你冒犯我的行为痛苦：
玫瑰花有刺，银色的泉有烂泥，
乌云和蚀把太阳和月亮玷污，
可恶的毛虫把香的嫩蕊盘据。
每个人都有错，我就犯了这点： 5
运用种种比喻来解释你的恶，
弄脏我自己来洗涤你的罪愆，
赦免你那无可赦免的大错过。
因为对你的败行我加以谅解——
你的原告变成了你的辩护士—— 10
我对你起诉，反而把自己出卖：
爱和憎老在我心中互相排挤，
　　以致我不得不变成你的助手
　　去帮你劫夺我，你，温柔的小偷！

三六

让我承认我们俩一定要分离，
尽管我们那分不开的爱是一体；
这样，许多留在我身上的瑕疵，
将不用你分担，由我独自承起。
5 你我的相爱全出于一片至诚，
尽管不同的生活把我们隔开，
这纵然改变不了爱情的真纯，
却偷掉许多密约佳期的欢快。
我再也不会高声认你做知己，
10 生怕我可哀的罪过使你含垢，
你也不能再当众把我来赞美，
除非你甘心使你的名字蒙羞。
　　可别这样做；我既然这样爱你，
　　你是我的，我的荣光也属于你。

三七

像一个衰老的父亲高兴去看
活泼的儿子表演青春的伎俩，
同样，我，受了命运的恶毒摧残，
从你的精诚和美德找到力量。
因为，无论美、门第、财富或才华， 5
或这一切，或其一，或多于这一切，
在你身上登峰造极，我都把
我的爱在你这个宝藏上嫁接。
那么，我并不残废、贫穷、被轻藐，
既然这种种幻影都那么充实， 10
使我从你的富裕得满足，并倚靠
你的光荣的一部分安然度日。
　看，生命的至宝，我暗祝你尽有：
　既有这心愿，我便十倍地无忧。

三八

我的诗神怎么会找不到诗料，
当你还呼吸着，灌注给我的诗
以你自己的温馨题材——那么美妙
绝不是一般俗笔所能够抄袭？
5 哦，感谢你自己吧，如果我诗中
有值得一读的献给你的目光：
哪里有哑巴，写到你，不善祷颂——
既然是你自己照亮他的想象？
做第十位艺神吧，你要比凡夫
10 所祈求的古代九位高明得多；
有谁向你呼吁，就让他献出
一些可以传久远的不朽诗歌。
　　我卑微的诗神如可取悦于世，
　　痛苦属于我，所有赞美全归你。

三九

哦，我怎能不越礼地把你歌颂，
当我的最优美部分全属于你？
赞美我自己对我自己有何用？
赞美你岂不等于赞美我自己？
就是为这点我们也得要分手， 5
使我们的爱名义上各自独处，
以便我可以，在这样分离之后，
把你该独得的赞美全部献出。
别离啊！你会给我多大的痛创，
倘若你辛酸的闲暇不批准我 10
拿出甜蜜的情思来款待时光，
用甜言把时光和相思蒙混过——
　　如果你不教我怎样化一为二，
　　使我在这里赞美远方的人儿！

四〇

夺掉我的爱，爱呵，请通通夺去；
看看比你已有的能多些什么？
没什么，爱呵，称得上真情实义；
我所爱早属你，纵使不添这个。
5 那么，你为爱我而接受我所爱，
我不能对你这享受加以责备；
但得受责备，若甘心自我欺给，
你故意贪尝不愿接受的东西。
我可以原谅你的掠夺，温柔贼，
10 虽然你把我仅有的通通偷走；
可是，忍受爱情的暗算，爱晓得，
比憎恨的明伤是更大的烦忧。
　　风流的妩媚，连你的恶也妩媚，
　　尽管毒杀我，我们可别相仇视。

四一

你那放荡不羁所犯的风流罪
(当我有时候远远离开你的心)
与你的美貌和青春那么相配，
无论到哪里，诱惑都把你追寻。
你那么温文，谁不想把你夺取？　　5
那么姣好，又怎么不被人围攻？
而当女人追求，凡女人的儿子
谁能坚苦挣扎，不向她怀里送？
唉！但你总不必把我的位儿占，
并斥责你的美丽和青春的迷惑：　　10
它们引你去犯那么大的狂乱，
使你不得不撕毁了两重誓约：
　　她的，因为你的美诱她去就你；
　　你的，因为你的美对我失信义。

四二

你占有她，并非我最大的哀愁，
可是我对她的爱不能说不深；
她占有你，才是我主要的烦忧，
这爱情的损失更能使我伤心。
5 爱的冒犯者，我这样原谅你们：
你所以爱她，因为晓得我爱她；
也是为我的原故她把我欺瞒，
让我的朋友替我殷勤款待她。
失掉你，我所失是我情人所获，
10 失掉她，我朋友却找着我所失；
你俩互相找着，而我失掉两个，
两个都为我的原故把我磨折：
　　但这就是快乐：你和我是一体；
　　甜蜜的阿谀！她却只爱我自己。

四三

我眼睛闭得最紧，看得最明亮：
它们整天只看见无味的东西；
而当我入睡，梦中却向你凝望，
幽暗的火焰，暗地里放射幽辉。
你的影子既能教黑影放光明，　　5
对闭上的眼照耀得那么辉煌，
你影子的形会形成怎样的美景，
在清明的白天里用更清明的光！
我的眼睛，我说，会感到多幸运
若能够凝望你在光天化日中，　　10
既然在死夜里你那不完全的影
对酣睡中闭着的眼透出光容！
　　天天都是黑夜一直到看见你，
　　夜夜是白天当好梦把你显示！

四四

假如我这笨拙的体质是思想，
不做美的距离就不能阻止我，
因为我就会从那迢迢的远方，
无论多隔绝，被带到你的寓所。
5 那么，纵使我的腿站在那离你
最远的天涯，对我有什么妨碍？
空灵的思想无论想到达哪里，
它立刻可以飞越崇山和大海。
但是唉，这思想毒杀我：我并非思想，
10 能飞越辽远的万里当你去后；
而只是满盛着泥水的钝皮囊，
就只好用悲泣去把时光伺候；
　　这两种重浊的元素毫无所赐
　　除了眼泪，二者的苦恼的标志。

四五

其余两种，轻清的风，净化的火，
一个是我的思想，一个是欲望，
都是和你一起，无论我居何所；
它们又在又不在，神速地来往。
因为，当这两种较轻快的元素　　5
带着爱情的温柔使命去见你，
我的生命，本赋有四大，只守住
两个，就不胜其忧郁，奄奄待毙；
直到生命的结合得完全恢复
由于这两个敏捷使者的来归。　　10
它们现正从你那里回来，欣悉
你起居康吉，在向我欣欣告慰。
　　说完了，我乐，可是并不很长久，
　　我打发它们回去，马上又发愁。

四六

我的眼和我的心在作殊死战，
怎样去把你姣好的容貌分赃；
眼儿要把心和你的形象隔断，
心儿又不甘愿把这权利相让。
5 心儿声称你在它的深处潜隐，
从没有明眸闯得进它的宝箱；
被告却把这申辩坚决地否认，
说是你的倩影在它里面珍藏。
为解决这悬案就不得不邀请
10 我心里所有的住户——思想——协商；
它们的共同的判词终于决定
明眸和亲挚的心应得的分量
　　如下：你的仪表属于我的眼睛，
　　而我的心占有你心里的爱情。

四七

现在我的眼和心缔结了同盟，
为的是互相帮忙和互相救济：
当眼儿渴望要一见你的尊容，
或痴情的心快要给叹气窒息，
眼儿就把你的画像大摆筵桌， 5
邀请心去参加这图画的盛宴；
有时候眼睛又是心的座上客，
去把它缱绻的情思平均分沾：
这样，或靠你的像或我的依恋，
你本人虽远离还是和我在一起； 10
你不能比我的情思走得更远，
我老跟着它们，它们又跟着你；
　　或者，它们倘睡着，我眼中的像
　　就把心唤醒，使心和眼都舒畅。

四八

我是多么小心，在未上路之前，
为了留以备用，把琐碎的事物
一一锁在箱子里，使得到保险，
不致被一些奸诈的手所亵渎！
5 但你，比起你来珠宝也成废品，
你，我最亲最好和唯一的牵挂，
无上的慰安(现在是最大的伤心)
却留下来让每个扒手任意拿。
我没有把你锁进任何保险箱，
10 除了你不在的地方，而我觉得
你在，那就是我的温暖的心房，
从那里你可以随便进进出出；
　　就是在那里我还怕你被偷走：
　　看见这样珍宝，忠诚也变扒手。

四九

为抵抗那一天，要是终有那一天，
当我看见你对我的缺点蹙额，
当你的爱已花完最后一文钱，
被周详的顾虑催去清算账目；
为抵抗那一天，当你像生客走过， 5
不用那太阳——你眼睛——向我致候，
当爱情，已改变了面目，要搜罗
种种必须决绝的庄重的理由；
为抵抗那一天我就躲在这里，
在对自己的恰当评价内安身， 10
并且高举我这只手当众宣誓，
为你的种种合法的理由保证：
　　抛弃可怜的我，你有法律保障，
　　既然为什么爱，我无理由可讲。

五〇

多么沉重地我在旅途上跋涉，
当我的目的地（我倦旅的终点）
唆使安逸和休憩这样对我说：
"你又离开了你的朋友那么远！"
5 那驮我的畜牲，经不起我的忧厄，
驮着我心里的重负慢慢地走，
仿佛这畜牲凭某种本能晓得
它主人不爱快，因为离你远游；
有时恼怒用那血淋淋的靴钉
10 猛刺它的皮，也不能把它催促；
它只是沉重地报以一声呻吟，
对于我，比刺它的靴钉还要残酷，
　　因为这呻吟使我省悟和熟筹：
　　我的忧愁在前面，快乐在后头。

五一

这样，我的爱就可原谅那笨兽
（当我离开你），不嫌它走得太慢：
从你所在地我何必匆匆跑走？
除非是归来，绝对不用把路赶。
那时可怜的畜牲怎会得宽容，　　5
当极端的迅速还要显得迟钝？
那时我就要猛刺，纵使在御风，
如飞的速度我只觉得是停顿：
那时就没有马能和欲望齐驱；
因此，欲望，由最理想的爱构成，　　10
就引颈长嘶，当它火似地飞驰；
但爱，为了爱，将这样饶恕那畜牲：
　　既然别你的时候它有意慢走，
　　归途我就下来跑，让它得自由。

五二

我像那富翁，他那幸运的钥匙
能把他带到他的心爱的宝藏，
可是他并不愿时常把它启视，
以免磨钝那难得的锐利的快感。
5 所以过节是那么庄严和希有，
因为在一年中仅疏疏地来临，
就像宝石在首饰上稀稀嵌就，
或大颗的珍珠在璎珞上晶莹。
同样，那保存你的时光就好像
10 我的宝箱，或装着华服的衣橱，
以便偶一重展那被囚的宝光，
使一些幸福的良辰分外幸福。
　　你真运气，你的美德能够使人
　　有你，喜洋洋，你不在，不胜憧憬。

五三

你的本质是什么，用什么造成，
使得万千个倩影都追随着你？
每人都只有一个，每人，一个影；
你一人，却能幻作千万个影子。
试为阿都尼写生，他的画像 5
不过是模仿你的拙劣的赝品；
尽量把美容术施在海伦颊上，
便是你披上希腊妆的新的真身。
一提起春的明媚和秋的丰饶，
一个把你的绰约的倩影显示， 10
另一个却是你的慷慨的写照；
一切天生的俊秀都蕴含着你。
　　一切外界的妩媚都有你的份，
　　但谁都没有你那颗坚贞的心。

五四

哦，美看起来要更美得多少倍，
若再有真加给它温馨的装潢！
玫瑰花很美，但我们觉得它更美，
因为它吐出一缕甜蜜的芳香。
5 野蔷薇的姿色也是同样旖旎，
比起玫瑰的芳馥四溢的姣颜，
同挂在树上，同样会搔首弄姿，
当夏天呼息使它的嫩蕊轻展：
但它们唯一的美德只在色相，
10 开时无人眷恋，萎谢也无人理；
寂寞地死去。香的玫瑰却两样；
她那温馨的死可以酿成香液：
　　你也如此，美丽而可爱的青春，
　　当韶华雕谢，诗提取你的纯精。

五五

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
能够和我这些强劲的诗比寿；
你将永远闪耀于这些诗篇里，
远胜过那被时光涂脏的石头。
当着残暴的战争把铜像推翻， 5
或内讧把城池荡成一片废墟，
无论战神的剑或战争的烈焰
都毁不掉你的遗芳的活历史。
突破死亡和湮没一切的仇恨，
你将昂然站起来：对你的赞美 10
将在万世万代的眼睛里彪炳，
直到这世界消耗完了的末日。
　　这样，直到最后审判把你唤醒，
　　你长在诗里和情人眼里辉映。

五六

温柔的爱，恢复你的劲：别被说
你的刀锋赶不上食欲那样快，
食欲只今天饱餐后暂觉满足，
到明天又照旧一样饕餮起来：
5 愿你，爱呵，也一样：你那双饿眼
尽管今天已饱看到腻得直眨，
明天还得看，别让长期的瘫痪
把那爱情的精灵活生生窒煞：
让这凄凉的间歇恰像那隔断
10 两岸的海洋，那里一对情侣
每天到岸边相会，当他们看见
爱的来归，心里感到加倍欢愉；
　　否则，唤它做冬天，充满了忧悒，
　　使夏至三倍受欢迎，三倍希奇。

五七

既然是你奴隶，我有什么可做，
除了时时刻刻伺候你的心愿？
我毫无宝贵的时间可消磨，
也无事可做，直到你有所驱遣。
我不敢骂那绵绵无尽的时刻， 5
当我为你，主人，把时辰来看守；
也不敢埋怨别离是多么残酷，
在你已经把你的仆人辞退后；
也不敢用妒忌的念头去探索
你究竟在哪里，或者为什么忙碌， 10
只是，像个可怜的奴隶，呆想着
你所在的地方，人们会多幸福。
　　爱这呆子是那么无救药的呆
　　凭你为所欲为，他都不觉得坏。

五八

那使我做你奴隶的神不容我，
如果我要管制你行乐的时光，
或者清算你怎样把日子消磨，
既然是奴隶，就得听从你放浪：
5 让我忍受，既然什么都得依你，
你那自由的离弃（于我是监牢）；
让忍耐，惯了，接受每一次申斥，
绝不会埋怨你对我损害分毫。
无论你高兴到哪里，你那契约
10 那么有效，你自有绝对的主权
去支配你的时间；你犯的罪过
你也有主权随意把自己赦免。
　　我只能等待，虽然等待是地狱，
　　不责备你行乐，任它是善或恶。

五九

如果天下无新事，现在的种种
从前都有过，我们的头脑多上当，
当它苦心要创造，却怀孕成功
一个前代有过的婴孩的重担！
哦，但愿历史能用回溯的眼光　　5
（纵使太阳已经运行了五百周），
在古书里对我显示你的肖像，
自从心灵第一次写成了句读！——
让我晓得古人曾经怎样说法，
关于你那雍容的体态的神奇；　　10
是我们高明，还是他们优越，
或者所谓演变其实并无二致。
　　哦，我敢肯定，不少才子在前代
　　曾经赞扬过远不如你的题材。

六〇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
我们的光阴息息奔赴着终点；
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
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
5 生辰，一度涌现于光明的金海，
爬行到壮年，然后，既登上极顶，
凶冥的日蚀便遮没它的光彩，
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
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艳，
10 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
自然的至珍都被它肆意狂啖，
一切挺立的都难逃它的镰刀：
　可是我的诗未来将屹立千古，
　歌颂你的美德，不管它多残酷！

六一

你是否故意用影子使我垂垂
欲闭的眼睛睁向厌厌的长夜？
你是否要我辗转反侧不成寐，
用你的影子来玩弄我的视野？
那可是从你那里派来的灵魂　　　　5
远离了家园，来刺探我的行为，
来找我的荒废和耻辱的时辰，
和执行你的妒忌的职权和范围？
不呀！你的爱，虽多，并不那么大：
是我的爱使我张开我的眼睛，　　　　10
是我的真情把我的睡眠打垮，
为你的缘故一夜守候到天明！
　我为你守夜，而你在别处清醒，
　远远背着我，和别人却太靠近。

六二

自爱这罪恶占据着我的眼睛，
我整个的灵魂和我身体各部；
而对这罪恶什么药石都无灵，
在我心内扎根扎得那么深固。
5 我相信我自己的眉目最秀丽，
态度最率真，胸怀又那么俊伟；
我的优点对我这样估计自己：
不管哪一方面我都出类拔萃。
但当我的镜子照出我的真相，
10 全被那焦黑的老年剁得稀烂，
我对于自爱又有相反的感想：
这样溺爱着自己实在是罪愆。
　　我歌颂自己就等于把你歌颂，
　　用你的青春来粉刷我的隆冬。

六三

像我现在一样，我爱人将不免
被时光的毒手所粉碎和消耗，
当时辰吮干他的血，使他的脸
布满了皱纹；当他韶年的清朝
已经爬到暮年的巉岩的黑夜， 5
使他所占领的一切风流逸韵
都渐渐消灭或已经全部消灭，
偷走了他的春天所有的至珍；
为那时候我现在就厉兵秣马
去抵抗凶暴时光的残酷利刃， 10
使他无法把我爱的芳菲抹煞，
虽则他能够砍断我爱的生命。
　　他的丰韵将在这些诗里现形，
　　墨迹长在，而他也将万古长青。

六四

当我眼见前代的富丽和豪华
被时光的手毫不留情地磨灭；
当巍峨的塔我眼见沦为碎瓦，
连不朽的铜也不免一场浩劫；
5 当我眼见那欲壑难填的大海
一步一步把岸上的疆土侵蚀，
汪洋的水又渐渐被陆地覆盖，
失既变成了得，得又变成了失；
当我看见这一切扰攘和废兴，
10 或者连废兴一旦也化为乌有；
毁灭便教我再三这样地反省：
时光终要跑来把我的爱带走。
　　哦，多么致命的思想！它只能够
　　哭着去把那刻刻怕失去的占有。

六五

既然铜、石、或大地、或无边的海，
没有不屈服于那阴惨的无常，
美，她的活力比一朵花还柔脆，
怎能和他那肃杀的严威抵抗？
哦，夏天温馨的呼息怎能支持　　5
残暴的日子刻刻猛烈的轰炸，
当岩石，无论多么险固，或钢扉，
无论多坚强，都要被时光熔化？
哦，骇人的思想！时光的珍饰，唉，
怎能够不被收进时光的宝箱？　　10
什么劲手能挽他的捷足回来，
或者谁能禁止他把美丽夺抢？
　　哦，没有谁，除非这奇迹有力量：
　　我的爱在翰墨里永久放光芒。

六六

厌了这一切，我向安息的死疾呼，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
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
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
5 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
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
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
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
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10 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
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
囚徒"善"不得不把统帅"恶"伺候：
厌了这一切，我要离开人寰，
但，我一死，我的爱人便孤单。

六七

唉，我的爱为什么要和臭腐同居，
把他的绰约的丰姿让人亵渎，
以至罪恶得以和他结成伴侣，
涂上纯洁的外表来眩耀耳目？
骗人的脂粉为什么要替他写真，　　5
从他的奕奕神采偷取死形似？
为什么，既然他是玫瑰花的真身，
可怜的美还要找玫瑰的影子？
为什么他得活着，当造化破了产，
缺乏鲜血去灌注淡红的脉络？　　10
因为造化现在只有他作富源，
自夸富有，却靠他的利润过活。
　　哦，她珍藏他，为使荒歉的今天
　　认识从前曾有过怎样的丰年。

六八

这样，他的朱颜是古代的图志，
那时美开了又谢像今天花一样，
那时冒牌的艳色还未曾出世，
或未敢公然高据活人的额上，
5 那时死者的美发，坟墓的财产，
还未被偷剪下来，去活第二回
在第二个头上①；那时美的死金鬓
还未被用来使别人显得华贵：
这圣洁的古代在他身上呈现，
10 赤裸裸的真容，毫无一点铅华，
不用别人的青翠做他的夏天，
不掠取旧脂粉妆饰他的鲜花；
　　就这样造化把他当图志珍藏，
　　让假艺术赏识古代美的真相。

① 当时制造假发的人常常买死人的头发作原料。

六九

你那众目共睹的无瑕的芳容，
谁的心思都不能再加以增改；
众口，灵魂的声音，都一致赞同：
赤的真理，连仇人也无法掩盖。
这样，表面的赞扬载满你仪表；　　5
但同一声音，既致应有的崇敬，
便另换口吻去把这赞扬勾消，
当心灵看到眼看不到的内心。
它们向你那灵魂的美的海洋
用你的操行作测量器去探究，　　10
于是吝啬的思想，眼睛虽大方，
便加给你的鲜花以野草的恶臭：
　　为什么你的香味赶不上外观？
　　土壤是这样，你自然长得平凡。

七〇

你受人指摘，并不是你的瑕疵，
因为美丽永远是诽谤的对象；
美丽的无上的装饰就是猜疑，
像乌鸦在最晴朗的天空飞翔。
5　所以，检点些，谗言只能更恭维
你的美德，既然时光对你钟情；
因为恶蛆最爱那甜蜜的嫩蕊，
而你的正是纯洁无瑕的初春。
你已经越过年轻日子的埋伏，
10　或未遭遇袭击，或已克服敌手；
可是，对你这样的赞美并不足
堵住那不断扩大的嫉妒的口：
　　若没有猜疑把你的清光遮掩，
　　多少个心灵的王国将归你独占。

七一

我死去的时候别再为我悲哀，
当你听见那沉重凄惨的葬钟
普告给全世界说我已经离开
这龌龊世界去伴最龌龊的虫：
不呀，当你读到这诗，别再记起　　5
那写它的手；因为我爱到这样，
宁愿被遗忘在你甜蜜的心里，
如果想起我会使你不胜哀伤。
如果呀，我说，如果你看见这诗，
那时候或许我已经化作泥土，　　10
连我这可怜的名字也别提起，
但愿你的爱与我的生命同腐。
　　免得这聪明世界猜透你的心，
　　在我死去后把你也当作笑柄。

七二

哦，免得这世界要强逼你自招
我有什么好处，使你在我死后
依旧爱我，爱人呀，把我全忘掉，
因为我一点值得提的都没有；
5 除非你捏造出一些美丽的谎，
过分为我吹嘘我应有的价值，
把瞑目长眠的我阿谀和夸奖，
远超过鄙吝的事实所愿昭示：
哦，怕你的真爱因此显得虚伪，
10 怕你为爱的原故替我说假话，
愿我的名字永远和肉体同埋，
免得活下去把你和我都羞煞。
　　因为我可怜的作品使我羞惭，
　　而你爱不值得爱的，也该愧赧。

七三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秋天，
当黄叶，或尽脱，或只三三两两
挂在瑟缩的枯枝上索索抖颤——
荒废的歌坛，那里百鸟曾合唱。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暮霭，　　5
它在日落后向西方徐徐消退：
黑夜，死的化身，渐渐把它赶开，
严静的安息笼住纷纭的万类。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余烬，
它在青春的寒灰里奄奄一息，　　10
在惨淡灵床上早晚总要断魂，
给那滋养过它的烈焰所销毁。
　　看见了这些，你的爱就会加强，
　　因为他转瞬要辞你溘然长往。

七四

但是放心吧：当那无情的拘票
终于丝毫不宽假地把我带走，
我的生命在诗里将依然长保，
永生的纪念品，永久和你相守。
5 当你重读这些诗，就等于重读
我献给你的至纯无二的生命：
尘土只能有它的份，那就是尘土；
灵魂却属你，这才是我的真身。
所以你不过失掉生命的糟粕
10 （当我肉体死后），恶蛆们的食饵，
无赖的刀下一个怯懦的俘获，
太卑贱的秽物，不配被你记忆。
　　它唯一的价值就在它的内蕴，
　　那就是这诗：这诗将和它长存。

七五

我的心需要你，像生命需要食粮，
或者像大地需要及时的甘霖；
为你的安宁我内心那么凄惶
就像贪夫和他的财富作斗争：
他，有时自夸财主，然后又顾虑 5
这惯窃的时代会偷他的财宝；
我，有时觉得最好独自伴着你，
忽然又觉得该把你当众夸耀：
有时饱餐秀色后腻到化不开，
渐渐地又饿得慌要瞟你一眼； 10
既不占有也不追求别的欢快，
除掉那你已施或要施的恩典。

　　这样，我整天垂涎或整天不消化，
　　我狼吞虎咽，或一点也咽不下。

七六

为什么我的诗那么缺新光彩，
赶不上现代善变多姿的风尚？
为什么我不学时人旁征博采
那竞奇斗艳，穷妍极巧的新腔？
5 为什么我写的始终别无二致，
寓情思旨趣于一些老调陈言，
几乎每一句都说出我的名字，
透露它们的身世，它们的来源？
哦，须知道，我爱啊，我只把你描，
10 你和爱情就是我唯一的主题；
推陈出新是我的无上的诀窍，
我把开支过的，不断重新开支：
　　因为，正如太阳天天新天天旧，
　　我的爱把说过的事絮絮不休。

七七

镜子将告诉你朱颜怎样消逝，
日规怎样一秒秒耗去你的华年；
这白纸所要记录的你的心迹
将教你细细玩味下面的教言。
你的镜子所忠实反映的皱纹　　5
将令你记起那张开口的坟墓；
从日规上阴影的潜移你将认清
时光走向永劫的悄悄的脚步。
看，把记忆所不能保留的东西
交给这张白纸，在那里面你将　　10
看见你精神的产儿受到抚育，
使你重新认识你心灵的本相。
　　这些日课，只要你常拿来重温，
　　将有利于你，并丰富你的书本。

七八

我常常把你当诗神向你祷告，
在诗里找到那么有力的神助，
以致凡陌生的笔都把我仿效，
在你名义下把他们的诗散布。
5 你的眼睛，曾教会哑巴们歌唱，
曾教会沉重的愚昧高飞上天，
又把新羽毛加给博学的翅膀，
加给温文尔雅以两重的尊严。
可是我的诗应该最使你骄傲，
10 它们的诞生全在你的感召下：
对别人的作品你只润饰格调，
用你的美在他们才华上添花。
　　但对于我，你就是我全部艺术，
　　把我的愚拙提到博学的高度。

七九

当初我独自一个恳求你协助，
只有我的诗占有你一切妩媚；
但现在我清新的韵律既陈腐，
我的病诗神只好给别人让位。
我承认，爱呵，你这美妙的题材 5
值得更高明的笔的精写细描；
可是你的诗人不过向你还债，
他把夺自你的当作他的创造。
他赐你美德，美德这词他只从
你的行为偷取；他加给你秀妍， 10
其实从你颊上得来；他的歌颂
没有一句不是从你身上发见。
　　那么，请别感激他对你的称赞，
　　既然他只把欠你的向你偿还。

八〇

哦，我写到你的时候多么气馁，
得知有更大的天才利用你名字，
他不惜费尽力气去把你赞美，
使我箝口结舌，一提起你声誉！
5 但你的价值，像海洋一样无边，
不管轻舟或艨艟同样能载起，
我这莽撞的艇，尽管小得可怜，
也向你茫茫的海心大胆行驶。
你最浅的滩濑已足使我浮泛，
10 而他岸岸然驶向你万顷汪洋；
或者，万一覆没，我只是片轻帆，
他却是结构雄伟，气宇轩昂：
　　如果他安全到达，而我遭失败，
　　最不幸的是：毁我的是我的爱。

八一

无论我将活着为你写墓志铭，
或你未亡而我已在地下腐朽，
纵使我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死神将不能把你的忆念夺走。
你的名字将从这诗里得永生， 5
虽然我，一去，对人间便等于死；
大地只能够给我一座乱葬坟，
而你却将长埋在人们眼睛里。
我这些小诗便是你的纪念碑，
未来的眼睛固然要百读不厌， 10
未来的舌头也将要传诵不衰，
当现在呼吸的人已瞑目长眠。
　这强劲的笔将使你活在生气
　最蓬勃的地方，在人们的嘴里。

八二

我承认你并没有和我的诗神
结同心，因而可以丝毫无愧恧
去俯览那些把你作主题的诗人
对你的赞美，褒奖着每本诗集。
5 你的智慧和姿色都一样出众，
又发觉你的价值比我的赞美高，
因而你不得不到别处去追踪
这迈进时代的更生动的写照。
就这么办，爱呵，但当他们既已
10 使尽了浮夸的辞藻把你刻划，
真美的你只能由真诚的知己
用真朴的话把你真实地表达；
　　他们的浓脂粉只配拿去染红
　　贫血的脸颊；对于你却是滥用。

八三

我从不觉得你需要涂脂荡粉，
因而从不用脂粉涂你的朱颜；
我发觉，或以为发觉，你的丰韵
远超过诗人献你的无味缱绻：
因此，关于你我的歌只装打盹， 5
好让你自己生动地现身说法，
证明时下的文笔是多么粗笨，
想把美德，你身上的美德增华。
你把我这沉默认为我的罪行，
其实却应该是我最大的荣光； 10
因为我不作声于美丝毫无损，
别人想给你生命，反把你埋葬。

　　你的两位诗人所模拟的赞美，
　　远不如你一只慧眼所藏的光辉。

八四

谁说得最好？哪个说得更圆满
比起这丰美的赞词："只有你是你"？
这赞词蕴藏着你的全部资产，
谁和你争妍，就必须和它比拟。
5 那枝文笔实在是贫瘠得可怜，
如果它不能把题材稍事增华；
但谁写到你，只要他能够表现
你就是你，他的故事已够伟大。
让他只照你原稿忠实地直抄，
10 别把造化的清新的素描弄坏，
这样的摹本已显出他的巧妙，
使他的风格到处受人们崇拜。
　　你将对你美的祝福加以咒诅：
　　太爱人赞美，连美也变成庸俗。

八五

我的缄口的诗神只脉脉无语；
他们对你的美评却累牍连篇，
用金笔刻成辉煌夺目的大字，
和经过一切艺神雕琢的名言。
我满腔热情，他们却善颂善祷；　　5
像不识字的牧师只知喊“阿门”，
去响应才子们用精炼的笔调
熔铸成的每一首赞美的歌咏。
听见人赞美你，我说，“的确，很对”，
凭他们怎样歌颂我总嫌不够；　　10
但只在心里说，因为我对你的爱
虽拙于词令，行动却永远带头。
　那么，请敬他们，为他们的虚文；
　敬我，为我的哑口无言的真诚。

八六

是否他那雄浑的诗句，昂昂然
扬帆直驶去夺取太宝贵的你，
使我成熟的思想在脑里流产，
把孕育它们的胎盘变成墓地？
5 是否他的心灵，从幽灵学会写
超凡的警句，把我活生生殛毙？
不，既不是他本人，也不是黑夜
遣送给他的助手，能使我昏迷。
他，或他那个和善可亲的幽灵
10 （它夜夜用机智骗他），都不能自豪
是他们把我打垮，使我默不作声；
他们的威胁绝不能把我吓倒。
　　但当他的诗充满了你的鼓励，
　　我就要缺灵感；这才使我丧气。

八七

再会吧！你太宝贵了，我无法高攀；
显然你也晓得你自己的声价：
你的价值的证券够把你赎还，
我对你的债权只好全部作罢。
因为，不经你批准，我怎能占有你？　　5
我哪有福气消受这样的珍宝？
这美惠对于我既然毫无根据，
便不得不取消我的专利执照。
你曾许了我，因为低估了自己，
不然就错识了我，你的受赐者；　　10
因此，你这份厚礼，既出自误会，
就归还给你，经过更好的判决。
　　这样，我曾占有你，像一个美梦，
　　在梦里称王，醒来只是一场空。

八八

当你有一天下决心瞧我不起，
用侮蔑的眼光衡量我的轻重，
我将站在你那边打击我自己，
证明你贤德，尽管你已经背盟。
5 对自己的弱点我既那么内行，
我将为你的利益捏造我种种
无人觉察的过失，把自己中伤；
使你抛弃了我反而得到光荣；
而我也可以借此而大有收获；
10 因为我全部情思那么倾向你，
我为自己所招惹的一切侮辱
既对你有利，对我就加倍有利。
　　我那么衷心属你，我爱到那样，
　　为你的美誉愿承当一切诽谤。

八九

说你抛弃我是为了我的过失，
我立刻会对这冒犯加以阐说；
叫我做瘸子，我马上两脚都蹩，
对你的理由绝不作任何反驳。
为了替你的反复无常找借口， 5
爱呵，凭你怎样侮辱我，总比不上
我侮辱自己来得厉害；既看透
你心肠，我就要绞杀交情，假装
路人避开你；你那可爱的名字，
那么香，将永不挂在我的舌头， 10
生怕我，太亵渎了，会把它委屈，
万一还会把我们的旧欢泄漏。
　　我为你将展尽辩才反对自己，
　　因为你所憎恶的，我绝不爱惜。

九〇

恨我，倘若你高兴；请现在就开首；
现在，当举世都起来和我作对，
请趁势为命运助威，逼我低头，
别意外地走来作事后的摧毁。
5 唉，不要，当我的心已摆脱烦恼，
来为一个已克服的厄难作殿，
不要在暴风后再来一个雨朝，
把那注定的浩劫的来临拖延。
如果你要离开我，别等到最后，
10 当其他的烦忧已经肆尽暴虐；
请一开头就来：让我好先尝够
命运的权威应有尽有的凶恶。
　　于是别的苦痛，现在显得苦痛，
　　比起丧失你来便要无影无踪。

九一

有人夸耀门第，有人夸耀技巧，
有人夸耀财富，有人夸耀体力；
有人夸耀新妆，丑怪尽管时髦；
有人夸耀鹰犬，有人夸耀骏骥；
每种嗜好都各饶特殊的趣味， 5
每一种都各自以为其乐无穷：
可是这些癖好都不合我口胃——
我把它们融入更大的乐趣中。
你的爱对我比门第还要豪华，
比财富还要丰裕，比艳妆光彩， 10
它的乐趣远胜过鹰犬和骏马；
有了你，我便可以笑傲全世界：
　　只有这点可怜：你随时可罢免
　　我这一切，使我成无比的可怜。

九二

但尽管你不顾一切偷偷溜走，
直到生命终点你还是属于我。
生命也不会比你的爱更长久，
因为生命只靠你的爱才能活。
5 因此，我就不用怕最大的灾害，
既然最小的已足置我于死地。
我瞥见一个对我更幸福的境界，
它不会随着你的爱憎而转移：
你的反复再也不能使我颓丧，
10 既然你一反脸我生命便完毕。
哦，我找到了多么幸福的保障：
幸福地享受你的爱，幸福地死去！
　　但人间哪有不怕玷污的美满？
　　你可以变心肠，同时对我隐瞒。

九三

于是我将活下去，认定你忠贞，
像被骗的丈夫；于是爱的面目
对我仍旧是爱，虽则已翻了新；
眼睛尽望着我，心儿却在别处：
憎恨既无法存在于你的眼里，　　5
我就无法看出你心肠的改变。
许多人每段假情假义的历史
都在颦眉、蹙额或气色上表现；
但上天造你的时候早已注定
柔情要永远在你的脸上逗留；　　10
不管你的心怎样变幻无凭准，
你眼睛只能诉说旖旎和温柔。
　　你的妩媚会变成夏娃的苹果，
　　如果你的美德跟外表不配合。

九四

谁有力量损害人而不这样干，
谁不做人以为他们爱做的事，
谁使人动情，自己却石头一般，
冰冷、无动于衷，对诱惑能抗拒——
5 谁就恰当地承受上天的恩宠，
善于贮藏和保管造化的财富；
他们才是自己美貌的主人翁，
而别人只是自己姿色的家奴。
夏天的花把夏天熏得多芳馥，
10 虽然对自己它只自开又自落，
但是那花若染上卑劣的病毒，
最贱的野草也比它高贵得多：
极香的东西一腐烂就成极臭，
烂百合花比野草更臭得难受。

九五

耻辱被你弄成多温柔多可爱!
恰像馥郁的玫瑰花心的毛虫,
它把你含苞欲放的美名污败!
哦,多少温馨把你的罪过遮蒙!
那讲述你的生平故事的长舌, 5
想对你的娱乐作淫猥的评论,
只能用一种赞美口气来贬责;
一提起你名字,诬蔑也变谄佞。
哦,那些罪过找到了多大的华厦,
当它们把你挑选来作安乐窝, 10
在那儿美为污点披上了轻纱,
在那儿触目的一切都变清和!
　　警惕呵,心肝,为你这特权警惕;
　　最快的刀被滥用也失去锋利!

九六

有人说你的缺点在年少放荡；
有人说你的魅力在年少风流；
魅力和缺点都多少受人赞赏：
缺点变成添在魅力上的锦绣。
5 宝座上的女王手上戴的戒指，
就是最贱的宝石也受人尊重，
同样，那在你身上出现的瑕疵
也变成真理，当作真理被推崇。
多少绵羊会受到野狼的引诱，
10 假如野狼戴上了绵羊的面目！
多少爱慕你的人会被你拐走，
假如你肯把你全部力量使出！
　　可别这样做；我既然这样爱你，
　　你是我的，我的光荣也属于你。

九七

离开了你，日子多么像严冬，
你，飞逝的流年中唯一的欢乐！
天色多阴暗！我又受尽了寒冻！
触目是龙锺腊月的一片萧索！
可是别离的时期恰好是夏日；　　5
和膨胀着累累的丰收的秋天，
满载着青春的淫荡结下的果实，
好像怀胎的新寡妇，大腹便便：
但是这累累的丰收，在我看来，
只能成无父孤儿和乖异的果；　　10
因夏天和它的欢娱把你款待，
你不在，连小鸟也停止了唱歌；
　　或者，即使它们唱，声调那么沉，
　　树叶全变灰了，生怕冬天降临。

九八

我离开你的时候正好是春天，
当绚烂的四月，披上新的锦袄，
把活泼的春心给万物灌注遍，
连沉重的土星①也跟着笑和跳。
5 可是无论小鸟的歌唱，或万紫
千红、芬芳四溢的一簇簇鲜花，
都不能使我诉说夏天的故事，
或从烂熳的山洼把它们采掐：
我也不羡慕那百合花的洁白，
10 也不赞美玫瑰花的一片红晕；
它们不过是香，是悦目的雕刻，
你才是它们所要摹拟的真身。
　　因此，于我还是严冬，而你不在，
　　像逗着你影子，我逗它们开怀。

① 土星在西欧星相学里是沉闷和忧郁的象征。

九九*

我对孟浪的紫罗兰这样谴责：
“温柔贼，你哪里偷来这缕温馨，
若不是从我爱的呼息？这紫色
在你的柔颊上抹了一层红晕，
还不是从我爱的血管里染得？” 5
我申斥百合花盗用了你的手，
茉沃兰的蓓蕾偷取你的柔发；
站在刺上的玫瑰花吓得直抖，
一朵羞得通红，一朵绝望到发白，
另一朵，不红不白，从双方偷来； 10
还在赃物上添上了你的呼息，
但既犯了盗窃，当它正昂头盛开，
一条怒冲冲的毛虫把它咬死。
　我还看见许多花，但没有一朵
　不从你那里偷取芬芳和婀娜。

* 这首多了一行。

一〇〇

你在哪里，诗神，竟长期忘记掉
把你的一切力量的源头歌唱？
为什么浪费狂热于一些滥调，
消耗你的光去把俗物照亮？
5 回来吧，健忘的诗神，立刻轻弹
宛转的旋律，赎回虚度的光阴；
唱给那衷心爱慕你并把灵感
和技巧赐给你的笔的耳朵听。
起来，懒诗神，检查我爱的秀容，
10 看时光可曾在那里刻下皱纹；
假如有，就要尽量把衰老嘲讽，
使时光的剽窃到处遭人齿冷。
　　快使爱成名，趁时光未下手前，
　　你就挡得住它的风刀和霜剑。

一〇一

偷懒的诗神呵，你将怎样补救
你对那被美渲染的真的怠慢？
真和美都与我的爱相依相守；
你也一样，要倚靠它才得通显。
说吧，诗神；你或许会这样回答： 5
"真的固定色彩不必用色彩绘；
美也不用翰墨把美的真容画；
用不着搀杂，完美永远是完美。"
难道他不需要赞美，你就不作声？
别替缄默辩护，因为你有力量 10
使他比镀金的坟墓更享遐龄，
并在未来的年代永受人赞扬。
　　当仁不让吧，诗神，我要教你怎样
　　使他今后和现在一样受景仰。

一〇二

我的爱加强了，虽然看来更弱；
我的爱一样热，虽然表面稍冷：
谁把他心中的崇拜到处传播，
就等于把他的爱情看作商品。
5 我们那时才新恋，又正当春天，
我惯用我的歌去欢迎它来归，
像夜莺在夏天门前彻夜清啭，
到了盛夏的日子便停止歌吹。
并非现在夏天没有那么惬意
10 比起万籁静听它哀唱的时候，
只为狂欢的音乐载满每一枝，
太普通，意味便没有那么深悠。
　　所以，像它，我有时也默默无言，
　　免得我的歌，太繁了，使你烦厌。

一〇三

我的诗神的产品多贫乏可怜！
分明有无限天地可炫耀才华，
可是她的题材，尽管一无妆点，
比加上我的赞美价值还要大！
别非难我，如果我写不出什么！　　5
照照镜子吧，看你镜中的面孔
多么超越我的怪笨拙的创作，
使我的诗失色，叫我无地自容。
那可不是罪过吗，努力要增饰，
反而把原来无瑕的题材涂毁？　　10
因为我的诗并没有其他目的，
除了要模仿你的才情和妩媚；
　　是的，你的镜子，当你向它端详，
　　所反映的远远多于我的诗章。

一〇四

对于我，俊友，你永远不会衰老，
因为自从我的眼碰见你的眼，
你还是一样美。三个严冬摇掉
三个苍翠的夏天的树叶和光艳，
5 三个阳春三度化作秋天的枯黄。
时序使我三度看见四月的芳菲
三度被六月的炎炎烈火烧光。
但你，还是和初见时一样明媚；
唉，可是美，像时针，它蹑着脚步
10 移过钟面，你看不见它的踪影；
同样，你的姣颜，我以为是常驻，
其实在移动，迷惑的是我的眼睛。
　　颤栗吧，未来的时代，听我呼吁：
　　你还没有生，美的夏天已死去。

一〇五

不要把我的爱叫作偶像崇拜，
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
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
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
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 5
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
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
全省掉差异，只叙述一件事情。
“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
“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 10
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
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
　　过去“美、善和真”常常分道扬镳，
　　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一〇六

当我从那湮远的古代的纪年
发见那绝代风流人物的写真，
艳色使得古老的歌咏也香艳，
颂赞着多情骑士和绝命佳人，
5　于是，从那些国色天姿的描画，
无论手脚、嘴唇、或眼睛或眉额，
我发觉那些古拙的笔所表达
恰好是你现在所占领的姿色。
所以他们的赞美无非是预言
10　我们这时代，一切都预告着你；
不过他们观察只用想象的眼，
还不够才华把你歌颂得尽致：
　　而我们，幸而得亲眼看见今天，
　　只有眼惊羡，却没有舌头咏叹。

一〇七

无论我自己的忧虑，或那梦想着
未来的这茫茫世界的先知灵魂，
都不能限制我的真爱的租约，
纵使它已注定作命运的抵偿品。
人间的月亮已度过被蚀的灾难，　　5
不祥的占卜把自己的预言嘲讽，
动荡和疑虑既已获得了保险，
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
于是在这时代甘露的遍洒下，
我的爱面貌一新，而死神降伏，　　10
既然我将活在这拙作里，任凭他
把那些愚钝的无言的种族凌辱。
　　你将在这里找着你的纪念碑，
　　魔王的金盔和铜墓却被销毁。

一〇八

脑袋里有什么，笔墨形容得出，
我这颗真心不已经对你描画？
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说可记录，
以表白我的爱或者你的真价？
5 没有，乖乖；可是，虔诚的祷词
我没有一天不把它复说一遍；
老话并不老；你属我，我也属你，
就像我祝福你名字的头一天。
所以永恒的爱在长青爱匣里
10 不会蒙受年岁的损害和尘土，
不会让皱纹占据应有的位置，
反而把老时光当作永久的家奴；
　　发觉最初的爱苗依旧得保养，
　　尽管时光和外貌都盼它枯黄。

一〇九

哦，千万别埋怨我改变过心肠，
别离虽似乎减低了我的热情。
正如我抛不开自己远走他方，
我也一刻离不开你，我的灵魂。
你是我的爱的家：我虽曾流浪，　　5
现在已经像远行的游子归来；
并准时到家，没有跟时光改样，
而且把洗涤我污点的水带来。
哦，请千万别相信（尽管我难免
和别人一样经不起各种试诱）　　10
我的天性会那么荒唐和鄙贱
竟抛弃你这至宝去追求乌有；
　　这无垠的宇宙对我都是虚幻；
　　你才是，我的玫瑰，我全部财产。

一一〇

唉，我的确曾经常东奔西跑，
扮作斑衣的小丑供众人赏玩，
违背我的意志，把至宝贱卖掉，
为了新交不惜把旧知交冒犯；
5 更千真万确我曾经斜着冷眼
去看真情；但天呀，这种种离乖
给我的心带来了另一个春天，
最坏的考验证实了你的真爱。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请你接受
10 无尽的友谊：我不再把欲望磨利，
用新的试探去考验我的老友——
那拘禁我的、钟情于我的神祇。
　　那么，欢迎我吧，我的人间的天，
　　迎接我到你最亲的纯洁的胸间。

一一一

哦，请为我把命运的女神诟让，
她是嗾使我造成业障的主犯，
因为她对我的生活别无赡养，
除了养成我粗鄙的众人米饭。
因而我的名字就把烙印① 接受， 5
也几乎为了这缘故我的天性
被职业所玷污，如同染工的手：
可怜我吧，并祝福我获得更新；
像个温顺的病人，我甘心饮服
涩嘴的醋来消除我的重感染②； 10
不管它多苦，我将一点不觉苦，
也不辞两重忏悔以赎我的罪愆。
　　请怜悯我吧，挚友，我向你担保
　　你的怜悯已经够把我医治好。

① 烙印：耻辱。
② 当时相信醋能防疫。

一一二

你的爱怜抹掉那世俗的讥谗
打在我的额上的耻辱的烙印；
别人的毁誉对我有什么相干，
你既表扬我的善又把恶遮隐！
5 你是我整个宇宙，我必须努力
从你的口里听取我的荣和辱；
我把别人，别人把我，都当作死，
谁能使我的铁心肠变善或变恶？
别人的意见我全扔入了深渊，
10 那么干净，我简直像聋蛇一般，
凭他奉承或诽谤都充耳不闻。
请倾听我怎样原谅我的冷淡：
　　你那么根深蒂固长在我心里，
　　全世界，除了你，我都认为死去。

一一三

自从离开你，眼睛便移居心里，
于是那双指挥我行动的眼睛，
既把职守分开，就成了半瞎子，
自以为还看见，其实已经失明；
因为它们所接触的任何形状， 5
花鸟或姿态，都不能再传给心，
自己也留不住把捉到的景象；
一切过眼的事物心儿都无份。
因为一见粗俗或幽雅的景色，
最畸形的怪物或绝艳的面孔， 10
山或海，日或夜，乌鸦或者白鸽，
眼睛立刻塑成你美妙的姿容。
　　心中满是你，什么再也装不下，
　　就这样我的真心教眼睛说假话。

一一四

是否我的心，既把你当王冠戴，
喝过帝王们的鸩毒——自我阿谀？
还是我该说，我眼睛说的全对，
因为你的爱教会它这炼金术，
5　使它能够把一切蛇神和牛鬼
转化为和你一样柔媚的天婴，
把每个丑恶改造成尽善尽美，
只要事物在它的柔辉下现形？
哦，是前者；是眼睛的自我陶醉，
10　我伟大的心灵把它一口喝尽：
眼睛晓得投合我心灵的口味，
为它准备好这杯可口的毒饮。
　　尽管杯中有毒，罪过总比较轻，
　　因为先爱上它的是我的眼睛。

一一五

我从前写的那些诗全都撒谎，
连那些说"我爱你到极点"在内，
可是那时候我的确无法想象
白热的火还发得出更大光辉。
只害怕时光的无数意外事故　　5
钻进密约间，勾销帝王的意旨，
晒黑美色，并挫钝锋锐的企图，
使倔强的心屈从事物的隆替：
唉，为什么，既怵于时光的专横，
我不可说，"现在我爱你到极点，"　　10
当我摆脱掉疑虑，充满着信心，
觉得来日不可期，只掌握目前？
　爱是婴儿；难道我不可这样讲，
　去促使在生长中的羽毛丰满？

凯西奥　好，我只好离开她。

伊阿古　啊！瞧，她来了。

凯西奥　好一头抹香粉的臭猫！

比恩卡上。

凯西奥　你这样到处钉着我不放，是什么意思呀？

比恩卡　让魔鬼跟他的老娘钉着你吧！你刚才给我的那方手帕算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大傻瓜，才会把它受了下来。叫我描下那花样！好看的花手帕可真多哪，居然让你在你的寝室里找到它，却不知道谁把它丢在那边！这一定是哪一个贱丫头送给你的东西，却叫我描下它的花样来！拿去，还给你那个相好吧；随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方手帕，我可不高兴描下它的花样。

凯西奥　怎么，我的亲爱的比恩卡！怎么！怎么！

奥瑟罗　（旁白）天哪，那该是我的手帕哩！

比恩卡　今天晚上你要是愿意来吃饭，尽管来吧；要是不愿意来，等你下回有兴致的时候再来吧。（下。）

伊阿古　追上去，追上去。

凯西奥　真的，我必须追上去，否则她会沿街谩骂的。

伊阿古　你预备到她家里去吃饭吗？

凯西奥　是的，我想去。

伊阿古　好，也许我会再碰见你；因为我很想跟你谈谈。

凯西奥　请你一定来吧。

伊阿古　得啦，别多说啦。（凯西奥下。）

奥瑟罗　（趋前）伊阿古，我应该怎样杀死他？

一一七

请这样控告我：说我默不作声，
尽管对你的深恩我应当酬谢；
说我忘记向你缱绻的爱慰问，
尽管我对你依恋一天天密切；
说我时常和陌生的心灵来往， 5
为偶尔机缘断送你宝贵情谊；
说我不管什么风都把帆高扬，
任它们把我吹到天涯海角去。
请把我的任性和错误都记下，
在真凭实据上还要积累嫌疑， 10
把我带到你的颦眉蹙额底下，
千万别唤醒怨毒来把我射死；
　　因为我的诉状说我急于证明
　　你对我的爱多么忠贞和坚定。

一一八

好比我们为了促使食欲增进，
用种种辛辣调味品刺激胃口；
又好比服清泻剂以预防大病，
用较轻的病截断重症的根由；
5　同样，饱尝了你的不腻人的甜蜜，
我选上苦酱来当作我的食料；
厌倦了健康，觉得病也有意思，
尽管我还没有到生病的必要。
这样，为采用先发制病的手段，
10　爱的策略变成了真实的过失：
我对健康的身体乱投下药丹，
用痛苦来把过度的幸福疗治。
　　但我由此取得这真正的教训：
　　药也会变毒，谁若因爱你而生病。

一一九

我曾喝下了多少鲛人的泪珠
从我心中地狱般的锅里蒸出来，
把恐惧当希望，又把希望当恐惧，
眼看着要胜利，结果还是失败！
我的心犯了多少可怜的错误，　　　　5
正好当它自以为再幸福不过；
我的眼睛怎样地从眼眶跃出，
当我被疯狂昏乱的热病折磨！
哦，坏事变好事！我现在才知道
善的确常常因恶而变得更善；　　　　10
被摧毁的爱，一旦重新修建好，
就比原来更宏伟、更美、更强顽。
　因此，我受了谴责，反心满意足；
　因祸，我获得过去的三倍幸福。

一二〇

你对我狠过心反而于我有利：
想起你当时使我受到的痛创，
我只好在我的过失下把头低，
既然我的神经不是铜或精钢。
5 因为，你若受过我狠心的摇撼，
像我所受的，该熬过多苦的日子！
可是我这暴君从没有抽过闲
来衡量你的罪行对我的打击！
哦，但愿我们那悲怛之夜能使我
10 牢牢记住真悲哀打击得多惨，
我就会立刻递给你，像你递给我，
那抚慰碎了的心的微贱药丹。
　　但你的罪行现在变成了保证，
　　我赎你的罪，你也赎我的败行。

以接替我的位置。今天晚上，大人，我还要请您赏光便饭。欢迎您到塞浦路斯来！——山羊和猴子！（下。）

罗多维科　这就是为我们整个元老院所同声赞叹、称为全才全德的那位英勇的摩尔人吗？这就是那喜怒之情不能把它震撼的高贵的天性吗？那命运的箭矢不能把它擦伤穿破的坚定的德操吗？

伊阿古　他已经大大变了样子啦。

罗多维科　他的头脑没有毛病吗？他的神经是不是有点错乱？

伊阿古　他就是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敢说他还会变成怎么一个样子；如果他不是像他所应该的那样，那么但愿他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罗多维科　什么！打他的妻子！

伊阿古　真的，那可不大好；可是我但愿知道他对她没有比这更暴虐的行为！

罗多维科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吗？还是因为信上的话激怒了他，才会有这种以前所没有的过失？

伊阿古　唉！唉！按着我的地位，我实在不便把我所看见所知道的一切说出口来。您不妨留心注意他，他自己的行动就可以说明一切，用不着我多说了。请您跟上去，看他还会做出什么花样来。

罗多维科　他竟是这样一个人，真使我大失所望啊。（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奥瑟罗及爱米利娅上。

奥瑟罗　那么你没有看见什么吗？

爱米利娅　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没有疑心到。

奥瑟罗　你不是看见凯西奥跟她在一起吗？

爱米利娅　可是我不知道那有什么不对，而且我听见他们两人所说的每一个字。

奥瑟罗　什么！他们从来不曾低声耳语吗？

爱米利娅　从来没有，将军。

奥瑟罗　也不曾打发你走开吗？

爱米利娅　没有。

奥瑟罗　没有叫你去替她拿扇子、手套、脸罩，或是什么东西吗？

爱米利娅　没有，将军。

奥瑟罗　那可奇怪了。

爱米利娅　将军，我敢用我的灵魂打赌她是贞洁的。要是您疑心她有非礼的行为，赶快除掉这种思想吧，因为那是您心理上的一个污点。要是哪一个混蛋把这种思想放进您的脑袋里，让上天罚他变成一条蛇，受永远的咒诅！假如她不是贞洁、贤淑和忠诚的，那么世上没有一个幸福的男人了；最纯洁的妻子，也会变成最丑恶的淫妇。

奥瑟罗　叫她到这儿来；去。（爱米利娅下）她的话说得很动听；

一二三

不，时光，你断不能夸说我在变：
你新建的金字塔，不管多雄壮，
对我一点不稀奇，一点不新鲜；
它们只是旧景象披上了新装。
我们的生命太短促，所以羡慕 5
你拿来蒙骗我们的那些旧货；
幻想它们是我们心愿的产物，
不肯信从前曾经有人谈起过。
对你和你的纪录我同样不卖账，
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使我惊奇， 10
因为你的记载和我所见都扯谎，
都多少是你疾驰中造下的孽迹。
　　我敢这样发誓：我将万古不渝，
　　不管你和你的镰刀多么锋利。

一二四

假如我的爱只是权势的嫡种，
它就会是命运的无父的私生子，
受时光的宠辱所磨折和播弄，
同野草闲花一起任人们采刈。
5 不呀，它并不是建立在偶然上；
它既不为荣华的笑颜所转移，
也经受得起我们这时代风尚
司空见惯的抑郁、愤懑的打击：
它不害怕那只在短期间有效、
10 到处散播异端和邪说的权谋，
不因骄阳而生长，雨也冲不掉，
它巍然独立在那里，深思熟筹。
被时光愚弄的人们，起来作证！
你们毕生作恶，却一死得干净。

一二五

这对我何益，纵使我高擎华盖，
用我的外表来为你妆点门面，
或奠下伟大基础，要留芳万代，
其实比荒凉和毁灭为期更短？
难道我没见过拘守仪表的人，　　5
付出高昂的代价，却丧失一切，
厌弃淡泊而拚命去追求荤辛，
可怜的赢利者，在顾盼中雕谢？
不，请让我在你心里长保忠贞，
收下这份菲薄但由衷的献礼，　　10
它不搀杂次品，也不包藏机心，
而只是你我间互相致送诚意。
　被收买的告密者，滚开！你越诬告
　真挚的心，越不能损害它分毫。

一二六*

你，小乖乖，时光的无常的沙漏
和时辰（他的小镰刀）都听你左右；
你在亏缺中生长，并昭示大众
你的爱人如何雕零而你向荣；
5 如果造化（掌握盈亏的大主宰），
在你迈步前进时把你挽回来，
她的目的只是：卖弄她的手法
去丢时光的脸，并把分秒扼杀。
可是你得怕她，你，她的小乖乖！
10 她只能暂留，并非常保，她的宝贝！
她的账目，虽延了期，必须清算：
要清偿债务，她就得把你交还。

* 这首诗原缺两行。

一二七

在远古的时代黑并不算秀俊，
即使算，也没有把美的名挂上；
但如今黑既成为美的继承人，
于是美便招来了侮辱和诽谤。
因为自从每只手都修饰自然， 5
用艺术的假面貌去美化丑恶，
温馨的美便失掉声价和圣殿，
纵不忍辱偷生，也遭了亵渎。
所以我情妇的头发黑如乌鸦，
眼睛也恰好相衬，就像在哀泣 10
那些生来不美却迷人的冤家，
用假名声去中伤造化的真誉。
　　这哀泣那么配合她们的悲痛，
　　大家齐声说：这就是美的真容。

大混蛋，一个卑鄙的家伙；天啊！愿你揭破这种家伙的嘴脸，让每一个老实人的手里都拿一根鞭子，把这些混蛋们脱光了衣服抽一顿，从东方一直抽到西方！

伊阿古　别嚷得给外边都听见了。

爱米利娅　哼，可恶的东西！前回弄昏了你的头，使你疑心我跟这摩尔人有暧昧的，也就是这种家伙。

伊阿古　好了，好了；你是个傻瓜。

苔丝狄蒙娜　好伊阿古啊，我应当怎样重新取得我的丈夫的欢心呢？好朋友，替我向他解释解释；因为凭着天上的太阳起誓，我实在不知道我怎么会失去他的宠爱。我对天下跪，要是在思想上、行动上，我曾经有意背弃他的爱情；要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或是我的任何感觉，曾经对别人发生爱悦；要是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那样始终深深地爱着他，即使他把我弃如敝屣，也不因此而改变我对他的忠诚；要是我果然有那样的过失，愿我终身不能享受快乐的日子！无情可以给人重大的打击；他的无情也许会摧残我的生命，可是永不能毁坏我的爱情。我不愿提起"娼妇"两个字，一说到它就会使我心生憎恶，更不用说亲自去干那博得这种丑名的勾当了；整个世界的荣华也不能诱动我。

伊阿古　请您宽心，这不过是他一时的心绪恶劣，在国家大事方面受了点刺激，所以跟您呕起气来啦。

苔丝狄蒙娜　要是没有别的原因——

伊阿古　只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可以保证。（喇叭声）听！喇叭

一二九

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
就是色欲在行动；而在行动前，
色欲赌假咒、嗜血、好杀、满身是
罪恶、凶残、粗野、不可靠、走极端；
欢乐尚未央，马上就感觉无味： 5
毫不讲理地追求；可是一到手，
又毫不讲理地厌恶，像是专为
引上钩者发狂而设下的钓钩；
在追求时疯狂，占有时也疯狂；
不管已有、现有、未有，全不放松； 10
感受时，幸福；感受完，无上灾殃；
事前，巴望着的欢乐；事后，一场梦。
　　这一切人共知；但谁也不知怎样
　　逃避这个引人下地狱的天堂。

一三〇

我情妇的眼睛一点不像太阳；
珊瑚比她的嘴唇还要红得多：
雪若算白，她的胸就暗褐无光，
发若是铁丝，她头上铁丝婆娑。
5 我见过红白的玫瑰，轻纱一般；
她颊上却找不到这样的玫瑰；
有许多芳香非常逗引人喜欢，
我情妇的呼吸并没有这香味。
我爱听她谈话，可是我很清楚
10 音乐的悦耳远胜于她的嗓子；
我承认从没有见过女神走路，
我情妇走路时候却脚踏实地：
可是，我敢指天发誓，我的爱侣
胜似任何被捧作天仙的美女。

一三一

尽管你不算美，你的暴虐并不
亚于那些因美而骄横的女人；
因为你知道我的心那么糊涂，
把你当作世上的至美和至珍。
不过，说实话，见过你的人都说，　5
你的脸缺少使爱呻吟的魅力：
尽管我心中发誓反对这说法，
我可还没有公开否认的勇气。
当然我发的誓一点也不欺人；
数不完的呻吟，一想起你的脸，　10
马上联翩而来，可以为我作证，
对于我，你的黑胜于一切秀妍。
　　你一点也不黑，除了你的人品，
　　可能为了这原故，诽谤才流行。

一三二

我爱上了你的眼睛；你的眼睛
晓得你的心用轻蔑把我磨折，
对我的痛苦表示柔媚的悲悯，
就披上黑色，做旖旎的哭丧者。
5 而的确，无论天上灿烂的朝阳
多么配合那东方苍白的面容，
或那照耀着黄昏的明星煌煌
（它照破了西方的黯淡的天空），
都不如你的脸配上那双泪眼。
10 哦，但愿你那颗心也一样为我
挂孝吧，既然丧服能使你增妍，
愿它和全身一样与悲悯配合。
　　黑是美的本质（我那时就赌咒），
　　一切缺少你的颜色的都是丑。

一三三

那使我的心呻吟的心该诅咒，
为了它给我和我的朋友的伤痕！
难道光是折磨我一个还不够？
还要把朋友贬为奴隶的身分？
你冷酷的眼睛已夺走我自己， 5
那另一个我你又无情地霸占；
我已经被他（我自己）和你抛弃；
这使我遭受三三九倍的苦难。
请用你的铁心把我的心包围，
让我可怜的心保释朋友的心； 10
不管谁监视我，我都把他保卫；
你就不能在狱中再对我发狠。
　　你还会发狠的，我是你的囚徒，
　　我和我的一切必然任你摆布。

一三四

因此，现在我既承认他属于你，
并照你的意旨把我当抵押品，
我情愿让你把我没收，好教你
释放另一个我来宽慰我的心：
5 但你不肯放，他又不愿被释放，
因为你贪得无厌，他心肠又软；
他作为保人签字在那证券上，
为了开脱我，反而把自己紧拴。
分毫不放过的高利贷者，你将要
10 行使你的美丽赐给你的特权
去控诉那为我而负债的知交；
于是我失去他，因为把他欺骗。
　　我把他失掉；你却占有他和我：
　　他还清了债，我依然不得开脱。

的事来，一定不得好死。

爱米利娅　世间的是非本来没有定准；您因为干了一件错事而得到整个的世界，在您自己的世界里，您还不能把是非颠倒过来吗？

苔丝狄蒙娜　我想世上不会有那样的女人的。

爱米利娅　这样的女人不是几个，可多着呢，足够把她们用小小的坏事换来的世界塞满了。照我想来，妻子的堕落总是丈夫的过失；要是他们疏忽了自己的责任，把我们所珍爱的东西浪掷在外人的怀里，或是无缘无故吃起醋来，约束我们行动的自由，或是殴打我们，削减我们的花粉钱，我们也是有脾气的，虽然生就温柔的天性，到了一个时候也是会复仇的。让做丈夫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妻子也和他们有同样的感觉：她们的眼睛也能辨别美恶，她们的鼻子也能辨别香臭，她们的舌头也能辨别甜酸，正像她们的丈夫们一样。他们厌弃了我们，别寻新欢，是为了什么缘故呢？是逢场作戏吗？我想是的。是因为爱情的驱使吗？我想也是的。还是因为喜新厌旧的人之常情呢？那也是一个理由。那么难道我们就不会对别人发生爱情，难道我们就没有逢场作戏的欲望，难道我们就不会喜新厌旧，跟男人们一样吗？所以让他们好好地对待我们吧；否则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干的坏事都是出于他们的指教。

苔丝狄蒙娜　晚安，晚安！愿上天监视我们的言行；我不愿以恶为师，我只愿鉴非自警！（各下。）

一三六

你的灵魂若骂你我走得太近，
请对你那瞎灵魂说我是你“心愿”，
而“心愿”，她晓得，对她并非陌生；
为了爱，让我的爱如愿吧，心肝。
5 心愿将充塞你的爱情的宝藏，
请用心愿充满它，把我算一个，
须知道宏大的容器非常便当，
多装或少装一个算不了什么。
请容许我混在队伍中间进去，
10 不管怎样说我总是其中之一；
把我看作微末不足道，但必须
把这微末看作你心爱的东西。
　　把我名字当你的爱，始终如一，
　　就是爱我，因为“心愿”是我的名字。

一三七

又瞎又蠢的爱，你对我的眸子
干了什么，以致它们视而不见？
它们认得美，也看见美在那里，
却居然错把那极恶当作至善。
我的眼睛若受了偏见的歪扭，　　5
在那人人行驶的海湾里下锚，
你为何把它们的虚妄作成钩，
把我的心的判断力钩得牢牢？
难道是我的心，明知那是公地，
硬把它当作私人游乐的花园？　　10
还是我眼睛否认明显的事实，
硬拿美丽的真蒙住丑恶的脸？
　　我的心和眼既迷失了真方向，
　　自然不得不陷入虚妄的膏肓。

一三八

我爱人赌咒说她浑身是忠实，
我相信她（虽然明知她在撒谎），
让她认为我是个无知的孩子，
不懂得世间种种骗人的勾当。
5 于是我就妄想她当我还年轻，
虽然明知我盛年已一去不复返；
她的油嘴滑舌我天真地信任：
这样，纯朴的真话双方都隐瞒。
但是为什么她不承认说假话？
10 为什么我又不承认我已经衰老？
爱的习惯是连信任也成欺诈，
老年谈恋爱最怕把年龄提到。
　　因此，我既欺骗她，她也欺骗我，
　　咱俩的爱情就在欺骗中作乐。

一三九

哦，别叫我原谅你的残酷不仁
对于我的心的不公正的冒犯；
请用舌头伤害我，可别用眼睛；
狠狠打击我，杀我，可别耍手段。
说你已爱上了别人；但当我面， 5
心肝，可别把眼睛向旁边张望：
何必要耍手段，既然你的强权
已够打垮我过分紧张的抵抗？
让我替你辩解说："我爱人明知
她那明媚的流盼是我的死仇， 10
才把我的敌人从我脸上转移，
让它向别处放射害人的毒镞！"
　　可别这样；我已经一息奄奄，
　　不如一下盯死我，解除了苦难。

一四〇

你狠心，也该放聪明；别让侮蔑
把我不作声的忍耐逼得太甚；
免得悲哀赐我喉舌，让你领略
我的可怜的痛苦会怎样发狠。
5 你若学了乖，爱呵，就觉得理应
对我说你爱我，纵使你不如此；
好像暴躁的病人，当死期已近，
只愿听医生报告健康的消息；
因为我若是绝望，我就会发疯，
10 疯狂中难保不把你胡乱咒骂：
这乖张世界是那么不成体统，
疯狂的耳总爱听疯子的坏话。
　　要我不发疯，而你不遭受诽谤，
　　你得把眼睛正视，尽管心放荡。

一四一

说实话，我的眼睛并不喜欢你，
它们发见你身上百孔和千疮；
但眼睛瞧不起的，心儿却着迷，
它一味溺爱，不管眼睛怎样想。
我耳朵也不觉得你嗓音好听， 5
就是我那容易受刺激的触觉，
或味觉，或嗅觉都不见得高兴
参加你身上任何官能的盛酌。
可是无论我五种机智或五官
都不能劝阻痴心去把你侍奉， 10
我昂藏的丈夫仪表它再不管，
只甘愿作你傲慢的心的仆从。
　　不过我的灾难也非全无好处：
　　她引诱我犯罪，也教会我受苦。

一四二

我的罪咎是爱，你的美德是憎，
你憎我的罪，为了我多咎的爱：
哦，你只要比一比你我的实情，
就会发觉责备我多么不应该。
5　就算应该，也不能出自你嘴唇，
因为它们亵渎过自己的口红，
劫夺过别人床笫应得的租金，
和我一样屡次偷订爱的假盟。
我爱你，你爱他们，都一样正当，
10　尽管你追求他们而我讨你厌。
让哀怜的种子在你心里暗长，
终有天你的哀怜也得人哀怜。
　　假如你只知追求，自己却吝啬，
　　你自己的榜样就会招来拒绝。

一四三

看呀，像一个小心翼翼的主妇
跑着去追撵一只逃走的母鸡，
把孩子扔下，拚命快跑，要抓住
那个她急着要得回来的东西；
被扔下的孩子紧跟在她后头，　　5
哭哭啼啼要赶上她，而她只管
望前一直追撵，一步也不停留，
不顾她那可怜的小孩的不满：
同样，你追那个逃避你的家伙，
而我（你的孩子）却在后头追你；　　10
你若赶上了希望，请回头照顾我，
尽妈妈的本分，轻轻吻我，很和气。
　　只要你回头来抚慰我的悲啼，
　　我就会祷告神让你从心所欲。

一四四

两个爱人像精灵般把我诱惑，
一个叫安慰，另外一个叫绝望：
善的天使是个男子，丰姿绰约；
恶的幽灵是个女人，其貌不扬。
5 为了促使我早进地狱，那女鬼
引诱我的善精灵硬把我抛开，
还要把他迷惑，使沦落为妖魅，
用肮脏的骄傲追求纯洁的爱。
我的天使是否已变成了恶魔，
10 我无法一下子确定，只能猜疑；
但两个都把我扔下，互相结合，
一个想必进了另一个的地狱。
　　可是这一点我永远无法猜透，
　　除非是恶的天使把善的撵走。

一四五

爱神亲手捏就的嘴唇
对着为她而憔悴的我，
吐出了这声音说，“我恨”：
但是她一看见我难过，
心里就马上大发慈悲，　　5
责备那一向都是用来
宣布甜蜜的判词的嘴，
教它要把口气改过来：
“我恨”，她又把尾巴补缀，
那简直像明朗的白天　　10
赶走了魔鬼似的黑夜，
把它从天堂甩进阴间。
　她把“我恨”的恨字摒弃，
　救了我的命说，“不是你”。

一四六

可怜的灵魂，万恶身躯的中心，
被围攻你的叛逆势力所俘掳，
为何在暗中憔悴，忍受着饥馑，
却把外壁妆得那么堂皇丽都？
5　赁期那么短，这倾颓中的大厦
难道还值得你这样铺张浪费？
是否要让蛆虫来继承这奢华，
把它吃光？这可是肉体的依皈？
所以，灵魂，请拿你仆人来度日，
10　让他消瘦，以便充实你的贮藏，
拿无用时间来兑换永久租期，
让内心得滋养，别管外表堂皇：
　　这样，你将吃掉那吃人的死神，
　　而死神一死，世上就永无死人。

一四七

我的爱是一种热病，它老切盼
那能够使它长期保养的单方，
服食一种能维持病状的药散，
使多变的病态食欲长久盛旺。
理性(那医治我的爱情的医生)　　5
生气我不遵守他给我的嘱咐，
把我扔下，使我绝望，因为不信
医药的欲望，我知道，是条死路。
我再无生望，既然丧失了理智，
整天都惶惑不安、烦躁、疯狂；　　10
无论思想或谈话，全像个疯子，
脱离了真实，无目的，杂乱无章；
　　因为我曾赌咒说你美，说你璀璨，
　　你却是地狱一般黑，夜一般暗。

一四八

唉，爱把什么眼睛装在我脑里，
使我完全认不清真正的景象？
说认得清吧，理智又窜往哪里，
竟错判了眼睛所见到的真相？
5 如果我眼睛所迷恋的真是美，
为何大家都异口同声不承认？
若真不美呢，那就绝对无可讳，
爱情的眼睛不如一般人看得真：
当然喽，它怎能够，爱眼怎能够
10 看得真呢，它日夜都泪水汪汪？
那么，我看不准又怎算得稀有？
太阳也要等天晴才照得明亮。
　　狡猾的爱神！你用泪把我弄瞎，
　　只因怕明眼把你的丑恶揭发。

一四九

你怎能，哦，狠心的，否认我爱你，
当我和你协力把我自己厌恶？
我不是在想念你，当我为了你
完全忘掉我自己，哦，我的暴主？
我可曾把那恨你的人当朋友？　　5
我可曾对你厌恶的人献殷勤？
不仅这样，你对我一皱起眉头，
我不是马上叹气，把自己痛恨？
我还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优点，
傲慢到不屑于为你服役奔命，　　10
既然我的美都崇拜你的缺陷，
唯你的眼波的流徙转移是听？
　　但，爱呵，尽管憎吧，我已猜透你：
　　你爱那些明眼的，而我是瞎子。

一五〇

哦，从什么威力你取得这力量，
连缺陷也能把我的心灵支配？
教我诬蔑我可靠的目光撒谎，
并矢口否认太阳使白天明媚？
5 何来这化臭腐为神奇的本领，
使你的种种丑恶不堪的表现
都具有一种灵活强劲的保证，
使它们，对于我，超越一切至善？
谁教你有办法使我更加爱你，
10 当我听到和见到你种种可憎？
哦，尽管我锺爱着人家所嫌弃，
你总不该嫌弃我，同人家一条心：
　　既然你越不可爱，越使得我爱，
　　你就该觉得我更值得你喜爱。

一五一

爱神太年轻，不懂得良心是什么；
但谁不晓得良心是爱情所产？
那么，好骗子，就别专找我的错，
免得我的罪把温婉的你也牵连。
因为，你出卖了我，我的笨肉体　　5
又哄我出卖我更高贵的部分；
我灵魂叮嘱我肉体，说它可以
在爱情上胜利；肉体再不作声，
一听见你的名字就马上指出
你是它的胜利品；它趾高气扬，　　10
死心蹋地作你最鄙贱的家奴，
任你颐指气使，或倒在你身旁。
　　所以我可问心无愧地称呼她
　　做“爱”，我为她的爱起来又倒下。

一五二

你知道我对你的爱并不可靠，
但你赌咒爱我，这话更靠不住；
你撕掉床头盟，又把新约毁掉，
既结了新欢，又种下新的憎恶。
5 但我为什么责备你两番背盟，
自己却背了二十次！最反复是我；
我对你一切盟誓都只是滥用，
因而对于你已经失尽了信约。
我曾矢口作证你对我的深爱：
10 说你多热烈、多忠诚、永不变卦，
我使眼睛失明，好让你显光彩，
教眼睛发誓，把眼前景说成虚假——
　　我发誓说你美！还有比这荒唐：
　　抹煞真理去坚持那么黑的谎！

浸炼的西班牙宝剑。啊，在这儿！叔父，我一定要出来。

葛莱西安诺　（在内）你要是敢试一试，就得付重大的代价；你没有武器，只好屈服。

奥瑟罗　那么进来瞧瞧我吧，我有话对你说；否则我虽然没有武器，也只好不顾一切跟你拚一下了。

葛莱西安诺重上。

葛莱西安诺　什么事？

奥瑟罗　瞧！我有一柄剑；从来没有一个战士佩带过比这更好的剑；凭着这一条小小的胳臂和这一柄利剑，我曾经冲破二十倍于你们这样人数的包围；可是，无聊的夸口啊！谁能主宰他自己的命运呢？现在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本领了。虽然你看我拿着武器，可是不用害怕，这儿是我的旅途的终点，我的航程的最后的目标。你吓得退走了吗？这是不必要的惊恐；谁只要拿一根灯草向奥瑟罗的胸前刺去，他也会向后退缩的。奥瑟罗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啊，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薄命的女郎！像你的衬衣一样惨白！我们在天庭对簿的时候，你这一副脸色就可以把我的灵魂赶下天堂，让魔鬼把它抓去。你的全身冰冷，我的恋人！正像你的贞洁一样凛若寒霜。啊，该死的、该死的奴才！魔鬼啊，把我从这天仙一样美人的面前鞭逐出去吧！让狂风把我吹卷、硫磺把我熏烤、沸汤的深渊把我沉浸吧！啊，苔丝狄蒙娜！苔丝狄蒙娜！死了！啊！啊！啊！

罗多维科、蒙太诺、二侍从以卧椅抬凯西奥及吏役等押伊阿古同上。

一五四

小小爱神有一次呼呼地睡着，
把点燃心焰的火炬放在一边，
一群蹁跹的贞洁的仙女恰巧
走过；其中最美的一个天仙
5　用她处女的手把那曾经烧红
万千颗赤心的火炬偷偷拿走，
于是这玩火小法师在酣睡中
便缴械给那贞女的纤纤素手。
她把火炬往附近冷泉里一浸，
10　泉水被爱神的烈火烧得沸腾，
变成了温泉，能消除人间百病；
但我呵，被我情妇播弄得头疼，
　　跑去温泉就医，才把这点弄清：
　　爱烧热泉水，泉水冷不了爱情。

情女怨　爱情的礼赞
乐曲杂咏　凤凰和斑鸠

黄　雨　石　译

情　女　怨

一个深溪里的悲惨故事，
在邻山的空谷里回响，
这应和的声响动我神思，
我躺下静听这难言的悲伤；
一转眼却见一个愁苦的姑娘，　　5
撕扯着纸片，把戒指全敲碎，
恨不能让愁云凄雨把世界摧毁。

她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
帽檐遮住了她脸上的阳光，
在那脸上你有时仿佛看到，　　10
一位曾经是无比艳丽的姑娘。
时光并没有毁尽青春的宝藏，
尽管上天震怒，青春余韵尚在，
风霜、岁月也掩不尽她的丰采。

她不时把手绢举到自己的眼下，　　15

手绢上绣着精妙的词句，
让积郁的悲伤化作的泪花，
把丝绒刺绣的字句浸洗，
她时而细审那词中的深意，
20 时而因莫名的悲痛不禁啜泣，
呼号、呻吟，一阵高，一阵低。

有时，她高抬起她的两眼，
直向天上无数的星辰凝望；
有时她把目光的方向转变，
25 了望大地；有时使她的目光
转向前方；忽然又目无定向，
游移的眼神向虚空观看，
她的视觉和思绪已乱成一团。

她的头发，没仔细梳理，也不散乱，
30 显然她骄傲的双手已懒于梳妆；
从她的草帽边垂下的几绺云鬓，
紧贴着她的苍白瘦削的面庞；
但另有一些却仍被发带扎绑，
虽只是漫不经心地松松扎定，
35 那发丝却听其约束，平平整整。

她从小筐儿里拿出无数珍宝，

其中有玛瑙，有水晶，还有墨玉，
她把它一件件向河心乱抛，
一边坐在河岸边低声哭泣，
恰像是河水要靠泪水聚集， 40
或者说像帝王对人民的恩赐，
贫者无份，只对富有者一施再施。

她拿出许多折叠着的信笺，
看一看，叹口气，便往河里扔去，
她把骨戒指砸碎，金戒指全砸扁， 45
让它们一个个葬身河水底，
另外还有一些信：墨迹是血迹，
缠着生丝，折叠得齐齐整整，
封上加封，全不过为了打动她的心。

这些信她止不住用泪眼细读， 50
吻了又吻，甚至用泪水浇洗，
喊叫着：哦你这记录谎言的血污，
你算得什么山盟海誓的凭据！
该死的墨水颜色也黑过你！
在狂怒中，她边说边把信撕毁， 55
由于她的心已碎，信也被扯碎。

一位老者在近处看守牛群，

他也许性情狂暴，但他确曾亲尝
多次城市和宫廷里的变乱，曾经
60　经历过许多飞速流逝的时光，
他急急走近这悲痛的姑娘；
他的年岁容许他不避嫌疑，
他要问问她为什么如此悲戚。

因此他扶着油光的拐杖蹲下，
65　不近不远地坐在她的身旁，
坐定后，他又一次低声问她，
能不能讲一讲她内心的悲伤；
他说，如果他能解开她的愁肠，
略略减轻她眼下难堪的痛苦，
70　那也是老年人应对青年的照顾。

她叫一声老伯说道，"您别认定
我已受尽了漫长岁月的煎熬，
断定我早已度过了我的青春，
不是年岁啊，是悲伤使我如此老！
75　我实在还应是刚吐蕊的花苞，
无比鲜艳，如果我始终自爱，
对别人的爱情一概不理睬。

"可是多不幸啊，我年纪还非常小，

就对一个青年交出了我的心；
啊，无比动人是他天生的仪表，　　80
姑娘们一见到他全定住眼神，
无所寄托的爱全想以他作靠身，
而谁要是真能得到他的爱恋，
她不但有了归宿，更似已登仙。

“他的棕色的发环卷曲下垂，　　85
一阵微风轻轻吹过，绺绺发丝
便在他的嘴唇边来回飘飞，
要寻开心，随处都有开心事，
谁见他一眼也不禁意迷心痴：
因为望着他的脸，你可以想象　　90
你已经见到具体而微的天堂。

“他的下巴还显不出成人气度，
秀丽的髭鬚，像未修剪的丝绒，
才刚刚露头，而那鲜嫩的皮肤
却夸口它本来的光洁更玲珑。　　95
他的脸却也因此更显得贵重，
因而叫温柔的爱情也难决定：
究竟有它美，还是没有它更俊。

“他的性格和他的仪表一样美，

100　他说话嫩口嫩牙，从不加思考；
但如果有人激怒了他，他就会
变得像四月或五月间的风暴，
飒虽疾却也吹得你自在逍遥。
他那年轻人难免会有的粗野，
105　只表明他厌恶虚伪、心地纯洁。

“他又是一位骑马能手，人都说
他的马因是他骑才如此神骏，
他的驾驭使它显得高贵、洒脱，
多美啊，那一跃、一立、一个回身！
110　许多人因而没完没了地争论：
究竟是骑得好才显得马儿好，
还是马好才显得他的骑术高。

“但很快人们异口同声地论定，
是他的仪态举止使他的服装
115　以及他身边的一切趣味横生，
他的完美决不须靠衣著增光；
额外的装饰只因为在他身上
才能显出自身的美：用以美化
他的一切，实际为他所美化。

120　“由于在他那善自约束的舌尖，

各种巧辩和深刻锋利的反证，
各种警语和坚强有力的论点，
全为他自己的方便或露或隐，
常叫伤心者笑，含笑者不禁伤心，
他有丰富的语汇和无数技巧， 125
能随心所欲让所有的人倾倒；

“因而他完全统治着别人的心，
不管他年岁大小，不论男或女
全都想着他，对待他百般殷勤，
他到哪里他们就追随到哪里， 130
他的话没出口，别人先已同意，
他们嘴里说的全是他要说的事，
因为他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

“许多人弄到他的一张画像，
日夜把玩，更不免想入非非， 135
好比一个傻瓜看到别人的田庄
和房舍，私心里竟肯定认为
那是自己的私产，天命所归；
面对着它们，他所感到的欢欣
甚至超过了那真正的主人。 140

“许多人还从没碰一碰他的手，

就一厢情愿认为已得到他的心；
我不幸，自己的行动完全自由，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不受拘禁），
145 但只由于他言语巧、年岁又轻，
我终禁不住把爱情胡乱抛掷，
给了他我的花朵，只留下空枝。

“实在说，我也并不像某些同伴，
要他怎么，或者他要怎么全应允，
150 我的荣誉早使我感到很为难，
我从来也不容他跟我太亲近，
经验已为我修建下重重禁城，
但现在那染上鲜血的城垣，
只表明宝珠失色，我已被奸骗。

155 “可是啊，谁又曾由于前车之鉴，
躲避开她命中注定的不幸？
谁又能违反她自己的意愿，
强迫她逃离曾经坑人的陷阱？
劝导只能使一件事暂缓进行：
160 因为我们既已心动，任何劝告
实际上只能使我们兴致更高。

“我们也不能因为已有人受害，

就约束自己避开肉体的欢乐，
不管别人对我们曾如何劝诫，
我们谁又能抗拒那诱人的禁果；　165
哦，情欲从来也不受理智束缚！
人长着舌头就是为了尝异味，
哪怕理智哭喊着：当心性命危！

“我还可以说出这人的种种虚假，
也明白他的欺骗手段如何下流，　170
听说他常在别人地里种庄稼，
也看到他的笑脸里藏着计谋，
明知道他的誓言只是钓鱼钩，
更想到他那种种装模做样
不过是为掩盖他的恶毒心肠。　175

“这情况也使我长时期牢守禁城，
一直到他又一次向我进攻：
‘好姑娘，只求你对我略加怜悯，
千万别不相信我的海誓山盟，
那些话还从不曾出我口中，　180
因为我多次拒绝了爱情的筵席，
但我还从没请过人，除了你。

“‘你所看到的我的一切过失，

全不过是逢场作戏，非出真心，
185 这里没有爱情，别瞧煞有介事，
两方面实际上都毫无真情，
她们既不知耻，我又何必认真，
所以她们越是责骂我不对，
我倒越是感到于心无愧。

190 "'在我所见到过的许多人中
从没有一个能使我略微动心，
既没有谁曾使我感到悲痛，
也没有谁使得我心神不宁，
许多人因我心碎，于我却无损，
195 不管有多少心因为我甘为奴仆，
我的心却仍贵如王侯，自己作主。

"'你瞧瞧这些伤心人送来的供奉，
这里有苍白的珍珠、血红的宝石；
想着她们的心思我一见就懂：
200 苍白表示悲伤，羞红因为相思，
看到这些我似也应该情迷心痴，
我也应该理解到她们的悲痛
和羞惭，禁不住为她们心动。

"'你再瞧瞧这一绺绺的金发

盘作同心结，外用金丝缠就，　205
许多漂亮姑娘作好了这发花，
要我收下，痛哭流涕，苦苦哀求，
更赠我许多珠宝，怕我还不接受，
又附上精心结构的十四行诗，
解说每颗宝石的特性和价值。　210

"'钻石么？它的外表是既美且坚，
这也就是它的不外露的本性，
这深绿的祖母绿，只要看它一眼，
瞎眼的人转眼就能双目复明，
这天蓝的青玉和白玉更不用问，　215
它象征着各种感情；每件玉器
都被说得让你又是好笑又是生气。

"'瞧所有这些表明炽烈的热爱
和被压抑的无限柔情的表记，
上天显然不能容我留作私财，　220
而要我拿它作自己的献身礼，
那也就是献给你——我生命的依据：
更无疑这些供奉本应你收领，
因为我不过是神坛，你才是正神。

"'啊，快伸出你难以形容的纤手　225

（它的秀美天下无词可以赞扬），
把这些伤心的表记全都拿走，
任你如何处置，或作你的私藏；
我原是为你服役的你的帐房，
230 听你吩咐把零星得来的东西，
归总汇齐，然后一起交给你。

"'你瞧，送我这个的是一位尼姑，
或者说一位自誓圣洁的修女，
不久以前，她拒绝作宫廷贵妇，
235 她的奇福却引得人人妒忌，
因为有许多贵人想娶她为妻，
而她却冷淡无情，逃开他们，
甘愿为上帝的爱了却一生。

"'可是啊，亲亲，她该是多么痛苦，
240 抛开这一切和与生俱来的权利，
不再在一切如意的地方歌舞，
不再不受拘束地恣意游戏，
为了争取声誉她始终不遗余力，
但为了避开创伤，竟匆匆逃走，
245 只好算勇于退避，非勇于战斗。

"'啊，请别怪我胡吹，事实却不假，

一件偶然事使我和她偶然相逢，
旧日的架子她立即全都放下，
现在只一心想逃出教堂樊笼，
真实的爱情比宗教更为贵重，　　250
她虽然从来不惯于被人勾引，
现在却毫无顾忌地引诱别人。

"'你是多么强大啊，听我告诉你，
所有那些属我所有的破碎的心，
把它们的泉源全倾入我的井里，　　255
而我却一起向你的海洋倾进：
我使她们心动，你却使我醉心，
胜利归你，我们已全部被征服，
愿这复合的爱能医治你的冷酷。

"'我有幸使一颗神圣的明星动情，　　260
她受过教养，追求着典雅的生活，
但一见到我便相信了她的眼睛，
什么誓言、神谕立即都全部忘却；
可是对于你，爱的神明，任何誓约、
誓愿或许诺全可以不加考虑，　　265
因为你是一切，一切都属于你。

"'你要是征募新兵，谁会去思考

以往的教训？你要是情深意深，
谁还去理会任何人为的阻挠，
270 管什么财富、法律、家庭名声？
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
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
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现在，所有那些和我的心相连的心，
275 在痛苦中长吁短叹，日益憔悴，
它们全都哀哀啜泣，向你求情，
求你停住炮火别把我的心摧毁，
耐心地倾听我对你是如何敬佩，
请千万别不相信我坚贞的盟誓，
280 因为那的确是出自肺腑的言词。'

"说完这话，他的饱含泪水的两眼，
随即从我脸上移开，顿时低垂，
他的两颊上立即流下两股清泉，
扑簌簌滚落下那苦咸的泪水：
285 哦！那泪痕狼藉的脸是多么秀美！
即使一棵玫瑰花上缀满水晶
也决不能像他的泪眼令人动心。

"哦老伯啊，在一颗小小的泪珠里，

却能隐藏着多少奸诈和虚伪?
只要两眼里的泪水长流不息，　　290
什么样的岩石能经久不被摧毁?
已死的心也难免作复燃的死灰，
或分裂为冷静理智和炽烈情思：
烈火越燃越旺，冷静却立即消失。

“他的所谓热情不过是一种奸诈，　　295
但那也使我的理智化作了泪水，
我不禁轻轻卸下童贞的铠甲，
抛开对礼仪的恐惧，放弃自卫，
我也满眼含泪和他的泪眼相对，
可是我们的眼泪却完全不同：　　300
他的毒害我，我的却使他暗喜成功。

“他有满腹骗人的虚情假意，
幻化成各种外相，行使他的计谋，
他忽而羞惭满面，忽而哭哭啼啼，
忽而装出死相，做来总得心应手，　　305
而且是维妙维肖，无人能识透：
听到丑话脸红，听到伤心事哭泣，
见到一件惨事恨不能马上死去。

“简直没有一个被他注意的女人，

310 能逃开他的口蜜心箭的攻击，
看外表他是那样的仁慈恭顺：
被坑害的人全对他毫不警惕，
要想得到什么，他总先表示鄙弃，
如果他由于满腹邪念，欲火如焚，
315 他就会口口声声地赞扬童贞。

"他就这样靠着一件华丽的外衣，
掩藏住了一个赤裸裸的妖魔，
没经验的姑娘一见他就着迷，
仿佛他是一位天使在头上飞过，
320 哪个天真的少女能不为他入魔。
啊，我已经失了身，我真弄不清
往后的年月，我却该怎样为人！

"啊，他眼中的那毒药般的泪滴，
啊，他双颊上的那虚假的红云，
325 啊，那从他心中虚放出的情意，
啊，那从他肺中强挤出的呻吟，
啊，所有他那些似真实假的行径，
很可能让已经吃过亏的再吃亏，
让一个悔罪的姑娘重新犯罪。"

爱情的礼赞

一*

我的爱发誓说，她是一片真诚，
我相信她，虽然明知道她在撒谎，
我要让她想着我是年幼单纯，
不理解人世的种种欺骗勾当。
就这样我自信她认为我年少，　　5
虽然我实际上早已过了青春，
她的假话使我乐得满脸堆笑，
爱情的热烈顾不得爱的真纯。
可是我的爱为什么不说她老？
我又为什么不肯说我不年轻？　　10
啊，爱情的主旨是彼此讨好，
年老的情人不爱谈自己的年龄：
既然爱情能掩盖我们的不幸，
让爱情骗我吧，我也在欺骗爱情。

---

* 此节原文与《十四行诗》第一三八首大同小异。

二*

我有两个爱人，这也并非可喜事，
他们像两个精灵使我不得安宁；
我的好精灵是一个漂亮小伙子，
我的坏精灵是一个难看的女人。
5 为了引诱我进入地狱，那女鬼
从我身旁勾引走我的好精灵，
一心想使他从圣徒变作魔鬼，
竟要用她的情欲换取他的纯真。
我的天使是否已走入魔道，
10 我只能怀疑，却不敢说一定；
因为他们本来就彼此很要好，
我猜想天使已进了地狱的门。
　真情如何难知道，不到坏精灵
　放出我的好精灵，我永不能安心。

三**

难道不是你的能说会道的眼睛，
逼着我违犯了自己立下的誓言？

---

* 此节原文与《十四行诗》第一四四首全同。

** 此节与《爱的徒劳》第四幕第三场56—69行基本相同。

人世上谁又有能力和它争论？
再说，为你破誓也实在情有可原。
我只曾发誓和一个女人绝交， 5
但我能证明，你却是一位天神：
天仙不能为尘俗的誓言所扰；
而你的洪恩却能使我返璞归真。
誓言不过是一句话，一团空气；
而你，普照大地的美丽的太阳， 10
已将那气体的誓言全部吸去：
如果消失了，那只能怪你的阳光。
　要说我不该破誓，谁会如此愚妄，
　为要守住自己的誓言，躲避天堂？

四

可爱的西塞利亚①坐在一条河边，
她身边是年轻活泼的阿都尼，
她一次再次向那青年挤眉弄眼，
那媚眼更使她显得美貌无比；
她给他讲了许多动听的故事， 5
她尽力搔首弄姿，让他看着高兴；
为了讨他欢心，常和他贴紧身子，

① 即爱神维纳斯。

那情意什么人也难保不动心。
但不知他的确是年幼不解事，
10 还是他存心不肯接受她的好意，
幼小的鱼儿怎么也不肯吞下鱼食，
对她的种种作为只是笑笑而已。
　最后这美人儿，止不住仰身躺下：
　他却站起身就跑了，啊，实在太傻！

五

如果是爱情使我赌咒发誓，我又
　何能誓绝爱情？
啊，一切誓言都是空话，只除了对
　美人的誓辞；
虽然我仿佛言而无信，我对你却
　永远是一片真心；
那一切，对我是不移的橡树，对你
　却是柔软的柳枝。
5 我要把他当一本书来仔细阅读，
　研究其中的字句，
那里贮藏着一切具有深意的、人
　世少有的欢娱，
如果说学问重要，我要求的学问
　就是完全了解你；

没有学问的舌头，就根本不可能
　有赞颂你的能力；
只有冥顽无知的人，有缘见到你，
　会全然无动于心；
我是这样从心里崇拜你，为此我　　10
　感到无比骄傲。
你的眼神是宙斯的闪电，你的声
　音是他的雷霆，
但如果你声音里不带怒气，它却
　又比音乐更美妙。
　可是，你是天人，当然不会喜爱这
　　人世间的浮辞，
　这尘俗的辞句，不管多美，也不配
　　用来赞颂天使。

六

东升的太阳还没有吸干朝露，
棚外的牛群还没有躲进荫凉，
西塞利亚，一夜尝够了相思苦，
急忙忙来到杨柳垂岸的小河旁，
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阿都尼，　　5
因为他常到这条小河里来游泳。
天很热；但更热的是她的情意，

圆睁两眼搜寻着阿都尼的身影。
最后，他来了；把衣服全部脱掉，
10 光着身子站立在清溪的岸边，
太阳睁着大眼向人世观瞧，
也不像她瞧他那样从不眨眨眼。
他忽然见到她，马上跳进水里去；
"啊，天哪，"她说，"我为什么不是
小溪？"

七

我的爱很美，但她更是非常轻佻；
她像鸽子一样善良，却又从无真情；
光采赛玻璃，也和玻璃一样脆弱；
柔和如白蜡，却又粗鄙得可恨；
5 恰像装点着玫瑰花瓣的百合花，
她是无比地美丽，也无比虚假。

她常拿她的嘴唇紧贴我的嘴唇，
一边亲吻，一边对我海誓山盟！
她编造出许多故事让我开心，
10 怕我不爱她，唯恐失去我的恩宠！
可是，尽管她摆出极严肃的神气，
她发誓、哭泣，全不过逢场作戏。

她爱得火热，恰像着火的干草，
但也像干草一样着完便完了；
她一面挑起爱火，一面用水浇， 15
到最后，倒仿佛你让她为难了。
　谁知这究竟是恋爱，还是瞎胡闹？
　实在糟透了，怎么说也令人可恼。

八

如果音乐和诗歌彼此可以协调，
它们原是姊妹，想来应该如此，
那么无疑我们就应该白头到老，
因为你喜爱音乐，我又非常爱诗。
你热爱道兰德①，他神奇的琴音 5
使无数的人忘掉了人世悲苦；
我热爱斯宾塞，他崇高的风韵，
人人熟悉，用不着我为他辩护。
你爱听音乐之后福玻斯②的竖琴
弹奏出无比优美的动人的乐章， 10
而能使我陶醉的最大的欢欣，
则是他自己无拘束地浅吟低唱。

① 道兰德(John Dowland, 1563?—1626?)，英国著名的琴师和作曲家。
② 即太阳神阿波罗，也是音乐(尤其是竖琴)之神。

诗人们说，音乐之神也就是诗神；
有人两者都爱，两者集于你一身。

九

红日初升，那美丽多情的姑娘，
……………………………………①
脸白得像她的白鸽子的翅膀②，
满腹悲哀，站立在一座小山顶上，
5 等待着骄傲粗野的小阿都尼。
很快，他带着猎犬来到小山旁；
痴情姑娘，怀着比爱更热的情意，
告诉他千万别走近那边的猎场。
"前天，"她说，"我看到一个美貌青年，
10 在那边树丛中被一只野猪咬伤，
大腿全被咬坏，看来实在可怜！
你瞧我的大腿，就伤在这地方。"
她说着掀开大腿，露出许多伤痕，
他臊得连忙跑开，留下她去发楞。

① 此行原文已失。
② 据希腊神话，爱神以白鸽子挽车。

一〇

盛开的玫瑰，无端被摘，随即雕谢，
被摘下的花苞，在春天就已枯萎！
晶莹的珍珠为什么会转眼失色？
美丽的人儿，过早地被死神摧毁！
恰像悬挂在枝头的青青的李子， 5
因风落下，实际还不到雕落时。

我为你痛哭，可我说不出为什么，
你虽在遗嘱里没留给我什么东西，
但我得到的却比我希望的还多；
因为我对你本来就无所希冀。 10
啊，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原谅！
你实际是给我留下了你的悲伤。

一一

维纳斯，坐在一棵山桃的树荫里，
开始跟她身旁的阿都尼调情，
她告诉他战神曾大胆将她调戏，
她学着战神为他表演当时的情景。
“就这样，”她说，“战神使劲把我搂，” 5

说着她双手紧紧抱住了阿都尼。
“就这样，”她说，“战神解开我的衣扣，”
意思显然要那小伙子别要迟疑。
“就这样，”她说，“他使劲跟我亲吻，”
10 她说着伸过嘴去紧贴着他的嘴唇；
但他喘了一口气立即匆匆逃遁，
仿佛他压根儿也不了解她的心情。
　啊，但愿我的爱如此情义厚，
　吻我，抱我，弄得我不敢停留。

一二

衰老和青春不可能同时并存：
青春充满欢乐，衰老充满悲哀；
青春像夏日清晨，衰老像冬令；
青春生气勃勃，衰老无精打采。
5 青春欢乐无限，衰老来日无多；
青春矫健，衰老迟钝；
青春冒失、鲁莽，衰老胆怯、柔懦；
青春血热，衰老心冷。
衰老，我厌恶你；青春，我爱慕你。
10 啊，我的爱，我的爱年纪正轻！
衰老，我仇恨你。
啊，可爱的牧人，快去，

我想着你已该起身。

一三

美不过是作不得准的浮影，
像耀眼的光采很快就会销毁，
像一朵花儿刚开放随即雕零，
像晶莹的玻璃转眼就已破碎；
　浮影、光采、鲜花或一片玻璃，　　5
　转瞬间就已飘散、销毁、破碎、死去。

像一丢失便永不能再见的宝物，
像一销毁便无法恢复的光采，
像玻璃一破碎便不能粘合，
像鲜花一雕谢便绝不重开，　　10
　美也是这样昙花一现，永远消失，
　不管你如何痛苦，如何抹粉涂脂。

一四

晚安，好好休息。啊，与我全无关！
她的一声“晚安”只让我不得安息，
独坐小屋中为痛苦的相思悲叹，
为刺心的疑惧不停地呻吟、唏嘘。

5 “好好走，”她说，“明天希望你再来，”
“好”是不可能的，伴我的只有悲哀。

可是我走的时候，她的确笑了，
只不知她笑里是讥讽还是热情：
也可能看到我走她高兴地笑了，
10 也可能是她愿意让我再去游魂——
“游魂”二字对我来说的确很对，
我吃尽苦头，却从来未得实惠。

上帝啊，我两眼饥渴地望着东方！
我的心在和时钟挑衅；无疑清晨
15 一来临，一切生物都会走出梦乡，
但我已经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夜莺正声声歌唱，我却坐着观望，
一心希望它的歌声和云雀一样。

因为云雀用它的歌声迎接白天，
20 驱逐黑暗的、构成梦境的夜晚。
黑夜一消失，我就将到她身边：
让心儿能称愿，两眼把秀色饱餐；
因为她曾叹口气说“明天你再来”，
悲哀时变作快慰，快慰里又有悲哀。

我和她在一起，一转眼就是黑夜； 25
可现在，无数分钟凑不到一小时；
为使我难堪，一分钟长似一个月，
太阳总不肯为我快快照上花枝！
　去吧，黑夜；快来，白天，向黑夜
　　借点时光；
　短一点吧，黑夜，今夜短些，明天你 30
　　再延长。

乐曲杂咏

一

一位贵人的女儿，三姊妹中她最美，
她一向热爱自己的丈夫，绝非虚伪，
不料有一天见到一个英国人，实在魁伟，
　　她禁不住变了心。

5　两种爱情在她心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
不再爱自己的丈夫？还是把英国人丢开手？
两种办法在她看来，全都不可能接受，
　　啊，可怜的傻丫头！

可是两人中她必须丢开一个；最大的痛苦
10　是她绝不可能把两个人同时都留住，
因而两人中，那高贵的英国绅士常受屈辱，
　　啊，她心里也难受！

结果，艺术和门第斗争，终于得到了胜利，
英国绅士靠他的学识最后把那姑娘夺去。
得啦，睡觉去吧，有学问的人得到了那美女；　15
　　因为我的歌儿已经结束。

二*

有一天（啊，这倒霉的一天！）
爱情，原本常年欢欣无限，
却看到一株鲜花，无比灵秀，
在一片狂风中舞蹈、嬉游：
风儿穿过绿叶深处的小径，　5
无影无形地钻进了花蕊；
怀着醋意的爱情满心悲痛，
只恨自己不能也化作一阵风。
风啊，他说，你能够潜进花蕊，
风啊，但愿我也能如此幸运！　10
可是，天哪，我曾经立下宏誓，
决不动手把你摘下花枝；
少年郎随便发誓，实在太傻，
少年郎，如何禁得住不摘鲜花？
宙斯如果有一天能见到你，　15

* 此节原文与《爱的徒劳》第四幕第三场97—116行大同小异。

他会认为朱诺其丑无比；
为了你他会不愿作天神，
为了得到你的爱，甘作凡人。

三

我的羊群不昌盛，
我的母羊不怀孕，
我的公羊不动情，
　一切全不顺适：
5 爱情渐渐动摇了，
信念渐渐不牢了，
心意渐渐淡薄了，
　原因就在此。
一切欢乐的歌唱我已全忘掉，
10 我的姑娘已经狠心把我抛：
过去那些多情的山盟海誓，
现在全部换成了一个不字。
失恋的苦难，
说不出地难堪；
15 　可恨啊，朝三暮四的命运之神！
现在我才知道，
要爱情的花招
　女人远比男人更甚。

我穿着黑色的丧衣，
我怀着难堪的恐惧，　　　　20
爱情已把我抛弃，
　日子难消磨；
心儿要爆裂了，
希望全破灭了，
（恶运没完结了！）　　　　25
　受尽了折磨！
我的牧笛已全然寂寞无声，
羊铃叮当，令人惨不忍闻；
我的牧狗，平时那么欢腾，
现在却仿佛吓得呆呆发楞。　　　　30
它声声叹息，
简直像哭泣，
　汪汪不停，因我的苦难感到不安。
一声声长叹的声浪，
在冷酷的土地上回荡，　　　　35
　仿佛是无数败兵在浴血苦战！

清泉息了波浪，
鸟儿停住了歌唱，
好花不再生长
　出五色花瓣。　　　　40

牧人悲哀地流泪了，
羊群全都入睡了，
林中女神也心碎了，
　斜眼偷看。
45 所有的欢乐已抛弃我们这些可怜的恋人，
所有在草原上私相约会的欢欣，
所有黄昏时的欢笑已全部烟消火熄，
所有我们的爱情已都落空，爱神已死去。
再见，可爱的姑娘；
50 没什么能像你一样
　如此甜蜜，却又使我如此痛苦。
可怜的柯瑞东①
怕只好终身伤痛；
　我看不出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

四

当你已经选定了你意中的姑娘，
已经把你打算下手的小鹿套住，
如何行动固然应和理智商量，
但也该听听偏向的私情的吩咐：
5 　要向人问计，也必须找个聪明人，

① 田园诗中的牧人，见维吉尔《牧歌》等作品。

　他不能太年幼，而且得结过婚。

要是你打算向她表明心事，
千万不要油嘴滑舌，一味奉承，
不然，她准怀疑你不够诚实——
瘸子最易看到跛子腿不灵——　　10
　你必须明白说你如何爱她，
　并多方自吹自擂抬高身价。

别看她一时间紧皱着双眉，
不等天黑她就会怒气全消；
她不会弄得自己无比懊悔，　　15
不该无故辜负了欢乐的良宵；
　如果天明前，她一次两次空动情，
　她就会满怀鄙夷，对你死了心。

别瞧她仿佛要和你较量体力，
又是抓，又是骂，一千个不肯，　　20
到最后，她一定显得力量不济，
顺从后便乖弄巧地说上一声：
　“要是女人和男人一样强壮，
　这事儿，你压根儿就别想！”

你必须处处都顺从她的心意；　　25

不要吝惜钱，最关紧要的地方
是钱花后准有人去向她称誉，
你为人是如何慷慨、大方：
　因为最坚固的碉堡或城墙，
30　对黄金的炮弹也无法抵挡。

和她相处一定要显得诚诚恳恳，
向她求爱更必须谦虚真诚；
除非你的姑娘确实对你不贞，
切不要急急地去另找新人：
35　遇有适当机会，就大胆跟她调情，
　先别管她是不是一定会不肯。

女人经常玩弄的各种鬼花头，
无一不带着迷惑人的外貌，
她们藏在肚子里的种种计谋，
40　你跟她肚皮贴肚皮也无从知道。
　人们常讲的一句话你没听说过？
　女人嘴里的不字不过是信口说说。

要知道，女人和男人争强斗胜，
是争着犯罪，决不是争作圣人，
45　她知道等到有一天她活够年龄，
天堂不过是一句空话，天理良心。

要是床上的欢乐光只是接吻，
她们准会自己结婚，不要男人。

可是，安静点儿，别再说了，我真怕
我的歌声会让我的情人听到； 50
那她一定会不分日夜把我咒骂，
说我不该不顾体统胡乱叨叨：
虽然，听到她的秘密全被泄漏，
她自然也免不了有几分害羞。

五

请来和我同住，作我心爱的情人，
那我们就将永远彼此一条心，
共同尝尽高山、低谷、田野、丛林
和峻岭给人带来的一切欢欣。

在那里，我们将并肩坐在岩石上， 5
观看着牧人在草原上牧放牛羊，
或者在清浅的河边，侧耳谛听，
欣赏水边小鸟的动人的歌声。

在那里，我将用玫瑰花给你作床，
床头的无数题辞也字字芬芳， 10

用鲜花给你作冠，为你作的衣裳，
上面的花朵全是带叶的郁金香；

腰带是油绿的青草和长春花藤，
用珊瑚作带扣，带上镶满琥珀花纹。
15 如果这些欢乐的确能使你动心，
就请你来和我同住，作我的情人。

情人的回答

如果世界和爱情都还很年轻，
如果牧童嘴里的话确是真情，
这样一些欢乐可能会使我动心，
20 我也就愿和你同住，作你的情人。

六

在一个欢乐的五月间，
曾经有那么一天，
在一丛山桃树旁，
我恬适地坐着歇凉，
5 野兽跳跃、鸟儿唱歌，
花草吐芽，树木正生长，
一切都使人感到欢欣，

只除了一只孤独的夜莺：
这可怜的鸟儿满怀悲伤，
伏身在带刺的花枝上；　10
它那无比悲痛的歌声，
一声声叫人惨不忍闻：
它先叫着，“好，好，好！”
接着又连声“忒柔，忒柔①！”
听到它这样诉说悲伤，　15
我一时止不住眼泪汪汪；
因为它那凄惨的歌声，
也使我想起了我的不幸。
啊！我想，你不要无味悲鸣，
谁也不会对你有半点同情：　20
无知觉的树木不知痛痒，
无情的野兽是铁石心肠：
年老的潘狄翁王②已经死去，
你的朋友们早把你抛弃，
你同类的鸟儿正欣然歌唱，　25
他们全不理会你的悲伤。
可怜的鸟儿啊，我的不幸
也和你一样谁也不同情，
想当年看着命运的笑脸，

① 忒柔即忒柔斯，参阅本书第117页注。
② 忒柔斯的岳父。

30 你和我是都受了她的骗。

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说几句空话算不得什么，
真心的朋友世上可不多；
35 只要你花钱不在意，
谁都是你的亲兄弟；
等到你手边钱不多，
谁也不管你死和活。
你要是拿钱乱挥霍，
40 他们就夸你手头阔；
谄媚的言辞没个底，
"恨不得你能作皇帝"。
如果你有心干坏事，
他们只怨你动手迟；
45 如果你心想找女人，
他们会左右献殷勤：
可如果你一旦倒了霉，
没人会对你再恭维；
那些人昨天待你如兄弟，
50 今天见你只恨躲不及：
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
那才能说得上真正友谊：
你有伤心事，他也哭泣，

你睡不着，他也难安息；
不管你遇上任何苦难，　　　　　　　　　　55
他都心甘情愿和你分担。
明白这些你就肯定能分清
真正的朋友和笑脸的敌人。

凤凰和斑鸠

让那歌喉最响亮的鸟雀，
飞上独立的凤树的枝头，
宣布讣告，把哀乐演奏，
一切飞禽都和着拍子跳跃。

5 可是你叫声刺耳的狂徒，
你魔鬼的邪恶的信使，
死神的忠实的信士，
千万别走近我们的队伍。

任何专横跋扈的暴徒，
10 都不容走近我们的会场，
只除了鹰，那羽族之王：
葬礼的尊严不容玩忽。

让那身穿着白色袈裟，
懂得死亡之曲的牧师，

唱出死神来临的挽诗， 15
并由他领着作弥撒。

还有你寿长过人的乌鸦，
也必须参加哭丧的队伍，
你生来穿着黑色的丧服，
开口就像哭不用作假。 20

接着他们唱出送丧的哀辞，
爱情和忠贞已经死亡；
凤和鸠化作一团火光—
一同飞升，离开了尘世。

它们是那样彼此相爱， 25
仿佛两者已合为一体；
分明是二，却又浑然为一：
是一是二，谁也难猜。

两颗心分开，却又在一起；
斑鸠虽和它的皇后分开， 30
它们之间却并无距离存在：
这情景只能说是奇迹。

爱情在它俩之间如电光闪灼，

斑鸠借着凤凰的眼睛，
35 就能清楚地看见自身；
彼此都认为对方是我。

物性仿佛已失去规矩，
本身竟可以并非本身，
形体相合又各自有名，
40 两者既分为二又合为一。

理智本身也无能为力，
它明明看到合一的分离，
二者全不知谁是自己，
这单一体原又是复合体。

45 它不禁叫道，"多奇怪，
这到底是二还是一！
这情景如果长存下去，
理智将变作爱情的奴才。"

因此它唱出一首哀歌，
50 敬献给凤凰和斑鸠，
这爱情的明星和旗手，
吊唁它们的悲惨结果。

哀歌

美、真、至上的感情，
如此可贵，如此真纯，
现在竟一同化作灰烬。 55

凤巢现在已不复存在；
那斑鸠的忠贞情怀，
此一去，永远难再。

也未留下后代儿孙——
这并非因它们身体有病， 60
而是因为婚后仍童身。

从今后，再说真，是谎，
再有美，不过是假相，
真和美已被埋葬。

不真不美的也别牢骚， 65
这骨灰瓶可以任你瞧，
这两只死鸟正为你默祷。